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百部

ZHONGGUO GU DIAN WEN XUE MING ZHU BAI BU

柳宗元全集

● 唐 柳宗元



柳宗元全集

柳宗元全集方框对应字一览表

页码页	对应文字(如果一页方框太多,按其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		
第 3 页	施 灌	第 4 页	贊
第 5 页	𪛗 𪛗	第 6 页	灌 𪛗
第 7 页	灌	第 9 页	𪛗 𪛗
第 10 页	𪛗	第 12 页	𪛗
第 22 页	𪛗 𪛗 𪛗	第 25 页	𪛗
第 26 页	𪛗 𪛗 𪛗	第 28 页	𪛗 𪛗
第 35 页	𪛗	第 37 页	𪛗
第 45 页	𪛗 𪛗	第 46 页	𪛗 𪛗
第 49 页	𪛗	第 51 页	𪛗
第 55 页	𪛗 𪛗 𪛗	第 56 页	𪛗 𪛗
第 63 页	𪛗	第 70 页	𪛗
第 71 页	𪛗 𪛗	第 76 页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第 78 页	𪛗	第 81 页	𪛗 𪛗 𪛗
第 82 页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𪛗	第 84 页	𪛗
第 86 页	𪛗	第 97 页	𪛗
第 101 页	𪛗 𪛗	第 108 页	𪛗 𪛗 𪛗
第 115 页	𪛗	第 116 页	𪛗
第 143 页	𪛗	第 150 页	𪛗 𪛗
第 152 页	𪛗 𪛗	第 154 页	𪛗
第 155 页	𪛗 𪛗	第 156 页	𪛗
第 180 页	𪛗	第 195 页	𪛗
第 203 页	𪛗	第 205 页	𪛗
第 222 页	𪛗 𪛗	第 223 页	𪛗
第 227 页	𪛗	第 241 页	𪛗
第 253 页	𪛗	第 255 页	𪛗 𪛗 𪛗
第 257 页	𪛗 𪛗	第 264 页	𪛗

卷一

雅诗歌曲 十七首

献平淮夷雅表

臣宗元言：臣负罪窜伏，违尚书笺奏十有四年。圣恩宽宥，命守遐壤，怀印曳绂，有社有人。臣宗元诚感诚荷，顿首顿首。

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天造神断，克清大憝，金鼓一动，万方毕臣。太平之功，中兴之德，推校千古，无所与让。臣伏自忖度，有方刚之力。不得备戎行，致死命，况今已无事，思报国恩，独惟文章。

伏见周宣王时称中兴，其道彰大，于后罕及。然征于《诗》大、小《雅》，其选徒出狩，则《车攻》、《吉日》；命官分土，则《嵩高》、《韩奕》、《烝人》；南征北伐，则《六月》、《采芣》；平淮夷，则《江汉》、《常武》。铿锵炳耀，荡人耳目。故宣王之形容与其辅佐，由今望之，若神人然。此无他，以《雅》故也。

臣伏见陛下自即位以来，平夏州，夷剑南，取江东，定河北。今又发自天衷，克翦淮右，而《大雅》不作。臣诚不佞，然不胜愤懣。伏以朝多文臣，不敢尽专数事，谨撰《平淮夷雅》二篇，虽不及尹吉甫、召穆公等，庶施诸后代，有以佐唐之光明。谨昧死再拜以献。臣宗元诚恐诚惧，顿首顿首，谨言。

平淮夷雅 二篇 并序

《皇武》，命丞相度董师，集大功也。

皇耆其武，于浚于淮。既巾乃车，环蔡其来。狡众昏嚚，甚毒于酲。狂奔叫呶，以干大刑。皇咨于度，惟汝一德。旷诛四纪，其徯汝克。锡汝斧钺，其往视师。师是蔡人，以宥以厘。度拜稽首，庙于元龟。既禡既类，于社是宜。金节煌煌，钺盾雕戈。犀甲熊旂，威命是荷。度拜稽首，出次于东。天子饯之，曷罍是崇。鼎臠俎觶，五献百筮。凡百卿士，班以周旋。既涉于沪，乃翼乃前。孰图厥犹，其佐多贤。宛宛周道，于山于川。远扬迩昭，陟降连连。我旆我旗，于道于陌。训于群帅，拳勇来格。公曰徐之，无恃颡颥。式和尔容，惟义之宅。进次于郾，彼昏卒狂。哀凶鞠顽，锋猬斧螳。赤子匍匐，厥父是亢。怒其萌芽，以悖太阳。王旅浑浑，是佚是怙。既获敌师，若饥得哺。蔡凶伊窘，悉起来聚。左捣其虚，靡愆厥虑。载辟载祓，丞相是临。其武刑，谕我德心。其危既安，有长如林。曾是 讒，化为讴吟。皇曰来归，汝复相予。爵之成国，胙以夏墟。度拜稽首，天子圣神。度拜稽首，皇祐下人。

淮夷既平，震是朔南。宜庙宜郊，以告德音。归牛休马，丰稼于野。我武惟皇，永保无疆。

《皇武》十有一章，章八句。

《方城》，命愬守也。卒入蔡，得其大丑，以平淮右。

方城临临，王卒峙之。匪徼匪竞，皇有正命。皇命于愬，往舒余仁。踣彼艰顽，柔惠是驯。愬拜即命，于皇之训。既砺既攻，以后厥刃。王师巍巍，熊罴是式。衔勇韬力，日思予殛。寇昏以狂，敢蹈愬疆。士获厥心，大袒高骧。长戟酋矛，粲其绥章。右翦左屠，聿禽其良。其良既宥，告以父母。恩柔于肌，卒贡尔有。维彼攸恃，乃侦乃诱。维彼攸宅，乃发乃守。其恃爱获，我功我多。阴谋厥图，以究尔讹。雨雪洋洋，大风来加。于燠其寒，于迓其遐。汝阴之茫，悬瓠之峨。是震是拔，大歼厥家。狡虏既縻，输于国都。示之市人，即社行诛。乃谕乃止，蔡有厚喜。完其室家，仰父俯子。汝水沄沄，既清而漪。蔡人行歌，我步逶迟。蔡人歌矣，蔡风和矣。孰颙蔡初，胡甦尔居。式慕以康，为愿有馀。是究是咨，皇德既舒。皇曰咨愬，裕乃父功。昔我文祖，惟西平是庸。内诲于家，外刑于邦。孰是蔡人，而不率从。

蔡人率止，惟西平有子。西平有子，惟我有臣。畴允大邦，俾惠我人。于庙告功，以顾万方。

《方城》十章，章八句。

唐铙歌鼓吹曲 十二篇 并序

负罪臣宗元言：臣幸以罪居永州，受食府廩，窃活性命，得视息，无治事，时恐惧。小闲，又盗取古书文句，聊以自娱。

伏惟汉、魏以来，代有铙歌鼓吹词，唯唐独无有。臣为郎时，以太常联礼部，尝闻鼓吹署有戎乐，词独不列。今又考汉曲十二篇、魏曲十四篇、晋曲十六篇，汉歌词不明纪功德，魏、晋歌功德具。今臣窃取魏、晋义，用汉篇数，为唐铙歌鼓吹曲十二篇，纪高祖、太宗功能之神奇，因以知取天下之勤劳，命将用师之艰难。每有戎事，治兵振旅，幸歌臣词以为容，且得大戒，宜敬而不害。

臣沦弃即死，言与不言，其罪等耳。犹冀能言，有益国事。不敢效怨怼默已，谨冒死上。

隋乱既极，唐师起晋阳，平奸豪，为生人义主，以仁兴武。为《晋阳武》第一。

晋阳武，夺义威。炀之渝，德焉归？氓毕屠，绥者谁？皇烈烈，专天机。号以仁，扬其旗。日之升，九土晞。诉田圯，流洪辉。有其二，翼馀隋。斲泉鹜，连熊螭。枯以肉，劓者羸。后土荡，玄穹弥。合之育，莽然施。惟德辅，庆无期。

右《晋阳武》二十六句。

唐既受命，李密自败来归，以开黎阳，斥东土。为《兽之穷》第二。

兽之穷，奔大麓。天厚黄德，狙犷服。甲之囊。弓弭矢箛。皇旅靖，敌逾蹙。自亡其徒，匪予戮。屈猛，虔栗栗。縻以尺组，啖以秩。黎之阳，土茫茫。富兵戎，盈仓箱。乏者德，莫能享。驱豺兕，授我疆。

右《兽之穷》二十二句。

太宗师讨王充，建德助逆。师奋击武牢下，擒之，遂降充。为《战武牢》第三。

战武牢，动河朔。逆之助，图掎角。怒轂靡，抗乔岳。翹萌芽，傲霜雹。王谋内定，申掌握。铺施芟夷，二主缚。悼华戎，廓封略。命之蓍，卑以斫。归有德，唯先觉。

右《战武牢》十八句。

薛举据泾以死，子仁果尤勇以暴，师平之。为《泾水黄》第四。

泾水黄，陇野茫。负太白，腾天狼。有鸟鹞立，羽翼张。钩喙决前，巨趯傍。怒飞饥啸，翮不可当。老雄死，子复良。巢岐饮渭，肆翱翔。顿地瘠，提天纲。列缺掉帜，招摇耀铓。鬼神来助，梦嘉祥。脑涂原野，魄飞扬。星辰复，恢一方。

右《泾水黄》二十四句。

辅氏凭江、淮，竟东海，命将平之。为《奔鲸沛》第五。

奔鲸沛，荡海垠。吐霓翳日，腥浮云。帝怒下顾，哀垫昏。授以神柄，推元臣。手援天矛，截修鳞。披攘蒙雾，开海门。地平水静，浮天根。羲和显耀，乘清氛。赫炎溥畅，融大钧。

右《奔鲸沛》十八句。

梁之余，保荆、衡、巴、巫，穷南越，良将取之不以师。为《苞枿》第六。

苞枿 矣，惟根之蟠。弥巴蔽荆，负南极以安。 我旧梁氏，缉绥艰难。江汉之阻，都邑固以兒。圣人作，神武用。有臣勇智，奋不以众。投迹死地，谋猷纵。化敌为家，虑则中。浩浩海裔，不威而同。系纆降王，定厥功。澶漫万里，宣唐风。蛮夷九译，咸来从。凯还金奏，像形容。震撼万国，罔不龚。

右《苞枿》二十八句。

李轨保河右，师临之不克，变，或执以降。为《河右平》第七。

河右澶漫，顽为之魁。王师如雷震，昆仑以颓。上聋下聩，惊不可回。助仇抗有德，惟人之灾。乃溃乃奋，执缚归厥命。万室蒙其仁，一夫则病。濡以鸿泽，皇之圣。威畏德怀，功以定。顺之于理，物咸遂厥性。

右《河右平》十八句。

突厥之大，古夷狄莫强焉。师大破之，降其国，告于庙。为《铁山碎》第八。

铁山碎，大漠舒。二虏劲，连穹庐。背北海，专坤隅。岁来侵边，或傅于都。天子命元帅，奋其雄图。破定襄，降魁渠。穷竟窟宅，斥余吾。百蛮破胆，边氓苏。威武烽耀，明鬼区。利泽弥万祀，功不可逾。官臣拜手，惟帝之谟。

右《铁山碎》二十二句。

刘武周败裴寂，咸有晋地，太宗灭之。为《靖本邦》第九。

本邦伊晋，惟时不靖。根柢之摇，枝叶攸病。守臣不任，勤于神圣。惟钺之兴，翦焉则

定。洪惟我理，式和以敬。群顽既夷，庶绩咸正。皇谟载大，惟人之庆。

右《靖本邦》十四句。

李靖灭吐谷浑西海上。为《吐谷浑》第十。

吐谷浑盛强，背西海以夸。岁侵扰我疆，退匿险且遐。帝谓神武师，往征靖皇家。烈烈旆其旗，熊虎杂龙蛇。王旅千万人，衔枚默无哗。束刃逾山徼，张翼纵漠沙。一举刈膻腥，尸骸积如麻。除恶务本根，况敢遗萌芽。洋洋西海水，威命穷天涯。系虏来王都，犒乐穷休嘉。登高望还师，竟野如春华。行者靡不归，亲戚要遮。凯旋献清庙，万国思无邪。

右《吐谷浑》二十六句。

李靖灭高昌。为《高昌》第十一。

麹氏雄西北，别绝臣外区。既恃远且险，纵傲不我虞。烈烈王者师，熊螭以为徒。龙旗潘海浪，駟骑驰坤隅。赍育搏婴儿，一扫不复馀。平沙际天极，但见黄云驱。臣靖执长缨，智勇伏囚拘。文皇南面坐，夷狄千群趋。咸称天子神，往古不得俱。献号天可汗，以覆我国都。兵戎不交害，各保性与躯。

右《高昌》二十二句。

既克东蛮，群臣请图蛮夷状，如周书王会。为《东蛮》第十二。

东蛮有谢氏，冠带理海中。自言我异世，虽圣莫能通。王卒如飞翰，鹏骞骇群龙。轰然自天坠，乃信神武功。系虏君臣人，累累来自东。无思不服从，唐业如山崇。百辟拜稽首，咸愿图形容。如周王会书，永永传无穷。睢盱万状乖，咿九译重。广轮抚四海，浩浩知皇风。歌诗铙鼓闲，以壮我元戎。

右《东蛮》二十二句。

贞符 并序

负罪臣宗元。惶恐言：臣所贬州流人吴武陵。为臣言：“董仲舒对三代受命之符，诚然非耶？”臣曰：“非也。何独仲舒尔。自司马相如、刘向、扬雄、班彪、彪子固，皆沿袭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类淫巫瞽史，诳乱后代，不足以知圣人立极之本，显至德，扬大功，甚失厥趣。”

臣为尚书郎时，尝著《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于生人之意，累积厚久，宜享年无极之义，本末闳阔。会贬逐中辍，不克备究。武陵即叩头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圣王之典不立，无以抑诡类，拔正道，表核万代。”臣不胜奋激，即具为书。念终泯没蛮夷，不闻于时，独不为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代，死无所憾，用是自决。臣宗元稽首拜手以闻曰：

孰称古初朴蒙空侗而无争，厥流以讹，越乃奋斂斗怒震动，专肆为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总总而生，林林而群。雪霜风雨雷霆暴其外，于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饥渴牝牡之欲欧其内，于是乃知噬禽兽，咀果谷，合偶而居。交焉而争，睽焉而

斗。力大者搏，齿利者嚼，爪刚者决，群众者轧，兵良者杀。披披藉藉，草野涂血。然后强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为曹于险阻，用号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绍者嗣，道怠者夺。于是有圣人焉曰黄帝，游其兵车，交贯乎其内，一统类，齐制量，然犹大公之道不克建。于是有圣人焉曰尧，置州牧四岳，持而纲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参而维之，运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统率。尧年老，举圣人而禅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观之，厥初罔匪极乱，而后稍可为也。非德不树，故仲尼叙《书》，于尧曰“克明俊德”，于舜曰“濬哲文明”，于禹曰“文命祗承于帝”，于汤曰“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于武王曰“有道曾孙”。稽揆典誓，贞哉！惟兹德实受命之符，以奠永祀。

后之妖淫鬻昏。好怪之徒，乃始陈大电、大虹、玄鸟、巨迹、白狼、白鱼、流火之乌以为符。斯为诡譎阔诞。其可羞也，而莫知本于厥贞。汉用大度，克怀于有氓，登庸贤，濯痍煦寒，以彡以熙，兹其为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类号休，用夸诬于无知之氓。增以驹虞神鼎，胁驱纵臾，俾东之泰山石闾，作大号，谓之封禅，皆《尚书》所无有。莽述承效，卒奋鸷逆。其后有贤帝曰光武，克绥天下，复承旧物，犹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晋而下，龙乱钩裂，厥符不贞，邦用不靖，亦罔克久，驳乎无以议为也。积大乱至于隋氏，环四海以为鼎，跨九垓以为钺，爨以毒燎，煽以虐焰，其人沸涌灼烂，号呼腾蹈，莫有救止。

于是大圣乃起，丕降霖雨，浚涤荡沃，蒸为清氛，疏为冷风。人乃溲然休然，相睎以生，相持以成，相弥以宁。琢斫屠剔，膏流节离之祸不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肤，以达于夷途。焚垢抵诤，奔走转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鸠类集族，歌舞悦悱，用祇于元德。徒奋袒呼，犒迎义旅，动六合，至于麾下。大盗豪据，阻命遏德，义威殄戮，咸坠厥绪，无刘于虐。人乃并受休嘉，去隋氏，克归于唐，踟躅讴歌，灏灏和宁。帝庸威栗，惟人之为。敬奠厥赋，积藏于下，是谓丰国。乡为义廩，敛发谨飭，岁丁大侵，人以有年。简于厥刑。不残而怨，是谓严威。小属而支，大生而孥，恺悌祇敬，用底于理。凡其所欲，不謁而获；凡其所恶，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作兵革，不竭货力。丕扬于后嗣，用垂于帝式。十圣济厥理，孝仁平宽，惟祖之则。泽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戴唐，永永无穷。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兹惟贞符哉！未有丧仁而久者也，未有恃祥而寿者也。商之王以桑谷昌，以雉雒大，宋之君以法星寿；郑以龙衰，鲁以麟弱，白雉亡汉，黄犀死莽，恶在其为符也？不胜唐德之代，光绍明濬，深鸿庞大，保人斯无疆。宜荐于郊庙，文之雅诗，祇告于德之休。

帝曰：“谏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贞符之奥，思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备，以极于邦理，以敬于人事。

其诗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贞厥符，浩浩将之。仁函于肤，刃莫毕屠。泽燠于曩，霡炎以澣。殄厥凶德，乃驱乃夷。懿其休风，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宁以嬉。赋彻而藏，厚我糗粢。刑轻以清，我肌靡伤。贻我子孙，百代是康。十圣嗣于理，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己。拱之戴之，神具尔宜。载扬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诚神，宜鉴于仁。神之曷依，宜仁之归。濮沿于北，祝栗于南。幅员西东，祇一乃心。祝唐之纪，后天罔坠。祝皇之寿，与地咸久。曷徒祝之，心诚笃之。神协人同，道以告之。俾尔亿万年，不震不危。我代之延，永永毗之。仁增以崇，曷不尔思。有号于天，金曰呜呼。咨尔皇灵，无替厥符。

视民诗

帝视民情，匪幽匪明。惨或在腹，已如色声。亦无动威，亦无止力。弗动弗止，惟民之极。帝怀民视，乃降明德，乃生明翼。明翼者何？乃房乃杜。惟房与杜，实为民路。乃定天子，乃开万国。万国既分，乃释蠹民。乃学与仕，乃播与食，乃器与用，乃货与通。有作有迁，无迁无作。士实荡荡，农实董董，工实蒙蒙，贾实融融。左右惟一，出入惟同。摄仪以引，以遵以肆。其风既流，品物载休，品物载休。惟天子守，乃二公之久；惟天子明，乃二公之成；惟百辟正，乃二公之令；惟百辟谷，乃二公之禄。二公行矣，弗敢忧纵，是获忧共；二公居矣，弗敢泰止，是获泰已。既柔一德，四夷是则。四夷是则，永怀不忒。

卷二

古 赋 十首

佩 韦 赋 并序

柳子读古书，睹直道守节者即壮之，盖有激也。恒惧过而失中庸之义，慕西门氏佩韦以戒，故作是赋。其辞曰：

邈予生此下都兮，块天质之忤醇。日月迭而化升兮，遁初而枉神。雕大素而生毕兮，汨末流以丧真。睇往躅而周章兮，懵倚伏其无垠。世既夺予之大和兮，眷授予以经常。循圣人之通途兮，郁纵臾而不扬。犹悉力而究陈兮，获贞则于典章。嫉时以奋节兮，憫己以抑志。登嵩丘而垂目兮，瞰中区之疆理。横万里而极海兮，颓风浩其四起。恟惊怛而踟躅兮，恶浮诈之相诡。思贡忠于明后兮，振教导乎遐轨。纷吾守此狂狷兮，惧执竞而不柔。探先哲之奥谟兮，攀往列之洪休。曰沈潜而刚克兮，固说人之嘉猷。嗟行行而踟蹰兮，信往古之所仇。彼穹壤之廓殊兮，寒与暑而交修。执中而俟命兮，固仁圣之善谋。

吾祖士师之直道兮，亦愀然于伐国。尼父戮齐而诛卯兮，本柔仁以作极。藺竦颜以诮秦兮，入降廉犹臣仆。吉优繇而布和兮，残萑蒲以屏匿。别拔刃于霸侯兮，退匆匆而畏服。宽与猛其相济兮，孰不颂兹之盛德。克明哲而保躬兮，恢大雅之所勛。

阳宅身以执刚兮，率易帅而蒙辜。羽愎心以盭志兮，首身离而不愆。云岳岳而专强兮，果黜志而乖图。咸觸屏以拒训兮，肆殒越而就陵。冶讎谏于昏朝兮，名崩弛而陷诛。苟纵直而不羁兮，乃变罹而祸仍。历九折而直奔兮，固摧轅而失途。遵大路而曲轍兮，又求达而不能。广守柔以允塞兮，抵暴梁而坏节。家执谦而温美兮，胁子公而丧哲。义师仁而恶很兮，遂溃腾而灭裂。斯委懦以从邪兮，悼上蔡其何补！徐偃柔以屏义兮，倏邦离而身虏。桑弘和而却武兮，涣宗覆而国举。设任柔而自处兮，蒙大戮而不悟。故曰：纯柔纯弱兮，必削必薄。纯刚纯强兮，必丧必亡。韬义于中，服和于躬。和以义宣，刚以柔通。守而不迁兮，变而无穷。交得其宜兮，仍获其终。姑佩兹韦兮，考古齐同。

乱曰：韦之申申，佩于躬兮。本正生和，探厥中兮。哲人交修，乐有终兮。庶寡其过，追古风兮。

扬雄酒箴

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眉。处高临深，动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纆徽。一旦专碍，为瓮所。身提黄泉，骨肉为泥。自用如此，不如鸱夷。鸱

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常为国器，托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繇是言之，酒何过乎。

瓶 赋

昔有智人，善学鸱夷。鸱夷蒙鸿。壘 相追。谄诱吉士，喜悦依随。开喙倒腹，斟酌更持。味不苦口，昏至莫知。颓然纵傲，与乱为期。视白成黑，颠倒妍媸。己虽自售，人或以危。败众亡国，流连不归。谁主斯罪？鸱夷之为。

不如为瓶，居井之眉。钩深挹洁，淡泊是师。和齐五味，宁除渴饥。不甘不坏，久而莫遗。清白可鉴，终不媚私。利泽广大，孰能去之。缢绝身破，何足怨咨！功成事遂，复于土泥。归根反初，无虑无思。何必巧曲，徼凯一时。子无我愚，我智如斯。

牛 赋

若知牛乎？牛之为物，魁形巨首。垂耳抱角，毛革疏厚。牟然而鸣，黄钟满脰。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仓，己不适口。富穷饱饥，功用不有。陷泥蹙块，常在草野。人不惭愧，利满天下。皮角见用，肩尻莫保。或穿絨滕，或实俎豆。由是观之，物无逾者。

不如羸驴，服逐弩马。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藿菽自与。滕踏康庄，出入轻举。喜则齐鼻，怒则奋蹄。当道长鸣，闻者惊辟。善识门户，终身不惕。

牛虽有功，于己何益？命有好丑，非若能力。慎勿怨尤，以受多福。

解 崇 赋 并序

柳子既谪，犹惧不胜其口。筮以《玄》，遇《干》之八，其赞曰：“赤舌烧城，吐水于瓶。”其测曰：“君子解崇也。”喜而为之赋。

胡赫炎薰焯之烈火兮，而生夫人之齿牙。上殚飞而莫遁，旁穷走而逾加。九泉焦枯而四海渗涸兮，纷挥霍而要遮。风雷唬唬以为囊籥兮，回禄煽怒而喊呀。炖堪舆为甑盎兮，熬云汉而成霞。邓林大椿不足以充于燎兮，倒扶桑落棠胶辖而相叉。膏摇唇而增炽兮，焰掉舌而弥葩。沃无瓶兮扑无簪，金流玉铄兮，曾不自比于尘沙。独凄己而燠物，愈腾沸而散垓。

吾惧夫灼烂灰灭之为祸，往搜乎《太玄》之奥。讼众正，诉群邪。曰：去尔中躁与外挠，姑务清为室而静为家。苟能是，则始也汝迓，今也汝遐。凉汝者进，烈汝者賒。譬之犹豁天渊而覆原燎，夫何长喙之纷拿。今汝不知清己之虑，而恶人之哗；不知静之为胜，而动焉是嘉。徒遑遑乎狂奔而西徂，盛气而长嗟。不亦辽乎！

于是释然自得，以冷风濯热，以清源涤瑕。履仁之实，去盗之夸。冠太清之玄冕，佩至道之瑶华。铺冲虚以为席，驾恬泊以为车。浏乎以游于万物者，始彼狙雌倏施，而以崇为利者，夫何为耶！

惩咎赋

惩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处卑污以闵世兮，固前志之为尤。始余学而观古兮，怪今昔之异谋。惟聪明为可考兮，追骏步而遐游。洁诚之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陈以系縻兮，邀尧舜与之为师。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驳诡而怀私。旁罗列以交贯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无其形。推变乘时兮，与志相迎。不及则殆兮，过则失贞。谨守而中兮，与时偕行。万类芸芸兮，率由以宁。刚柔弛张兮，出入纶经。登能抑枉兮，白黑浊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婴。

奉讨谏以植内兮，欣余志之有获。再征信乎策书兮，谓炯然而不惑。愚者果于自用兮，惟惧夫诚之不一。不顾虑以周图兮，专兹道以为服。谗妒构而不戒兮，犹断断于所执。哀吾党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势危疑而多诈兮，逢天地之否隔。欲图退而保己兮，悼乖期乎曩昔。欲操术以致忠兮，众呀然而互吓。进与退吾无归兮，甘脂润乎鼎镬。幸皇鑑之明宥兮，累郡印而南适。惟罪大而宠厚兮，宜夫重仍乎祸谪。既明慎乎天讨兮，又幽栗乎鬼责。惶惶乎夜寤而昼骇兮，类礲碓之不息。

凌洞庭之洋洋兮，溯湘流之沄沄。飘风击以扬波兮，舟摧抑而回遄。日霾噎以昧幽兮，黝云涌而上屯。暮屑窣以淫雨兮，听嗷嗷之哀援。众鸟萃而嗽号兮，沸洲渚以连山。漂遥逐其诤止兮，逝莫属余之形魂。攒峦奔以纡委兮，束汹涌之崩湍。畔尺进而寻退兮，荡洄汨乎沦涟。际穷冬而止居兮，羁累棼以萦缠。

哀吾生之孔艰兮，循凯风之悲诗。罪通天而降酷兮，不殛死而生为！逾再岁之寒暑兮，犹犹贸而自持。将沉渊而陨命兮，讫蔽罪以塞祸！惟灭身而无后兮，顾前志犹未可。进路呀以划绝兮，退伏匿又不果。为孤囚以终世兮，长拘挛而轲轳。曩余志之修蹇兮，今何为此戾也？夫岂贪食而盗名兮，不混同于世也。将显身以直遂兮，众之所宜蔽也。不择言以危肆兮，固群祸之际也。御长轡之无桡兮，行九折之峨峨。却惊棹以横江兮，溯凌天之腾波。幸余死之已缓兮，完形躯之既多。苟余齿之有怨兮，蹈前烈而不颇。死蛮夷固吾所兮，虽显宠其焉加？配大中以为偶兮，谅天命之谓何！

闵生赋

闵吾生之险阨兮，纷丧志以逢尤。气沉郁以杳眇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离散而远游。言不信而莫余白兮，虽遑遑欲焉求？含喙而隐志兮，幽默以待尽。为与世而斥谬兮，固离披以颠陨。骐驎之弃辱兮，驽骀以为骋。玄虬蹶泥兮，畏避蛙黾。行不容之峥嵘兮，质魁垒而无所隐。鳞介槁以横陆兮，鸱鸢群而厉吻。心沉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慙。

肆余目于湘流兮，望九疑之垠垠。波淫溢以不返兮，苍梧郁其蜚云。重华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伪真。屈子之悵微兮，抗危辞以赴渊。古固有此极愤兮，矧吾生之藐艰。列往则以考己兮，指斗极以自陈。登高岳而企踵兮，瞻故邦之殷璘。山水浩以蔽亏兮，路蓊勃以扬氛。空庐頽而不理兮，翳丘木之榛榛。块穷老以沦放兮，匪魑魅吾谁邻？

仲尼之不惑兮，有垂训之谏言。孟轲四十乃始持心兮，犹希勇乎黜賁。雇余质愚而齿

减兮，宜触祸以跖身。知徙善而革非兮，又何惧乎今之人。

噫！禹绩之勤备兮，曾莫理夫兹川。殷周之廓大兮，南不尽夫衡山。余囚楚越之交极兮，邈离绝乎中原。壤汙潦以坟洳兮，蒸沸热而恒昏。戏凫鹳乎中庭兮，兼葭生于堂筵。雄虺蓄形于木杪兮，短狐伺景于深渊。仰矜危而俯栗兮，弭日夜之拳挛。虑吾生之莫保兮，忝德之元醇。孰眇躯之敢爱兮，窃有继乎古先。明神之不欺余兮，庶激烈而有闻。冀后害之无辱兮，匪徒盖乎曩愆。

梦归赋

罹摈斥以窘束兮，余惟梦之为归。精气注以凝沍兮，循旧乡而顾怀。夕余寐于荒陬兮，心慊慊而莫违。质舒解以自恣兮，息惛翳而愈微。欻腾踊而上浮兮，俄混沌之无依。圆方混而不形兮，飘醇白之霏霏。上茫茫而无星辰兮，下不见夫水陆。若有铍余以往路兮，馭凝凝以回复。浮云纵以直度兮，云济余乎西北。风绵绵以经耳兮，类行舟迅而不息。洞然于以弥漫兮，虹霓罗列而倾侧。横冲飙以荡击兮，忽中断而迷惑。灵幽漠以沛汨兮，进怊怅而不得。白日邈其中出兮，阴霾披离以泮释。施岳渎以定位兮，互参差之白黑。忽崩蹇上下兮，聊按行而自抑。指故都以委坠兮，瞰乡闾之修直。原田芜秽兮，峥嵘榛棘。乔木摧解兮，垣庐不饰。山嵒嵒以岩立兮，水汨汨以漂激。魂恍惘若有亡兮，涕汪浪以陨轼。类曛黄之黥漠兮，欲周流而无所极。纷若喜而怡凝兮，心回互以壅塞。钟鼓惶以戒旦兮，陶去幽而开寤。曾尉蒙其复体兮，孰云桎梏之不固。精诚之不可再兮，余无蹈夫归路。

伟仲尼之圣德兮，谓九夷之可居。惟道大而无所入兮，犹流游乎旷野。老聃遁而适戎兮，指淳茫以纵步。蒙庄之恢怪兮，寓大鹏之远去。苟远适之若兹兮，胡为故国之为慕？

首丘之仁类兮，斯君子之所誉。鸟兽之鸣号兮，有动心而曲顾。胶余衷之莫能舍兮，虽判析而不悟。列兹梦以三复兮，极明昏而告诉。

囚山赋

楚越之郊环万山兮，势腾踊夫波涛。纷对回合仰伏以离迥兮，若重墉之相褰。争生角逐上轶旁出兮，下坼裂而为壕。欣下颓以就顺兮，曾不亩平而又高。沓云雨而渍厚土兮，蒸郁勃其腥臊。阳不舒以拥隔兮，群阴 而为曹。侧耕危获苟以食兮，哀斯民之增劳。攒林麓以为丛棘兮，虎豹咆哮代狴牢之吠噪。胡井眚以管视兮，穷坎险其焉逃。顾幽昧之罪加兮，虽圣犹病夫嗷嗷。匪兕吾为桀兮，匪豕吾为牢。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

愈膏肓疾赋

景公梦疾膏肓，尚谓虚假，命秦缓以候问，遂俯伏于堂下。公曰：“吾今形体不衰，筋力未寡，子言其有疾者，何也？”秦缓乃穷神极思，曰：“夫上医疗未萌之兆，中医攻有兆之者。目定死生，心存取舍，亦犹卞和献含璞之璧，伯乐相有孕之马。然臣之遇疾，如泥之处埏；疾之遇臣，如金之在冶。虽九窍未拥，四支且安。肤腠营胃，外强中干。精气内

伤，神沮脉殫。以热益热，以寒益寒。针灸不达，诚死之端。巫新麦以为讖，果不得其所餐。”

公曰：“固知天赋性命，如彼暄寒，短不足悲，修不足欢，哂彼医兮，徒精厥术，如何为之可观？”医乃勃然变色，攘袂而起：“子无让我，我谓于子：我之技也，如石投水，如弦激矢。视生则生，视死则死。膏肓之疾不救，衰亡之国不理。巨川将溃，非捧土之能塞；大厦将崩，非一木之能止。斯言足以谕大，子今察乎孰是！”

爰有忠臣，闻之愤怨，忘废寝食，擗髀感叹：“生死浩浩，天地漫漫。绥之则寿，挠之则散。善养命者，鲐背鹤发成童儿；善辅弼者，殷辛、夏桀为周、汉。非药曷以愈疾，非兵胡以定乱？丧亡之国，在贤哲之所扶匡；而忠义之心，岂膏肓之所羁绊！余能理亡国之刵弊，愈膏肓之患难，君谓之何以？”

医曰：“夫八癘之外，六合之中，始自生灵，及乎昆虫，神安则存，神丧则终。亦犹道之紊也，患出于邪佞；身之惫也，疾生于火风。彼膏肓之与颠覆，匪药石而能攻者哉！”

因此而言曰：“余今变祸为福，易曲成直。宁关天命，在我人力。以忠孝为干櫓，以信义为封殖。拯厥兆庶，绥乎社稷。一言而荧惑退舍，一挥而羲和匪晨。桑谷生庭而自灭，野雉雊鼎而自息。诚天地之无亲，曷膏肓之能极？”医者遂口噤心醉，跼敛茫然，投弃针石，匍匐而前：“吾谓治国在天，子谓治国在贤；吾谓命不可续，子谓命将可延。诂知国不足理，疾不足痊。佐荒淫为圣主，保夭寿为长年。皆正直之是与，庶将来之勉旃！”

卷三

论 十首

封建论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矣。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苾弘者有之。天下乖盭，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未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挺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邑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黷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四维论

《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吾疑非管子之言也。

彼所谓廉者，曰“不蔽恶”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所谓耻者，曰“不从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为非也。然则二者果义欤，非欤？吾见其有二维，未见其所以为四也。

夫不蔽恶者，岂不以蔽恶为不义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岂不以苟得为不义而不为乎？虽不从枉，与羞为非，皆然。然则廉与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而为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

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今管氏所以为维者，殆非圣人

之所立乎？
又曰：“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若义之绝，则廉与耻其果存乎？廉与耻存，则义果绝乎？人既蔽恶矣，苟得矣，从枉矣，为非而无羞矣，则义果存乎？

使管子庸人也，则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则四维者非管子之言也。

天爵论

柳子曰：仁义忠信，先儒名以为天爵，未之尽也。夫天之贵斯人也，则付刚健、纯粹于其躬，倬为至灵，大者圣神，其次贤能，所谓贵也。刚健之气，钟于人也为志，得之者，运行而可大，悠久而不息，拳拳于得善，孜孜于嗜学，则志者其一端耳。纯粹之气，注于人也为明，得之者，爽达而先觉，鉴照而无隐，眈眈于独见，渊渊于默识，则明者又其一端耳。明离为天之用，恒久为天之道，举斯二者，人伦之要尽是焉。故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与志而已矣。

道德之于人，犹阴阳之于天也；仁义忠信，犹春夏秋冬夏也。举明离之用，运恒久之道，所以成四时而行阴阳也。宣无隐之明，著不息之志，所以备四美而富道德也。故人有好学不倦而迷其道、挠其志者，明之不至耳；有照物无遗而荡其性、脱其守者，志之不至耳。明以鉴之，志以取之，役用其道德之本，舒布其五常之质，充之而弥六合，播之而奋百代，圣贤之事也。

然则圣贤之异愚也，职此而已。使仲尼之志之明，可得而夺，则庸夫矣；授之于庸夫，则仲尼矣。若乃明之远迩，志之恒久，庸非天爵之有级哉？故圣人曰“敏以求之”，明之谓也；“为之不厌”，志之谓也。道德与五常，存乎人者也；克明而有恒，受于天者也。呜呼！后之学者，尽力于所及焉。

或曰：“子所谓天付之者，若开府库焉，量而与之耶？”曰：否。其各合乎气者也。庄周言天曰自然，吾取之。

守道论

或问曰：“守道不如守官，何如？”对曰：是非圣人之言，传之者误也。官也者，道之器也，离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之事者也。是固非圣人之言，乃传之者误也。

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准也。守其物，由其准，而后其道存焉。苟舍之，是失道也。凡圣人之所以为经纪，为名物，无非道者。命之曰官，官是以行吾道云尔。是故立之君臣、官府、衣裳、舆马、章绶之数，会朝、表著、周旋、行列之等，是道之所存也。则又示之典命、书制、符玺、奏复之文，参伍、殷辅、陪台之役，是道之所由也。则又劝之以爵禄、庆赏之美，惩之以黜远、鞭扑、桎梏、斩杀之惨，是道之所行也。故自天子至于庶民，咸守其经分，而无有失道者，和之至也。失其物，去其准，道从而丧矣。易其小者，而大者亦从而丧矣。古者居其位思死其官，可易而失之哉？《礼记》曰：“道合则

服从，不可则去。”孟子曰：“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然则失其道而居其官者，古之人不与也。是故在上不为抗，在下不为损，矢人者不为不仁，函人者不为不仁，率其职，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工也。易位而处，各安其分，而通达于天下矣。

且夫官所以行道也，而曰守道不如守官，盖亦丧其本矣。未有守官而失道，守道而失官者也。是非圣人之言，传之者误也，果矣。

时令论上

《吕氏春秋》十二纪，汉儒论以为《月令》，措诸《礼》以为大法焉。其言有十二月七十有二候，迎日步气，以追寒暑之序，类其物宜而逆为之备，圣人之作也。然而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观《月令》之说，苟以合五事、配五行，而施其政令，离圣人之道，不亦远乎？

凡政令之作，有俟时而行之者，有不俟时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径术，相土宜，无聚大众。季春利堤防，达沟渎，止田猎，备蚕器，合牛马，百工无悖于时。孟夏无起土功，无发大众，劝农勉人。仲夏班马政，聚百药。季夏行水杀草，粪田畴，美土疆，土功、兵事不作。孟秋纳材苇。仲秋劝人种麦。季秋休百工，人皆入室，具衣裘；举五谷之要，合秩刍，养牺牲；趋人牧敛，务蓄菜，伐薪为炭。孟冬筑城郭，穿窦窖，修囷仓，谨盖藏，劳农以休息之，收水泽之赋。仲冬伐木，取竹箭。季冬讲武，习射御；出五谷种，计耦耕，具田器；合诸侯，制百县轻重之法，贡职之数。斯固俟时而行之，所谓敬授人时者也。其馀郊庙百祀，亦古之遗典，不可以废。

诚使古之为政者，非春无以布德和令，行庆施惠，养幼少，省图圉，赐贫穷，礼贤者；非夏无以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断薄刑，决小罪，节嗜欲，静百官；非秋无以选士励兵，任有功，诛暴慢，明好恶，修法制，养衰老，申严百刑，斩杀必当；非冬无以赏死事，恤孤寡，举阿党，易关市。来商旅，审门閭，正贵戚近习，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则其阙政亦以繁矣，斯固不俟时而行之者也。变天之道，绝地之理，乱人之纪，舍孟春则可以有事乎？作淫巧以荡上心，舍季春则可以为之者乎？夫如是，内不可以纳于君心，外不可以施于人事，勿书之可也。

又曰：“反时令，则有飘风、暴雨、霜雪、水潦、大旱、沈阴、氛雾、寒暖之气，大疫、风欬、飧噎、疟寒、疥疔之疾，螟蝗、五谷、瓜瓠、果实不成，蓬蒿、藜莠并兴之异，女灾、胎夭、伤水火之讹，寇戎来入相掠、兵革并起、道路不通、边境不宁、土地分裂、四鄙入堡、流亡迁徙之变。”若是者，特瞽史之语，非出于圣人者也。然则夏后、周公之典逸矣。

时令论下

或者曰：“《月令》之作，所以为君人者法也。盖非为聪明睿智者为之，将虑后代有昏昧傲诞而肆于人上，忽先王之典，举而废之，近而取之，若陈、隋之季是也。故取仁义礼智信之事，附于时令，俾时至而有以发之也。不为之时，将因循放荡，而皆无其意焉尔。于是又为之言五行之反戾、相荡相摩妖灾之说，以震动于厥心，古之所以防昏乱之术也。今

子发而扬之，使前人之奥秘，布露显明，则后之人而又何惮耶？”

曰：圣人之为教，立中道以示于后。曰仁、曰义、曰礼、曰智、曰信，谓之五常，言可以常行者也。防昏乱之术，为之勤勤然书于方册，兴亡治乱之致，永守是而不去也。未闻其威之以怪，而使之时而为善，所以滋其怠傲而忘理也。语怪而威之，所以炽其昏邪淫惑，而为祷禳、厌胜、鬼怪之事，以大乱于人也。且吾子以为畏册书之多，孰与畏人之言？使谀谀者言仁义利害，焯乎列于其前而犹不悟，奚暇顾《月令》哉！是故圣人为大经以存其直道，将以遗后世之君臣，必言其中正而去其奇邪。其有瞋然而不顾者，虽圣人复生，无如之何，又何册书之有？

若陈、隋之季，暴戾淫放，则无不为矣。求之二史，岂复有行《月令》之事者乎？然而其臣有劲悍者，争而与之言先王之道，犹十百而一遂焉。然则《月令》之无益于陈、隋，亦固矣。立大中，去大惑，舍是而曰圣人之道，吾未信也。用吾子之说罪我者，虽穷万世，吾无憾焉尔。

断刑论上

（文闕）

断刑论下

余既为《断刑论》，或者以《释刑》复于余，其辞云云。余不得已，而为之一言焉。

夫圣人之为赏罚者非他，所以惩劝者也。赏务速而后有功，罚务速而后有惩。必曰赏以春夏，而刑以秋冬，而谓之至理者，伪也。使秋冬为善者，必俟春夏而后赏，则为善者必怠；春夏为不善者，必俟秋冬而后罚，则为不善者必懈。为善者怠，为不善者懈，是驱天下之人而入于罪也。驱天下之人入于罪，又缓而慢之，以滋其懈怠，此刑之所以不措也。必使为善者不越月逾时而得其赏，则人勇而有劝焉；为不善者不越月逾时而得其罚，则人惧而有惩焉。为善者日以有功，为不善者月以有惩，是驱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也。驱天下之人而从善远罪，是刑之所以措，而化之所以成也。

或者务言天而不言人，是惑于道者也。胡不谋之人心，以熟吾道？吾道之尽，而人化矣。是知苍苍者焉能与吾事，而暇知之哉？果以为天时之可得顺，大和之可得致，则全吾道而得之矣。全吾道而不得者，非所谓天也，非所谓大和也，是亦必无而已矣。又何必枉吾之道，曲顺其时，以谄是物哉？吾固知顺时之得天，不如顺人顺道之得天也。何也？使犯死者自春而穷其辞，欲死不可得。贯三木，加连锁，而致之狱吏。大暑者数月，痒不得搔，痹不得摇，痛不得摩，饥不得时而食，渴不得时而饮，目不得眠，支不得舒，怨号之声，闻于里人，如是而大和之不伤，天时之不逆，是亦必无而已矣。彼其所宜得者，死而已也，又若是焉，何哉？

或者乃以为雪霜者天之经也，雷霆者天之权也，非常之罪不时可以杀，人之权也；当刑者必顺时而杀，人之经也。是又不然：夫雷霆雪霜者，特一气耳，非有心于物者也；圣人有心于物者也。春夏之有雷霆也，或发而震，破巨石，裂大木，木石岂为非常之罪也哉？秋冬之有霜雪也，举草木而残之，草木岂有非常之罪也哉？彼岂有怨于物也哉？彼无所怨，

则效之者惑也。

果以为仁必知经，智必知权，是又未尽于经权之道也。何也，经也者，常也；权也者，达经者也。皆仁智之事也。离之，滋惑矣。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是二者，强名也。曰当，斯尽之矣。当也者，大中之道也。离而为名者，大中之器用也。知经而不知权，不知经者也；知权而不知经，不知权者也。偏知而谓之智，不智者也；偏守而谓之仁，不仁者也。知经者不以异物害吾道，知权者不以常人拂吾虑。合之于一而不疑者，信于道而已者也。

且古之所以言天者，盖以愚蚩蚩者耳，非为聪明睿智者设也。或者之未达，不思之甚也。

辯侵伐论

《春秋》之说曰：“凡师有钟鼓曰伐，无曰侵。”《周礼·大司马》九伐之法曰：“贼贤害人，则伐之；负固不服，则侵之。”

然则所谓伐之者，声其恶于天下也。声其恶于天下，必有以厌于天下之心，夫然后得行焉。古之守臣有腴人之财，危人之生而又害贤人者，内必弃于其人，外必弃于诸侯，从而后加伐焉，动必克矣。然犹校德而后举，量力而后会，备三有馀，而以用其人。一曰义有馀，二曰人力有馀，三曰货食有馀。是三者大备，则又立其礼，正其名，修其辞。其害物也小，则诘誓征令不过其邻；虽大，不出所暴；非有逆天地横四海者，不以动天下之师。故师不逾时而功成焉。斯为人之举也，故公之，公之而钟鼓作焉。

夫所谓侵之者，独以其负固不服而壅王命也。内以保其人，外不犯于诸侯，其过恶不足暴于天下，致文告，修文德，而又不变更，然后以师问焉。是为制命之举，非为人之举也，故私之。私之故钟鼓不作，斯圣人之所志也。

周道既坏，兵车之轨交于天下，而罕知侵伐之端焉。是故以无道而正无道者有之，以无道而正有道者有之，不增德而以遂威者又有之，故世日乱。一变而至于战国，而生人耗矣。是以有其力无其财，君子不以动众；有其力有其财无其义，君子不以帅师。合是三者，而明其公私之说，而后可以焉。呜呼！后之用师者，有能观乎侵伐之端，则善矣。

六 逆 论

《春秋左氏》言卫州吁之事，因载六逆之说曰：“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闻旧，小加大，淫破义，六者。乱之本也。”余谓“少陵长，小加大，淫破义”，是三者。固诚为乱矣。然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闻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曰乱？

夫所谓“贱妨贵”者，盖斥言择嗣之道，子以母贵者也。若贵而愚，贱而圣且贤，以是而妨之，其为理本大矣，而可舍之以从斯言乎？此其不可固也。夫所谓“远间亲，新闻旧”，盖言任用之道也。使亲而旧者愚，远而新者圣且贤，以是而间之，其为理本亦大矣，又可舍之以从斯言乎？必从斯言而乱天下，谓之师古训可乎？此又不可者也。

呜呼！是三者，择君置臣之道，天下理乱之大本也。为书者，执斯言，著一定之论，以遗后代，上智之人固不惑于是矣；自中人而降，守是为大，据而以致败乱者，固不乏焉。晋

厉死而悼公入，乃理；宋襄嗣而子鱼退，乃乱；贵不足尚也。秦用张祿而黜穰侯，乃安；魏相成璜而疏吴起，乃危；亲不足与也。苻氏进王猛而杀樊世，乃兴；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乃灭；旧不足恃也。顾所信何如耳！然则斯言殆可以废矣。

噫，古之言理者，罕能尽其说。建一言，立一辞，则颛 而不安，谓之是可也，谓之非亦可也，混然而已。教于后世，莫知其所以去就。明者慨然将定其是非，则拘儒瞽生相与群而咻之，以为狂为怪，而欲世之多有知者可乎？夫人可知及化者，天下为不少矣，然而罕有知圣人之道，则固为书者之罪也。

卷四

议辩 十一首

晋文公问守原议

晋文公既受原于王，难其守。问寺人敦鞮，以畀赵衰。余谓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树霸功，致命诸侯，不宜谋及嬖近，以忝王命。而晋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虽或衰之贤足以守，国之政不为败，而贼贤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当其时不乏言议之臣乎？狐偃为谋臣，先轸将中军，晋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内竖，其可以为法乎？且晋君将袭齐桓之业，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齐桓任管仲以兴，进竖刁以败。则获原启疆，适其始政，所以观视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兴，迹其所以败。然而能霸诸侯者，以士则大，以力则强，以义则天子之册也。诚畏之矣，乌能得其心服哉！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弘、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晋文公也。

呜呼！得贤臣以守大邑，则问非失举也，盖失问也。然犹羞当时。陷后代若此，况于问与举又两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晋君之罪，以附《春秋》许世子止、赵盾之义。

驳复仇议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邳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韞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黜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向使刺谏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韞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韞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

谓仇者，盖以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以甚哉！《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黜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桐叶封弟辩

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于唐。

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耶？周公宜以时言于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耶？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于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

吾意周公辅成王，宜以道，从容优乐，要归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为之辞。又不当束缚之，驰骤之，使若牛马然，急则败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号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 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

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

辩列子

刘向古称博极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穆公时人。穆公在孔子前几百岁，《列子》书言郑国，皆云子产、邓析，不知向何以言之如此？

《史记》：郑 公二十四年，楚悼王四年围郑，郑杀其相驷子阳。子阳正与列子同时。是岁周安王三年，秦惠王、韩烈侯、赵武侯二年，魏文侯二十七年，燕厘公五年，齐康公七年，宋悼公六年，鲁穆公十年。不知向言鲁穆公时遂误为郑耶？不然，何乖错至如是？

其后张湛徒知怪《列子》书言穆公后事，亦不能推知其时。然其书亦多增窜，非其实。要之，庄周为放依其辞，其称夏棘、狙公、纪渚子、季咸等，皆出《列子》，不可尽纪。虽不概于孔子道，然其虚泊寥阔，居乱世，远于利，祸不得逮乎身，而其心不穷。《易》之“遁世无闷”者，其近是欤？余故取焉。

其文辞类庄子，而尤质厚，少为作，好文者可废耶？其《杨朱》、《力命》，疑其杨子书。其言魏牟、孔穿，皆出列子后，不可信。然观其辞，亦足通知古之多异术也，读焉者慎取之而已矣。

辯 文 子

《文子》书十二篇，其传曰老子弟子。其辞时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辈数家，皆见剽窃，峣然而出其类。其意绪文辞又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欤？或者众为聚斂以成其书欤？然观其往往有可立者，又颇惜之，悯其为之也劳。今刊去谬恶乱杂者，取其似是者，又颇为发其意，藏于家。

论 语 辩 二篇

上 篇

或问曰：“儒者称《论语》孔子弟子所记，信乎？”曰：未然也。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何哉？且是书载弟子必以字，独曾子、有子不然。由是言之，弟子之号之也。

“然则有子何以称子？”曰：孔子之歿也，诸弟子以有子为似夫子，立而师之。其后不能对诸子之问，乃叱避而退，则固尝有师之号矣。今所记独曾子最后死，余是以知之。盖乐正子春、子思之徒，与为之尔。或曰：孔子弟子尝杂记其言，然而卒成其书者，曾氏之徒也。

下 篇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余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天后土，有罪不敢赦。万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以尔万方。”

或问之曰：《论语》书记问对之辞尔，今卒篇之首，章然有是，何也？

柳先生曰：《论语》之大，莫大乎是也。是乃孔子常常讽道之辞云尔。彼孔子者，覆生人之器者也。上之尧、舜之不遭，而禅不及己；下之无汤之势，而已不得为天吏。生人无以泽其德，日视闻其劳死怨呼，而已之德泯然无所依而施，故于常常讽道云尔而止也。此圣人之大志也，无容问对于其间。弟子或知之，或疑之不能明，相与传之。故于其为书也，卒篇之首，严而立之。

辯 鬼 谷 子

元冀好读古书，然甚贤《鬼谷子》，为其《指要》几千言。

《鬼谷子》要为无取，汉时刘向、班固录书无《鬼谷子》。《鬼谷子》后出，而险螫峭薄，恐其妄言乱世，难信，学者宜其不道。而世之言纵横者，时葆其书。尤者，晚乃益出七术，

怪谬异甚，不可考校，其言益奇，而道益狭，使人狙狂失守，而易于陷坠。幸矣，人之葆之者少。今元子又文之以《指要》，呜呼，其为好术也过矣！

辯晏子春秋

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

墨好俭，晏子以俭名于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为己术者。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乐、节用、非厚葬久丧者，是皆出墨子。又非孔子，好言鬼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其言问枣及古冶子等，尤怪诞；又往往言墨子闻其道而称之，此甚显白者。

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

辯亢仓子

太史公为《庄周列传》，称其为书《畏累》、《亢桑子》，皆空言无事实。今世有《亢桑子》书，其首篇出《庄子》，而益以庸言。盖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实，又况取其语而益之者，其为空言尤也。刘向、班固录书无《亢仓子》，而今之为术者，乃始为之传注，以教于世，不亦惑乎！

辯鵩冠子

余读贾谊《鵩赋》，嘉其辞，而学者以为尽出《鵩冠子》。余往来京师，求《鵩冠子》，无所见。至长沙，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鵩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决也。

太史公《伯夷列传》称贾子曰：“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不称《鵩冠子》。迁号为博极群书，假令当时有其书，迁岂不见耶！假令真有《鵩冠子》书，亦必不取《鵩赋》以充入之者。何以知其然耶？曰：不类。

卷五

古圣贤碑 九首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难，二曰法授圣，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实具兹道，以立于世。故孔子述六经之旨，尤殷勤焉。

当纣之时，大道悖乱，天威之动不能戒，圣人之言无所用。进死以并命，诚仁矣，无益吾祀故不为；委身以存祀，诚仁矣，与亡吾国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与之俯仰，晦是谟范，辱于囚奴，昏而无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难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为圣师，周人得以序彝伦而立大典。故在《书》曰：“以箕子归，作《洪范》”，法授圣也。及封朝鲜，推道训俗，惟德无陋，惟人无远，用广殷祀，俾夷为华，化及民也。率是大道，殁于厥躬，天地变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欤？

於虘！当其周时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纣恶未稔而自毙，武庚念乱以图存，国无其人，谁与兴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则先生隐忍而为此，其有志于斯乎？唐某年作庙汲郡，岁时致祀。嘉先生独列于《易》象，作是颂云：

蒙难以正，授圣以谟。宗祀用繁，夷民其苏。宪宪大人，显晦不渝。圣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为奴。冲让居礼，不盈称孤。高而无危，卑不可逾。非死非去，有怀故都。时拙而伸，卒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阙颂辞，继在后儒。

道州文宣王庙碑

谨案某年月日，儒师河东薛公伯高，由尚书刑部郎中为道州。明年二月丁亥，公用牲币祭于先圣文宣王之庙。夜漏未尽三刻，公玄冕以入，就位于庭，惕焉深惟。夫子之祀，爰自京师太学，遍于州邑，遐阔僻陋，咸用斯时致奠展诚。宿燎设悬，樽俎旂章，粢穆布列，周天之下。呜呼！夫子之道闳肆尊显，二帝三王其无以侔大也。然其堂庭庳陋，椽栋毁坠，曾不及浮图外说，克壮阙居。水潦仍至，岁加荡沃。公蹙然不宁，若罔获承。

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丰衍端夷。水环以流，有宫之制。是日树表列位，由礼考宜，然后节用以制货财，乘时以僦功役，逾年而克有成。庙舍峻整，阶序廓大。讲肄之位，师儒之室。立廩以周食，圃畦以毓蔬。权其子母，赢且不竭。由是邑里之秀民，感

道怀和，更来门下，咸愿服儒衣冠，由公训程。公摄衣登席，亲释经旨，丕谕本统。父庆其子，长励其幼，化用兴行，人无诤讼。

公又曰：夫子称门弟子颜回为庶几，其后从于陈、蔡，亦各有号。言出一时，非尽其徒也。于后失厥所谓，妄异科第，坐祀十人以为哲，岂夫子志哉？余案《月令》，则曰释奠于先圣先师，国之故也。乃立夫子像，配以颜氏。筮豆既嘉，笙镛既成，九年八月丁未，公祭于新庙。退考疑义，合以燕飧，万民翼翼，观礼识古。

于是《春秋》师晋陵蒋坚、《易》师沙门凝辩、助教某、学生某等来告，愿刻金石，明夫子之道及公之勤。惟夫子极于化初，冥于道先，群儒咸称，六籍具存。苟赞其道，若誉天地之大，褒日月之明，非愚则惑，不可犯也。惟公探夫子之志，考有国之制，光施彝典，革正道本，俾是荒服，移为阙里。在周则鲁侯申能修宫，《诗》有其歌；在汉蜀守文翁能首儒学，史有其赞。今公法古之大，同于鲁；化人之难，侔于蜀。盍铭兹德，以告于史氏而刊之兹碑。铭曰：

荆楚之阳，厥服惟荒。民鲜由仁，帝降其良。振振薛公，惟德之造。赤旂金节，来莅于道。师儒咸会，嘉有攸告。吉日丁亥，献于阙宫。庭燎伊煌，有焕其容。公升于位，心莫不恭。爰念圣祀，遍于海邦。服冕陈器，州邑攸同。咸忻以款，思报圣功。卜迁于嘉，惟吉之逢。眇眇其原，既夷且大。涣涣其流，实环于外。作庙有严，昭祀显配。洁兹器用，观礼斯会。布筵伊位，作廩伊秩。以丰其仪，以壮其室。新宫既成，崇报孔明。千古有经，公粹厥诚。邦民之良，并服是纓。公躬讲论，虔默以听。公降酬酢，进退齐平。柔肌洽体，莫不充盈。归欢于心，父子弟兄。钦惟圣王，厥道无涯。世有颂辞，益疚其多。公斯考礼，民感休嘉。从于鲁风，只以咏歌。公锡于天，眉寿来加。公賁于王，休命是荷。师于辟雍，大邦以和。侑醕申申，王道式讹。诸儒作诗，思继水。丕扬厥声，以告太史。

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

仲尼之道，与王化远迩。惟柳州古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斗暴，虽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汉之勇不能威。至于有国，始循法度，置吏奉贡，咸若采卫，冠带宪令，进用文事。学者道尧、舜、孔子，如取诸左右，执经书，引仁义，旋辟唯诺。中州之士，时或病焉。然后知唐之德大以遐，孔氏之道尊而明。

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庙屋坏，几毁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惧不任，以坠教基。丁未奠荐法齐时事，礼不克施。乃合初、亚、终献三官衣布，泊于羸财，取土木金石，征工僦功，完旧益新。十月乙丑，王宫正室成。乃安神栖，乃正法庭，祇会群吏。卜日之吉，虔告于王灵曰：昔者夫子尝欲居九夷，其时门人犹有惑圣言，今夫子代千有馀载，其教始行，至于是邦。人去其陋，而本于儒。孝父忠君，言及礼义。又况巍然炳然，临而炙之乎！

惟夫子以神道设教，我今罔敢知。钦若兹教，以宁其神。追思告诲，如在于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无陋，罔贰昔言。申陈严祀，永永是尊。丽牲有碑，刻在庙门。

终南山祠堂碑 并序

贞元十二年，夏泊秋不雨。穡人焦劳，嘉谷用虞。皇帝使中谒者，祷于终南山，申

命京兆尹韩府君，祇饰祀事，考视祠制。以为栋宇不称，宜有加饰。遂命整屋令裴均，虔承圣谟，创制祠宇。乃征土工、木工、石工，备器执用，来会祠下。斩板榦，荅柱础。陶瓴甃，筑垣墉，恢度旧制，立三筵六寻。既兴功，玄云触石，霈泽周被，植物擢茂，期于丰登。神道感而宣灵，人心欢而致和。嘉气充溢，抃蹈布野。

于是邑令僚吏，至于胥、徒、黄发、耆艾、野夫、鄙尹，僉曰：盖闻名山之列天下也，其有能奠方域，产财用，兴云雨，考于祭法，宜在祀典。惟终南据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陇首，以临于戎；东至于商颜，又东至于太华，以距于关。实能作固，以屏王室。其物产之厚，器用之出，则璆琳琅玕，《夏书》载焉。纪堂条枚，《秦风》咏焉。今其神又能对于祷祝，化荒为穰，易沴为和。厥功章明，宜受大礼，俾有凭托，而宣其烈也。非我后敬神重谷，则曷能发大号尊明灵？非我公勤人奉上，则曷能对休命作新庙？人事既备，神明时若。丰我公田，遂及我私。粢盛无虞，储峙用充，厥猷茂哉！遂相与东向蹈舞，拜手稽首，愿颂帝力，且宣神德，永著终古。辞曰：

皇帝垂德，制定统极，神道泰宁。祀典修饰，禋祈禁雩，皆有准程。顾惟终南，祠位庳陋，不称显名。爰降制诏，充大厥宇，启寤诚明。昭感神衷，道宣天休，获此利贞。笃灾愆阳，化为丰穰，实我粢盛。人赖蕃给，鼓腹而歌，以乐其生。巍巍灵山，兴利产材，作固镐京。拥其嘉休，眷祐于人，永宅厥灵。奕奕新庙，整顿端庄，神位密清。后祀承则，洁心勤礼，导畅纯精。邑吏嗇夫，鲐背鲩齿，愿垂表经。颂宣圣德，篆刻坚石，永世飞声。

太白山祠堂碑 并序

雍州西南界于梁，其山曰太白，其地恒寒，冰雪之积未尝已也。其人以为神，故岁水旱则祷之，寒暑乖候则祷之，疠疾崇降则祷之，咸若有答焉者。

贞元十二年孟秋，旱甚。皇帝遇灾悼惧，分命祷祀，至于兹山。又诏京兆尹，宜饰祠庙，遂下令于甸邑。邑令裴均，临事有恪，革去狭陋，恢闳栋宇，阶室之广，三倍其初。翌日大雨，黍稷用丰。野夫欢谣，钦圣信神。愿垂颂声，刻在金石。文曰：（文无）

碑阴文

时尹韩府君讳皋。祇奉制诏，发付邑吏。令裴府君讳均，承荷君公之命，督就祠宇，莅事谨甚。克媚神意，用获显贶。邑人灵之，其事遂闻。诏书嘉异，劳主者甚厚。乃刻兹石，立于西序右阶之下，肆列裴氏之政于碑之阴。惟君教行于家，德施于人。抚字惠厚，柔仁博爱之道，洽于鰥嫠；廉毅肃给，威断猛制之令，行于强御。狱讼不私于上，罪责不及于下。农事课励，厚生克勤，征赋首入，而其人益贍；创立传馆，平易道路，改作甚力，而其人弥逸。韩府君每用嘉褒，称其理为甸服最。今兹设庙位神，神欢而宁。宜为君之诚敬，克合于上，用启之也。不可以不志。

湘源二妃庙碑

元和九年八月二十日，湘源二妃庙灾。司功掾守令彭城刘知刚，主簿安邑卫之武，告于州刺史御史中丞清河崔公能。祇栗厥戒，会群吏洎众工，发开元诏书，惧废守祀。搜考羸羨，均节委积。咸执牋聿，至于祠下。稽度既备，佣役惟时。斩木于上游，陶埴于水涯，乃桴乃载，工逸事遂。作貌显严，粲然而威。十有一月庚辰，陈奠荐辞，立石于庙门之宇下。唯父子夫妇，人道之大。大哉二神，咸极其会。为子而父尧，为妇而夫舜。齐圣并明，粥成授受。内若瞿瞿，上承辉光。克艰以，德罔不至。帝既野死，神亦不返。食于兹川，古有常典。驱袞戾孽，恢宣淑灵。敢或失职，以奸天刑。有翼其恭，有苾其馨。沉牲爰告，即石是铭。铭曰：

渊懿承圣，舜妻尧女。德形妨汭，神位湘汭。揆兹有初，克硕厥宇。唐命秩祀，兹邑攸主。毛牲既，椒馨爰藉。胤于万年，期保伊祐。潜火煽孽，炖于融风。神用播迁，时罔克龚。邑令群吏，告于君公。廉用积馀，以就尔功。桴木负埴，载流于江。既夷以成，崇宇峻墉。洁严清间，左右率从。神乐来归，徒御雍雍。神既安止，邦人载喜。奉其吉玉，以对嘉祉。南风淅淅，湘水如舞。将子无欢，神听钟鼓。丰其交报，邦邑是与。刻此乐歌，以极终古。

饶娥碑

饶娥，饶人，饶姓娥名，世渔鄱水。娥为室女，渊懿靖专，虽小家，未尝出游。治绋葛，供女事循整，乡闾敬式。娥父醉渔，风卒起，不能舟，遂以溺死，求尸不得。娥闻父死，走哭水上，三日不食，耳鼻流血，气尽伏死。明日尸出。鼃鱼鼃蛟浮死万数，塞川下流。鄱旁小民悲感怨号，以为神奇。县人乡人会钱具仪，葬娥鄱水西横道上。追思不足，相与作石，以诒后世。其辞曰：

生德无类，气灵而休。嗟兹孝娥，惟行之周。渊懿含贞，好靖不游。纤葛绋纆，克供以修。蒸蒸在家，其父世渔。饮酒不节，死乎风涛。匍匐来哭，号天以呼。颜目耳鼻，膏血交流。三日顿踣，气竭形枯。父尸既出，孝质已殂。龟鳖鼃鼃，有蛟泊鱼。充流溢岸，旁出仰浮。见怪形异，适与我谋。鄱民哀号，或以颂歌。齐女色忧，伤槐罢诛。赵姬完父，操棹爰讴。肉刑不施，汉美淳于。烈烈孝娥，水死上虞。娥之至德，实与为俦。恒人有言，惟教是图。懿兹德女，家世不儒。奇行特出，神道莫酬。穷哀罔泄，终古以留。乡人好礼，爰立兹丘。建铭当道，过者下车。

唐故特进赠开府仪同三司 扬州大都督南府君睢阳庙碑 并序

急病让夷，义之先；图国忘死，贞之大。利合而动，乃市贾之相求；恩加而感，则报施之常道。睢阳所以不阶王命，横绝凶威，超千祀而挺生，奋百代而特立者也。

时惟南公，天与拳勇，神资机智，艺穷百中，豪出千人。不遇兴词，郁龙眉之都

尉；数奇见惜，挫猿臂之将军。

天宝末，寇剧凭陵，隳突河、华。天旋亏斗极之位，地圯积狐狸之穴。亲贤在庭，子骏陈谏以佐命；元老用老，夷甫委师而劝进。惟公与南阳张公巡、高阳许公远，义气悬合，讐谋大同。誓鹄武旅，以遏横溃。裂裳而千里来应，左袒而一呼皆至。柱厉不知而死难，狼瞫见黜而奔师。忠谋朗然，万夫齐力。公以推让，且专奋击，为马军兵马使。出战则群校同强，入守而百雉齐固。初据雍丘，谓非要害；将保江、淮之臣庶，通南北之奏复，拔我义类，扼于睢阳。前后捕斩要遮，凶气连沮。汉兵已绝，守疏勒而弥坚；虏骑虽强，顿盱眙而不进。

贼徒乃弃疾于我，悉众合围。技虽穷于九攻，志益专于三板。逼阳悬布之劲，汧城凿穴之奇。息意牵羊，羞郑师之大临；甘心易子，鄙宋臣之病告。诸侯环顾而莫救，国命阻绝而无归。以有尽之疲人，敌无已之强寇。公乃跃马溃围，驰出万众，抵贺兰进明乞师。进明乃张乐侑食，以好聘待之。公曰：“弊邑父子相食，而君辱以燕礼，独何心欤？”乃自噬其指曰：“啖此足矣！”遂恸哭而返，即死孤城。首碎秦庭，终惜《无衣》之赋；身离楚野，徒伤带剑之辞。至德二年十月，城陷遇害。无傅燮之叹息，有周苛之慷慨。闻义能徙，果其初心。烈士抗词，痛臧洪之同日；直臣致愤，惜蔡恭于累旬。

朝廷加赠特进扬州大都督，定功为第一等，与张氏、许氏并立庙睢阳，岁时致祭。男在襁褓，皆受显秩，赐之土田，葬刻鲍信之形，陵图庞德之状。纳官其子，见勾践之心；羽林字孤，知孝武之志。举门关于周典，征印绶于汉仪。王猷以光，宠锡斯备。

于戏！睢阳之事，不唯以能死为勇，善守为功；所以出奇以耻敌，立谨以怒寇，俾其专力于东南，而去备于西北，力专则坚城必陷，备去则天讨可行。是故即城陷之辰，为克敌之日。世徒知力保于江、淮，而不知功靖乎丑虏。论者或未之思欤！

公讳霁云，字某，范阳人。有子曰承嗣，七岁为婺州别驾，赐绯鱼袋，历刺施、涪二州。服忠思孝，无替负荷。惧祠宇久远，德音不形，愿斫坚石，假辞纪美。惟公信以许其友，刚以固其志，仁以残其肌，勇以振其气，忠以摧其敌，烈以死其事，出乎内者合于贞，行乎外者贯于义，是其所以奋百代而超千祀者矣。其志不亦宜乎！庙貌斯存，碑表攸托。洛阳城下，思乡之梦悦来；麒麟阁中，即图之词可继。铭曰：

贞以图国，义惟急病。临难忘身，见危致命。汉宠死事，周崇死政。烈烈南公，忠出其性。控扼地利，奋扬兵柄。东护吴楚，西临周郑。焚焚群凶，害气弥盛。长蛇封豕，踊跃不定。屹彼睢阳，制其要领。横溃不流，疾风斯劲。梯冲外舞，缶穴中侦。铃马非艰，析骸犹竞。浩浩列士，不闻济师。兵食殫焉，守逾三时。公奋其勇，单车载驰。投躯无告，噬指而归。力穷就执，犹抗其辞。圭璧可碎，坚贞不亏。寇力东尽，凶威西慙。孤城既拔，渠魁受戮。雷霆之诛，由我而速。巢穴之固，由我而覆。江汉淮湖，群生咸育。倬焉勋烈，孰与齐躅。天子震悼，陟是元功。旌褒有加，命秩斯崇。位尊九牧，礼视三公。建兹祠宇，式是形容。牲牢伊硕，黍稷伊丰。虔虔孝嗣，望慕无穷。刊碑河浒，万古英风。

卷六

释教碑 五首

曹溪第六祖赐谥大鉴禅师碑

扶风公廉问岭南三年，以佛氏第六祖未有称号，疏闻于上。诏谥大鉴禅师，塔曰“灵照之塔”。元和十年十月十三日，下尚书祠部符到都府。公命部吏泊州司功掾，告于其祠。幢盖钟鼓，增山盈谷，万人咸会，若闻鬼神。其时学者千有馀人，莫不欣踊奋厉，如师复生；则又感悼涕慕，如师始亡。因言曰：自有生物，则好斗夺相贼杀，丧其本实，諛乖淫流，莫克返于初。孔子无大位，没以余言持世，更杨、墨、黄、老益杂，其术分裂，而吾浮图说后出，推离还源，合所谓生而静者。梁氏好作有为，师达摩讥之，空术益显。六传至大鉴。大鉴始以能劳苦服役，一听其言，言希以究，师用感动，遂受信具。遁隐南海上，人无闻知。又十六年，度其可行，乃居曹溪，为人师会学，去来尝数千人。其道以无为为有，以空洞为实，以广大不荡为归。其教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不假耘锄，本其静矣。中宗闻名，使幸臣再征，不能致，取其言以为心术。其说具在，今布天下，凡言禅皆本曹溪。大鉴去世百有六年，凡治广部而以名闻者以十数，莫能揭其号。乃今始告天子，得大谥，丰佐吾道，其可无辞？

公始立朝，以儒重。刺虔州，都护安南，由海中大蛮夷连身毒之西，浮舶听命，咸被公德。受旂纛节戟，来莅南海。属国如林。不杀不怒，人畏无疆，允克光于有仁。昭列大鉴，莫如公宜。其徒之老，乃易石于宇下，使来谒辞。其辞曰：

达摩乾乾，传佛语心。六承其授，大鉴是临。劳勤专默，终揖于深。抱其信器，行海之阴。其道爱施，在溪之曹。厖合猥附，不夷其高。传告咸陈，惟道之褒。生而性善，在物而具。荒流奔轶，乃万其趣。匪思愈乱，匪觉滋误。由师内鉴，咸获于素。不植乎根，不耘乎苗。中一外融，有粹孔昭。在帝中宗，聘言于朝。阴翊王度，俾人逍遥。越百有六祀，号谥不纪。由扶风公告今天子，尚书既复，大行乃谥。光于南土，其法再起。厥徒万亿，同悼齐喜。惟师教所被，泊扶风公所履，咸戴天子。天子休命，嘉公德美，溢于海夷，浮图是视。师以仁传，公以仁理。谒辞图坚，永胤不已。

南岳弥陀和尚碑

在代宗时，有僧法照，为国师。乃言其师南岳大长老有异德，天子南向而礼焉。度其道不可征，乃名其居曰般舟道场，用尊其位。

公始居山西南岩石之下，人遗之食则食；不遗，则食土泥，茹草木。其取衣类是。南极海裔，北自幽都，来求厥道。或值之崖谷，羸形垢面，躬负薪樵，以为仆役而嫖之，乃公也。凡化人，立中道而教之权，俾得以疾至。故示专念，书涂巷，刻溪谷，丕勤诱掖，以援于下。不求而道备，不言而物成。人皆负布帛，斩木石，委之岩户，不拒不营。祠宇既具，以洎于德宗，申诏褒立，是为弥陀寺。施之馀则与饿疾者，不尸其功。

公始学成都唐公，次资川诜公，诜公学于东山忍公，皆有道。至荆州，进学玉泉真公。真公授公以衡山，俾为教魁，人从而化者以万计。初，法照居庐山，由正定趋安乐国，见蒙恶衣侍佛者。佛告曰：“此衡山承远也。”出而求之，肖焉，乃从而学。传教天下，由公之训。

公为僧凡五十六年，其寿九十一。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终于寺。葬于寺之南冈，刻石于寺大门之右。铭曰：

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初下无终。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混冥道乃融，圣神无迹示教功。公之率众峻以容，公之立诚教其中。服庇草木蔽穹隆，仰攀俯取食以充。形游无极交大雄，夫子稽首师顺风。四方奔走云之从，经始寻尺成灵宫。始自蜀道至临洪，咨谋往复穷真宗，弟子传教国师公，化流万亿代所崇。奉公寓形于南冈，幼曰弘愿惟孝恭，立之兹石书玄踪。

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

维某年月日，岳州大和尚终于圣安寺。凡为僧若干年，年若干。有名无姓，世莫知其闾里宗族。所设施者有问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无初，其胄无终，承于释师，以系道本，吾无姓耶？法剑云者，我名也。实且不有，名恶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乡也；法界，吾宇也。戒为之墉，慧为之户，以守则固，以居则安。吾闾里不具乎？度门道品，其数无极；菩萨大士，其众无涯。吾与之戚而不吾异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闻者如此而止。读《法华经》、《金刚般若经》，数逾千万，或讥以有为，曰：“吾未尝作。”呜呼，佛道逾远，异端竞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和尚绍承本统，以顺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生物流动，趋向混乱，惟极乐正路为得其归。和尚勤求端悫，以成至愿，凡听信者，不惑其道。或讥以有迹，曰：“吾未尝行。”

始居房州龙兴寺中，徙居是州，作道场于楞伽北峰，不越阂者五十祀。和尚凡所严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师，居南阳立山，葬岳州。就受戒者曰道颖师，居荆州。弟子之首曰怀远师，居长沙安国寺，为南岳戒法。岁来侍师，会其终，遂以某月某日葬于卓然师塔东若干步。铭曰：

道本于一，离为异门。以性为姓，乃归其根。无名而名，师教是尊。假以示物，非吾所存。大乡不居，大族不亲。渊懿内朗，冲虚外仁。圣有遗言，是究是勤。惟动惟默，逝如浮云。教久益微，世罕究陈。爰有大智，出其真门。师以显示，俾民惟新。情动生变，物由湮沦。爰授乐国，参乎化源。师以诱导，俾民不昏。道用不作，神行无迹。晦明俱如，生死偕寂。法付后学，施之无矯。葬从我师，无忘真宅。荐是昭铭，刻兹贞石。

碑阴记

无姓和尚既居是山，曰：“凡吾之求，非在外也，吾不动矣。”弘农杨公炎自道州以宰相征，过焉。以为宜居京师，强以行，不可。将以闻，曰：“愿间岁乃往。”明年，杨去相位，窜谪南海上，终如其志。赵郡李萼，辩博人也，为岳州，盛气欲屈其道，闻一言服为弟子。河东裴藏之举族受教。京兆尹弘农杨公某，以其隐地为道场，奉和州刺史张惟俭，买西峰广其居。凡以货利委堂下者，不可选纪，受之亦无言。将终，命其大弟子怀远，授以道妙，终不告其姓。或曰周人也。信州刺史李某为之传，长沙谢楚为行状，博陵崔行俭为《性守》一篇。凡以文辞道和尚功德者，不可悉数。弘农公自余杭命以行状来，怀远师自长沙以传来，使余为碑。既书其辞，故又假其阴以记。

龙安海禅师碑

佛之生也，远中国仅二万里；其没也，距今兹仅二千岁。故传道益微，而言禅最病。拘则泥乎物，诞则离乎真，真离而诞益胜。故今之空愚失惑纵傲自我者，皆诬禅以乱其教，冒于囂昏，放于淫荒。其异是者，长沙之南曰龙安师。

师之言曰：“由迦叶至师子，二十三世而离，离而为达摩。由达摩至忍，五世而益离，离而为秀为能。南北相訾，反戾斗狠，其道遂隐。呜呼，吾将合焉。且世之传书者，皆马鸣龙树道也。二师之道，其书具存。征其书，合于志，可以不愚。”于是北学于惠隐，南求于马素，咸黜其异，以蹈乎中，乖离而愈同，空洞而益实，作《安禅》、《通明论》。推一而适万，则事无非真；混万而归一，则真无非事。推而未尝推，故无适；混而未尝混，故无归。块然趣定，至于旬时，是之谓施用；茫然同俗，极乎流动，是之谓真常。

居长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处而成室宇，遂为宝应寺。去于湘之西，人又从之。负大木，簷密石，以益其居，又为龙安寺焉。尚书裴公某，李公某，侍郎吕公某，杨公某，御史中丞房公某，咸尊师之道，执弟子礼。凡年八十一，为僧五十三期，元和三年二月九日而没。

其弟子玄觉泊怀直、浩初等，状其师之行，谒余为碑。曰：师，周姓；如海，名也。世为士。父曰择交，同州录事参军。叔曰择从，尚书礼部侍郎。师始为释，其父夺之志，使仕，至成都主簿，不乐也。天宝之乱，复其初心。尝居京师西明寺，又居岫嵎山，终龙安寺，葬其原。铭曰：

浮图之修，其奥为禅。殊区异世，谁得其传。遁隐乖离，浮游散迁。莫征旁行，徒听诬言。空有互斗，南北相残。谁其会之，楚有龙安。龙安之德，惟觉是则。苞并绝异，表正失惑。貌昧形静，功流无极。动言有为，弥寂而默。祠庙之严，我居不饰。贵贱之来，我道无得。逝耶匪追，至耶谁抑。惟世之机，惟道之微。既陈而明，乃去而归，象物徒设，真源无依，后学谁师，呜呼兹碑。

卷七

释教碑铭 六首

南岳云峰寺和尚碑

乾元元年某月日，皇帝曰：“予欲俾慈仁怡愉洽于生人，惟浮图道允迪。”乃命五岳求厥元德，以仪于下。惟兹岳上于尚书，其首曰云峰大师法证，凡莅事五十年，贞元十七年乃没。其徒曰诤，曰远，曰振，曰巽，曰素，凡三千余人。其长老咸来言曰：“吾师轨行峻特，器宇弘大。有来受律者，吾师示之以为尊严整齐，明列义类，而人知其所不为；有来求道者，吾师示之以为高广通达，一其空有，而人知其所必至。元臣硕老，稽首受教；髫童毁齿，踊跃执役。故从吾师之命而度者，凡五万人。吾师冬不燠裘，饥不丰食。每岁会其类，读群经，俾圣言毕出，有以见其大；又率其件，伐木辇土，作佛塔庙泊经典，俾佛法益广，有以见其用。将没，告门人曰：‘吾自始学至去世，未尝有作焉，然后知其动无虚，静无不为，生而未始来，歿而未始往也。’其道备矣。愿刻山石，知教之所以大。”其词曰：

师之教，尊严有耀，恭天子之诏，维大中以告，后学是效。师之德，简峻渊默，柔惠以直，涣焉而不积，同焉而皆得，兹道惟则。师之功，勤劳以庸，维奥秘必通，以兴祠宫，遐迩攸从。师之族，由虢而郭，世德有奕，从佛于释。师之寿，七十有八，维终始罔缺，丕冒遗烈。厥徒蒸蒸，维大教是膺，维宪言是征。溥博恢弘，如川之增，如云之兴，如岳之丕崩。终古其承之。

南岳云峰和尚塔铭

云峰和尚，族郭氏，号法证。为竺乾道五十有七年，年七十有八，贞元十七年九月十七日终，十月二十七日葬。凡度学者五万人，弟子者三千人。色厉而仁，行峻而周，道广而不尤，功高而不有。毅然居山之北峰，以为仪表。世之所谓贤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严事。由其内者，闻大师之言律义，莫不震动悼惧，如听誓命。由其外者，闻大师之称道要，莫不凄歎欣踊，如获肆宥。故时推人师，则专其首；诏求教宗，则冠其位。披山伐木，崇构法宇，则地得其胜；捐衣去食，广阅群经，则理得其深。其道实勤，而其心无求。自大师化去，教亦随丧。

呜呼，大师之葬，门人慕号，长老愁痛，遂相与以为兹塔。砬石峻整，植木蓊茂，凡衡山无与为比者。然而未有能纪其事。余既与大乘师重巽游，巽其徒也，亟为余言，故为

其铭。铭曰：

苞元极兮韬大方，威而仁兮幽以光。行峻洁兮貌齐庄，气混溟兮德洋洋。演大律兮离毫芒，度群有兮耀柔刚。栋宇立兮像法彰，文字阐兮圣言扬。诏褒列兮宅南方，道之广兮用其常。后是式兮宜久长，瘳灵室兮记崇冈。即玄石兮垂文章，学者慕兮哀无疆。

南岳般舟和尚第二碑

佛法至于衡山，及津大师始修起律教。由其坛场而出者，为得正法。其大弟子曰日悟和尚，尽得师之道，次补其处，为浮图者宗。世家于零陵，蒋姓也。和尚心大而行密，体卑而道尊。以为由定发慧，必用毗尼为之室宇，遂执业于东林恩大师。究观秘义，乃归传教。不视文字，悬判深微。登坛莅事，度比丘众，凡岁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愆。以为去凡即圣，必以三昧为之轨道，遂服勤于紫霄远大师。修明要奥，得以观佛。浩入性海，洞开真源。道场专精，长跪右绕，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

初开元中诏定制度，师乃居本郡龙兴寺。肃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兹岳尤重，推择居首。师乃即崇岭，是作精室。辟林莽，剝岩峦，殿舍宏大，廊庑修直。不命而献力，不祈而荐货。凡南方颺念佛三昧者，必由于是，命曰般舟台焉。和尚生十三年而始出家，又九年而受具戒，又十年而处坛场，又三十七年而当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兹室。

呜呼，无得而修，故念为实相；不取于法，故律为大乘。坏衣不饰，揣食不味。覆荐服役，凡出于生物者，摈而勿用，不自知其慈；摄取调御，凡归于正真者，动而成群，不自知其教。万行方厉，一性恒如，寂用之涯，不可得也。有弟子曰景秀，嗣居法会。欲广其师之德，延于罔极。故申明陈辞，俾刊之兹碑。铭曰：

像教南被，及津而尊。威仪有严，戟辟其门。吾师是嗣，增浚道源。度众逾广，大明群昏。乃兴毗尼，微密是论。八万总结，彰于一言。声闻熙熙，遐迩来奔。如木既拔，有植其根。乃法般舟，奥妙斯存。百亿冥会，观于化元。同道祁祁，功庸以敦。如水斯壅，流之无垠。帝求人师，登我先觉。赫矣明命，表兹灵岳。于彼南阜，斋宫爰作。负揭致货，时靡要约。袒奋程力，不呼而诺。是刈是凿，既涂既斫。层构孔硕，以延后学。出不牛马，服不絮帛。匪安其躬，亦菲其食。勤而不劳，在用恒寂。纵而不傲，在舍恒得。洪融混合，孰究其迹。懿兹遗光，式是嘉则。容貌往矣，轨仪无极。其徒追思，赍荐兹石。

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

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达是道者，唯大明师。师姓欧阳氏，号曰慧开。唐开元二十一年始生，天宝十一载始为浮图，大历十一年始登坛为大律师，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元和九年正月，其弟子怀信、道嵩、尼无染等，命高道僧灵屿为行状，列其行事，愿刊之兹碑。

宗元今掇其大者言曰：师先因官，世家潭州，为大姓，有勋烈爵位，今不言，大浮图也。凡浮图之道衰，其徒必小律而去经，大明恐焉。于是从峻泊侃，以究戒律，而大法以立。又从秀泊昱，以通经教，而奥义以修。由是二道，出入隐显。后学以不惑，来求以有

得。广德二年，始立大明寺于衡山，诏选居寺僧二十一人，师为之首。乾元元年，又命衡山立毗尼藏，诏选讲律僧士人，师应其数。凡其衣服器用，动有师法，言语行止，皆为物轨。执巾匝，奉杖屨，为侍者数百；剪发髡，被教戒，为学者数万。得众若独，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灏灏焉无以加也。其塔在祝融峰西址下，碑在塔东。其辞曰：

儒以礼行，觉以律兴。一归真源，无大小乘。大明之律，是定是慧。丕穷经教，为法出世。化人无疆，垂裕无际。诏尊硕德，威仪有继。道遍大州，徽音勿替。祝融西麓，洞庭南裔。金石刻辞，弥亿千岁。

碑 阴

凡葬大浮图无窆穴，其于用碑不宜。然昔之公室，礼得用碑以葬。其后子孙因宜不去，遂铭德行，用图久于世。及秦刻山石，号其功德，亦谓之碑，而其用遂行。然则虽浮图亦宜也。

凡葬大浮图，其徒广则能为碑，晋、宋尚法，故为碑者多法。梁尚禅，故碑多禅。法不周施，禅不大行，而律存焉，故近世碑多律。凡葬大浮图，未尝有比丘尼主碑事，今惟无染实来，涕泪以求，其志益坚，又能言其师他德尤备，故书之碑阴。

师凡主戒事二十二年，宰相齐公映、李公泌、赵公憬，尚书曹王皋、裴公胄，侍郎令狐公恒，或师或友，齐亲执经受大义为弟子。又言师始为童时，梦大人缟冠素。来告曰：“居南岳大吾道者，必尔也。”已而信然。将终，夜有光明，笙磬之音，众咸见闻。若是类甚众。以儒者所不道，而无染勤以为请，故未传焉。无染，韦氏女，世显贵，今主衡山戒法。

衡山中院大律师塔铭

衡山中院大律师曰希操，没年五十七。既没二十七年，弟子诚盈奉公之遗事，愿铭塔石。公胥姓，凡去儒为释者三十一祀，掌律度众者二十六会。南尼戒法，坏而复正，由公而大兴；衡岳佛寺，毁而再成，由公而丕变。故当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尝屈，睹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廩公瓚公，言未尝形，遇公而叹息，推以护法。是以建功之始，则震雷大风示其兆；灭迹之际，则陨星黑祲告其期。斯为神怪，不可度已。故其与物大同，终始无争，受学之众，他莫能偕也。凡所受教，若华严照公、兰若真公、荆州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瑗、道郢、灵幹、惟正、惠常、诚盈，皆闻人。呜呼，始终哉！为之铭曰：

首有承兮卒有传，革大讹兮持法权。众之至兮志益虔，雷发兆兮功已宣。星告妖兮寿不延，灵变化兮迎大仙。苍兹石兮垂万年，世有坏兮德无迁。

卷八

行状 三首

段太尉逸事状

太尉始为泾州刺史时，汾阳王以副元帅居蒲。王子晞为尚书，领行营节度使，寓军邠州，纵士卒无赖。邠人偷嗜暴恶者，卒以货窜名军伍中，则肆志，吏不得问。日群行丐取于市，不嫌，辄奋击折人手足，椎釜鬲瓮盎盈道上，袒臂徐去，至撞杀孕妇人。邠宁节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

太尉自州以状白府，愿计事。至则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见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乱，若何？”孝德曰：“愿奉教。”太尉曰：“某为泾州，甚适，少事；今不忍人无寇暴死，以乱天子边事。公诚以都虞候命某者，能为公已乱，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请。

既署一月，晞军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坏酿器，酒流沟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断头注槊上，植市门外。晞一营大噪，尽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将奈何？”太尉曰：“无伤也！请辞于军。”孝德使数十人从太尉，太尉尽辞去。解佩刀，选老嫠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杀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因谕曰：“尚书固负若属耶？副元帅固负若属耶？奈何欲以乱败郭氏？为白尚书，出听我言。”

晞出见太尉。太尉曰：“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务始终。今尚书恣卒为暴，暴且乱。乱天子边，欲谁归罪？罪且及副元帅。今邠人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如是不止，几日不大乱？大乱由尚书出，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不戢士。然则郭氏功名，其与存者几何？”言未毕，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愿奉军以从。”顾叱左右曰：“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请假设草具。”既食，曰：“吾疾作，愿留宿门下。”命持马者去，旦日来。遂卧军中，晞不解衣，戒候卒击柝卫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谢不能，请改过。邠州由是无祸。

先是，太尉在泾州，为营田官。泾大将焦令谌取人田，自占数十顷，给与农，曰：“且熟，归我半。”是岁大旱，野无草，农以告谌。谌曰：“我知入数而已，不知旱也。”督责益急，且饥死，无以偿，即告太尉。太尉判状辞甚巽，使人求谕谌。谌盛怒，召农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铺背上，以大杖击二十，垂死，舆来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疮，手注善药，旦夕自哺农者，然后食。取骑马卖，市谷代偿，使勿知。

淮西寓军帅尹少荣，刚直士也。入见谏，大骂曰：“汝诚人耶？泾州野如赭，人且饥死；而必得谷，又用大杖击无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马，贱卖市谷入汝，汝又取不耻。凡为人傲天灾、犯大人、击无罪者，又取仁者谷，使主人出无马，汝将何以视天地，尚不愧奴隶耶！”谏虽暴抗，然闻言则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终不可以见段公！”一夕，自恨死。

及太尉自泾州以司农征，戒其族：“过岐，朱泚幸致货币，慎勿纳。”及过，泚固致大绫三百匹。太尉婿韦晤坚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谢曰：“处贱，无以拒也。”太尉曰：“然终不以在吾第。”以如司农治事堂，栖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终，吏以告泚，泚取视，其故封识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上史馆。今之称太尉大节者出入，以为武人一时奋不虑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尝出入岐、周、邠、间，过真定，北上马岭，历亭鄣堡戍，窃好问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气卑弱，未尝以色待物；人视之，儒者也。遇不可，必达其志，决非偶然者。会州刺史崔公来，言信行直，备得太尉遗事，覆校无疑。或恐尚逸坠，未集太史氏，敢以状私于执事。谨状。

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 轻车都尉宜城县开国伯柳公行状

曾祖善才，皇荆王侍读。

祖尚素，皇润州曲阿县令。

父庆休，皇渤海郡渤海县丞，赠蔡州刺史、工部尚书。

汝州梁县梁城乡思义里柳浑年七十四状。

公字惟深，其先河东人。晋永嘉年，有济南太守卓者，去其土，代仕江左，公实后之。柳氏自黄帝、后稷降于周、鲁，以字命族，因地受氏，载在《左氏》内、外传及《太史公书》。自卓至公，十有一代，为士林盛族，著于南朝历代史及柳氏家谍。惟公质貌魁杰，度量宏大，弘和博达，而遇节必立；恢旷放弛，而应机能断。其居室，奉养抚字之诚，仪于宗戚，而内行著焉；其莅政，柔仁端直之德，洽于府寺，而外美彰焉。凡为学，略章句之烦乱，采摭奥旨，以知道为宗；凡为文，去藻饰之华靡，汪洋自肆，以适己为用。自始学至于大成，耽嗜文籍，注意钻研，倦不知游息，威不待榎楚。儒言雅旨，夙有闻知。

年十余岁，有称神巫来告曰：“若相法当天且贱，幸而为释，可以缓而死耳，位禄非若事也。”公诸父素加抚爱，尤所信异，遽命夺去其业，从巫言也。公不可，且曰：“夫性命之理，圣人所罕言，缙绅者所不道，巫何为而能尽之也？且令从之而生，去圣人之教而为异术，不若速死之愈也！”于是为学甚笃。其在童幼，固不惑于怪谲矣。

开元中，举汝州进士，计偕百数，公为之冠。礼部侍郎韦陟异而目之，一举上第。调受宋州单父尉。操断举措，通乎细大，洁廉检守，形于造次。加云骑尉。秩满，江南西道连帅闻其名，辟至公府。以信州都邑，人罹凶害，靡弊残耗，假守永丰令。公于是用重典以威奸暴，铺大和以惠鰥嫠，驱除物害，消去人隐，吏无招权乾没之患，政无犯令虜茸之

蠹，宰制听断，渐于讼息。耕夫复于封疆，商旅交于关市。既庶而富，廉耻兴焉；既富而教，庠塾列焉。里閭大变，克有能称，遂表为洪州丰城令。到职，如永丰之政，而仁厚加焉。授衢州司马。

夫器宏者，耻效以圭撮之任；足逸者，难局以寻常之地。公遂灭迹藏用，遁隐于武宁山。群公交书，诸侯走币，皆谢绝不就。方将究贤人之业，穷君子之儒，味道腴以代膏粱，含德辉而轻绂冕，遗荣养素，恬淡如也。朝右籍甚有声，征拜御史。公曰：“君命也，安敢逃乎？”即日装束上道。公常好大体，不为细家之迫速。非其志也，以疾辞。授右补阙。不隐忠以固位，不形直以奸名。除殿中侍御史，赐绯鱼袋，赴江西，与租庸使议复椎铁及常平仓，便宜制置，得以专任。和钧关石之绪，出纳平准之宜，国利人逸，得其要道。迁侍御史，充江南西路都团练判官。时属支郡，不知连帅之职，公请出巡尽征之地。大诘奸缪，所至风动。其有非常之政裕于人者，必举其课绩，归之使府。又以文采殷勤歌咏之，俾其风谣颂声，闻于他部，达于京师而后已。改祠部员外郎，转司勋郎中，馀如故。就拜袁州刺史。

公于是酌古良牧之政宜于今者，宗而奉之；考诸理国之说称于人者，承而守之。均利器用，以致其富；崇明物则，以教之礼。示优裕之德以周惠，利缓九赋；推广厚之心以固和，慈保万人。明其制量，临长群吏，示之法禁，考中备败，无不得其极。理行高第，朝廷休之，召拜谏议大夫，充浙江东、西道黜陟使，将举其能政端于外邦也。公则修《虞书》之考绩，举汉代之课第，处事详谛，无依违故纵之败，奉法端审，无隐忌峭刻之文。时分部所系于公尤重，凌江并海，竟吴、越之域，皆所莅焉。复命称职，加朝散大夫。又拜左庶子、集贤殿学士。奉翊储后，修其宫政，统理文籍，纪于秘府。拜尚书右丞。直而多容，简而有制，去苛削之文，而吏皆率法，务弘大之道而政不失中。加银青光禄大夫，迁右散骑常侍。

泾卒之乱，公以变起卒遽，尽室奔匿于终南山。贼徒访公所在，追以相印。既及公而问焉，公变名氏以诿之，捐家属以委之。贼遂执公爱子，榜捶讯问，折其右肱，而公不之顾。既步入穷谷，披草径，逾秦岭，由褒、骆朝于行宫。上嘉其诚节，不时召见。公顿首流涕，累陈计画。贼平策勋，赐轻车都尉，封宜城县开国伯，拜尚书兵部侍郎。初，公名载，字元舆，至是奏请改命，以涤伪署之污。是岁，盗据淮汴，方议讨戮，宰相以大理评事李元平者有名，以为才堪攘寇，拜为汝州。群臣望声徇利者皆曰德举，公独慷慨言于朝曰：“是夫喋喋，衔玉而贾石者也。王衍误天下，殷浩败中军，华而不实，异代同德，往且见获，何寇之攘？”时人不之信也。未几，盗袭汝州，以元平归，凡百莫不嗟服焉。俄以本官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登翊圣皇，匡弼大政。造膝尽规谏之志，当事无矜大之容。援下情于上，以酌天心；顺嘉谏于外，用彰君德。故绩用茂著，而人罕知之。然其章布于外，敷闻在下者，十一二焉。

贞元初，上以甸服长人，天下理本，于是亲择郎吏，分宰于京师外部。未几，而人谣大和，《击壤》之颂归于帝力。上召丞相告之，左仆射平章事张延赏抃蹈称庆。公俯伏不贺，且曰：“甸服之政，固宜慎重，然则此屑屑者，特京兆尹之职耳。陛下当择臣辈以辅圣德，臣当选京兆以承大化，京兆当求令长以亲细事，夫然后宜。舍此而致理，可谓爱人矣，然非王政之大伦也。不知所贺。”上深然之。汉惠悦曹参之言，绛侯惭曲逆之对，考之前志，我无负焉。既而西戎乘间入邑，诈以请盟。侍中北平王燧建议许之，自公卿以下，莫有异虑。公独陈谋献画，言戎之诈，固不可许。竟留中不下，而前议遂行。于是册命上将，莅

明诸戎。戎果纵兵逼好。大驱掠而去。上召对前殿，嘉叹者久之。

时谏臣有廷争陷于讪上者，上未之善也。公从容候间，陈古以讽。所以示宽裕之德，招说正之言，词旨切直，意气勤恳，动合圣谟，卒见纳用。无何，工人有以理乘舆服器得罪于左右者，有司以盗易御物，请论如法。制初可之。公不奉诏，因抗疏曰：“迹其罪状，未甚指明。方春杀人，惧伤和气。”上览之，大悦，即原其罪。刑官慎恤之事，正于邦典；圣君含育之德，彰于天下。论者难之。时上相与光禄卿裴腆不协，候公休沐，以御酒或阙，阴请贬之。制命既行，公坚执不下，请讯支计之吏，校其供入之实，原本定罪，穷理辩刑，而腆竟获宥，克复本职。白志贞有羁勒之勤，献利屡中，上嘉其功效，特宠异之。方议大用，公以为胥徒杂类，出自微贱，负乘致寇，盗之招也，累疏以闻而止。

公竭诚尽忠，忧劳庶务，有毫忘之疾，恳迫陈让，除右散骑常侍，罢知政事。贞元五年二月五日，薨于昌化里。终于散地，故褒赠不及。惟公致君之志，孜孜焉不有怠也；立诚之节，侃侃焉无所屈也。故处心积虑，博蹇之道，表于朝端；弼违释回，朴忠之诚，沃于帝念。内有敢言之勇，进当不讳之明，用能直道自达，而无罪悔者也。公累更重任，禄秩之厚，布于宗姻。无一廛之土以处其子孙，无一亩之宫以聚其族属。待禄而饱，佣室而安，终身坦荡，而细故不入。其达生知足，落落如此。夫其子恭父慈，善行也；拊循制理，能政也；直廉洁静，俭德也；拒疑独断，明识也；冒危以扞牧圉，大节也；犯颜以陈讷谏，至忠也。有一于此，尚宜旌褒，矧兹备体，焉可以已！固当饰以荣号，章示后来，而故吏遗孤，沦寓遐壤，久稽彝典，罪在宗属。敢用评鹭旧行，敷赞遗风。若乃扬孔氏褒贬之文，举周公惩劝之法，征于谏谥，则有司存。谨状。

谥议贞元十五年正月日，故银青光禄大夫、右散骑常侍、轻车都尉、宜城县开国伯柳公从孙、将仕郎守集贤殿正字宗元谨上。

尚书考功。伏以《鲁史》褒贬，《虞书》黜陟，彰善瘅恶，王教之端。自周公以来，谥法未改。谨按柳公累历清贯，茂著名节，贞亮存诚，洁廉中礼。纳忠为争臣之表，出守乃牧人之良。刺举必闻，澄清可纪。冒危而大节不夺，更名而纯诚克彰。遂践鼎司，以匡王国。奉上尽陪辅之志，退迹有推让之高。圭璋闻望，洽于人听。所以耸厉在位，关于政教。声闻王者，其事实繁。褒善劝能，固将不废。宗元既当族属，且又通家，传信克备其遗芳，考行敢征于故事。谨具署其懿绩，布以惠词，定谥之制，请如律令，谨状。

下太常博士裴堪议，宜谥曰贞。奉敕依。

唐故秘书少监陈公行状

五代祖某陈宜都王。

曾祖某，皇会稽郡司马。

祖某，皇晋陵郡司功参军。

父某，皇右补阙、翰林学士、赠秘书少监。

某州某县某年某里，陈京年若干状。

公姓陈氏，自颖川来，隶京兆万年胄贵里，讳京。既冠，字曰庆复。举进士，为太子正字、咸阳尉、太常博士、左补阙、尚书膳部考功员外郎、司封郎中、给事中、秘书少监。自考功以来，凡四命为集贤学士。德宗登遐，公病痼，舆曳就位，备哀敬之节，由是滋甚，

遂以所居官致仕。贞元二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终于安邑里妻党之室。无子。伯兄前监察御史瑄，仲兄前大理评事萇，以公文行之大者，告于尝吏于公者，使辞而陈之。

大历中，公始来京师，中书常舍人袞、杨舍人炎读其文，惊以相视曰：“子云之徒也。”常以兄之子妻公，由是名闻。游太原，太原尹喜曰：“重客至矣。”授馆致饩，厚以泉布献焉。公曰：“非是为也。某尝为《北都赋》未就，愿即而就焉。其宫室城郭之大，河山之富，关闭之壮，与其土疆之所出，风俗之所安，王业之所兴，苟得闻而睹之足矣。若曰受大利，是以来，盖异前志也。吾不能，敢辞。”遂逆大河，逾北山，仿佯而归。赋成，果传天下。为咸阳尉，留府廷，主文章，决大事，得其道。为博士，举疵礼，修坠典，合于大中者众焉。

涇人作难，公徒行以出，奔问官守。段忠烈之死，上议罢朝七日，宰相曰：“不可。方居行宫，无以安天下。”公进曰：“是非宰相之言。天子褒大节，哀大臣，天下所以安也，况其特异者乎！”上用之。其勤劳侍从，谋议可否，时之所赖者大。巡狩告至，上行罪己之道焉，曰：“凡我执事之臣，无所任罪。予惟不谨于理而有是也。”将复前之为相者。公曰：“天子加惠群臣而引愿焉，德至厚也；而为相者复，是无以大警于后，且示天下。”率其党争之。上变于色，在列者咸恟而退。公大呼曰：“赵需等勿退！”遂进而尽其辞焉。不果复。上迎访太后，间数岁，外颇怠其礼。公密疏发之，天子感悦焉。初礼部试士，有与亲戚者，则附于考功，莫不阴授其旨意而为进退者。及公则否，卓然有有司之道，不可犯也。太庙阙东向之礼且久矣，公自为博士、补阙、尚书郎、给事中，凡二十年，勤以为请。殷祭之不坠，繫公之忠恳是赖，故有赤绂银鱼之报焉。

昭陵山峻而高，寝宫在其上。内官惩其上下之勤，輓汲之艰也，谒于上，请更之。上下其议，宰相承而讽之，召官属使如其请。公曰：“斯太宗之志也。其俭足以为法，其严足以有奉，吾敢顾其私容而替之也？”奏议不可。上又下其议，凡是公者六七人，其余皆曰更之便。上独断焉，曰：“京议得矣。”从之。在集贤，奏秘书官六员隶殿内，而刊校益理。纳资为胥而仕者罢之。求遗书，凡增缮者，乃作艺文新志，制为之名曰《贞元御府群书新录》。始御府有食本钱，月权其赢以为膳，有馀，则学士与校理官颁分之，学士常受三倍，由公而杀其二。书史之始至，入礼币钱六十缗，亦皆分焉，公悉致之官，以理府署作书阁，广群官之堂，不取于将作少府，而用大足。居门下，简武官，议典礼。上以为能，益器之。与信臣议，且致相位。遇公有惑疾，使视之，疾甚，不能知人，遂不用。用郑吏部、高太常为相，而以秘书命公，所以示优之也。

公有文章若干卷，深茂古老，慕司马相如、扬雄之辞，而其诂训多《尚书》、《尔雅》之说，纪事朴实，不苟悦于人，世得以传其稿。其学自圣人之书以至百家诸子之言，推黄、炎之事，涉历代洎国朝之故实，钩引贯穿，举大苞小，若太仓之蓄，崇山之载，浩浩乎不可知也，岂扬子所谓仲尼驾说者耶？

夫其忠烈之褒也，相府之有诚也，太庙之东向也，昭陵之不更其故也，官守之不可夺也，立言之不可诬也，利之不苟就也，害之不苟去也。其忠类朱云，其孝类颖考叔，廉类公仪休，而又文以文之，学以辅之，而天子以为之知。既得其道，又得其时，而不为公卿者，病也。故议者咸惜其始，而哀其终焉。

公之丧，凡五十四日，而夫人又没，毁也。夫人之父曰偕，司农卿。祖曰某，赠太子太保。宗元，故集贤吏也，得公之遗事于其家，书而授公之友，以志公之墓。谨状。永贞元年八月五日，尚书礼部员外郎柳宗元状。

卷九

表铭碣诔 十一首

唐丞相太尉房公德铭

李 华

玄宗季年，逆将持兵。天锡房公，言正其倾。群凶害直，事乃不行。虜起幽陵，连覆二京。帝慈蒸人。避狄西蜀。爰命监抚，理兵北朔。登贤为辅，让子以续。公赍册书，亦捧瑞玉。圣人神人，天地咸若。子孝臣忠，元臣踊跃。命帅中军，谋歼羿浞。人咸有言，志屈道行。公曰不可，屈则佞生。柄不在公，象昏瞽明。退师储宫，出守函谷。入为尚书，正色谔谔。又刺汾浍，遽临彭濮。何负而东，何负而西。公受挫抑，邦人凄凄。帝怀明德，俾不我迷。征拜秋官，金曰休哉。薨殂闾中，国瘁人哀。乔岳陨蹶，辅星昏霾。天子洟涕，追崇上台。岩岩岱宗，瞻其峻极。赫赫房公，尊其盛德。昔抚宜春，列郡是式。建铭江滨，以尉南国。

唐相国房公德铭之阴

天子之三公称公，王者之后称公，诸侯之入为王卿士，亦曰公。有土封，其臣称之曰公。尊其道而师之，称曰公。楚之僭，凡为县者皆曰公。古之人通谓年之长老曰公。故言三公。若周公、召公，王者之后若宋公，为王卿士若卫武公、虢文公、郑桓公。其臣称之，则列国皆然。师之尊若太公。楚之为县者，若叶公、白公。年之长老，若毛公、申公、涪公。而大臣罕能以姓配公者，虽近有之，然不能著也。唐之大臣以姓配公最著者，曰房公。

房公相玄宗，有劳于蜀，人咸服其节；相肃宗，作训于岐，人咸尊其道。惟正直慈爱，以成于德。用是进退，所居而事理辩，所去而人哀号。理袁人，袁人不胜其怀。为文士赵郡李华铭公之德，乱故不克立。

今刺史太原王涯嘉公之道，犹在乎人，人不忘公之道，为之刻石。且曰：“州之南有亭曰需宴亭，公之为也，人之思也。”乃增饰栋宇，即而立焉。州人大悦，咸会陨涕，言曰：“昔公以周、召之德，微子之仁，有土封以为卿士，道为三公，德为国师，年为元老。尝为县，县怀其化；至于州，州濡其泽。凡我子孙，罔不戴慕。”盛德之词，文而不刻。更刺史数十，莫克兴起，乃卒归于王公。王公尝以机密匡天子于禁中，遵公之道；刺于我邦，承公之理；又能尊公之德，起遗文以昭前烈。则其入为卿士三公也，孰曰不宜？吾惧其去我也遽，愿书于铭之阴，用永表于邦之良政。

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

四年五月，皇帝以银印赤绂，即隐所起阳公为谏议大夫。后七年，廷诤恳至，累日不解，帝尤嘉异，迁为国子司业。旌直优贤，道光师儒。又四年九月己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学生鲁郡季悦、庐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业奔走，稽首阙下，叫阍吁天，愿乞复旧。朝廷重更其事，如己巳诏。翌日，会徒北向如初，行至延喜门，公使追夺其章，遮道愿罢，遂不果献。生徒嗷嗷，相眄徘徊。昔公之来，仁风扇扬。暴慤革面，柔犷有立。听闻嘉言，乐甚钟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及公当职施政，示人准程。良士勇善，伪夫去饰。坠者益勤，诞者益恭。沉酗腆酒，斥逐郊遂。违亲三岁，罢退乡党。令未及下，乞归就养者二十余人。礼顺克彰，孝悌以兴。则又讲贯经籍，俾达奥义。简习孝秀，俾极儒业。冠履裳衣，由公而严。进退揖让，由公而仪。公征甚遐，吾党谁师？遂相与咨度署吏，布告诸儒。愿立贞珉，侔高状明。乃访于学古之士，纪公名字，垂宪于后。

公名城，字亢宗，家于北平，隐于条山。惟公端粹冲和，高凝懿醇，道德仁明，孝爱友悌，薰袭里閭，布闻天下。守节贞固，患难不能迁其心；怡性坦厚，荣位不足动其神。为司谏，义震于周行；为司业，爱加于生徒。宜乎立石，俾后是宪。其辞曰：

惟兹阳公，履道葆醇。爰初隐声，覆篲基仁。德充而形，乃作谏臣。抗志励义，直道是陈。帝求师儒，贰我成均。开朗蒙滞，宣明德教。大和潜布，玄机密照。群生闻礼，后学知孝。进退作则，动言是效。匪公之轨，人用奚蹈。粗厉贪凌，待公顺之。欺伪谲诈，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适其宜。夏楚废弛，尊严而威。公褒其良，俾升于堂。瘠者既肥，荣如袞衣。公弃不用，惩咎内讼。既讼于内，犹公之诲。匪仁孰亲，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门。生徒上言，稽首帝阍。谓天盖高，曾莫我闻。青衿涕濡，填街盈衢。远送于南，望慕踟蹰。立石书德，用扬懿则。呜呼斯文，遗爱罔极。

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为传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牍，焦思虑，以为论注疏说者百千人矣。攻讦很怒，以辞气相击排冒没者，其为书，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或合而隐，或乖而显。后之学者，穷老尽气，左视右顾，莫得而本。则专其所学以訾其所异，党枯竹，护朽骨，以至于父子伤夷。君臣诋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圣人之难知也。

有吴郡人陆先生质，与其师友天水啖助泊赵匡，能知圣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积学以入圣人之道，传圣人之教，是其德岂不侈大矣哉！

先生字某，既读书，得制作之本，而获其师友。于是合古今，散同异，联之以言，累之以文。盖讲道者二十年，书而志之者又十余年，其事大备。为《春秋集注》十篇，《辩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发露公器。其道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苞罗旁魄，胶轕下上，而不出于正。其法以文武为首，以周公为翼，揖让升降，好恶喜怒，而不过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聪明之士，使陈而明之，故其书出焉，而先生为巨儒。用是为天子争臣，尚书郎、国子博士、给事中、皇太子侍读，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贞年，侍东宫，言其所学，为《古君臣图》以献，而道达乎上。是岁，嗣天子践祚而理，尊

优师儒，先生以疾闻，临问加礼。某月日，终于京师。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

呜呼！先生道之存也以书，不及施于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睹其理。门人世儒，是以增恻。将葬，以先生为能文圣人之书通于后世，遂相与谥曰文通先生。后若干祀，有学其书者过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唐故兵部郎中杨君墓碣

贞元十九年正月某日，守尚书兵部郎中杨君卒，某日，葬于奉先县某原。既葬，其子侄洎家老，谋立石以表于墓。葬令曰：凡五品以上为碑，龟趺螭首。降五品为碣，方趺圆首，其高四尺。按郎中品第五，以其秩不克偕，降而从碣之制，其世系则纪于大墓。

君讳凝，字懋功，与季弟凌生同日，不周月而孤。伯兄凭。剪发为童，家居于吴。太夫人母道尊爱，教饬谨备。君之昆弟，孝敬出于其性，礼范奉于其旧，克有成德，辑其休光。东薄海、岱，南极衡、巫，文学者皆知诵其词，而以为模准；进修者率用歌其行，而有所矜式。君既举进士，以校书郎为书记，毗赞元侯，于汉之阴，式徙荆州，由协律郎三转御史。元戎出师，用显厥谋，遂入王庭，为起居郎。书法不回，著垂国典。又为尚书司封员外郎，革正封邑，申明嫡媵，事连权右，斥退勿惮。直声彰闻，仍参选部，以驭群吏。奸臣席势，威福自己。他人求附离而不可得者，公则却之。私以胥史求署，一皆罢遣。曰：“吾不以三尺法为己利害。”居丧致哀，内尽其志，外尽其物，而无有不得于心者。服除，为右司郎中，危言直己，以致其诚。然卒中于谗辞，不得朝请，以检校吏部郎中为宣武军节度判官。毫人缺守，往莅其政。孤老抚安，强猾戮死。垦凿烧卤，芟艾榛荒。作爰田，以贍人食。浚决潢污，筑复堤防，为落渠以定水祸。理不半岁，利垂千祀。会朝复命，次于汴郊，帅丧卒乱，不可以入，遂西走阙下。玺书迎门，劳徕甚备。以疾足家三年，复登于朝。遐迩咏歌，仍遇痼疾。天子致问，逾三月不赐告，幸其愈而用之。遂卒。天下文行之士，为之悲哀。

呜呼！君有深淳之行，有强毅之志。内以和于亲戚，正于族属；外以信于朋友，施于政事。故身之进退，人之喜戚系焉。凡其昆弟，申明于朝，制书咸曰孝友。君子谓杨氏其仁义之府。君之文若干什，皆可以传于世。若某者，以姻旧获爱，不腆之文，君实知之。惟车马币玉，无可以称其德，用君之所以知者酬焉。

故御史周君碣

有唐贞臣汝南周氏，讳某字某，以谏死，葬于某。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于其墓左。在天宝年，有以谄谀至相位，贤臣放退。公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史臣书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议。

於虜，古之不得其死者众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国，气震奸佞，动获其所，斯盖得其死者欤！公之德之才，洽于传闻，卒以不试，而独申其节，犹能奋百代之上，以为世轨。第令生于定、哀之间，则孔子不曰“未见刚者”；出于秦、楚之后，则汉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兴王之用，没不遭圣人之叹，诚立志者之所悼也。故为之铭。铭曰：

忠为美，道是履。谏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纪，为臣轨兮。

唐故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

维唐元和六年八月日，衡州刺史东平吕君卒。爰用十月二十四日，藁葬于江陵之野。呜呼！君有智勇孝仁，惟其能，可用康天下；惟其志，可用经百世。不克而死，世亦无由知焉。君由道州。以陟为衡州。君之卒，二州之人哭者逾月。湖南人重社饮酒，是月上戊，不酒去乐，会哭于神所而归。

余居永州，在二州中间，其哀声交于北南，舟船之下上，必呱呱然，盖尝闻于古而睹于今也。君之志与能不施于生人，知之者又不过十人。世徒读君之文章，歌君之理行，不知二者之于君其末也。呜呼，君之文章，宜端于百世，今其存者，非君之极言也，独其词耳；君之理行，宜极于天下，今其闻者，非君之尽力也，独其迹耳。万不试而一出焉，犹为当世甚重。若使幸得出其什二三，则巍然为伟人，与世无穷，其可涯也？君所居官为第三品，宜得谥于太常。余惧州吏之逸其辞也，私为之诔，以志其行。其辞曰：

麟死鲁郊，其灵不施。濯濯夫子，故洁其仪。冠仁服义，干櫓书诗。忠贞继佩，智勇承綦。跨腾商周，尧、舜是师。道不胜祸，天固余欺。鬼神齐怒，妖孽咸疑。何付之德，而夺其时？呜呼哀哉！

命姓惟吕，勤唐以力。辅宁万邦，受胙尔国。维师元圣，周以降德。世征五侯，伊祖之则。嗣济厥武，前书是式。至于化光，爰耀其特。《春秋》之元，儒者咸惑。君达其道，卓焉孔直。圣人有心，由我而得。敷施变化，动无不克。推理惟工，舒文以翼。宣于事业，与古同极。

道不苟用，资仕乃扬。进于礼司，奋藻含章。决科联中，休问用张。署讎百氏，错综逾光。超都谏列，屡阜其囊。帝殊尔能，人服其智。戎悔厥祸，款边求侍。盛选邦良，难乎始使。君登御史，赞命承事。风动海壖，皇威以致。来总征赋，甲兹郎吏。制用经邦，时推重器。诸臣之复，周官匪易。汉课笈奏，鲜云能备。君自他曹，载出其技。笔削自任，群儒草议。正郎司刑，邦宪为贰。纠逖伊肃，谄谀具畏。

迁理于道，民服休嘉。恩疏若昵，惕迩如遐。实闭其阁，而抚于家。载其愉乐，申以舞歌。赋无吏迫，威不刑加。浩然顺风，从令无讟。繇蚕外邑，我茧盈车。杂耕邻邦，我黍之华。既字其畜，亦艺其麻。鼙鼓斯屏，人喜则多。始富中教，兴良废邪。考绩既成，王用兴嗟。陟于岳滨，言进其律。号呼南谒，讴谣北溢。欺吏悍民，先声如失。逋租匿役，归诚自出。兼并既息，罢羸乃逸。惟昔举善，盗奔于邻。今我兴仁，化为齐人。惟昔富人，或赈之粟。今我厚生，不竭而足。邦思其弼，人戴惟父。善胡召灾，仁胡罹咎。俾民伊祐，而君不寿。矫矫贪凌，乃康乃茂。呜呼哀哉！

廩不余食，藏无积帛。内厚族姻，外赙宾客。恒是悬磬，逮兹易箦。僮无凶服，葬非旧陌。呜呼哀哉！

君昔与余，讲德讨儒。时中之奥，希圣为徒。志存致君，笑咏唐虞。揭兹日月，以耀群愚。疑生所怪，怒起特殊。齿舌嗷嗷，雷动风驱。良辰不偶，卒与祸俱。直道莫试，嘉言罔敷。佐王之器，穷以郡符。秩在三品，宜谥王都。诸生群吏，尚拥良图。故友咨怀，累行陈谏。是旌是告，永永不渝。呜呼哀哉！

唐故尚书户部郎中魏府君墓志 并序

魏氏世墓于某县某原。唐兴，有闻士讳之邇者，与子及孙，咸举进士，嗣为儒，家绵州。涪城尉讳全珪，魏州临黄主簿讳钦慈，太常主簿讳缙，尚书膳部员外郎兼江陵少尹讳万成，凡五代，名高而不浮于行，才具而不得其禄。江陵府君益之以闳达之量，经纬之谋，故豪士贤大夫痛慕加厚。生郎中府君，讳弘简，字曰裕之，以文行知名。既冠，而德礼闻于乡党；既仕，而法制立于官政。温柔发乎外，见而人莫不亲；直方存乎内，久而人莫不敬。

由进士策贤良，连居科首。授太子校书，历桂管、江西、福建、宣歙四府为判官副使，累授协律郎、大理评事，三为御史，赐绯鱼袋。在州六年，而人乐之。廉使崔衍曰：“吾敢专天下之士，独惠兹人乎？”遂献于天子，拜度支员外，转户部郎中。邦赋克举，人望逾重。年四十七，贞元二十年九月三十日不疾而歿。震悼之声，遐迩一辞。且曰：“斯人也，而不得为善之利，中人其怠乎！”

君尝三娶，而卒无主妇，庭无倚庐，堂无抱孤。有令兄弟以主其丧，有孝女以守其祀。故哭于客位，吊于殡东者，咸加哀焉。凡为部从事，府丧而当其位者三，州缺而居其守者二，皆得其理。君之先，再世贫不得葬。故以禄仕游于诸侯，薄衣食，损车马，凡十有余祀，卒获于厥心。其族属之无主后者，皆位于墓；娣侄之无归从者，咸会于家。由是处约以终其世。既敛，家宰庀其政。视廩唯釜钟，视藏唯束帛，无余积焉。十有一月，遣车归于洛师。某日，祔于墓。监察御史柳宗元闻其道而玩其文也久，居又同闲，故哀而铭之。其辞曰：

郎中之道，惟直是保，淳泊坦厚，温恭孝友。郎中之文，惟孝是宣，溥畅周流，炳蔚纷纶。为周贤能，为汉贤良。始任黉校，篇籍有光。仍授使檄，诋谟用扬。二居郎位，征赋以理。休声载起，显命伊始。生而不寿，孰知其止。歿而不嗣，孰济其美。有翩其旗，爰举裳帷。行道迟迟，望墓而归。象物是宜，卜筮孔时。里人作铭，不愧于辞。

唐故朝散大夫永州刺史崔公墓志

维元和五年九月十五日壬子，永州刺史崔公薨于位，享年六十八。乙未，殯于路寝。景寅，迁神于舟。以某年某月日，归葬于某县某原，祔于皇考吏部侍郎赠户部尚书府君之墓。尚书讳漪，玄宗南巡，内禅圣嗣，府君以谋画定命，起一旅以复天下，厥功载焉。尚书之先，曰贵乡丞赠太常少卿府君，讳子美。太常之先，曰扬州江都丞府君，讳道祜。行高位卑，华冠土族。

公讳某，字某。承世德之清源，浚之以蠲洁，以端其志；采群言之枝叶，植之以茂实，以修其能。始由右千牛备身佐环卫，更整屋、三原、蓝田尉，仍有大故，三徙同位。继授许州临颖、汝州龙兴令，推以直道，二邑齐风。哥舒曜尹河南，鲸寇猾鹜，黎人播越。表公尉河南，糗粮刍茭，戎备毕给，版图田洫，民事时。迁扬州录事参军，实吴楚之大都会也。政令烦拿，贡举丛沓。一日不，镌讙四至，公为之优游有裕。长史司徒杜公与之揖让，异于宾僚。入为太子司议郎，拜归州刺史。岩险湍悍，人类鸟兽，古号难理。公克

有声，迁永州刺史朝散大夫。惟是南楚，风浮俗鬼，户为胥徒，家有襁褓。大者虐鰥孤以盗邦赋，驱愚蒙以神讹言。悖于政经，莫有禁御。公于是修整部吏，黜侵凌牟渔者数百人，以付信于下，而征贡用集；擒戮妖师，毁煮蒿淫昏者千馀室，以举正群枉，而田闾克和。宽以容物，直以率下。邦人方安其理，搢绅犹郁其望。体魄遽降，哀何有穷？呜呼！

公前夫人徐州参军荥阳郑钜女，有子曰义和，早夭。后夫人万年尉范阳卢彤女，嘉淑之德，继闻宗族。有子曰贻哲、贻俭，克承于家。洎公之兄子曰勗曰礼，诚愿志于墓，无忘公之德。铭曰：

孰为德门？清河浚源，其流云云。世有显懿，扬其清芬。焕炳增华，昭于后昆。惟鲂与鲤，旧史是尊。孰为茂功？尚书清风，藹其有融。勃焉而兴，披草从龙。布令诸夏，敷和六戎。赫矣太阳，克升于中。孰为惠政？公嗣余庆，形于谣咏。小程其功，大遂其性。黜吏是省，妖风以正。于邑于邦，克扬休命。孰为遗爱？公去昭代，邦人斯瘳。始焉是赖，今也何戴！孰葬我公？于洛之会。何以铭之？徽音不昧。

故永州刺史流配 州崔君权厝志

博陵崔君，由进士入山南西道节度府，始掌书记。至府留后，凡五徙职。六增官，至刑部员外郎。出刺连、永两州。未至永，而连之人诉君。御史按章具狱，坐流 州。幼弟讼诸朝。天子黜连帅，罢御史，小吏咸死，投之荒外，而君不克复。元和七年正月二十六日卒。孤处道洎守讷，奉君之丧，逾海水，不幸遇暴风，二孤溺死。七月某日，柩至于永州。八月甲子，藁葬于社壇之北四百步。

崔氏世嗣文章，君又益工。博知古今事，给数敏辩。善谋画，南败蜀虏，西遏戎师，其虑皆君之自出。后饵五石，病疡且乱。故不承于初。今尚有五丈夫子。夫人河东柳氏，德硕行淑，先崔君十年卒。其葬在长安东南少陵北。君以窜没，家又有海祸，力不克祔。三年，将复故葬也。徒志其一二大者云。

鲈为祖，晔为父。世文儒，积弥厚。简其名，子敬字。年五十，增以二，葬湘滢，非其地。后三年，辞当备。

唐故万年令裴府君墓碣

公讳瑾，字封叔，河东闻喜人。太尉公讳行俭，实高祖。侍中公讳光庭，实曾祖。刑部员外郎府君讳稹，实祖。大理卿府君讳微，实父。公由进士上第，校书崇文馆。饬馆事，修整左春坊，由是立署局。后参京兆军事，按覆校巡，大尹恒得以取直。为太常主簿，搜逖疑互，探抉遁隐，宿工老师，不得伏匿，皆来会堂下。耆股肱，役喉喙，以集乐事。作坐立二部伎图。卿奇其绩，奏超以为丞。司空杜公联奉崇陵、丰陵礼仪，再以为佐。离纷纭，导滞塞，关百执事，条直显遂，司空拱手以成。自开元制礼，讳去《国恤》章，累圣陵寝，皆因事辍，取一切乃已。有司卒无所徵。公乃撰《二陵集礼》，藏之南阁。转殿中侍御史，仍拜尚书比部员外郎，会校成要，期岁毕具。刺金州，决高弛隙，去人水祸，渚茭原茅，辟成稻粱。陟万年令，丛剧辨肃，谈宴终日，人视之若居冗官然。会金州猾吏来，扬言恐喝，以烦褻事，曰：“不得三十万，吾能为祸。”公大怒，召骂之，恣所为。吏巧以

闻，御史按章具狱，再谪道州、循州为佐掾。会赦，量移吉州长史。元和十二年秋七月日，病牯泄卒。

始公以唯诺闻长安中，奔人危急，轻出财力，如索水火。性开荡，进交大官，不视齿类；挟同列，收下辈，细大毕欢。喜博弈，知声音，饮酒甚少，而工于纠谪。谣舞击骂，纤屑促密，皆曲中节度，而终身不以酒气加人。昼接人事，夜读书考礼，收摺策牍，未尝释手，以是重诸公间。

初娶范阳卢氏，无子。后夫人柳氏，德为九族冠。生三男子，丧其二焉。贞元十六年某月日卒，祔于长安御宿之北原，冢子铕，奉柩以明年月日克葬于墓。铕以文书来柳州，告其叔舅宗元，愿碣于墓左。则涕为之铭。其辞曰：

有郁其馨，惟裴之卿。世服大僚，仍耀烈名。封叔申之，实惟其英。讎书宫闱，佐职于京。太常命吏，以能增秩。相仪考礼，大弁斯毕。鸠工展伎，爰备声律。或图或书，藏之府室。史于柱下，郎于会司。徼循以周，大比是宜。作牧于金，金人允怀。沟防汉浒，垫沃卒移。增我岁食，易其芋魁。游手闲民，相顾聚来。徵为万年，治剧于都。百务叙成，谈宴以娱。谁恤谁恃？不忍悍吏。胡巧其辞？按章以遂。由道斥循，施施三年。更赦进资，庐陵是迁。人曰世德，宜庆于延。又曰良能，宜力之宣。朝有大赉，期赐其还。鬼神不享，命殒在前。长原有墓，高曾祖父，淑灵是祔。封叔爰归，左右惟具。孤铕磨石，祈辞海陬。遂升其趺，于道之周。

卷十

志 九首

唐故中散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安南都护御史 中丞充安南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上柱国武城县 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张公墓志铭 并序

汉光中兴，马援雄绝域之志；晋武一统，陶璜布殊俗之恩。理随德成，功与时并。今皇帝载新景命，丕冒海隅。时惟公祇复厥绩，交趾之理，续于前人。

公讳某，字某，某郡人也。曾祖彦师，朝散大夫、尚书驾部郎中。祖瑾，怀州武德县令。考清，朝议郎、试大理寺丞，赠右赞善大夫。咸有懿美，积为余庆。公以忠肃循其中，以文术昭于外，推经旨以饰吏事，本法理以平人心。始命蕲州蕲春主簿，句会敏给，厥声显扬。仍以左领军卫兵曹为安南经略巡官，申固捍卫，有闻彰彻。转金吾卫判官。三历御史，绩用弘大，扬于天庭。加检校尚书礼部员外郎，换山南东道节度判官。复转郎中，为安南副都护，赐紫金鱼袋，充经略副使。迁检校太子右庶子，兼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充本管经略、招讨、处置等使。

公自为吏，习于海邦，凡其比较勤劳，利泽长久。去之则夷獠称乱，复至而寇攘顺化。及受命专征，得陈嘉谟，誓拔祸本，纳于夷轨。乃命一其贡奉，平其敛施。牧人尽区处之方，制国备刑体之法。道阻而通百货，地偏而具五人。储峙委积，师旅无庚癸之呼；缮完板榦，控带兼戎己之位。文单环王，怙力背义，公于是陆联长毂，海合艨艟，再举而克殄其徒，廓地数圻，以归于我理；乌蛮首帅，负险蔑德，公于是外申皇威，旁达明信，一动而悉朝其长，取州二十，以被于华风。易皮弁以冠带，化奸宄为诚敬，皆用周礼，率由汉仪。公患浮海之役，可济可覆，而无所恃，乃割连乌，以辟坦途。鬼工来并，人力罕用，沃日之大，束成通沟；摩霄之阻，暂为高岸，而终古蒙利。公患疆埸之制，一彼一此，而不可常，乃复铜柱，为正制。鼓铸既施，精坚是立。固圉之下，明若白黑，易野之守，险逾丘陵，而万世无虞。奇琛良货，溢于玉府；殊俗异类，盈于藁街。优诏累旌其忠良，太史嗣书其功烈。就加国子祭酒，封武城男，食邑三百户。凡再策勋，至上柱国，三增秩至中散大夫。其年月薨于位，年若干。天子震悼，伤辞有加。明年，其孤某官与宗人号奉裳帷，率其家老，咨于叔父延唐令某，卜宅于潭州某原。葬用某月某日，人谋皆从，龟兆袭吉。乃刻兹石，著公之阼，以志于丘墓，以告于幽明。铭曰：

周限荆、衡，秦开百粤。交州之治，炎刘是设。德大来服，道消自绝。伏波南征。汉

威载烈。宛陵北附，晋政爰发。我唐流泽，光于有截。皇帝中兴，武城授钺。肃肃武城，惟夫之哲。更历毗赞，显扬彰彻。既受休命，秉兹峻节。度其谋猷，守以廉洁。厚农薄征。匪獍匪桀。通商平货，有来胥悦。践山跨海，坚其鹳列。制器足兵，溃兹蚁结。乌蛮屈服，文单剪灭。柔远开疆，会朝天阙。铜柱乃复，环山以哲。海无遘迁，寇罔逾越。琛赆之献，周于穷发。帝嘉成德，载旌茂阙。增秩策勋，土封斯裂。位厄元侯，年亏大耋。邦人号呼，夷裔凄咽。卜葬长沙，连冈启穴。书铭荐辞，德音罔缺。

唐故邕管经略招讨等使朝散大夫持都督邕州诸军事 守邕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李公墓铭 并序

公讳某，字某，实惟文皇帝之玄孙。别子曰承乾，为皇太子，以藩爱逼夺，危栗致祸，后封恒山，为愍王，赠荊州大都督。继别曰象，蕲春郡太守，赠越州大都督事，封郇国公。太宗曰玼，太子詹事，赠秘书监。生廙，尚书左丞。凡四代有土田，居贵仕。公丕承之，以率南服，克荷天休，继有功德。

公始以通经入崇文馆，登有司第，选同州参军，入佐金吾卫，进太仆主簿，参引大驾。府移为左右神策行营兵马节度，以为推官。拜监察御史，赐绯鱼袋。凡二使，其率皆范司空希朝。进殿中侍御史湖南都团练判官。以宽通简大，辅治得中道，府迁主后事。师人爱慕，欲以贞元故事为请。公恐惧抑留，复徙浙东为都团练副使。转侍御史，又徙浙西，如其职，加著作郎。凡三使，其率皆薛大夫苹。刺岳、信二州，得刘向秘书，以能卒化黄白，日召徒试术，为仇家上变。就鞫无事，敕笞杀告者，犹降建州司马。陟刺泉州，会乌獠夷刺杀郡吏，驱缚农民。诏以公都督邕州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为经略招讨使。既至，则弓橐甲，去斥候，禁部内，无敢以贼名，使得自浣濯。诸酋长咸顿首送款，故虏获输税奉贡，愿比内郡人，遣子吏都督所。人复耕稼，无有威刑。居五月顷，有黑螭鼓江流，坏北岸直城南门，覆船杀人然后去。父老泣曰：“吾公其殆矣！”尝合汞、流黄、丹砂为紫丹，能入火不动，以为神，服之且十年。然卒以是病，暴下赤黑，数日薨。实元和十三年六月十五日，年五十七。僚宰庀事，有缯五两，无金银泉贝，几不克敛。夷人号呼致币归。以明年月日葬，附其穆长安西南高阳原上。

夫人陈氏，先公十五年没。父县，亦都督邕州终。孤孟輿，愿且文。亚曰仲权，次曰季谋，年自九岁以下。有两婿，博陵崔行俭，劲峭有立志；荥阳郑师贞，敏捷能群，皆闻名。铭曰：

文濬维祥，实亘实延。家谗不嗣，宗以支传。郇公克庸，詹事继贤。湜湜左丞，惟道之宣。公宽且惠，以教则顺。五参戎政，二佩郡印。师欢民爱，克怀以信。波辞告讟，卒白其讯。乌獠猖狂，盗海剽山。帝命于南，逖彼群蛮。虎龙煌煌，英荡是将。舟之金玉，以为公服。公既莅止，告以文理。推义赴仁，弢弓服矢。辟是垣垒，完其父子。复我邦赋，弛予卒士。貌不功矜，情不伐喜。蛮人涕怀，投刃以俟。方底成绩，虫孽告妖。悍石构灾，升屋而号。椎髻卉裳，来赙来观。旃旃鳞原，祔之显魂。松柏芊芊，封域安安。代有高坟，尧文之孙。

唐故邕管招讨副使试 大理司直兼贵州刺史邓君墓志铭 并序

君讳某，字某，南阳人，汉司徒禹之世也。曾祖倚，皇连州普城令。祖少立，皇沧州司马。考邕，皇左武卫兵曹参军。惟君敏给以御下，廉忠以承上，干蛊之称，洽于诸侯；信谨之迹，彰于所莅，故自始仕以至没世，未尝无闻焉。初以试太常寺奉礼郎，更职于剑南、湖南、江西，前后连帅，咸器其能，以柄于事。于剑南，则亭拟阅实，以循官刑，尽哀敬之情，致淑问之颂，宽猛之适，克合于中。于湖南，则外按属城，内专平准，莅卬人锡石之地，参皁氏鼓铸之功。溢山告祥，国用益贍，吏无并缘以巧法，人无怨譴以苦役，凡处斯职，莫能加焉。于江西，则旁缉传置，下绳支郡，俾无有异政，以一于诏条，财赋之重，待君而理。

无何，邕州经略使路公恕，奏署试大理评事兼贵州刺史。参帷幕之任，董龟虎之威，夷俗敬爱，革面受事。朝廷将以武定南服，命安南大校御史中丞赵良金为邕州，复以君兼招讨判官。录其异能，奏加司直，升招讨副使兼统横、廉、贵三州事。龙茸之下，直道有立，犷悍之内，义威必行。赋增而不扰，法一而无憾。然以忧栗闲于多虞，卒成耳目之塞，道致齿牙之猾。元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疾卒于公馆，年五十五。明年某月日，返葬于潭州某原。夫人陇西李氏，大理评事练之女，年三十三，贞元十六年终于郴州。有子四人：曰贄，曰某。贄十三年矣，哀礼具焉。

京兆尹弘农公始由湖南为江西，再以君为从事，知之最厚。痛君之能不施于剧任，惜君之志见屈于群疑，且以志授宗元，使备其阙。古者观其所使，而知在上之德；今也观其所使，而知在下之诚。呜呼，可无辞乎！铭曰：

曼姓之裔，司徒隆汉。惟君是承，有植其干。始属奉常，出参藩翰。议谏西蜀，平其狴犴。巡视南楚，总兹条贯。贸迁化居，货殖攸贄。改煎谿范，贡输增筭。既饬财赋，亦新传馆。去牧荒陬，肃其听断。斂歟以息，暴戾斯逭。行非选事，进不避难。始赖其宁，终闻见惮。疾与忧积，志随魄散。年极中身，葬兹高岸。才耶命耶，君子兴叹。

吕侍御恭墓志

吕氏世居河东，至延之始大，以御史大夫为浙东道节度大使。延之生渭，为中书舍人、尚书礼部侍郎，刺湖南七州。生四子：温、恭、俭、让。以温为尚书郎，再赠至右仆射。

恭字敬叔，他名曰宗礼，或以为字，实惟吕氏宗子。尚气节，有勇略，不事小谨。读从横书，理《阴符》、《握机》、《孙子》之术，曰：“我师尚父冑也。大父洎先人，咸统方岳。今天下将理，平蔡、兗、冀、幽，洎戎犹负命。”蚤夜呼愤，以为宜得任爪牙，毕力通天子命，作文章咸道其志云。又曰：“由吾兄而上三世，世为进士。吾之文不坠教戒，独武事未克纘厥绪。”因弃去。从山南西道节度府掌书记，预谋画，不甚合，以试守军卫佐加协律郎，入荐为长安主簿。复出，以监察御史参江南西道都团练军事。府表进殿中侍御史，为桂管都防御副使。元和八年，去桂州，相国尚书郑公遮留，假岭南道节度判官。至广州，病痼疰加席，六月二十八日卒。妻裴氏，户部尚书延龄女。有丈夫子三人：曰爽，曰瓌，曰特；

女子三人：曰环，曰鸾，曰倩。皆幼。行于道而倩又死，遂以柩如洛阳，祔葬于大墓，款志。

吕氏世仕至大官，皆有道，宜兴于世。温洎恭名为豪杰，知者以为是必立王功，活生人。不幸温刺衡州，年四十卒。恭未及理人，年三十七又卒。世固有有其具而不及其用若温、恭者耶！恭貌奇壮，有大志，信善容物，宜寿考硕大，而又不克。吕氏之道恶乎兴！铭曰：

飒飒之风乎不可追，有志之大乎今安归？吕君去我死乎吾谁依！

唐故岭南经略副使御史马君墓志

元和九年月日，扶风马君卒。命于守龟，祔于先君食。卜葬明年某月庚寅亦食。其孤使来以状谒铭，宗元删取其辞，曰：君凡受署，往来桂州、岭南、江西、荆南道，皆大府。凡命官，更佐军卫录王府事、番禺令、江陵户曹录府事、监察御史，皆为显官。凡佐治，由巡官、判官，至押番舶使、经略副使，皆所谓右职。凡所严事，御史中丞良、司徒佑、嗣曹王皋、尚书胄、尚书伯仪、尚书昌，皆贤有劳诸侯。其善事，凡管岭南五府储峙，出卒致谷，以谋叶平哥舒晃，假守州邑，民以便安。殄火讹，杀吏威，海盐增筭，邦赋大减，所至皆用是理。年七十，不肯仕，曰：“吾为吏逾四十年，卒不见大者。今年至虑耗，终不能以力为人赢缩。”因罢休，以经书教子弟，不问外事。加七年，卒。君始以长者重许与闻，凡交大官，皆见礼。司徒佑尝以国事徵，顾谓君曰：“愿以老母为累。”受托，奉视优崇，至忘其子之去。

君讳某，字某，曾祖某，某官。父某，某官。嗣子陇西李氏出，曰徵，由进士为右卫胄曹，早没。次四子，皆京兆韦氏出，曰徽、曰仿、曰敏、曰庭。女一人，嫁柳氏，婿曰宗一。其铭曰：

不懈于位，不替于谋。虑寇以平，抚民以苏。僭火不孽，悍吏不牟。惟宝于盐，亦赢其筹。公以忠施，私以义跻。既至于年，乃静于怀。衣柔膳甘，子侍孙携。观经考古，教导斯齐。克寿克乐，呜呼终哉。于阴之原，爰位其墓。千万子孙，来拜来附。

唐故安州刺史兼侍御史贬柳州司马孟公墓志铭

孟氏之孤曰遵庆，奉其父命书九篇，为善状一篇，来告曰：月日君薨，月日将葬于某。敢请刻辞。

呜呼！公自假左赞善大夫、桓王司马、太常少卿，为义成军中军兵马使。其帅魏国公耽为宰相，命公左领军卫将军。事德宗、顺宗、今上，立朝九年，加朝议大夫。居丧，会用兵于赵，起复，居故官，为左神策行营先锋兵马使知牙，而赵兵罢。不受禄，去金革，服丧终期。命安州刺史，仍加侍御史安州防遏兵马使。贬柳州司马。

公尝佐魏公平襄阳，靖梁州，立义成军。魏公弘大恢奇，公能以任军政，是以又为卫将军。虔恭洁廉，动得礼节。伐赵之役，坚立堡垒，誓死麾下。法制明具，权力无能移。进不避患，退不败礼。安州迫寇壤，多戎事，政出一切，吏以文持之，故贬。明年，用兵于蔡，朝廷诸公洎外诸侯，咸以公为请。未及征，气乘肺，溢为水，浮肤而卒。年六十。惟

公志专于中，貌严于外。尝立廷中毅然，望之若图形刻像。闻国难，辄不寝食，谋度愤吒，以故病不可治。曾祖某官，讳某。祖某官，讳某。父某官，讳某。公之讳曰常谦。子遵庆。弟曰某。铭曰：

鲁仲孙氏，其世为孟。赍勇光武，轲儒绍圣。公传师法，以训戎政。执稽以庸，咸致厥命。济济于朝，冕服以光。墨非从利，终役服丧。忠孝孔明，君子攸彰。昔者云中，六级下吏。公刺于安，法亦可议。黜伏南荒，豪士歔歔。闻难以激，去食废寐。神乖气离，支牖莫遂。廷臣进言，侯伯拜章。帝命将施，俄仆于京。代山丸丸，植柏与松。其名惟何，忠孝孟公。

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权厝志

年月日，尚书都官员外郎、和州刺史、连州司马、富春凌君讳准，卒于桂阳佛寺。先是六月，告于州刺史博陵崔君曰：“余尝学《黄帝书》，切脉视病，今余肝伏以涩，肾浮以代，将不腊而死，审矣。凡余之学孔氏，为忠孝礼信，而事固大谬，卒不能有立乎世者，命也。臣道无以明乎国，子道无以成乎家。下之得罪于人，以譴徙丑地；上之得罚于天，以降被罪疾。余无以御也，敢以鬼事为累。”又告为老氏者某曰：“余生于辰，今而寓乎戌，辰、戌冲也，吾命与脉叶，其死矣乎！吾罪大，惧不克归柩于吾乡，是州之南，有大冈不食，吾甚乐焉，子其以是葬吾。”及是，咸如其言云。孤夷仲、求仲，以其先人之善余也，勤以志为请。

嗚呼，君字宗一，以孝悌闻于其乡。杭州刺史常召君以训于下。读书为文章，著《汉后春秋》二十余万言，又著《六经解围人文集》，未就。有谋略，尚气节，赙人之急，出货力犹弃秕稗。年二十，以书干丞相。丞相以闻，试其文，日万言，擢为崇文馆校书郎。又以金吾兵曹为邠宁节度掌书记。泚涇之乱，以谋画佐元戎，常有大功，累加大理评事御史，赐绯鱼袋。换节度判官，转殿中侍御史，府丧罢职。后迁侍御史，为浙东廉使判官，抚循罢人，按验污吏。吏人敬爱，厥绩以懋，粹然而光，声闻于上，召以为翰林学士。德宗崩，迺臣议秘三日乃下遗诏，君独抗危词，以语同列王伾，画其不可者十六七，乃以旦日发丧，六师万姓安其分。遂入为尚书郎，仍以文章侍从，由本官参度支，调发出纳，奸吏衰止。以连累出和州，降连州。居母丧，不得归，而二弟继死。不食哭泣，遂丧其明以没。盖君之行事如此，其报应如此。

夫人高氏，在越。孤四人，南仲、殷仲在夫人所，未至。执友河东柳宗元，哀君有道而不明白于天下，离慙逢尤夭其生，且又同过，故哭以为志，其辞哀焉。铭曰：

噫凌君，生不淑。学孔氏，扬芬郁。好谋谟，富天禄。讎禁书，赞推轂。观灵龟，获贞卜。徙东越，翊明牧。罢人苏，污吏覆。升侍从，躬启沃。匡危疑，兴大福。吏尚书，徒隶肃。佐经邦，财用足。道之蹶，身则辱。乌江垂，九疑麓。仍祸凶，遭兹酷。能知命，无怨毒。罪不泯，死由僂。何以葬，南岭曲。魂有灵，故乡复。封兹壤，归骨肉。为之铭，志陵谷。

故连州员外司马凌君墓后志

元和某年月日，立太子，赦下。尝有非其罪，柩得返葬。凌氏孤夷仲、求仲，自连、桂阳举其先人之柩，龟筮吉利，某年月归于杭之新城，祔于其墓。刻前志志其行，益以后志志其时，立碣于坟东南隅，申志于外。噫，亦勤矣！以其先人之行，宜克大于后，以其孤之志，宜克承于初。艰其躬以延于无穷，承而大宜哉！

故岭南盐铁院李侍御墓志

天宝中，诏李氏由凉武昭王以下，皆得籍宗正。故沂州刺史福，以姑臧人附属于宁、岐为族。曾祖生乐寿令昱，昱生虢州司马叶，世以儒闻。叶生监察御史浣，字濯纓，明两经，仕历永兴、临晋尉。会天子方事诛伐，南平蔡，北服赵，西走戎，东讨齐、鲁。五年间，兵征卒戍，余行千里，凡进用，唯财赋为难。君以试大理评事佐荆南两税使，督天下诸侯之半，调食饶给，车击舟连。又守湖南盐铁转运院，以能迁官。移岭南，益积功劳，以介厉敦勤为率群吏先。年五十三，元和十三年月日卒。

妻庐江何氏，凡五世，世郑出，父曰士谔，季父曰士干，有大名。君之子二人，曰夔，曰导；女一人，曰某。夔、导皆幼，不能事，何夫人哭且戒。柩行万里，人咸观其礼焉。葬伊阙，用明年某月日甲子。铭曰：

凉为帝基，克顾厥胤。皇弘国牒，四邑显进。沂以属尊，世仕倚儒。宪宪濯纓，亦用学徒。既穀既官，式懋尔劳。四方用师，卒食之饶。致其廉介，率是诸侯。于荆于交，关石是钧。邦有休功，惟吏之勤。冀施于大，以尽其有。孰司寿夭，君不克久。吉日来祔，伊阙之墓。子嗣孙承，有达宜兴。铭诏于神，永永是征。

卷十一

志碣诔 十一首

故试大理评事裴君墓志

裴氏之昭，曰赠户部尚书讳某。穆曰起居郎讳某。生均州刺史讳某。均州与其弟大理，更为刑部郎。用文史名于朝，善杜礼书。长子曰某，射进士策，不中，去过汴，韩司徒弘迎取为从事，以闻，拜太子通事舍人，进大理评事。当伐蔡及郢，汴常为军首，赞佐有劳。既事，将侍太夫人于京师，道发疽，元和十四年月日，终于河南敦厚里。年若干，字曰某。弟某，以其丧归葬于某县某里，未果。娶，有男子二人，女一人。男之长曰某，通两经，始杖且庐。铭曰：

世守不迁，秀于士乡。不利有司，爰客于梁。梁委其躬，乃相戎政。宫人理属，仍受国命。南蔡北曹，五载首兵。柔刚辅理，平视太平。马牛既宁，告养于京。栈车草草，我来周道。载饥载劳，神夺其孝。形经于洛，魂其焉如。庶终尔诚，阴侍里间。膳饮不违，有弟之恭。既安且盈，厥志斯从。铭之故人，以慰尔衷。

故大理评事柳君墓志

晋之乱，柳氏始分，曰耆，为汝南守，居河东。又五世曰庆，相魏。魏相之嗣曰旦，仕隋为黄门侍郎。其小宗曰楷，至于唐，刺济、房、兰、廓四州。楷生夏县令府君讳绎。绎生司议郎府君讳遗爱。皆葬长安少陵原。遗爱生御史府君讳开，葬南阳。其嗣曰宽，字存谅，读其世书，扬于文辞，南方之人，多讽其什。颇学礼而善为容，修吏事。始仕家令主簿，进左骁卫兵曹，试大理评事，为岭南节度推官、荆南永安军判官。府罢，为游士，出桂阳，下广州，中厉气呕泄，卒于公馆，元和六年八月七日也，年四十七。前娶琅琊王拱子。拱，国子祭酒。后娶河东裴陵子。陵，告成令。裴氏之出曰裴七。

君之从弟以君之丧归，过零陵，哭且告于宗元曰：“吾伯兄从事岭南，其地多货，其民轻乱，能以简惠和柔，匡弼所奉，假守支郡，海隅以宁，斗很仇怨，敦谕克顺。从公于荆，绥戎永安，仍专郡治，政用休阜。是时蜀寇始灭，邦人疮痍，怀君之泽，咸忘其痛。其理也惠，而不施之于大；其行也和，而不至于年；其言也文，而不显其声。今将以某月日祔葬，苟又不得令辞而志焉，是无以盖前人之大痛，敢固以请。”呜呼，余惧辞之不令以为神羞，余曷敢不诺！铭曰：

柳族之分，在北为高。充于史氏，世相重侯。中书之世，实曰兰州。夏县政良，司议

德优。营营御史，乃佐元侯。惟君是嗣，其政克修。储闱补吏，环卫分曹。南越之厖，从事以宁。永安披攘，荐仍于兵。是董是经，既柔且平。浩浩呻呼，革为和声。胡不使寿，而夺之龄。枢于海壖，圯于邓邦。厥弟孔哀，惟行之恭。呱呱小子，缒而不庐。充充令妻，髻首而居。鸟兽号鸣，助我踟蹰。刻此悲辞，藏之奥隅。

故秘书郎姜君墓志

秘书郎姜，字某，开元皇帝外孙也。始，楚国公皎与上游，益贵幸，子庆初，得尚某公主，生。生三日，上曰：“他物无以饷吾孙。”即敕有司，以第六品告与绯衣银鱼，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终不徙。然其间在蜀、汉、荆、楚以大诸侯命守州邑，辄以劳称。时缺则复命。好游嗜音，以生富贵，畜妓，能传宫中声，贤豪大夫多与连欢。后加老风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载酒来，则出妓搏髀笑戏，观者尚识承平王孙故态。元和十四年月日，终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曰：“噫，帝戚也，葬不可以廉。”为具物祭以豚酒。月日葬州东南一里。子某，年若干。母曰雷姬。铭曰：

始贱终贵，于世为遂。幼荣老穷，在物为凶。均之得丧，谁缺谁丰？若君者银朱于始生，钟鼎以及壮。不矍矍于进取，不施施于骄伉。左絃右壶，乐以自放。虽老而客死，未尝戚乎己。与夫拳拳恐悸，蒙谄负义，得之拘拘，荣不盖愧，以终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犹优乎！

亡友故秘书省校书郎独孤君墓碣

呜呼！有唐仁人独孤君之墓，祔于其父太子舍人讳助之墓之后。自其祖赠太子少保讳问俗而上，其墓皆在灞水之左。今王父营陵于其侧，故再世在此。

呜呼，独孤君之道和而纯，其用端而明，内之为孝，外之为仁，默而智，言而信。其穷也不忧，其乐也不淫。读书推孔子之道，必求诸其中。其为文，深而厚，尤慕古雅，善赋颂，其要咸归于道。昔孔子之世，有颜回者。能得于孔子。后之仰其贤者，譬之如日月而莫有议者焉。呜呼，独孤君之明且仁，如遭孔子，是有两颜氏也。今之世有知其然者乎？知之者其信于天下乎？使夫人也夭而不嗣，世之惑者，犹曰尚有天道，嘻乎甚邪！君讳申叔，字子重，年二十二。举进士，又二年，用博学宏词为校书郎，又三年，居父丧，未练而没，盖贞元十八年四月五日也。是年七月十日而葬，乡曰某乡，原曰某原。

呜呼！君短命，行道之日未久，故其道信于其友，而未信于天下。今记其知君者于墓：韩泰安平，南阳人。李行谔元固、其弟行敏中明，赵郡赞皇人。柳宗元，河东解人。崔广略，清河人。韩愈退之，昌黎人。王涯广津，太原人。吕温和叔，东平人。崔群敦诗，清河人。刘禹锡梦得，中山人。李景俭致用，陇西人。严休复玄锡，冯翊人。韦词致用，京兆杜陵人。

故襄阳丞赵君墓志

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赵公矜，年四十二，客死于柳州，官为欽葬于城北之野。元和

十三年，孤来章始壮，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征书而名其人，皆死无能知者。来章日哭于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穷，则庶于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谏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贵。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贵神，冢土是守。乙巳于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实因。七日发之，乃觐其神。”明日求诸野，有叟荷杖而东者，问之，曰：“是故赵丞儿耶？吾为曹信，是迓吾墓。噫，今则夷矣。直社之北二百举武，吾为子焉。”辛亥启土，有木焉，发之，绯衣纁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为出涕，诚来章之孝，神付是叟，以与龟偶。不然，其协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于汝州龙兴县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歿而祔之。矜之父曰渐，南郑尉。祖曰倩之，郢州司马。曾祖曰弘安，金紫光禄大夫、国子祭酒。

始矜由明经为舞阳主簿，蔡帅反，犯难来归，擢授襄城主簿，赐绯鱼袋。后为襄阳丞。其墓自曾祖以下皆族以位。时宗元刺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铭。铭曰：

谏也挈之，信也之。有朱其绂，神具列之。恳恳来章，神实恫汝。锡之老叟，告以兆语。灵其鼓舞，从而父祖。孝斯有终，宜福是与。百越蓁蓁，羁鬼相望。有子而孝，独归故乡。涕盈其铭，旌尔勿忘。

故温县主簿韩君墓志

有唐故温县主簿韩慎，字某，汉弓高侯其先也。徙于南阳，传世至今唐侍中讳瑗，克用贞亮，奋于国难。侍中兄子郢州刺史讳某，某生御史著作郎讳某，某生尚书库部郎中、万州刺史讳某，嗣以文行大其家业。君，万州长子也，以父任为建陵挽郎，累调授王府参军、襄州襄阳尉，至于是邑。贞元十六年，又调于天官署河阳丞，未拜，十有一日，暴病，卒于长安永崇里先人之庐。又十有二日，龟策袭吉，祔于咸阳洪渎原先人之墓，礼也。

先三日，外姻家老谋为之志，季弟泰哀不能文，故托于友焉。呜呼，生也以其弟之恭，知君之为友；没也以其弟之戚，知君之为爱。惟友爱出于孝，移于忠，施于人事，无往不达。余故得受其辞，书于石。曰：

友而爱而，忠孝宜之。貌称其行，行称其词。贱而不寿，为善是悼。祔于祖考，初筮攸告。季也之纯，真哀无垠。终窆且贫，控于仁人。备物称家，其仪式陈。爰相其悲，载刻兹珉。

东明张先生墓志

东明先生张氏曰因，尝有以文荐于天子，天子策试甚高，以为长安尉。一年，投去印绶，愿为黄、老术，诏许之。居东明观三十余年，受毕法道行峻异，得众真秘书诀策，聚经籍图史，侔于麟阁。以弟回降秩封州，先生曰：“吾老矣，支体不可解也。”遂从以去。明年，回之子袭死，哭之恸，遂病。既亟，以命回曰：“吾生天宝讫贞元乙酉岁十月，今死于汝之手，盈吾志矣。京师，吾生也；毕原，先人之归也。必以返葬。”乃自为志而卒。明年正月某日，葬如其言。弟子某等为碑以志于墓。辞曰：

匪禄而康，匪爵而荣。漠焉以虚，充焉以盈。言而不为华，光而不为名。介洁而周流，苞涵而清宁。幽观其形，与化为冥。寂寞以成其道，是以勿婴。世皆狂狂，奔利死名。我

独浩浩，端一以生。或曰：“先生友悌以遁，慈幼以死，若不能忘情者何耶？”吾曰：“道去友耶，去慈耶，从容以求，其得之耶？荡莽很悻，道之非耶？且夫亏恩坏礼，枯槁憔悴。隳圣图寿，离中就异。歛然与神鬼为偶，顽然以木石为类。倥侗而不实，穷老而无死。先生之道，固知异夫如此也。”乃书于石以纪。

虞鸣鹤诔 并序

维某年月日，前进士虞九皋，字鸣鹤，终于长安亲仁里。既克葬于高阳原，二三友生皆至于墓，哀其行之不昭于世，追列遗懿，求诸后土，申荐嘉名，实曰恭甫。乃作诔曰：

吴、虞之分，爰宅上阳。其后优游，在越为乡。延诤辅汉，恢定封疆。东徙之贤，时惟仲翔。曰预曰喜，在晋克彰。义笃斯文，有苾其芳。秘书多能，垂耀于唐。泊于汉阳，世德以昌。毗赞尚父，休征用阳。惟我先君，并时翱翔。洽主记室，蔚其耀光。实契伯仲，永永不忘。

汉阳元子，实绍其美。传袭儒风，彪炳文史。克恭以孝，惟礼是履。誉洽于乡，论为秀士。百郡之选，丛于京师。昧没腾藉，乘凌蔽欺。生之始至，财畜其仪。退默以谦，人悦而随。名卿是挈，先进咸推。方出群类，振耀于时。祸丁舅氏，漂沦海沂。捧诔号呼，匍匐增悲。丧有幼主，礼或多违。孰徇于名，而不是思。投袂就道，乘艰若夷。竭诚丧具，申敬裳帷。万里来复，祇祔于墓。遽不凌节，俭而有度。由其温恭，守以贞固。行道咨嗟，观礼兴慕。复从乡赋，焕发其华。克不再举，闻于邦家。倚闾千里，欢咏斯多。姻族盈门，载笑且歌。君之不淑，名立志沮。庆归其乡，身终逆旅。生死已闲，寿觞方举。贺书在途，委骨归土。哀欢易地，吊庆交户。神胡不仁，降此大苦。呜呼哀哉！

惟昔夏首，羈贯相亲。通家修好，讲道为邻。既冠于阼，思致其身。升于司徒，及尔继年。交欢二纪，莫闲斯言。愉乎其和，确尔其坚。更为砥砺，咸去韦弦。今则遽已，吾其缺然。呜呼哀哉！

诔行谋谥，惟古之道。生而无位，没有其号。惟是友生，徘徊顾悼。爰用壹惠，幽明是告。温温其恭，惟德之经。先民有作，今也是旌。呜呼恭甫，钦此嘉名。

故处士裴君墓志

河东闻喜裴君讳某，字某，好学未仕，年若干，元和十四年月日，终于京兆渭南墅。君之弟中丞公督桂州，命其僚柳宗元以铭。君之出，河间邢群以状来告曰：“曾祖讳某，宁州刺史，赠户部尚书。祖讳某，起居郎。父讳某，尚书刑部员外郎，议官及浮图事独出，载在史册。以八使行天下，当河北道疑危顽很难处分之地，用天子命，制断得宜，于时为第一，天下皆仰以为相。会疾终，再赠至大理卿。”长老咸曰：“裴氏世积德，起居丞相弟也，以文史用，大理，名世人也，咸闻而不大。”君以友悌恣植，承其休光，幽而不扬，岂天钟美于中丞，嗇而不克并耶！不然，君无位以天，其可问哉？

君前娶韦氏，成都少尹士谔女。生二子，字曰某，名曰某，以文敏，中丞公尤爱幸，恒从，不幸卒于桂林。某举明经后，娶于薛氏，无子，父窆位卑。是年月日，葬渭南某里，迁

韦夫人之丧，自万年来，有俟，犹异室。铭曰：

畴之沃沃，宜其嘉谷。有耕有耨，同施异禄。明昭次穆，丞相之族。尚书之孙，大理之门。有庆实延，宜硕而繁。不位不年，晦于丘园。懿懿大理，惟德之元。摧佞抑释，太史是论。黜陟冀幽，邦命以尊。神啻丰福，不弃于君。渭之洋洋，爰墓其南。孝思是怀，祖考之依。郡人作铭。惟相其哀。

覃季子墓铭

覃季子，其人生爱书，贫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读经传言其说数家，推太史公、班固书下到今，横竖钩贯，又且数十家，通为书，号《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庄》、《子思》、《晏》、《孟》下到今，其术自儒、墨、名、法，至于狗彘草木，凡有益于世者，为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笃于闻，不以仕为事。黜陟使取其书以氏名闻，除太子校书。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阳县某乡。将死，叹曰：“宁有闻而穷乎，将无闻而丰乎？宁介而蹶乎，将溷而遂乎？”葬其乡。后若干年，柳先生来永州，戚其文不大于世，求其墓以石铭。铭曰：困其独，丰其辱。

续荥泽尉崔君墓志

太傅公既志荥泽君之葬，明年，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以卒。荥泽君之嗣曰膺，备物具货入于汴，汴陷于戎，丧焉不果行。会世难，不幸膺亦死。膺之亚曰太素，仕至云阳令，求其志，将行，谪南海上。元和九年，移信中，犹有累，不克如其乡。大惧缓慢兹久，哭命其子某，以某月日启君之丧，至于某，葬用某月甲子，志用太傅公之辞。又命河东柳某书缓故，且志终事之年月日。

卷十二

表志 六首

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呜呼！先君之墓，仲父殿中君志焉。孤宗元不敢称道先德，然而无以昭于外者，用敢悉取仲父之所陈而系其辞，刻兹石表。

先君讳镇，字某。六代祖讳庆，后魏侍中平齐公。五代祖讳旦，周中书侍郎济阴公。高祖讳楷，隋刺济、房、兰、廓四州。曾祖讳爽，字子燕，唐中书令。曾祖讳子夏，徐州长史。祖讳从裕，沧州清池令。皇考讳察躬，湖州德清令。世德廉孝，颺于河浒，士之称家风者归焉。

先君之道，得《诗》之群，《书》之政，《易》之直方大，《春秋》之惩劝，以植于内而文于外，垂声当时。天宝末，经术高第。遇乱，奉德清君夫人载家书隐王屋山。间行以求食，深处以修业，作《避暑赋》。合群从弟子侄，讲《春秋左氏》、《易王氏》，衍衍无倦，以忘其忧。德清君喜曰：“兹谓遁世无闷矣。”乱有间，举族如吴，无以为食。先君独乘驴无僮御以出，求仁者，冀以给食。尝经山涧，水卒至，流抵大壑，得以无苦。被濡涂以行无愠容，观者哀悼而致礼加焉。季王父六合君忤贵臣，死于吏舍，犹鞠其状。先君改服徒行逾四千里，告于上，由是贷其问。

既而以为天子平大难，发大号，且致太平。人罹兵戎，农去耒耜，宜以时兴太学，劝耦耕，作《三老五更议》、《籍田书》，斋沐以献。道不果用。授左卫率府兵曹参军。尚父汾阳王居朔方，备礼延望，授左金吾卫仓曹参军，为节度推官，专掌书奏，进大理评事。以为刑法者，军旅之桢干，斥候者边鄙之视听，不可以不具。作《晋文公三罪议》、《守边论》，议事确直，势不能容。表为晋州录事参军。晋之守，故将也，少文而悍，酣嗜杀戮，吏莫敢与之争。先君独抗以理，无辜将死，常以身擗笞箠，拒不受命。守大怒，投几折箠，而无以夺焉。以为自下绳上，其势将殆，作《泉竭木摧诗》。终秉直以免于耻，调长安主簿。

居德清君之丧，哀有过而礼不逾，为士者咸服。服既除，常吏部命为太常博士。先君固曰：“有尊老孤弱在吴，愿为宣城令。”三辞而后获，徙为宣城。四年，作阆乡令。考绩皆最，吏人怀思，立石颂德。迁殿中侍御史，为鄂岳沔都团练判官。元戎大攘狡虏，增地进律，作《夏口破虏颂》。后数年，登朝为真，会宰相与宪府比周，诬陷正士，以校私讎。有击登闻鼓以闻于上，上命先君总三司以听理，至则平反之。为相者不敢恃威以济欲，为长者不敢怀私以请闲，群冤获宥，邪党侧目，封章密献，归命天子，遂莫敢言。逾年，卒中以他事，贬夔州司马。作《鹰鹗诗》。居三年，丑类就殛，拜侍御史。制书曰：“守正为

心，疾恶不惧。”先君捧以流涕，曰：“吾唯一子，爱甚，方谪去至蓝田，诀曰：‘吾目无涕。’今而不知衣之濡也，抑有当我哉！”作《喜霁之歌》。副职持宪，以正经纪。

贞元九年，宗元得进士第。上问有司曰：“得无以朝士子冒进者乎？”有司以闻。上曰：“是故抗奸臣竇参者耶！吾知其不为子求举矣。”是岁五月十七日，终于亲仁里第，享年五十五。七月某日，葬于万年县栖凤原。后十一年，宗元由御史为尚书郎。天子行庆于下，申命崇赠，而有司草创颇缓。会宗元得罪，遂寝不行。

太夫人范阳卢氏，某官某之女，实有全德，为九族宗师。用柔明勤俭以行其志，用图史箴诫以施其教，故二女之归他姓，咸为表式。太夫人既授封河东县太君，会册太上皇后于兴庆宫。既乃宗元贬秩，为永州司马，奉侍温清，未尝见忧。元和元年五月十五日，终于州之佛寺，享年六十八。

呜呼！宗元不谨先君之教以陷大祸，幸而缓于死。既不克成先君之宠赠，又无以宁太夫人之饮食，天殒荐酷，名在刑书。不得手开玄堂以奉安祔，罪恶益大，世无所容。尚顾嗣续，不敢即死。支缀气息，以严邦刑。大惧祭祀之无主，以忝盛德。敢用特牲昭告神道，号叫万里，以毕其辞云。

先君石表阴先友记

袁高，河南人。以给事中敢谏争。贞直忠蹇，举无与比。能使所居官大，再赠至礼部尚书。

姜公辅，为内学士，以奇策取相位。好谏诤，免。后以罪贬为复州刺史，卒。

齐映，南阳人。为相。以文敏显用。

严郢，河南人。刚厉好杀，号忠能。为京兆河南尹，御史大夫。善举职，为邪险构扇，以贬死。

元全柔，河南人。气象甚伟，好以德报怨，恢然者也。为大官，有土地，入为太子宾客。

杜黄裳，京兆人。弘大人也，善言体要，为相，有墙仞不佞。以谋克蜀，加司空，出为河中节度。

刘公济，河间人。宽厚硕大，与物无忤。为渭北节度，入为工部尚书，卒。

杨氏兄弟者，弘农人。皆孝友，有文章。凭，由江南西道入为散骑常侍。凝，以兵部郎中卒。凌，以大理评事卒。最善文。

穆氏兄弟者，河南人。皆强毅仁孝。赞，为御史中丞。捍佞幸得贬。后至宣池款处置使，卒。质，为尚书郎。以侍御史内供奉卒。最善文。

皇甫政，河南人。有威仪。由浙东廉使为太子宾客。

裴枢，同郡人。为御史。天子以隐罪诛吏，枢顿首愿白其状，以故贬。后为尚书郎。

李舟，陇西人。有文学，俊辩，高志气。以尚书郎使危疑反侧者再，不辱命。其道大显。被谗妒，出为刺史，发痼卒。

李鄦，江夏人。果检自负，嶷然善为官。为御史中丞、京兆尹、凤翔节度。

梁肃，安定人。最能为文，以补阙修史。侍皇太子。卒赠礼部郎中。

陈京，泗上人。始为谏官，数谏诤。有内行，文多诂训。为给事中。上方以为相，会

惑疾，自刃，发痼卒。

韩会，昌黎人。善清言，有文章，名最高。然以故多谤。至起居郎，贬官，卒。弟愈，文益奇。

许孟容，吴人。读书为文口辩。为给事中，常论事。由太常少卿为刑部侍郎。

李觏，陇西人。行义甚修。至刑部郎中，卒。故与先君为三司者也。其大理者曰杨瑀。瑀无可言，犹以狱直为御史。

宇文邈，河南人。有文，谨恇人也。为御史中丞，齷齪自守。然以直免官，复为刺史，卒。

袁滋，陈郡人。善篆书，文敏不竞。为相，出使辱命，贬刺史。复为义成军节度，卒。

卢群，范阳人。杂博多所许与。使反侧之地，天子以为任事。为义成军节度，卒。

崔损，清河人。畏慎，为相，无所发明。然不害物。天子独爱幸，以损为长者。

郑馀庆，荥阳人。再为相。始天下皆以为长者，及为大官，名益少。今为尚书、河南尹，无恙。

郑利用，馀庆从父兄也。真长者。由大理少卿为御史中丞，复由中丞为大理少卿。

李益，陇西姑臧人。风流有文词。少有癖疾，以故不得用。年老常望仕，非其志，复为尚书郎。

王紆。其弟绍，太原人。绍得幸德宗，为尚书，在宰相之右。今为徐泗节度。紆有学术，鲁直为尚书郎。

路泌，河南人。以尚书郎使西戎。留戎中，度今已年八十馀。既和戎，十五年不得归，无为言者。

虞当，会稽人。为郭尚父从事，终沔州刺史。以信闻。

贾弇，长乐人。善士也。为校书郎，卒。弟全，至御史中丞。

赵需，天水人。皞皞儒士也。有名。至兵部郎中，卒。

张式，南阳人。

张莒，常山人。

张惟俭，宣城当涂人。皆善言谑，式至河南尹。莒，邓州刺史。惟俭，和州刺史。

奚陟，江都人。柔敏。至吏部侍郎。世谓陟善宦，然其智足以自处也。

卢景亮，涿人。有志义，多所激发。为谏官，奏书如水赴壑。坐贬，废弃甚久。至顺宗时，为尚书郎，升中书舍人，卒。

杨於陵，弘农人。善吏，敏秀者也。为中书舍人、京兆尹。

张因，某人。举诏策，为长安尉。愿去官为道士，甚有名。以其弟回降封州，曰：“吾老矣，必死。”回也哭而行。遂死封州。

高郢，渤海人。有文章规矩自立者，不干贵幸。以太常为相，罢居尚书。

唐次，北海人。有文章学行义甚高。以尚书郎出为刺史，屏弃。永贞中，召以为中书舍人。道病，去长安七十里，死传舍。

苗拯，上党人。有学术，峭直。以谏议大夫漏泄省中语，贬万州，卒。

柳氏兄弟者，先君族兄弟也。最大并，字伯存，为文学，至御史。病瞽，遂废。次中庸。中行，皆名有文。咸为官，早死。

柳登。柳冕者，族子也。自其父芳，与冕并居集贤书府。冕文学益健，颇躁。自吏

部郎中出为刺史。至福建廉使，卒。登晚仕至尚书郎、秘书少监。

薛丹，同郡人。至尚书郎。

吕牧，东平人。由尚书郎刺泽州，卒。

崔稹，清河人。至检校郎官。子群，为右补阙、给事中。

房启，河南人。善清言。由万年令为容州经略。

于申，河南人。至尚书郎。

常仲孺，河南人。今为谏议大夫。

苏弁，武功人。好聚书，至三万卷。与先君通书。以户部侍郎贬，复为刺史。

崔芑，博陵人。善言名理。为御史尚书郎。

郑元均，荥阳人。强抗少所推让，然以此多怨，困不得仕。

辛恽，陇西人。有史学。

韩衡，昌黎人。善士。

陈众甫，梓潼人。高志气。

薛伯高，同郡人。好读书，号为长者。后至尚书，卒。

张宣力，清河人。儒善。后表其名去“力”，但为宣。自元均至宣力，皆没没无显仕者。

孤宗元曰：先君之所与友，凡天下善士举集焉。信让而大显，道博而无杂，今之世言交者以为端。敢悉书所尤厚者，附兹石以铭于背如右。

故殿中侍御史柳公墓表

唐贞元十二年二月庚寅，葬我殿中侍御史河东柳公于万年县之少陵原。公讳某字某，邑居于虞乡。曾王父某官，王父某官，皇考某官。奕世馀庆，丛而未稔。济德流祉，其后宜大。秀而不实，为善者惑。呜呼哀哉！

惟公敦柔峻清，恪慎端庄。进止威仪，动有恒常。英风超伦，孤厉贞方。居室孝悌，与人信让。当职强毅，游刃立断。自少耽学，颇工为文。既穷日力，又继以夜。乡里推择，敦迫上道。乃与计偕，来游京师。观艺灵台，贡文有司。射策合程，遂冠首科。休有令问，群士羡慕。居数年，授河南府文学。教励生徒，撰择贡士。儒党相贺，庶人观礼。秩满，渭北节度使延为参佐，总齐军政，甚获能称，加太常寺协律郎。既丧主帅，罢归私室。方将脱遗纷埃，退与道俱。冲漠保神，优柔隶儒。四方闻风，交驰鹄书。载笔乘轺，乃作参谋。出入朔方，陪佐戎车。迁大理评事，又加章绶。朱裳银印，宗党有耀。权略密勿，潜机埋照。完彼亭堡，时其讲教。实从我谋，邻国是效。改度支判官，转大理司直。出纳府库，颁给军食。下无黜敛，黔首休息。月校岁会，莫不如画。库丰财羨，制成计得。又迁殿中侍御史、度支营田副使。分阃之寄，参制其半。柔以仁抚，刚以义断。戎臣坐啸，公堂无事。朝端延首，方待以位。既而禄不及伐冰，政不获专达。以其年正月九日遇疾，终于私馆，享年五十。呜呼痛哉！

奔骥骋力，中涂踣足。高鸿轻举，在云坠翼。凡我所知，哀恸无极。本道节度尚书朗宁王张公，震悼涕慕，不任于怀。临遣牙将试殿中监李辅忠监备凶礼，赠赙甚厚。行军司马侍御史韦重规等，匍匐救助，事用无阙。丹旌素车，归于上京。撰期定宅，莫有匏素。故友诸生，宗人外姻，号恸会葬，哀礼咸申。克窆玄堂，掩坎广轮。顾眄无依，徘徊增哀。愿

勒休声，延垂后贤。于是汝南周公巢等，相与琢石书德，用图不朽。文曰：

抱元淳，禀粹和。既强毅，又柔嘉。登仪曹，耀文章。司学徒，儒风扬。自渭北，来朔方。戎政闲，黔首康。冠惠文，垂朱裳。才不施，天茫茫。刊乐石，篆遗德。延休烈，垂宪则。于万年，长无极。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

柳氏之先，自黄帝历周、鲁，其著者无骇，以字为展氏，禽以食菜为柳姓。厥后昌大，世家河东。呜呼！公讳某字某，曾王父朝请大夫徐州长史讳某，遗贞白之操，表仪宗门。王父朝请大夫沧州清池令讳某，垂博裕之道，启佑后胤。

皇考湖州德清令讳某，弘孝悌之德，振扬家声。惟公端庄无谄，徽柔有裕。峻而能容，介而能群。其在闺门也，动合大和，皆由顺正。恺悌雍睦，莫有闲言，故宗党歌之。其在公门也，释回措枉，造次秉直，事不失当，举无秕政，故官府诵之。用冲退径尽之志，以弘正友道，信称于外焉。用柔和博爱之道，以视遇孤弱，仁著于内焉。此公修己之大经也。自进士登高第，授受河南府文学。秩满，渭北节度使论惟明辟为从事，授太常寺协律郎。元戎即世，罢职家食。无何，朔方节度使张献甫辟署参谋，授大理评事，赐绯鱼袋。改度支判官，转大理司直。迁殿中侍御史，加度支营田副使。此公从政之大略也。

既佐戎事，实司中府。匪颁有制，会计明白。呜呼，分阃委政，公而成务；朝右虚位，待公而周事。宗门期公而光大，姻党仰公而振耀。贞元十二年，岁在景子，正月九日壬寅，遇暴疾，终于私馆，享年五十。痛矣！

夫人吴郡陆氏，洎仲弟综、季弟续、冢侄某等，抱孤即位，牵率备礼。祇奉裳帷，归于京师。以某年二月二十八日庚寅，安厝于万年县之少陵原，礼也。公有男一人，始六年矣。既而闵焉，在髻知孝，呱呱涕洟。凡我宗戚，抚视增恻。呜呼哀哉！

初公元兄以纯深之行端直之德，名闻于天下。官至侍御史，持斧登朝，宪章肃清。常以先公之神未克迁祔，不正席，不甘味，及撰日定期，而昊天不吊，志夺礼废。公实敬承遗志，行有日矣，而闵凶荐及，不克终事。则我宗族之痛恨，其有既乎！惟公尽敬于孝养，致毁于居忧。表正宗姓，观示他族。故宗人咸曰“孝如方与公”。修词以藻德，振文而导志。以为理化之始，莫尊乎尧，作《尧祠颂》；以为述德之道，不忘于祖，作《始祖碑》；以为纪广大之志，叙正直之节，不嫌于亲，作《元兄侍御史府君墓志》。其馀讽咏比兴，皆合于古。故宗人咸曰“文如吴兴守”。当官贞固，确乎不拔。持议端方，直而不苛。故宗人咸曰“正如卫太史”。率性廉介，怀贞抱洁。嗣家风之清白，绍遗训于儒素。故宗人咸曰“清如鲁士师”。兼备四德，具体而微，公之谓矣。

小子常以无兄弟，移其睦于朋友；少孤，移其孝于叔父。天将穷我而夺其志，故罔极之痛仍集焉。朴鲁甚呆，不能文字，敢用书宗人之辞以致其直，故质而俚。辍哭纪事，哀不能文，故叙而终焉。

故弘农令柳府君坟前石表辞

少陵原柳氏之大墓，唐贞元十九年某月日，孤某奉其先府君洎夫人之丧祔于其位。由

新墓而南若干步，曰高祖王父兰州府君讳某字某之墓。又东若干步，曰曾祖王父邠州府君讳某之墓。西若干步，曰祖某王父司议郎府君讳某之墓。咸异兆而相望。昭穆之有位序，壤树之有丰杀，皆如律令。

府君讳某字某，由父任为太庙斋郎，更许昌、阳武、伊阙、华原尉，王屋丞，汝阴令。为弘农二年，推其诚心，裕于其人。辟土生谷，若有天相之道。衣食给足，故人不札夭；教厉明具，故俗不争夺。遂以洽于大和，事理克彰。刺史卢杞，加礼褒旌，考绩绝尤。推君之政，风于下邑。命为吏部尚书郎。庾河南受命黜陟，状君理绩殊异，宜升天朝，帝有叹焉。方图优升，命用不长，年五十五，建中二年某月日卒于官。以其素廉，家之蓄不足以充凶事，遂殯于是邑。仍会危难，至于今乃克返葬。孤某，尝为黔州录事参军，今无禄仕，而志不敢缓。

初，君娶司农少卿京兆韦山之孙、泾阳主簿回智之女，德容温良，大历二年某月日卒于越而假葬焉。孤某徒行自越，举夫人之丧至于虢，举弘农君之丧，咸至于墓，窆焉。既窆，立石表于坟前，示后之人以无忘孝敬。

呜呼，世有难仕于外而葬其族者希矣！孝子之心，有待驷马五鼎而卒不至者焉。若今之杀衣黜食，寒妻子，饥仆御，终身由之而志益不懈，为旅人徒跣万里，以厄困终事，孝之难者欤！五十而慕者舜也，禄千钟而悲者曾子也，圣且贤难之若是；今之人有由其道者，得不立于世乎？

志从父弟宗直殯

从父弟宗直，生刚健好气，自字曰正夫。闻人善，立以为己师；闻恶，若己讎；见佞色谄笑者，不忍与坐语。善操觚牍，得师法甚备。融液屈折，奇峭博丽，知之者以为工。作文辞，淡泊尚古，谨声律，切事类。撰汉书文章为四十卷，歌谣言议，纤悉备具，连累贯统，好文者以为工。读书不废，蚤夜以专。故得上气病，肿胀奔逆，每作，害寝食，难俯仰。时少闲，又执业以兴，呻痛咏言，杂莫能知。

兄宗元得谤于朝，力能累兄弟为进士。凡业成十一年，年三十三不举。艺益工，病益牢。元和十年，宗元始得召为柳州刺史。七月，南来从余。道加疟寒，数日良已。又从谒雨雷塘神所，还戏灵泉上，洋洋而归，卧至旦，呼之无闻，就视，形神离矣。呜呼，天实析余之形，残余之生，使是子也能无成！是月二十四日，出殯城西北若干尺，死七日矣。俟吾归，与之俱，志其殯。

卷十三

志 十三首

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

先夫人姓卢氏，讳某。世家涿郡。寿止六十有八。元和元年，岁次丙戌五月十五日，弃代于永州零陵佛寺。明年某月日，安祔于京兆万年栖凤原先侍御史府君之墓。其孤有罪，衔哀待刑，不得归奉丧事以尽其志，侄洎太夫人兄之子弘礼承事焉。呜呼天乎！太夫人有子不令而陷于大僇，徙播瘠土，医巫药膳之不具，以速天祸，非天降之酷，将不幸而有恶子以及是也。又今无适主以葬，天地有穷，此冤无穷。既举葬讫，犹以不肖之辞，拟述先德，且志其酷焉。

尝逮事伯舅，闻其称太夫人之行以教曰：“汝宜知之，七岁，通《毛诗》及刘氏《列女传》，斟酌而行，不坠其旨。汝宗大家也，既事舅姑，周睦姻族，柳氏之孝仁益闻。岁恶少食，不自足而饱孤幼，是良难也。”又尝侍先君，有闻如舅氏之谓，且曰：“吾所读旧史及诸子书，夫人闻而尽知之无遗者。”某始四岁，居京城西田庐中，先君在吴，家无书，太夫人教古赋十四首，皆讽传之。以诗礼图史及翦制缕结授诸女，及长，皆为名妇。

先君之仕也，伯母叔母姑姊妹子侄皆远在数千里之外，必奉迎以来。太夫人之承之也，尊己者，敬之如臣事君；下己者，慈之如母畜子；敌己者，友之如兄弟。无不得志者也。诸姑之有归，必废寝食，礼既备，尝有劳疾。先君将改葬王父母，太夫人泣以莅事。事既具，而大故及焉，不得成礼。

既得命于朝，祇奉教曰：“汝忘大事乎？吾冢妇也，今也宜老，而唯是则不敢暇，抑将任焉。若有日，吾其行也。”及命为邵州，又喜曰：“吾愿得矣。”竟不至官而及于罪。是岁之初，天子加恩群臣，以宗元任御史尚书郎，封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八月，会册太上皇后于兴庆宫，礼无违者。既至永州，又奉教曰：“汝唯不恭宪度，既获戾矣，今将大儆于后，以盖前恶，敬惧而已。苟能是，吾何恨哉！明者不悼往事，吾未尝有戚戚也。”而卒以无孝道，不能有报焉。

丧主子妇。七岁，而不果娶。窶穷微，人多疾殃，炎暑焯蒸，其下卑湿，非所以养也。诊视无所问，药石无所求，祷词无所实，苍黄叫呼，遂遭大罚。天乎神乎，其忍是乎！而独生者谁也？为祸为逆，又顽很而不得死，逾月逾时，以至于今。灵车远去，而身独止；玄堂暂开，而目不见。孤囚穷繄，魄逝心坏。苍天苍天，有如是耶，有如是耶！而犹言犹食者，何如人耶？已矣已矣，穷天下之声，无以舒其哀矣。尽天下之辞，无以传其酷矣。刻之坚石，措之幽阴，终天而止矣。

伯祖妣赵郡李夫人墓志铭

夫人姓李氏，辯族姓者曰，赵郡赞皇之东祖。祖某，为某官。父冲，为单父尉。夫人生于良族，嶷然殊异。及笄，德充于容，行践于言，高朗而不伤其柔，严恪而不害其和。特善女工翦制之事，又能为雅琴秦声操缦之具。妇道既备，宜为君子之配偶焉。我伯祖临邛令府君讳某。受夫人于李氏之庙，而归于正室。临邛府君之先曰我曾王父清池府君讳某，清池之先曰徐州府君讳某。又其先曰常侍府君讳楷，常侍之兄曰中书令讳爽。自中书以上，为宰相四世。

噫！我伯祖以宗胄硕大而济其德厚，夫人以族属清显而修其礼范，合二姓以承先祖，为士者荣之。故佐奉养，承祭祀，妇德用光，家道甚宜。无何，伯祖终于临邛而窆焉。夫人从子而返于淮潁。呜呼，我先府君每得仕，未尝不奉迎供养，必诚必亲。男既立，必使之有禄仕，女必使之有家。将嫁己子，必先择良士可以配诸姑者，定，然后议焉。仲父殿中侍御史府君由是志也。

夫人生男一人，讳某，不幸终于宣州旌德尉。女三人，皆得良婿。陇西李伯和为扬子丞，疾痹废痼而没。太原王紆，今为右补阙。颍川陈苌，为校书郎，渭南尉，知名。贞元十六年，王氏姑定省扶持，自扬州至于京师，道路遇疾，遂馆于陈氏。以诸婿之良，诸女之养，无不得意焉。享年八十一，是岁六月二十九日，终于平康里。自小敛至于大敛，比及葬，则二婿实参主之。有孙二人，长曰曹郎，奉之以纁而正于位。八月二十四日，葬于万年县之少陵原，实栖凤原，介于我先府君仲父二兆之间，神心之所安也。

呜呼，嗣子早夭，临邛万里，以岁之不易，未克合祔，哀孰甚焉！诸姑合以为斯志，以从人之道，内夫家，外父母，且又葬于我，志于我，故叙柳氏为备。铭曰：

藹其芳，寿且康，大梁鸛火沉幽光。凤沦夫子嗣又丧，幃帷不复岷之阳。兆灵趾，栖凤里。艮之山，兑之水。灵之车，当返此。子孙百代承灵祉，谁之言者青乌子。

叔妣吴郡陆氏夫人志文

夫人讳则，字内仪，姓陆氏，家于吴郡，盖江左上族。以宗子在他国，家牒逸坠，故曾王父、王父之讳官，不克究知而阙其文。父覃，皇河南陆浑令。夫人生而柔，笄而礼。会伯舅为河南尹，撰择僚案，谓我文学掾仲父，士林殊英，儒流推高，故夫人归于我。

夫人之志也，温顺以承上，冲厚以字下，不敢逾于冢妇，不敢侮于臣妾。是宜允膺福寿，集成母仪。稟命不淑，享年三十有五，贞元十二年十一月己亥，终于长安太平里第。呜呼，夫人生男一人，曰曹婆，幼孺在抱，委纁就位。女一人，曰喜子，匍匐襁褓，寄妇人之手。哀哉，盖衰门薄纁，神道不相，顾仲父违背于岁首，而夫人捐弃于是月。遗孤眇藐，未克承绍，凡我族属，其痛巨乎！遂以其年十二月十三日庚午，合祔于少陵原之墓。恭惟仲父之讳字，夫人之爵齿，备于版文，今不书，惧再告也。

亡姑渭南縣尉陳君夫人權厝志

唐貞元十七年九月六日甲子，前渭南縣尉潁川陳君之夫人河東柳氏，終於平康里。將終，告于陳君曰：“吾生四十有四年，為陳氏介婦九年，謹飭不怠，以至於此，命也。既成婦矣，宜祔于皇姑，從兆于三原，然而不幸中道而有痼疾，既不及養于舅姑，又不得佐于烝嘗，生君之子，不期月而殞；嘗謂君宜有貴位，而不克見；執親之喪，不得終紀，皆天譴之大者也。且願殺禮，以成吾私，迎先夫人之墓而窆我焉。將俟君之不諱，而歸復于正，其可也。”

陳君乃卜十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城南，原曰栖鳳，如夫人之志。且以時日甲子，授于宗元曰：“子之姑，孝于家，移于我之長；睦于族，施于我之黨，是用賓而禮之，如益者之友。今則去，我已矣。吾無以報焉，他日嘗謂子憑而文，愿以為志，庶幸而有知，將安子之為也，茆無恨矣。”嗚呼，貴不必賢，壽不必仁，天之不可恃也久矣！遂哭而受命，書夫人之世，以記于茲石。

夫人六代祖諱慶，五代祖諱旦，位皆至宰相。高祖諱楷，受濟州刺史。曾祖諱某，為徐州長史。祖諱某，為清池令。考諱某，為臨邛令。妣李氏，趙郡贊皇人。其他則俟改葬而後備。

亡姊崔氏夫人墓志蓋石文

我伯姊之葬，良人博陵崔氏為之志。凡歸于夫家，為婦為妻為母之道，我之知不若崔之悉也。然而自笄而上以至於幼孩，崔固不若我之知也，又烏可以已。今之制，凡志于墓者，琢密石，加蓋于其上，用敢附碑陰之义，假茲石而書焉。

嗚呼，夫人。天命之性，固有以異于人。孩而聲和，幼而氣柔。以吾族之大，尊長之多，夫人自能言，而未嘗誤舉其諱。與其類戲于家，游弄之具，未嘗有爭。先公自鄂如京師，其時事會世難，告教罕至，夫人忧勞逾月，默泣不食，又惧貽太夫人之忧慮，給以疾告，書至而愈，人乃知之。善隶书，为雅琴，以自娱乐。隐而不耀，工足以致美于服而不为异，言足以发扬于礼而不为辨。孝之至，敬之备，仁之大，又以配君子。然而不克会于贵寿，以至于斯，孰谓之天有知者耶！

太夫人生二女，幼曰裴氏妇，如夫人之懿。在二族咸以令德闻，而皆早世。其弟昏愚而独存，孰谓天可问耶？嗚呼，痛其甚欽！遂濡血而书，以志终天之哀，与兹石永久。

亡姊前京兆府参军裴君夫人墓志

柳氏至于唐，其著者中书令諱爽。中书之弟之子，曰徐州府君諱某，实有孝德，世其家业。清池府君諱某，继之以茂实。德清府君諱某，承之以善政。以至于侍御史府君諱某，用贞信劲正达于邦家。克生贤女，以配于裴氏。裴氏至于唐，其著者礼部尚书諱行俭。礼部之子。曰侍中諱光庭，嗣用忠肃，书于国史。祠部府君諱稹，业之以贞直，以至于金吾府君諱儼，用纯懿端亮，闻于天下。实生良子，以配夫人。

呜呼，夫人与仁孝偕生，以礼顺偕长。始于家，纯如也；终于夫族，穆如也。其为子道也，孝以和，恭以惠，取与承顺，必称所欲。先君与太夫人恩遇尤厚，故夫人侍侧，无威怒之教焉。天祸弊族，夙遭大故，我诸孤奉太夫人之养，不敢图死，至于复常。夫人三岁，无汤沐，无盐酪，顿踊叫号，哀彻天地。外除发不胜簪，体不胜带，太夫人泣而命之，固犹不食，朝夕谕诲，仅而济焉。其为妻道也，贞顺之宜，恒服于身体；疑忌之虑，不萌于心术；忿懣之色，不兆于容貌。同焉而合于礼，婉焉而得其正。其为妇道也，惟听顺谨敬睦姻任恤之行甚备，常以不幸，不及姑舅之养，用为大恨。是故相春秋之事，眎涤濯，羞簪簪，劳以待旦。每怵惕之感至焉，则又移其孝于裴氏之门，而以睦于冢妇介妇，必敬必亲，下以不失其赤子之心，姻族归厚，率由是也。

呜呼，我之大谴欤，裴氏之大不幸欤？以夫人之德行，宜贵寿，宜康宁，然而年始三十，不克至于寿。良人官为参军事，不及偕其贵。骨髓之疾，实钟于身，以贞元十六年三月十三日甲子，终于光德里第。痛矣夫！始夫人之疾也，夫人之族视之如己，其家老、长妾、臧获之微，皆以其私奔谒于道路，祷鬼神、问卜筮者相及也。既病，太夫人在侧，尚虑积忧伤于尊怀，犹持形立气，给以少闲。故二稚未砵，良人在远，不及有绪言遗念以传于后。则我呼天之痛，宜有加焉。

呜呼，天胡厚是懿德而阙其报施，独何咎欤！余不知天之忍也。既逾月，良人至自洛师，望门而哭曰：“无以立吾家成吾身矣。”凡生三子，幼曰崔七，先夫人八月而殒，魂气无不之也。次曰崔六，后夫人五旬而夭，因祔焉。今其存者曰崔五，幸无恙，托于乳媪，以虞水火。哀哉，其年八月十八日甲子，安厝于长安县之神禾原，从于先茔，祔于皇姑，宜也。

母弟号哭而为之志，毒痛凭塞，略不能具。敢告无愧辞，无溢美，庶用正直，克安神心。呜呼，至哀无文，至敬不饰，故无其辞。

亡妻弘农杨氏志

亡妻弘农杨氏，讳某。高祖皇司勋郎中讳某，司勋生殿中侍御史讳某。殿中生醴泉县尉讳某。醴泉生今礼部郎中凝。代济仁孝，号为德门。郎中娶于陇西李氏，生夫人。夫人生三年，而皇妣即世，外王父兼居方伯连帅之任，历刺南部。夫人自幼及笄，依于外族，所以抚爱视遇者殆过厚焉。夫人小心敬顺，居宠益畏，终始无骄盈之色，亲党难之。五岁，属先妣之忌，饭僧于仁祠，就问其故，媒傅以告，遂号泣不食。后每及是日，必遑遑涕慕，抱终身之戚焉。及许嫁于我，柔日既卜，乃归于柳氏。恭惟先府君重崇友道，于郎中最深。髫稚好言，始于善谑，虽闲在他国，终无异辞。凡十有三岁，而二姓克合，奉初言也。

夫人既归，事太夫人，备敬养之道。敦睦夫党，致肃雍之美。主中馈，佐蒸尝，怵惕之义，表于宗门。太夫人尝曰：“自吾得新妇，增一孝女。”况又通家，爱之如己子，崔氏、裴氏姊视之如兄弟。故二族之好，异于他门。然以素被足疾，不能良行。未三岁。孕而不育，厥疾增甚。明年，以谒医救药之便，来归女氏永宁里之私第。八月一日甲子，至于大疾，年始二十有三。

呜呼痛哉！以夫人之柔顺淑茂，宜延于上寿；端明惠和，宜齿于贵位；生知孝爱之本，宜承于馀庆。是三者皆虚其应，天可问乎！衰门多讎，上天无祐，故自辛未，逮于兹岁，累

服齐斩，继缠衰酷。其间冠衣纯采，期月者三而已矣。无乃以是累夫人之寿欤？悼动之怀，曷月而已矣。哀夫，遂以九月五日庚午，克葬于万年县栖凤原，从先茔，礼也。是岁，唐贞元十五年，龙集己卯。为之志云：

坤德柔顺，妇道肃雍。惟若人兮，婉婉淑姿。锵翔令容，委穷尘兮。佳城郁郁，闭白日兮。之死同穴，归此室兮。

下殇女子墓碑记

下殇女子生长安善和里，其始名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愿以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发为尼，号之为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岁。其母微也，故为父子晚。性柔惠，类可以为成人者，然卒夭。敛用缁褐，铭用砖甃，葬零陵东郭门外第二岗之西隅。铭曰：

孰致也而生，孰召也而死；焉从而来，焉往而止？魂气无不之也，骨肉归复于此。

小侄女子墓碑记

字为雅，氏为柳。生甲申，死己丑。日十二，月在九。是日葬，东岗首。生而惠，命则夭。始也无，今何有。质之微，当速朽。铭兹瓦，期永久。

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

夫人姓刘，其先汉河间王。王有明德，世绍显懿。至于唐，有文昭者，为绵州刺史，号良二千石。其嗣慎言，为仙居令、光州长史，克荷于前人。光州，夫人之父也。夫人既笄五年，从于北海王府君，讳某。府君举明经，授任城尉左金吾卫兵曹。修经术，以求圣人之道；通古今，以推一王之典。会世多难，不克如志，卒以隐终。

夫人生二子。长曰彝伦，举五经，早夭；少曰叔文，坚明直亮，有文武之用。贞元中，待诏禁中，以道合于储后，凡十有八载，献可替否，有匡弼调护之勤。先帝弃万姓，嗣皇承大位。公居禁中，讷谟定命。有扶翼经纬之绩。由苏州司功参军，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将明出纳，有弥纶通变之劳，副经邦阜财之职。加户部侍郎，赐紫金鱼袋。重轻开塞，有和钧肃给之效。内赞谟画，不废其位，凡执事十四旬有六日。利安之道，将施于人，而夫人卒于堂，盖贞元之二十一年六月二十日也。知道之士，为苍生惜焉。天子使中谒者临问其家，赙以布帛。

呜呼，夫人之在女氏也，贞顺以自处，孝谨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祇敬以承上，严肃以莅下。事良人四十有九年，而勤劳不懈；生户部五十有三年，而教戒无阙。年七十有九，而户部之道闻于天下，为大僚，垂紫绶，以就奉养。公卿侯王，咸造于门。既寿而昌，世用羡慕，然而天子有诏，俾定封邑，有司稽于论次，终以不及，时有痛焉。是年八月某日，祔于兵曹君之墓。铭曰：

夫人之德，温柔敬直。承于阴教，式是嫔则。克生良子，用扬懿美。有其文武，弘我化理。天子是毗，邦人是望。若若紫绶，荣于高堂。惟昔孟氏，号为母师。在汉称贤，有

戒不疑。懿懿夫人，维其似之。山北之中，神禾之原。问于灵龟，瘳此显魂。勒石垂休，永永万年。

朗州员外司户薛君妻崔氏墓志

唐永州刺史博陵崔简。女讳媛，嫁为朗州员外司户河东薛巽妻。三岁知让，五岁知戒，七岁能女事。善笔札，读书通古今，其暇则鸣弦桐讽诗骚以为娱。始简以文雅清秀重于当世，其后病惑得罪，投州。诸女蓬垢涕号，柳氏出也。以叔舅命，归于薛。惟恭柔专勤，以为妇妻，恩其故他姬子杂己子，造次莫能辨。无忤忌之行，无犯迁之气，一亩之宅，言笑不闻于邻。元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既乳，病肝气逆肺，牵拘左腋，巫医不能已。期月之日，洁服饰容而终，年若干。某月日，迁柩于洛。某月日，祔于墓，在北邙山南洛水东。巽始佐河北军食有劳，未及录。会其长以罪闻，因从贬。更大赦，方北迁，而其室已祸。

巽之考曰大理司直仲卿，祖曰太子右赞善大夫环，曾祖曰平舒令煜，高祖曰工部尚书真藏。简之父曰大理司直晔，祖曰某官颢。唐兴，中书令仁师议刑不孥。其二世，大父也。巽之他姬子丈夫子曰老，女子曰张婆。妻之子，女子曰陀罗尼，丈夫子曰某，实后子。铭曰：

翼翼仁师，惟仁之硕。一言刑轻，绵载二百。其庆中缺，曾玄不绩。简之温文，卒昏以易。七男三女，八我之出。仍祸六稔，数存如没。宜福而灾，伊谁云恤。惟薛之妇，德良才全。邻无言闻，臧获以虔。推仁抚庶，孩不异怜。兄公是怙，夫属忻然。髮髭峨峨，笱豆维嘉。烝尝宾燕，其羞孔多。有苾有严，神飨斯何。奚仲仲虺，胡祐不遐。高曾祖考，胡嘏之讹。淑人不居，谁任于家。书铭告哀，以寘岩阿。

韦夫人坟记

韦夫人终成都，殁万年，迁柩渭南，祔而不合，大葬未利，以俟礼也。其族系如某人志之，棚用元和十四年月日，子某为石刻而纳诸圻。

马室女雷五葬志

马室女雷五，父曰师儒，业进士。雷五生巧慧异甚，凡事丝纆文绣，不类人所为者，余睹之甚骇。家贫，岁不易衣，而天姿洁清修严，恒若簪珠玑，衣纨縠。寥然不易为尘垢杂。年十五，病死，后二日，葬永州东郭东里。以其姨母为妓于余也，将死，曰：“吾闻柳公尝巧我慧我，今不幸死矣，安得公之文志我于墓？”其父母不敢以云。葬之日，余乃闻焉。既而闵焉，以攻石之后也，遂为砂书玄砖，追而纳诸墓。

卷十四

对 五首

设渔者对智伯

智氏既灭范、中行，志益大，合韩、魏围赵，水晋阳。智伯瑶乘舟以临赵，且又往来观水之所自，务速取焉。

群渔者有一人坐渔，智伯怪之，问焉。曰：“若鱼几何？”曰：“臣始渔于河中，今渔于海。今主大兹水，臣是以来。”曰：“若之渔何如？”曰：“臣幼而好渔。始臣之渔于河，有鲛、鲈、鱮、鰕者，不能自食，以好臣之饵，日收者百焉。臣以为小，去而之龙门之下，伺大鲈焉。夫鲈之来也，从鲂鲤数万，垂涎流沫，后者得食焉。然其饥也，亦返吞其后。愈肆其力，逆流而上，慕为螭龙。及夫抵大石，乱飞涛，折鳍秃翼，颠倒顿踣，顺流而下，宛委冒懵，环坻淑而不能出。向之从鱼之大者，幸而啄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犹以为小。闻古之渔有任公子者，其得益大。于是去而之海上，北浮于碣石，求大鲸焉。臣之具未及施，见大鲸驱群蛟，逐肥鱼于渤澥之尾，震动大海，簸掉巨岛，一啜而食若舟者数十，勇而未已，贪而不能止，北蹙于碣石，槁焉。向之以为食者，反相与食之，臣亦徒手得焉，犹以为小。闻古之渔有太公者，其得益大，钓而得文王，于是舍而来。”

智伯曰：“今若遇我也如何？”渔者曰：“向者臣已言其端矣。始晋之侈家，若栾氏、祁氏、羊舌氏以十数，不能自保，以贪晋国之利，而不见其害。主之家与五卿，尝裂而食之矣，是无异鲛、鲈、鱮、鰕也。脑流骨腐于主之故鼎，可以惩矣，然而犹不肯寤。又有大者焉，若范氏、中行氏，贪人之土田，侵人之势力，慕为诸侯，而不见其害。主与三卿又裂而食之矣，脱其鳞，鲙其肉，剖其肠，断其首而弃之，鯢鲙遗胤。莫不备俎豆，是无异夫大鲈也。可以惩矣，然而犹不肯寤。又有大者焉，吞范、中行以益其肥，犹以为不足，力愈大而求食愈无厌，驱韩、魏以为群蛟，以逐赵之肥鱼，而不见其害。贪肥之势，将不止于赵，臣见韩、魏惧其将及也，亦幸主之蹙于晋阳。其目动矣，而主乃傲然，以为咸在机俎之上，方磨其舌。抑臣有恐焉，今辅果舍族而退，不肯同祸，段规深怨而造谋，主之不寤，臣恐主为大鲸，首解于邯郸。鬣摧于安邑，胸披于上党，尾断于中山之外，而肠流于大陆，为鲜薹，以充三家子孙之腹。臣所以大惧。不然，主之勇力强大，于文王何有？”

智伯不悦，然终以不寤。于是韩、魏与赵合灭智氏，其地三分。

愚溪对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见梦曰：“子何辱予，使予为愚耶？有其实者，名固从之，今予固若是耶？予闻闽有水，生毒雾厉气，中之者，温屯沔泄，藏石走瀨，连舳糜解；有鱼焉，锯齿锋尾而兽蹄，是食人，必断而跃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恶溪。西海有水，散涣而无力，不能负芥，投之则委靡垫没，及底而后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掎汨泥淖。挠混沙砾，视之分寸，眙若睨壁，浅深险易，昧昧不覿，乃合泾渭，以自彰秽迹，故其名曰浊泾。雍之西有水，幽险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恶弱，六极也；浊黑，贱名也。彼得之而不辞，穷万世而不变者，有其实也。今予甚清与美，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载方舟，朝夕者济焉。子幸择而居予，而辱以无实之名以为愚，卒不见德而肆其诬，岂终不可革耶？”

柳子对曰：“汝诚无其实，然以吾之愚而独好汝，汝恶得避是名耶！且汝不见贪泉乎？有饮而南者，见交趾宝货之多，光溢于目，思以两手左右攫而怀之，岂泉之实耶？过而往贪焉犹以为名，今汝独招愚者居焉，久留而不去，虽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时，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迓，伏者宜远。今汝之托也，远王都三千余里，侧僻回隐，蒸郁之与曹，螺蚌之与居，唯触罪戾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侵以游汝，闾闾以守汝。汝欲为智乎？胡不呼今之聪明皎厉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一经于汝，而唯我独处？汝既不能得彼而见获于我，是则汝之实也。当汝为愚而犹以为诬，宁有说耶？”

曰：“是则然矣。敢问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穷我之愚说耶？虽极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茫洋乎无知，冰雪之交，众裘我絺；溽暑之铄，众从之风，而我从之火。吾荡而趋，不知太行之异乎九衢，以败吾车；吾放而游，不知吕梁之异乎安流，以没吾舟。吾足蹈坎井，头抵木石，冲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丧何得，进不为盈，退不为抑，荒凉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凡者也。愿以是汙汝可乎？”

于是溪神深思而叹曰：“嘻，有馀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吁，涕泣交流，举手而辞。一晦一明，觉而莫知所之。遂书其对。

对贺者

柳子以罪贬永州，有自京师来者，既见，曰：“余闻子坐事斥逐，余适将唁子。今余视子之貌，浩浩然也，能是达矣，余无以唁矣，敢更以为贺。”

柳子曰：“子诚以貌乎。则可也，然吾岂若是而无志者耶！姑以戚戚为无益乎道，故若是而已耳。吾之罪大，会主上方以宽理人，用和天下，故吾得在此。凡吾之贬斥，幸矣，而又戚戚焉何哉？夫为天子尚书郎，谋画无所陈，而群比以为名，蒙耻遇僇，以待不测之诛。苟人尔，有不汗栗危厉惴惴然者哉！吾尝静处以思，独行以求，自以上不得自列于圣朝，下无以奉宗祀，近丘墓，徒欲苟生幸存，庶几似续之不废。是以傥荡其心，倡佯其形，茫乎若升高以望，溃乎若乘海而无所往，故其容貌如是。子诚以浩浩而贺我，其孰承之乎？嘻笑之怒，甚乎裂眦；长歌之哀，过乎恸哭。庸讵知吾之浩浩，非戚戚之尤者乎？子休矣！”

杜 兼 对

或问曰：“朝廷以公且明，进善退不肖，未尝不当。然吾有一疑焉，愿有闻于子，以释予也。”曰：“何哉？”曰：“杜兼为濠州，幸兵之乱，杀无罪士二人。蓄货足欲，吾以为唐桡机、饕餮者亡以异。然而卒入为郎中、给事中，出由商至河南尹，乃死。夫何取于兼者若是幸也？”

曰：“若子之言，兼之罪，吾虽不睹乎目，然闻之熟，宜废而不用久矣。然而吾有一取焉。吾闻兼在濠州，有钟离令卢某者，宰相戚也，而谗且谀。日状其僚之过愆以致于兼，且曰：‘是过是愆，我独无有。’其僚因惴恐，以俟谪怒于上，令日施施自负，曰：‘州君将我陟也。’兼得之，乃大怒，罚令，使僚也咸得自达以进乎善，因摈令终不得面焉。人由是不苟免，而谗谀之道大息。朝廷进兼，于内则给事中，于外则至河南尹。盖知兼有是善也欤？诚然，不为公且明耶！”或者曰：“兼，凶狡人也。恣杀以充己，其为过章章者，凡天下儿童，（后阙）

天 对

问曰：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明明暗暗，惟时何为？

对曰：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智黑晰眇，往来屯屯，厖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

问：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对：合焉者三，一以统同。吁炎吹冷，交错而功。

问：圆则九重，孰营度之？

对：无营以成，沓阳而九。转轹浑沦，蒙以圆号。

问：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对：冥凝玄厘，无功无作。

问：斡维焉系，天极焉加？

对：乌傒系维，乃麋身位。无极之极，漭渤非垠。或形之加，孰取大焉！

问：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对：皇熙璽璽，胡栋胡宇。完离不属，焉恃夫八柱。

问：九天之际，安放安属？

对：无青无黄，无赤无黑，无中无旁，乌际乎天则。

问：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对：巧欺淫诳，幽阳以别。无限无隅，曷懵厥列。

问：天何所沓？十二焉分？

对：折剡筵，午施旁竖，鞠明究曛，自取十二。非余之为，焉以告汝！

问：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对：规毁魄渊，太虚是属。棋布万荧，咸是焉托。

问：出自汤谷，次于蒙汜。

对：辐旋南画，轴奠于北。孰彼有出次，惟汝方之侧！平施旁运，恶有谷、汜！

问：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对：当焉为明，不逮为晦。度引久穷，不可以里。

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对：毁炎莫俪，渊迫而魄，遐违乃专，何以死育！

问：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

对：玄阴多缺，爰感厥兔，不形之形，惟神是类。

问：女歧无合夫，焉取九子？

对：阳健阴淫，降施蒸摩，歧灵而子，焉以夫为！

问：伯强何处？惠气安在？

对：怪游冥更，伯强乃阳，顺和调度，惠气出行，时届时缩，何有处乡！

问：何阖而晦？何开而明？

对：明焉非辟，晦焉非藏。

问：角宿未旦，曜灵安藏？

对：孰旦孰幽，缪躔于经。苍龙之寓，而廷彼角亢。

问：不任汨鸿，师何以尚之？佥曰何忧，何不课而行之。

对：惟鲧诎诎，邻圣而孽。恒师靡蒙，乃尚其圯。后惟师之难，瞑颈使试。

问：鸱龟曳衔，鲧何听焉？顺欲成功，帝何刑焉？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对：盗堙息壤，招帝震怒。赋刑在下，而投弃于羽。方陟元子，以胤功定地。胡离厥考，而鸱龟肆喙！

问：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纂就前绪，遂成考功。何续初继业，而厥谋不同？

对：气孽宜害，而嗣续得圣，污涂而藁，夫固不可以类。肱躬蹇步，桥楫勤跼。厥十有三载，乃盖考丑。宜仪刑九畴，受是玄宝。昏成厥孽，昭生于德，惟氏之继，夫孰谋之式！

问：洪泉极深，何以填之？

对：行鸿下隤，厥丘乃降。焉填绝渊，然后夷于土！

问：地方九州，何以坟之？

对：从民之宜，乃九于野，坟厥贡艺，而有上中下。

问：应龙何画？河海何历？

对：胡圣为不足，反谋龙智？畚鍤究勤，而欺画厥尾！

问：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康回冯怒，地何故以东南倾？

对：圉煮廓大，厥立不植。地之东南，亦已西北。彼回小子，胡颠隕尔力！夫谁骇汝为此，而以恩天极？

问：九州何错？川谷何洿？

对：州错富媪，爰定于趾。躁川静谷，形有高庳。

问：东流不溢，孰知其故？

对：东穷归墟，又环西盈。脉穴土区，而浊浊清清。坟垆惨疏，渗渴而升。充融有馀，泄漏复行。器运漉漉，又何溢为！

问：东西南北，其修孰多？
对：东西南北，其极无方。夫何鸿洞，而课校修长！
问：南北顺椭，其衍几何？
对：茫忽不准，孰衍孰穷。
问：昆仑县圃，其安在？
对：积高于乾，昆仑攸居。蓬首虎齿，爰处爰都。
问：增城九重，其高几里？
对：增城之高，万有三千。
问：四方之门，其谁从焉？
对：清温燠寒，迭出于时。时之丕革，由是而门。
问：西北辟启，何气通焉？
对：辟启以通，兹气之元。
问：日安所到，烛龙何照？
对：修龙口燎，爰北其首，九阴极冥，厥朔以炳。
问：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
对：惟若之华，稟羲以耀。
问：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对：狂山凝凝，冰于北至。爰有炎洲，司寒不得以试。
问：焉有石林，有兽能言？
对：石胡不林，往视西极。兽言嚶嚶，人名是达。
问：焉有虬龙，负熊以游？
对：有虬螭蛇，不角不鳞，嬉夫玄熊，相待以神。
问：雄虺九首，倏忽焉在？
对：南有怪虺，罗首以噬。倏、忽之居，帝南、北海。
问：何所不死？长人何守？
对：员丘之国，身民后死。封、嵎之守，其横九里。
问：靡萍九衢，枲华安居？
对：有萍九岐，厥图以诡。浮山孰产？赤华伊枲。
问：灵蛇吞象，厥骨何如？
对：巴蛇腹象，足觊厥大。三岁遗骨，其修已号。
问：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对：黑水淫淫，穷于不姜。玄趾则北，三危则南。
问：延年不死，寿何所止？
对：仙者幽幽，寿焉孰慕！短长不齐，咸各有止。胡纷华漫汗，而潜谓不死！
问：鲧鱼何所？魍堆焉处？
对：鲧鱼人貌，逆列姑射。魍雀峙北号，惟人是食。
问：羿焉羿日？乌焉解羽？
对：焉有十日，其火百物！羿宜炭赫厥体，胡庸以枝屈！大泽千里，群鸟是解。
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焉得彼螽山女，而通之于台桑？閼妃配合，厥身是

继。胡维嗜欲不同味，而快晁饱？

对：禹愆于续，螽妇亟合。茀离厥肤，三门以不眦。呱呱之不蠹，而孰图厥味！卒燥中野，民攸宇攸暨。

问：启代益作后，卒然离暨。

对：彼呱克臧，俾蚺作夏。献后益于帝，谆谆以不命。复为叟耆，曷戚曷孽！

问：何启惟忧，而能拘是达？皆归射，而无害厥躬。

对：呱勤于德，民以乳活。扈仇厥正，帝授柄以撻凶穷。圣庸夫孰克害！

问：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对：益革民艰，咸粢厥粒。惟禹授以土，爰稼万亿。违溺践，休居以康食。姑不失圣，天胡往不道！

问：启棘宾商，《九辩》、《九歌》。

对：启达厥声，堪舆以呻。辨同容之序，帝以嫔。

问：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

对：禹母产圣，何厥旅！彼淫言乱囑，聪馘以不处。

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对：夷羿滔淫，割更后相。夫孰作厥孽，而诬帝以降！

问：胡羿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嫫？

对：震鹄厥鳞，集矢于皖。肆叫帝不谏，失位滋嫚。有洛之嫫，焉妻于狡！

问：冯珧利决，封豨是射。何献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对：夸夫快杀，鼎豨以虑饱。馨膏腴帝，叛德恣力。胡肥台舌喉，而滥厥福！

问：浞娶纯狐，眩妻爰谋。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对：寒谗妇谋，后夷卒戕。荒弃于野，俾奸民是臧。举土作仇，徒怙身弧。

问：阻穷西征，岩何越焉？化而为黄能，巫何活焉？

对：鲧殛羽岩，化黄而渊。

问：咸播秬黍，莆是营。

对：子宜播植秬，于丘于川。维莞维蒲，维菰维芦，丕彻以图，民以以都。

问：何由并投，而鲧疾修盈？

对：尧酷厥父，厥子激以功，克硕厥祀，后世是郊。

问：白霓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天式从横，阳离爰死。大鸟何鸣，夫焉丧厥体？

对：王子怪骇，霓形茀裳。文褫操戈，犹懵夫药良。终鸟号以游，奋厥筐筐。智漠莫谋，形胡在胡亡。

问：萍号起雨，何以兴之？

对：阳潜而爨，阴蒸而雨，萍冯以兴，厥号爰所。

问：撰体协胁，鹿何膺之？

对：气怪以神，爰有奇躯。胁属支偶，尸帝之隅。

问：鳌戴山抃，何以安之？

对：宅灵之丘，掉焉不危，鳌厥首而恒以恬夷？

问：释舟陵行，何以迁之？

对：要释而陵，殆或谪之，龙伯负骨，帝尚容之！

问：惟浇在户，何求于嫂？何少康逐犬，而颠陨厥首？

对：浇嫖以力，兄麇聚之。康假于田，肆克宇之。

问：女歧缝裳，而馆同爰止。何颠易厥首，而亲以逢殆？

对：既裳既舍，宜咸坠厥首。

问：汤谋易旅，何以厚之？

对：汤奋癸旅，爰以伋拊。载厥德于葛，以诘仇讎。

问：覆舟斟寻，何道取之？

对：康复旧物，寻焉保之？覆舟喻易，尚或艰之。

问：桀伐蒙山，何所得焉？妹嬉何肆，汤何殛焉？

对：惟桀嗜色，戎得蒙昧，淫处暴娱，以大启厥伐。

问：舜闵在家，父何以陂？尧不姚告，二女何亲？

对：瞽父仇舜，陂以不伋。尧专以女，兹俾胤厥世。惟蒸蒸翼翼，于妣之汭。

问：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璜台十成，谁所极焉？

对：纣台于璜，箕克兆之。

问：登立为帝，孰道尚之？

对：惟德登帝，师以首之。

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

对：娲軀虺号，占以类之。胡曰化七十，工获诡之！

问：舜服厥弟，终然为害。何肆犬体，而厥身不危败？

对：舜弟眡厥仇，毕屠水火。夫固优游以圣，而孰殆厥祸！犬断于德，终不克以噬。昆庸致爰，邑鼻以赋富。

问：吴获迄古，南岳是止。孰期去斯，得两男子？

对：嗟伯之仁，逊弟旅岳。雍同度厥义，以嘉吴国。

问：缘鹄饰玉，后帝是飧。何承谋夏，桀终以灭丧？

对：空桑鼎殷，谄羹厥鹄。惟轲知言，眀焉以为不。仁易愚危，夫曷揆曷谋。咸逃丛渊，虐后以刘。

问：帝乃降观，下逢伊摯。何条放致罚，而黎伏大说？

对：降厥观于下，匪摯孰承！条伐巢放，民用溃厥疣，以夷于肤，夫曷不谣！

问：简狄在台，訾何宜？玄鸟致贻，女何喜？

对：訾、狄禱媒，契形于胞。胡乙鰭之食，而怪焉以嘉！

问：该秉季德，厥父是臧。

对：该德胤孝，蓐收于西。爪虎手钺，尸刑以司慝。

问：胡终弊于有扈，牧夫牛羊？

对：牧正矜矜，浇扈爰踣。

问：干协时舞，何以怀之？

对：阶干以娱，苗革而格。不迫以死，夫胡狃厥贼！

问：平胁曼肤，何以肥之？

对：辛后骏狂，无忧以肥。肆荡施厥体，而充膏于肌。啻宝被躬，焚以旗之。

问：有扈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命何从？

对：扈释于牧，力使后之。民仇焉，启床以斲。

问：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何往营班祿，不但还来。

对：殷武踵德，爰获牛之朴！夫惟陋民是冒，而丕号以瑞。卒营而班，民心是市。

问：昏微循迹，有狄不宁。何繁鸟萃棘，负子肆情？

对：解父狄淫，遭恚以蔽。彼中之不目，而徒以色视。

问：眩弟并淫，危害厥兄。何变化以作诈，后嗣而逢长？

对：象不兄箕，而奋以谋。盖圣孰凶怒，嗣用绍厥爰？

问：成汤东巡，有莘爰极。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对：莘有玉女，汤巡爰获。既内克厥合，而外弼于德。伊知非妃，伊之知臣，曷以不

识！

问：水滨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恶之媵，有莘之妇？

对：胡木化于母，以螭厥圣！喙鸣不良，谗以诡正。尽邑以垫，孰译彼梦！

问：汤出重泉，夫何罪尤？不胜心伐帝，夫谁使挑之？

对：汤行不类，重泉是囚。违虐立辟，实罪德之由。师凭怒以割，癸挑而讎。

问：会晁争盟，何践吾期？苍鸟群飞，孰使萃之？

对：胶鬲比黎，雨行践期。捧盞救灼，仁兴以毕随。鹰之咸同，得使萃之。

问：到击紂躬，叔旦不嘉。何亲揆发，足周之命以咨嗟？

对：颈紂黄钺，旦孰喜之。民父有厘，嗟以美之。

问：授殷天下，其位安施？反成乃亡，其罪伊何？

对：位庸庇民，仁克莅之。紂淫以害，师殛圯之。

问：争遣伐器，何以行之？并驱击翼。何以将之。

对：咸追厥死，争徂器之。翼鼓颠御，欢舞靡之。

问：昭后成游，南土爰底。厥利惟何，而逢彼白雉？

对：水滨玩昭，荆陷弑之。缪逐越裳，畴肯雉之！

问：穆王巧梅，夫何为周流？环理天下，夫何索求？

对：穆懵《祈招》，猖洋以游。轮行九野，惟怪之谋。胡给娱载胜之兽，觴瑶池以迭谣！

问：妖夫曳衒，何号乎市？周幽谁诛？焉得夫褒姒？

对：孺贼厥讒，爰其弧。幽祸拿以夸，悼褒以渔。淫嗜蔑杀，谏尸谤屠。孰鳞鬣以征，

而化鼉是辜！

问：天命反侧，何罚何佑？

对：天邈以蒙，人亾以离。胡克合厥道，而诘彼尤违。

问：齐桓九会，卒然身杀？

对：桓号其大，任属以傲。幸良以九合，逮孽而坏。

问：彼王紂之躬，孰使乱惑？何恶辅弼，谗谄是服？

对：紂无谁使惑，惟志为首。逆图倒视辅谗以僇宠。

问：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开阿顺，而赐封之？

对：干异召死，雷济克后。

问：何圣人之一德，卒其异方？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对：文德迈以被，芮鞫顺道。醢梅奴箕，忠咸丧以丑厚。

问：稷维元子，帝何笃之？投之于冰上，鸟何燠之？

对：弃灵而功，笃胡爽焉！冀冰以炎，盍崇长焉！

问：何冯弓挟矢，殊能将之？既惊帝切激，何逢长之？

对：既岐既嶷。宜庸将焉。纣凶以启，武绍尚焉。

问：伯昌号哀，秉鞭作牧。何令彻彼岐社，命有殷之国？

对：伯鞭于西，化江、汉浒。易岐社以太，国之命以祚武。

问：迁藏就岐，何能依？

对：逾梁橐囊，膾仁蚁萃。

问：殷有惑妇，何所讥？

对：妲灭淫商，痛民以亟去。

问：受赐兹醢，西伯上告。何亲授上帝罚，殷之命以不救？

对：肉梅以颁，乌不台诉！孰盈癸恶，兵躬殄祀！

问：师望在肆，昌何志？鼓刀扬声，后何喜？

对：牙伏牛渔，积内以外萌。岐目厥心，了眡显光。奋刀屠国，以髀髀厥商。

问：武发杀殷，何所悒？载尸集战，何所急？

对：发杀曷逞，寒民于烹。惟栗厥文考，而虔子以徂征。

问：伯林雉经，维其何故？何感天抑地，夫谁畏惧？

对：中譖不列，恭君以雉。胡螾讼螭贼，而以变天地。

问：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礼天下，又使至代之？

对：天集厥命，惟德受之。胤怠以弃，天又祐之。

问：初汤臣摯，后兹承辅。何卒官汤，尊食宗绪？

对：汤、摯之合，祚以久食。昧始以昭末，克庸成绩。

问：勋阖、梦生，少离散亡。何壮武厉，能流厥严？

对：光征梦祖，憾离以厉。彷徨激覆，而勇益德迈。

问：彭铿斟雉，帝何飧？受寿永多，夫何久长？

对：铿羹于帝，圣孰嗜味！夫死自暮，而谁飧以俾寿！

问：中央共牧，后何怒？蜂蚁微命，力何固？

对：螭啗已毒，不以外肆。细腰群螫，夫何足病！

问：惊女采薇，鹿何祐？北至回水，萃何喜？

对：萃回偶昌，鹿曷祐以女。

问：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两，卒无禄？

对：针欲兄爱，以快侈富。愈多厥车，卒逐以旅。

问：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先？悟过改更，我又何言？

对：咨吟于野，胡若之很。严坠谊殄丁厥任，合行违匿，固若所咿嚶。忿毒意谁与？丑芥徂秦，罔厥诈谗，登狡庸拂以施。甘恬祸凶亟锄夷，愎不可化徒若罢。

问：吴光争国，久余是胜？

对：阖绰厥武，滋以侈颓。

问：何环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

对：於菟不可以作，怠焉庸归。

问：吾告堵敖以不长。

对：款吾敖之阙以旅尸。

问：何试上自予，忠名弥彰？

对：诚若名不尚，曷极而辞。

卷十五

问答 三首

晋 问

吴子问于柳先生曰：“先生晋人也，晋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则吾愿闻之，可乎？”曰：“可。晋之故封，太行掎之，首阳起之，黄河迤之，大陆靡之。或巍而高，或呀而渊。景霍、汾、浍，以经其壖。若化若迁，钩婴蝉联，然后融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其高壮则腾突撑拒，聳岼郁怒，若熊罴之咆、虎豹之号，终古而不去。攫秦搏齐，当者失据，燕、狄惴怯，若卵就压，振振业业，觑关蹀户，惕若仆妾。其按衍则平盈旋缘，纤徐夷延，若飞之翔舞，洄水之容与。以稼则硕，以植则茂，以牧则蕃，以畜则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则浚源昆仑，入于天渊，出乎无门，行乎无垠，自匈奴而南，以界西鄙。冲奔太华，运肘东指，混溃后土。湟浊糜沸，鼃鼃诡怪，于于汨汨，腾倒跌越，委泊涯涘，呀呬欲纳，摧杂失坠。其所荡激，则连山参差，广野坏裂，轰雷努风，撼鹜干嶮，崩石之所转跃，大木之所擢拔，漚沔洞踏者，弥数千里，若万夫之斩伐。而其轴轳之所负，橦樁之所御，鳞川林壑，隳云遁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若是何如？”

吴子曰：“先生之言，丰厚险固，诚晋之美矣。然晋人之言表里山河者，备败而已，非以为荣观显大也。吴起所谓‘在德不在险’，此晋人之藉也。愿闻其他。”

先生曰：“太鹵之金，棠溪之工，火化水淬，器备以充。为棘，为矛，为铍，为钩，为镈，为镞，为镞。出太白，征蓐收，召招摇，伏蚩尤，肃肃褫褫，合众灵而成之。博者，狭者，曲者，直者，岐者，劲者，长者，短者，攒之如星，奋之如霆，运之如縈。浩浩弈弈，淋淋淅淅，荧荧的的，若雪山冰谷之积。观者胆掉，目出寒液。当空发耀，英精互绕，晃荡洞射，天气尽白，日规为小，铄云破霄，跼坠飞鸟。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胶角百选，犀兕七属。乃使跟超掖夹之伦，服而持之，南瞰诸华，北鹜群夷，技击节制。闻于天下，是为善师。延目而望之，固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进不敢降，退不敢窜。若是何如？”

吴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则吉，由暴则凶，是又不可为美观也。先轸曰：‘师直为壮，曲为老。’况徒以坚甲利刃之为上哉！”

先生曰：“晋国多马，屈焉是产。土寒气劲，崖坼谷裂，草木短缩，鸟兽坠匿。而马蕃焉。师师矍矍，溶溶纛纛，鳞鳞，或赤或黄，或玄或苍，或醇或駟，黥然而阴，炳然而阳，若旌旗旗帜之煌煌。乍进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蹶。若江、汉之水，疾风驱涛，击山荡壑，云沸而不止。群饮源槁，回食野赭，浴川蹙浪，喷震播洒，溃溃焉，若海神驾雪而来下。观其四散恂恂，开合万状，喜者鹄厉，怒者人搏，决然坌跃，千里相角。风礚雾

鬣，斲山抉壑，耳摇层云，腹捎众木，寂寥远游，不夕而复。攫地跳梁，坚骨兰筋，交颈互睨，斗目相驯，聚洩更嘘，昂首张断。其小者则连牵缴绕，仰乳俯齧，蚁杂蠹集，啾啾淅淅，旅走丛立。其材之可者，收敛攻教，掉手飞靡，指毛命物，百步就羁。牵以苟息，御以王良，超以范鞅，轩以栾针，以佃以戎，兽获敌摧。若是何如？”

吴子曰：“‘恃险与马’者，子不闻乎？故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是不一姓’。请置此而新其说。”

先生曰：“晋之北山有异材，梓匠工师之为宫室求大木者，天下皆归焉。仲冬既至，寒气凝成，外凋内贞，渾液不行，乃坚乃良。万工举斧以入，必求诸岩崖之欹倾，涧壑之纤萦，凌巖岨之杪颠，漱泉源之淦潜。根绞怪石，不土而植，千寻百围，与石同色。罗列而伐者，头抗河汉，刃披虹霓，声振连峦，填层溪。丁丁登登，硠硠稜稜，若兵车之乘凌。其响之所应，则溃湓澎湃，汹汹薨薨，若騫若崩，若螭龙之斗，风霆相腾。其殊而下者，札戛捎杀，摧崕块圯，霞披电裂，又似共工触不周而天柱折。鵙鹳鸛鸛，号鸣飞翔，豕豕虎兕，奔触薺栗，伏无所入，遯无所脱。然后断度收罗，捎危颠，芟繁柯，乘水潦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湔突碑兀，转腾冒没，类秦神驱石以梁大海；抵曲鳞蹙，汇流雷解，前者汨越，后者迫隘，乃下龙门之悬水。摺拉颓踏，掉首轩尾，湏入重渊，不知其几百里也。涛波之旋，滔山触天，既渟既平，弥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立峰崿，穿云蔽日，涣然自挠，复就行列，浑浑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顾，丛台、阿房，长乐、未央，建章、昭阳之隆丽诡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

吴子曰：“吾闻君子患无德，不患无土；患无土，不患无人；患无人，不患无宫室；患无宫室，不患材之不己有。先生之所陈，四累之下也；且禡祁既成，诸侯叛之。”

先生曰：“河鱼之大，上迎涛波，罗壅津涯，千里雷驰，重马轻车，遂以君命，矢而纵观焉。大罟断流，修网亘山，罩罾罾，织紵其间。巨舟轩昂，伇伇回环，水师更呼，声裂商颜。于是鼓沓集而从之，扼龙吭，拔鲸鳍，戮白鼉，逐毒螭，叱冯夷，立水湄。搜搅流离，掬缩推移。梁会网罟，腾天弥围。掉磴拥踊，以登夫历山之垂。如川之归，如山之摧，如云之披。其有乘化会神，振拔漣沦，摘奇文，出怪鳞，腾飞涛而上逸，生电雷于龙门者，犹仰纶飞缴，顿踏而取之，莫不脱角裂翼，呀吓匍匐，复就齑切，莫保龙籍，具糅五味，布列雕俎，风云失势，沮散远去。若夫魮、鲙、鲋、鲤、鲢、鳊之琐屑蔑裂者，夫固不足悉数，漏脱瘠目，养之水府，而三河之人，则已填溢饕餮，腥膏卤。闻鲙炙之美，则掩鼻蹙颈，贱甚粪土而莫顾者也。若是何如？”

吴子曰：“一时之观，不足以夸后世；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闻其上者。”

先生曰：“猗氏之盐，晋宝之大者也。人之赖之与谷同，化若神造，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则见沟畦畹之交错轮囷，若稼若圃，敞兮匀匀，涣兮鳞鳞，邇洳纷属，不知其垠。俄然决源醴流，交灌互澍，若枝若股，委屈延布，脉写膏浸，溽湿滑汨，弥高掩庳，漫垆冒块，决决没没，远近混会。抵值堤防，漚瀛霏沓。偃然成渊，潏然成川，观之者徒见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神液阴澍，甘卤密起，孕灵富媪，不爱其美。无声无形，燂结迅诡，回眸一瞬，积雪百里。晶晶霏霏，奋僂离析，锻圭椎壁，眩转的砾。乍似陨星及地，明灭相射，冰裂雹碎，岌岌增益。大者印纍，小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熠煜，萤駭电走，巨步盈车。方尺数斗。于是哀敛合集，举而堆之，皓皓乎县圃之巍巍，皜皜乎漾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骇化变之神奇，卒不可推也。然后驴牛马之运，西出秦、陇，南

过樊、邓，北极燕、代，东逾周、宋。家获作咸之利，人被六气之用，和钧兵食，以征以贡。其贲天下也，与海分功，可谓有济矣。若是何如？”

吴子曰：“魏绛之言曰‘近宝则公室乃贫’，岂谓是耶？虽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为民利也。”

先生曰：“愿闻民利。”

吴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亲戚相保而无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赋力。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齐、宋，曹、卫解裂，鲁、郑震恐，定周于温。奉册受锡，夹辅纠逖，以为侯伯，齐盟践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诸侯；诸侯恃焉，以有其国；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抚；推德义，立信让；示必行，明所向；达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马，驰轩车，出入环连，贯于国都。则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饩馈，交错文质。飧有嘉乐，宴有庭实。登降好赋，牺象毕出。犒劳赠贿，率礼无失。六卿理兵，大戎小戎。钟鼓丁宁，以讨不恭。车埵万乘，卒半天下，鼓之则震，卒之则畏。其号令之动，若水之源，若轮之旋，莫不如志。当此之时，咸能欢娱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义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义而用天下，其遗风尚有存者。若是可以为民利也乎？”

吴子曰：“近之矣，然犹未也。彼霸者之为心也，引大利以自向，而撻他人之力以自为固，而民乃后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异乎吾向之陈者，故曰近之矣，犹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阳，尧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俭嗇；有温恭、克让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让；有师锡、金曰、畴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谋而深；有百兽率舞、凤凰来仪、于变时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训，故其人至于今忧思而畏祸；有无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尧之遗风也。愿以闻于子，何如？”

吴子离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闻也。夫俭则人用足而不淫；让则遵分而进善，其道不斗；谋则通于远而周于事；和则仁之质；戒则义之实；恬以愉则安，而久于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动以尧为准，先生之言，道之奥者，若果有贡于上，则吾知其易易焉也！举晋国之风以一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赐。

答 问

有问柳先生者曰：“先生貌类学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奋厥志，独被罪辜，废斥伏匿。交游解散，羞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他人有恶，指诱增益，身居下流，为谤藪泽。骂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无谄。遇揖目动，闻言心惕，时行草野，不知何适，独何劣耶！观今之贤智，莫不舒翹扬英，推类援朋，叠足天庭，魁曩恢张，群驱连行。奇谋高论，左右抗声，出入翕忽，拥门填扃，一言出口，流光垂荣，岂非伟耶？先生虽读古人书，自谓知理道，识事机，而其施为若是其悖也！狼狽揜蓐，何以自表于今之世乎？”

先生答曰：“敬闻命。然客言仆知理道、识事机，过矣。仆懵夫屈伸去就，触罪受辱，幸得联支体、完肌肤，犹食人之食，衣人之衣，用人之货，无耕织居贩，然而活给羞愧恐

乘之不暇。今客又推当世贤智以深致诮责，吾缘囚也，逃山林入江海无路，其何以容吾躯乎？愿客少假声气，使得详其心次其论。”

客曰：“何取？”先生曰：“仆少尝学问，不根师说。心信古书，以为凡事皆易，不折之以当世急务，徒知开口而言，闭目而息，挺而行，蹶而伏，不穷喜怒，不究曲直，冲罗陷穽，不知颠踣，愚蠢狂悖，若是甚矣。又何以恭客之教而承厚德哉？今之世工拙不欺，贤不肖明白。其显进者，语其德，则皆茫洋深阔，端贞鲠亮，苞并涵养，与道俱往。而仆乃蹇浅窄僻，跳浮嚅囁，抵瑕陷厄，固不足以赅赅批掇而追其迹。举其理，则皆谟明渊沉，剖微穷深，劈析是非，校度古今。而仆乃緘钳默塞，耗眊窒惑，抉异探怪，起幽作匿，攸攸恤恤，卒自祸贼，固不足以睚眦激昂而效其则。言其学，则皆总揽罗络，横竖杂博，天旋地缩，鬼神交错。而仆乃单庸撇莠，离疏空虚，窃听道涂，颛臞蒙愚，不知所如，固不足以抗颜摇舌而与之俱。称其文，则皆汗漫辉煌，呼嘘阴阳，轶三光，陶镕帝皇。而仆乃朴鄙艰涩，培塿淟涖，毫联缕缉，尘出块入，固不足以摅摛踊跃而涉其级。兹四者悬判，虽庸童小女，皆知其不及，而又裹以罪恶，缠以羁縻，客从而挤之，不亦忍乎？且夫白羲、騶耳之得康庄也，逐奔星，先飘风，而跛驴不出泥滓。黄钟、元闲之登清庙也，铿天地，动神祇，而呜呜咬哇，不入里耳。西子、毛嫱之蹈后宫也，皦朝日，焕浮云，而无盐逐于乡里。蛟龙之腾于天渊也，弥六合，泽万物，而禔与蛭不离尺水。卓诡倜傥之士之遇明世也。用智能，显功烈，而么眇连蹇，颠顿披靡，固其所也。客又何怪哉！且夫一涉险阨而不再者，烈士之志也；知其不可而速已者，君子之事也。吾将窃取之以没吾世，不亦可乎？”乃歌曰：

尧舜之修兮，禹益之忧兮，能者任而愚者休兮。簪簪蓬蒿，乐吾囚兮。文墨之彬彬，足以舒吾悉兮。已乎已乎，曷之求乎！

客乃笑而去。

起废答

柳先生既会州刺史，即治事，还，游于愚溪之上。溪上聚鰲老壮齿，十有一人，谖足以进，列植以庆。卒事，相顾加进而言曰：“今兹是州，起废者二焉，先生其闻而知之欤？”答曰：“谁也？”曰：“东祠暨浮图，中厩病羸之驹。”

曰：“若是何哉？”曰：“凡为浮图道者，都邑之会必有师，师善为律以敕戒，始学者与女释者甚尊严，且优游。暨浮图有师道，少而病暨，日愈以剧，居东祠十年，扶服舆曳，未尝及人，侧匿愧恐殊甚。今年，他有师道者悉以故去，始学者与女释者依依无所师，遂相与出暨浮图以为师，盥濯之，扶持之，壮者执舆，幼者前驱，被以其衣，导以其旗。怵惕疾视，引且翼之。暨浮图不得已，凡师数百生。日馈饮食，时献巾帨，洋洋也。举莫敢逾其制。中厩病羸之驹，羸之病亦且十年，色玄不厖，无异技，砉然大耳。然以其病，不得齿他马。食斥弃异阜，恒少食，屏立挨辱，掣顿异甚。垂首披耳，悬涎属地。凡厩之马，无肯为伍。会今刺史以御史中丞来莅吾邦，屏弃群驷，舟以泝江，将至，无以为乘。厩人咸曰：‘病羸驹大而厖，可秣饰焉；他马巴、樊庠狭，无可当吾刺史者。’于是众牵驹上燥土大庑下，荐之席，縻之丝，浴剔蚤鬣。刮恶除洩。莖以雕胡，秣以香萁，错贝鳞纁，凿金文鞿，络以和铃，纓以朱绶。或膏其鬣，或剗其腓，御夫尽饰，然后敢持。除道履石，立

之水涯；幢祕前罗，杠盖后随。千夫翼卫，当道上驰。抗首出臆，震奋遨嬉。当是时，若有知也，岂不曰宜乎？”

先生曰：“是则然矣，叟将何以教我？”黉老进曰：“今先生来吾州亦十年，足轶疾风，鼻知膾香，腹溢儒书，口盈宪章，包今统古，进退齐良，然而一废不复，曾不若臂足涎颡之犹有遭也。朽人不识，敢以其惑，愿质之先生。”先生笑且答曰：“叟过矣。彼之病，病乎足与颡也；吾之病，病乎德也。又彼之遭，遭其无耳。今朝廷泊四方，豪杰林立，谋猷川行。群谈角智，列坐争英。披华发辉，挥喝雷霆。老者育德，少者驰声。卬角羈贯，排厠鳞征。一位暂缺，百事交并。骈倚悬足，曾不得逞。不若是州之乏释师大马也，而吾以德病伏焉，岂臂足涎颡之可望哉！叟之言过昭昭矣，无重吾罪！”于是黉老壮齿，相视以喜，且吁曰：“谕之矣！”拱揖而旋，为先生病焉。

卷十六

说 十四首

天 说

韩愈谓柳子曰：“若知天之说乎？吾为子言天之说。今夫人有疾痛、倦辱、饥寒甚者，因仰而呼天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又仰而呼天曰：‘何为使至此极戾也！’若是者，举不能知天。夫果臝，饮食既坏，虫生之；人之血气败逆壅底，为癰疡、疣赘、痿痺，虫生之；木朽而蝎中，草腐而萤飞，是岂不以坏而后出耶？物坏，虫由之生；元气阴阳之坏，人由之生。虫之生而物益坏，食啖之，攻穴之，虫之祸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于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仇也。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棚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偃溲，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镕，陶甄琢磨，恣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幸幸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于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仇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子以吾言为何如？”

柳子曰：“子诚有激而为是耶？则信辩且美矣。吾能终其说。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臝、癰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蕃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天地，大果臝也；元气，大癰痔也；阴阳，大草木也，其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子而信子之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亡得丧于果臝、癰痔、草木耶！”

天 论 上

刘禹锡

世之言天者二道焉。拘于昭昭者，则曰：“天与人实影响：祸必以罪降，福必以善徠，穷厄而呼必可闻，隐痛而祈必可答，如有物的然以宰者。”故阴鹭之说腾焉。泥于冥冥者，则曰：“天与人实刺异：霆震于畜木，未尝在罪；春滋乎堇荼，未尝择善；跖、焉而遂，孔、颜焉而厄，是茫乎无有宰者。”故自然之说胜焉。余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

大凡入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有形之大者也；人，动物之尤者也。天之能，

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故余曰：天与人交相胜耳。其说曰：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阳而阜生，阴而肃杀；水火伤物，木坚金利；壮而武健，老而耗耗；气雄相君，力雄相长；天之能也。阳而蓺树，阴而擎斂；防害用濡，禁焚用光；斩材耑坚，液矿刚铤；义制强讐，礼分长幼，右贤尚功，建极闲邪；人之能也。

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当其赏，虽三旌之贵，万锺之禄，处之咸曰宜。何也？为善而然也。当其罚，虽族属之夷，刀锯之惨，处之咸曰宜。何也？为恶而然也。故其人曰：“天何预乃事耶？唯告虔报本、肆类授时之礼，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召，奚预乎天邪？”法小弛则是非驳，赏不必尽善，罚不必尽恶。或贤而尊显，时以不肖参焉；或过而僇辱，时以不辜参焉。故其人曰：“彼宜然而信然，理也；彼不当然而固然，岂理邪？天也。福或可以诈取，而祸或可以苟免。”人道驳，故天命之说亦驳焉。法大弛，则是非易位，赏恒在佞，而罚恒在直。义不足以制其强，刑不足以胜其非，人之能胜天之具尽丧矣。夫实已丧而名徒存，彼昧者方挈挈然提无实之名，欲抗乎言天者，斯数穷矣。

故曰：天之所以能者，生万物也；人之所以能者，治万物也。法大行，则其人曰：“天何预人邪？我蹈道而已。”法大弛，则其人曰：“道竟何为邪？任人而已。”法小弛，则天人之论驳焉。今以一己之穷通，而欲质天之有无，惑矣！

余曰：天恒执其所以临乎下，非有预乎治乱云尔；人恒执其所以仰乎天，非有预乎寒暑云尔。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

天 论 中

或曰：“子之言天与人交相胜，其理微，庸使户晓，盍取诸譬焉。”刘子曰：“若知旅乎？夫旅者，群适乎莽苍，求休乎茂木，饮乎水泉，必强有力者先焉，否则虽圣且贤莫能竞也，斯非天胜乎？群次乎邑郭，求荫于华榱，饱于饩牢，必圣且贤者先焉，否则强有力莫能竞也，斯非人胜乎？苟道乎虞、芮，虽莽苍犹郭邑然；苟由乎匡、宋，虽郭邑犹莽苍然。是一日之途，天与人交相胜矣。吾固曰：是非存焉，虽在野，人理胜也；是非亡焉，虽在邦，天理胜也。然则天非务胜乎人者也。何哉？人不幸则归乎天也。人诚务胜乎天者也。何哉？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吾于一日之途而明乎天人，取诸近也已。”

或者曰：“若是，则天之不相预乎人也信矣，古之人曷引天为？”答曰：“若知操舟乎？夫舟行乎淮、淄、伊、洛者，疾徐存乎人，次舍存乎人。风之怒号，不能鼓为涛也；流之湔洄，不能峭为颿也。适有迅而安，亦人也；适有覆而胶，亦人也。舟中之人未尝有言天者，何哉？理明故也。彼行乎江、汉、淮、海者，疾徐不可得而知也，次舍不可得而必也。鸣条之风，可以沃日；车盖之云，可以见怪。恬然济，亦天也；黯沉，亦天也；陆危而仅存，亦天也。舟中之人未尝有言人者，何哉？理昧故也。”

问者曰：“吾见其骈焉而济者，风水等耳，而有沉有不沉，非天曷司欤？”答曰：“水与舟，二物也。夫物之合并，必有数存乎其间焉。数存然后形势乎其间焉。一以沉，一以济，

适当其数乘其势耳。彼势之附乎物而生，犹影响也。本乎徐者其势缓，故人得以晓也；本乎疾者其势遽，故难以晓也。彼江、海之覆，犹伊、淄之覆也。势有疾徐，故有不晓耳。”

问者曰：“子之言数存而势生，非天也，天果狭于势邪？”答曰：“天形恒圆而色恒青，周回可以度得，昼夜可以表候，非数之存乎？恒高而不卑，恒动而不已，非势之乘乎？今夫苍苍然者，一受其形于高大，而不能自还于卑小；一乘其势于动用，而不能自休于俄顷，又恶能逃乎数而越乎势耶？吾固曰：万物之所以为无穷者，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天与人，万物之尤者耳。”

问曰：“天果以有形而不能逃乎数，彼无形者，子安所寓其数邪？”答曰：“若所谓无形者，非空乎？空者，形之希微者也，为体也不妨乎物，而为用也恒资乎有，必依于物而后形焉。今为室庐，而高厚之形藏乎内也；为器用，而规矩之形起乎内也。音之作也有大小，而响不能逾；表之立也有曲直，而影不能逾。非空之数欤？夫目之视，非能有光也，必因乎日月火炎而后光存焉。所谓晦而幽者，目有所不能烛耳。彼狸、狴、犬、鼠之目，庸谓晦为幽邪？吾固曰：以目而视，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视，得形之微者也。乌有天地之内有无形者耶？古所谓无形，盖无常形耳，必因物而后见耳。乌能逃乎数耶？”

天 论 下

或曰：“古之言天之历象，有宣夜、浑天、《周髀》之书；言天之高远卓诡，有邹子。今子之言，有自乎？”

答曰：“吾非斯人之徒也。大凡入乎数者，由小而推大必合，由人而推天亦合。以理揆之，万物一贯也。今夫人之有颜、目、耳、鼻、齿、毛、颐、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夫肾、肠、心、腹。天之有三光悬寓，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浊为清母，重为轻始。两位既仪，还相为庸，嘘为雨露，噫为雷风。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曰生，动类曰虫。倮虫之长，为智最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用天之利，立人之纪。纪纲或坏，复归其始。尧、舜之书，首曰‘稽古’，不曰稽天；幽、厉之诗，首曰‘上帝’，不言人事。在舜之廷，元凯举焉，曰‘舜用之’，不曰天授；在殷高宗，袭乱而兴，心知说贤，乃曰‘帝赉’。尧民知余，难以神诬；商俗以讹，引天而殴。由是而言，天预人乎？”

鹖 说

有鹖曰鹖者，穴于长安荐福浮图有年矣。浮图之人，室宇于其下者，伺之甚熟，为余说之曰：“冬日之夕，是鹖也，必取鸟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则执而上浮图之眊焉，纵之，延其首以望，极其所如往，必背而跂去焉。苟东矣，则是日也不东逐，南北西亦然。”

呜呼，孰谓爪吻毛翮之物而不为仁义器耶！是固无号位爵禄之欲，里闾亲戚朋友之爱也，出乎鷇卵，而知攫食决裂之事尔，不为其他。凡食类之饥，唯旦为甚，今忍而释之，以有报也。是不亦卓然有立者乎？用其力而爱其死，以忘其饥，又远而违之，非仁义之道耶？恒其道，一其志，不欺其心，斯固世之所难得也。

余又疾夫今之说曰：以煦煦而嘿，徐徐而俯者，善之徒；以翘翘而厉，炳炳而白者，暴

之徒。今夫梟鹄，晦于昼而神于夜；鼠不穴寝庙，循墙而走，是不近于煦煦者耶？今夫鹞，其立趯然，其动害然，其视的然，其鸣革然，是不亦近于翘翘者耶？由是而观其所为，则今之说为未得也。孰若鹞者，吾愿从之。毛耶翮耶，胡不我施？寂寥太清，乐以忘饥。

祀朝日说

柳子为御史，主祀事，将朝日，其僚问曰：“古之名曰朝日而已，今而曰祀朝日何也？”余曰：“古之记者，则朝拜之云也。今而加祀焉者，则朝旦之云也。今之所云非也。”

问者曰：“以夕而偶诸朝，或者今之是乎？”余曰：“夕之名，则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见曰朝，暮见曰夕，故《诗》曰：‘邦君诸侯，莫肯朝夕。’《左氏传》曰：‘百官承事，朝而不夕。’《礼记》曰：‘日入而夕’，又曰：‘朝不废朝，暮不废夕。’晋侯将杀竖襄，叔向夕。楚子之留乾溪，右尹子革夕。齐之乱，子我夕。赵文子荅其椽，张老夕。智襄子为室美，士茁夕。皆暮见也。《汉仪》：夕，则两郎向琐闼拜，谓之夕郎。亦出是名也。故曰大采朝日，小采夕月。又曰春朝朝日，秋夕夕月。若是其类足矣。又加祀焉，盖不学者为之也。”

僚曰：“欲子之书其说，吾将施于世，可乎？”余从之。

捕蛇者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矜人，无御之者。然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岁赋其二，募有能捕之者，当其租入，永之人争奔走焉。

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问之，则曰：“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之十二年，几死者数矣。”言之，貌若甚戚者。余悲之，且曰：“若毒之乎？余将告于莅事者，更若役，复若赋，则何如？”

蒋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将哀而生之乎？则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赋不幸之甚也。向吾不为斯役，则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矣，而乡邻之生日蹙。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号呼而转徙，饥渴而顿踣，触风雨，犯寒暑，呼嘘毒疠，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与吾祖居者，今其室十无一焉；与吾父居者，今其室十无二三焉；与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无四五焉，非死而徙尔。而吾以捕蛇独存。悍吏之来吾乡，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哗然而骇者，虽鸡狗不得宁焉。吾恂恂而起，视其缶，而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退而甘食其土之有，以尽吾齿。盖一岁之犯死者二焉，其余则熙熙而乐，岂若吾乡邻之旦旦有是哉！今虽死乎此，比吾乡邻之死则已后矣，又安敢毒耶？”

余闻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也。”吾尝疑乎是，今以蒋氏观之，犹信。呜呼，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措 说

柳子为御史，主祀事。将措，进有司以问措之说，则曰：“合百神于南郊，以为岁报者

也。先有事必质于户部，户部之词曰‘旱于某，水于某，虫蝗于某，疠疫于某’，则黜其方守之神，不及以祭。”余尝学《礼》，盖思而得之，则曰：“‘顺成之方，其禘乃通’，若是，古矣。”继而叹曰：“神之貌乎，吾不可得而见也；祭之飨乎，吾不可得而知也。是其诞漫恹恹，冥冥焉不可执取者。夫圣人之为心也，必有道而已矣，非于神也，盖于人也。以其诞漫恹恹，冥冥焉不可执取，而犹诛削若此，况其貌言动作之块然者乎？是设乎彼而戒乎此者也，其旨大矣。”

或曰：“若子之言，则旱乎、水乎、虫蝗乎、疠疫乎，未有黜其吏者，而神黜焉，而曰‘盖于人者’，何也？”予曰：“若子之云，旱乎、水乎、虫蝗乎、疠疫乎，岂人之为耶？故其黜在神。暴乎、眊乎、沓贪乎、罢弱乎，非神之为耶？故其罚在人。今夫在人之道，则吾不知也。不明斯之道，而存乎古之数，其名则存，而教之实则隐。以为非圣人之意，故叹而云也。”

曰：“然则致雨反风，蝗不为灾，虎负子而趋，是非人之为则何以？”余曰：“子欲知其以乎？所谓偶然者信矣。必若人之为，则十年九潦、八年七旱者，独何如人哉？其黜之也，苟明乎教之道，虽去古之数可矣。反是，则诞漫之说胜，而名实之事丧，亦足悲乎！”

乘桴说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欤！”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说曰：海与桴与材，皆喻也。海者，圣人至道之本，所以浩然而游息者也。桴者，所以游息之具也。材者，所以为桴者也。《易》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则天地之心者，圣人之海也。复者，圣人之桴也。所以复者，桴之材也。孔子自以极生人之道，不得行乎其时，将复于至道而游息焉。谓由也勇于闻义，果于避世，故许其从之也。其终曰：“无所取材”云者，言子路徒勇于闻义，果于避世，而未得所以为复也。此以退子路兼人之气，而明复之难耳。然则有其材以为其桴，而游息于海，其圣人乎？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由是而言，以此追庶几之说，则回近得矣。而曰“其由也欤”者，当是叹也回死矣夫。

或问曰：“子必圣人之云尔乎？”曰：“吾何敢。以广异闻，且使遁世者得吾言以为学，其于无闷也，撻焉而已矣。”

说车赠杨诲之

杨诲之将行，柳子起而送之门，有车过焉，指焉而告之曰：“若知是之所以任重而行于世乎？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则速坏。工之为功也，不攻则速败。中不方，则不能以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方之所谓者箱也，圆之所谓者轮也。匪箱不居，匪轮不涂。吾子其务法焉者乎？”曰：“然。”

曰：“是一车之说也。非众车之说也，吾将告子乎众车之说。泽而桴，山而俾，上而轻，下而轩且曳。祥而旷左，革而长轂以戟，巢焉而以望。安以爰老，輻以蔽内，垂绥而以敔，载十二旒，而以庙以郊以陈于庭，其类众也。然而其要，存乎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也。是故任而安之者箱，达而行之者轮，恒中者轴，掎而固者蚤，长而挠，进不罪乎马，

退不罪乎人者輶，却暑与雨者盖，敬而可伏者轼，服而制者马若牛，然后众车之用具。

今杨氏，仁义之林也，其产材良。诲之学古道为古辞，冲然而有光，其为工也攻。果能恢其量若箱，周而通之若轮，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更乎内若轴，摄之以刚健若蚤，引焉而宜御乎物若輶，高以远乎污若盖，下以成乎礼若轼，险而安，易而利，动而法，则庶乎车之全也。《诗》之言曰：四牡骝骝，六轡如琴。孔氏语曰：左为六官，右为执法。此其以达于大政也。凡人之质不良，莫能方且恒。质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圆遂。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遇阳虎必曰诺，而其在夹谷也，视叱齐侯类蓄狗，不震乎其内。后之学孔子者，不志于是，则吾无望焉耳矣。”

诲之，吾戚也，长而益良，方其中矣。吾固欲其任重而行于世，慎圆其外者未至，故说车以赠。

谪龙说

扶风马孺子言：年十五六时，在泽州，与群儿戏郊亭上。顷然，有奇女坠地，有光晔然，被缙裘白纹之里，首步摇之冠。贵游少年骇且悦之，稍狎焉。奇女颀尔怒曰：“不可。吾故居钧天帝宫，下上星辰，嘘阴阳，薄蓬莱，羞昆仑，而不即者。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谪来，七日当复。今吾虽辱尘土中，非若俚也。吾复，且害若。”众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讲室焉。及期，进取杯水饮之，嘘成云气，五色翛翛也。因取裘反之，化为白龙，徊翔登天，莫知其所终。亦怪甚矣。

呜呼，非其类而狎其谪不可哉！孺子不妄人也，故记其说。

复吴子松说

子之疑木肤有怪文，与人之贤不肖、寿夭、贵贱，果气之寓欤？为物者裁而为之欤？余固以为寓也。子不见夫云之始作乎？勃怒冲涌，击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为人，拳然为禽，敷舒为林木，嵒嶭为宫室，谁其搏而斫之者？风出洞窟，流离百物，经清触浊，呼召窍穴，与夫草木之偪偶纷罗，雕葩剡芒，臭朽馨香，采色之赤碧白黄，皆寓也。无裁而为之者，又何独疑兹肤之奇诡，与人之贤不肖、寿夭、贵贱，参差不齐者哉？是固无情，不足穷也。

然有可恨者：人或权褒贬黜陟为天子求士者，皆学于圣人之道，皆又以仁义为的，皆曰我知人我知人。披辞窥貌，逐其声而核其所蹈者，以升而降。其所升，常多蒙瞽祸贼僻邪，罔人以自利者；其所降，率恒多清明冲淳不为害者。彼非无情物也，非不欲得其升降也，然犹反戾若此。逾千百年，乃一二人，幸不出于此者。征之，犹无以为告。今子不是病，而木肤之问为物者有无之疑，子胡横讯过诘扰扰焉如此哉！

黑说

鹿畏豕，豕畏虎，虎畏黑。黑之状，被发人立，绝有力而甚害人焉。楚之南有猎者，能吹竹为百兽之音。昔云持弓矢罍火，而即之山，为鹿鸣以感其类，伺其至，发火而射之。豕

闻其鹿也，趋而至。其人恐，因为虎而骇之。亟走而虎至，愈恐，则又为黑。虎亦亡去。黑闻而求其类，至则人也，捽搏挽裂而食之。

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黑之食也。

观八骏图说

古之书有记周穆王驰八骏升昆仑之墟者，后之好事者为之图，宋、齐以下传之。观其状甚怪，咸若騫若翔，若龙凤麒麟，若螳螂然。其书尤不经，世多有，然不足采。世闻其骏也，因以异形求之。则其言圣人者，亦类是矣。故传伏羲曰牛首，女蜗曰其形类蛇，孔子如俱头，若是者甚众。孟子曰：“何以异于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今夫马者，驾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视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齧草饮水，一也。推是而至于骏，亦类也。今夫人，有不足为负贩者，有不足为吏者，有不足为士大夫者，有足为者，视之圆首横目，食谷而饱肉，絺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于圣，亦类也。然则伏羲氏、女蜗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骅骝、白羲、山子之类，若果有之，是亦马而已矣。又乌得为牛，为蛇，为俱头，为龙、凤、麒麟、螳螂然也哉！

然而世之慕骏者，不求之马，而必是图之似，故终不能有得于骏也。慕圣人者，不求之人，而必若牛、若蛇、若俱头之问，故终不能有得于圣人也。诚使天下有是图者，举而焚之，则骏马与圣人出矣。

卷十七

传 七首

宋 清 传

宋清，长安西部药市人也。居善药。有自山泽来者，必归宋清氏，清优主之。长安医工得清药辅其方，辄易雠，咸誉清。疾病疮疡者，亦皆乐就清求药，冀速已。清皆乐然响应，虽不持钱者，皆与善药，积券如山，未尝诣取直。或不识遥与券，清不为辞。岁终，度不能报，辄焚券，终不复言。市人以其异，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或曰：“清其有道者欤？”清闻之曰：“清逐利以活妻子耳，非有道也，然谓我蚩妄者亦谬。”

清居药四十年，所焚券者百数十人，或至大官，或连数州，受俸博，其馈遗清者，相属于户。虽不能立报，而以賒死者千百，不害清之为富也。清之取利远，远故大，岂若小市人哉？一不得直，则怫然怒，再则骂而仇耳。彼之为利，不亦翦翦乎！吾见蚩之有在也。清诚以是得大利，又不为妄，执其道不废，卒以富。求者益众，其应益广。或斥弃沉废，亲与交；视之落然者，清不以怠，遇其人，必与善药如故。一旦复柄用，益厚报清，其远取利，皆类此。

吾观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类清之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呜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报如清之远者乎！幸而庶几，则天下之穷困废辱得不死亡者众矣，市道交岂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柳先生曰：“清居市不为市之道，然而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悲夫！然则清非独异于市人也。”

种树郭橐𪔐传

郭橐𪔐，不知始何名。病痿，隆然伏行，有类橐𪔐者，故乡人号之“橐”。橐闻之曰：“甚善，名我固当。”因舍其名，亦自谓橐𪔐云。其乡曰丰乐乡，在长安西。橐业种树，凡长安豪富人为观游及卖果者，皆争迎取养。视橐所种树，或移徙，无不活，且硕茂蚤实以蕃。他植者虽窥伺效慕，莫能如也。

有问之，对曰：“橐𪔐非能使木寿且孳也，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动勿虑，去不复顾。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长而已，非有能硕茂之也；不抑耗其实而已，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则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过焉则不及。苟

有能反是者，则又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离矣。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雠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为哉！”

问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禪曰：“我知种树而已。理，非吾业也。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旦暮吏来而呼曰：‘官命促尔耕，勸尔植，督尔获。蚤缫而绪，蚤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鸣鼓而聚之，击木而召之。吾小人辍飧饔以劳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则与吾业者其亦有类乎？”

问者嘻曰：“不亦善夫，吾问养树，得养人术。”传其事以为官戒。

童区寄传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自毁齿已上，父兄鬻卖，以覬其利。不足，则取他室，束缚钳桎之。至有须鬻者，力不胜，皆屈为僮。当道相贼杀以为俗。幸得壮大，则缚取么弱者。汉官因以为己利，苟得僮，恣所为不问。以是越中户口滋耗。少得自脱，惟童区寄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桂部从事杜周士，为余言之。

童寄者，郴州莠牧儿也。行牧且莠，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虚所卖之。寄伪儿啼，恐栗为儿恒状。贼易之，对饮，酒醉。一人去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缚背刃，力下上，得绝，因取刃杀之。逃未及远，市者还，得童大骇。将杀童，遽曰：“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诚见完与恩，无所不可。”市者良久计曰：“与其杀是僮，孰若卖之；与其卖而分，孰若吾得专焉。幸而杀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缚牢甚。夜半，童自转，以缚即炉火烧绝之，虽疮手勿惮，复取刃杀市者。因大号，一虚皆惊。童曰：“我区氏儿也，不当为僮。贼二人得我，我幸皆杀之矣，愿以闻于官。”

虚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视，儿幼愿耳。刺史颜证奇之，留为小吏，不肯。与衣裳，吏护还之乡。乡之行劫缚者，侧目莫敢过其门，皆曰：“是儿少秦武阳二岁，而讨杀二豪，岂可近耶！”

梓人传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门，愿佣隙宇而处焉。所职寻引、规矩、绳墨，家不居砮斫之器。问其能，曰：“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众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阙足而不能理，曰：“将求他工。”余甚笑之，谓其无能而贪禄嗜货者。

其后京兆尹将饰官署，余往过焉。委群材，会众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既成，书于上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则其姓字也。凡执用之

工不在列。余圖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

繼而嘆曰：彼將舍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于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于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猶眾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迹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宮于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炫能，不矜名，不親小勞，不侵眾官，日與天下之英材討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眾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眾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于府廷，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圓、尋引之短長，姑奪眾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

或曰：“彼主為室者，僥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舍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余謂梓人之道類于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名。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曰李赤。游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游者有姻焉。閑累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无恙，太夫人在堂，安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有間，婦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友号而救之，婦人解其巾走去。赤怒曰：“汝無道，吾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輒而圓封之。又為書，博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廁抱瓮詭笑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所遭，乃廁鬼也。聚仆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污，眾環之以至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未及言，已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

之。赤入厕，举其床捍门，门坚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众发墙以入，赤之面陷不洁者半矣，又出洗之。县之吏更召巫师善咒术者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觉，更呼而求之，见其足于厕外，赤死久矣。独得尸归其家，取其所为书读之，盖与其母妻诀，其言辞犹人也。

柳先生曰：李赤之传不诬矣。是其病心而为是耶？抑固有厕鬼耶？赤之名闻江湖间，其始为士，无以异于人也。一惑于怪，而所为若是，乃反以世为溷，溷为帝居清都，其属意明白。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与向背决不为赤者，几何人耶？反修而身，无以欲利好恶迁其神而不返，则幸矣，又何暇赤之笑哉！

蛭 螻 传

蛭螻者，善负小虫也。行遇物，辄持取，印其首负之。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蹶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

今世之嗜取者，遇货不避，以厚其室，不知为己累也，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蹶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

曹文洽韦道安传（原阙）

卷十八

骚 十首

乞巧文

柳子夜归自外庭，有设祠者，饗饌馨香，蔬果交罗，插竹垂绶，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问焉。女隶进曰：“今兹秋孟七夕，天女之孙将嫁于河鼓。邀而祠者，幸而与之巧，驱去蹇拙，手目开利，组紕缝制，将无滞于心焉。为是祷也。”

柳子曰：“苟然欤？吾亦有所大拙，傥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紕，促武缩气，旁趋曲折，伛偻将事，再拜稽首称臣而进曰：“下土之臣，窃闻天孙，专巧于天， 轶璇玑，经纬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临下民。钦圣灵、仰光耀之日久矣。今闻天孙不乐其独得，贞卜于玄龟，将蹈石梁。款天津，俚于神夫，于汉之滨。两旗开张，中星耀芒。灵气翕歛，兹辰之良。幸而弭节，薄游民间，临臣之庭，曲听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医所不攻，威不能迁，宽不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无所投足。蚁适于垤。蜗休于壳。龟鼃螺蚌。皆有所伏。臣物之灵，进退唯辱。彷徨为狂，局束为谄。吁吁为诈，坦坦为忝。他人有身，动必得宜。周旋获笑，颠倒逢嘻。己所尊昵，人或怒之。变情徇势，射利抵巇。中心甚憎，为彼所奇。忍仇佯喜，悦誉迁随。胡执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己，曾不惕疑。贬名绝命，不负所知。扑嘲似傲，贵者启齿。臣旁震惊，彼且不耻。叩稽匍匐，言语谄诡。令臣缩瑟，彼则大喜。臣若效之，瞋怒丛己。彼诚大巧，臣拙无比。王侯之门，狂吠狺狂。臣到百步，喉喘颠汗。睚眦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纵诞。毛群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险，拟步如漆。左低右昂，斗冒冲突。鬼神恐悸，圣智危栗。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独何工，纵横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独嗇于臣，恒使玷黜。沓沓寥寥，恣口所言。迎知喜恶，默测憎怜。摇唇一发，径中心原。胶加钳夹，誓死无迁。探心扼胆，踊跃拘牵。彼虽佯退，胡可得旃。独结臣舌，暗抑衔冤。擘眚流血，一辞莫宣。胡为赋授，有此奇偏。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噂嘒飞走。骈四俚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瞶昏莽卤，朴钝枯朽。不期一时，以俟悠久。旁罗万金，不鬻弊帚。跪呈豪杰，投弃不有。眉蹙颔蹙，喙唾胸欧。大赦而归，填恨低首。天孙司巧，而穷臣若是。卒不余畀，独何酷欤。敢愿圣灵悔祸，矜臣独艰。付与姿媚，易臣顽颜。凿臣方心，规以大圆。拔去呐舌，纳以工言。文词婉软，步武轻便。齿牙饶美，眉睫增妍。突梯卷鬯，为世所贤。公侯卿士，五属十连。彼独何人，长享终天！”言讫，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

至夜半，不得命，疲极而睡。见有青袖朱裳，手持绛节而来告曰：“天孙告汝，汝词良

苦。凡汝之言，吾所极知。汝择而行，嫉彼不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为之，而诳我为！汝唯知耻，谄貌淫词。宁辱不贵，自适其宜。中心已定，胡妄而祈？坚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为大，失不污卑。凡吾所有，不敢汝施。致命而升，汝慎勿疑。”呜呼！天之所命，不可中革。泣拜欣受，初悲后恚，抱拙终身，以死谁惕！

骂尸虫文

有道士言：“人皆有尸虫三，处腹中，伺人隐微失误，辄籍记，日庚申，幸其人之昏睡，出谗于帝以求飧。以是人多谪过、疾病、夭死。”柳子特不信，曰：“吾闻聪明正直者为神。帝，神之尤者，其为聪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阴秽小虫，纵其狙诡，延其变诈，以害于物，而又悦之以飧？其为不宜也殊甚！吾意斯虫若果为是，则帝必将怒而戮之，投于下土，以殄其类，俾夫人咸得安其性命而苛慝不作，然后为帝也。”余既处卑，不得质之于帝，而嫉斯虫之说，为文而骂之：

来，尸虫！汝曷不自形其形？阴幽跪侧而寓乎人，以贼厥灵。膏肓是处兮，不择秽卑。潜窥默听兮，导人为非。冥持札牒兮，摇动祸机。卑陋拳缩兮，宅体险微。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斗为安佚。谮下谰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窃出，走谗于帝，遽入自屈。默然无声，其意乃毕。求味己口，胡人之恤！彼修螭恙心，短蜣穴胃，外搜疥疔，下索痿痔，侵人肌肤，为己得味。世皆祸之，则惟汝类。良医刮杀，聚毒攻饵。旋死无余，乃行正气。汝虽巧能，未必为利。帝之聪明，宜好正直。宁悬嘉飧，答汝谗慝。叱付九关，貽虎豹食。下民舞蹈，荷帝之力。是则宜然，何利之得。速收汝之生，速灭汝之精。蓐收震怒，将敕雷霆。击汝酆都，糜烂纵横。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群邪殄夷，大道显明，害气永革，厚人之生，岂不圣且神欤！

祝曰：尸虫逐，祸无所伏，下民百禄。惟帝之功，以受景福。尸虫诛，祸无所庐。下民其苏，惟帝之德，万福来符。臣拜稽首，敢告于玄都。

斩曲几文

后皇植物，所贵乎直。圣主取焉，以建家国。巨为栋楹，齐为闾闾。外隅平端，中室谨飭。度焉以几，维量之则。君子凭之，以辅其德。

末代淫巧，不师古式。断兹揉木。以限肘腋。欹形诡状，曲程诈力。制类奇邪，用绝绳墨。勾身陋狭，危足僻侧。支不得舒，胁不遑息。余胡斯蓄，以乱人极。

追咎厥始，惟物之残。稟气失中，遭生不完。托地挠诘，反时燠寒。郁闷结涩，癰塞艰难。不可以遂，遂亏其端。离奇诘屈，缩恋巉岼。含蝎孕蠹，外邪中干。或因先容，以售其蟠。病夫甘焉，制器以安。彼风毒败形，阴沴迁魄。祸气侵骨，淫神化脉。体仄筋倦，荣乖卫逆，乃喜兹物，以为己适。器之不祥，莫是为敌。乌可昵近，以招祸癖。

且人道甚恶，惟曲为先。在心为贼，在口为愆。在肩为僂，在膝为挛。戚施踣跂，匍匐拘拳。古皆斥远，莫致于前。问谁其类，恶木盗泉。朝歌回车，简牒载焉。昭王市骨，乐毅归燕。今我斩此，以希古贤。谄谀宜惕，正直宜宣。道焉是达，法焉是专。咨尔君子，曷

不乾乾。既和且平，获佑于天。去恶在微，慎保其传。

宥蝮蛇文

家有僮，善执蛇。晨持一蛇来谒曰：“是谓蝮蛇。犯于人，死不治。又善伺人，闻人咳嗽步骤，辄不胜其毒，捷取巧噬肆其害。然或嫌不得于人，则愈怒，反啮草木，草木立死。后来触死茎，犹堕指、挛腕、肿足，为废病。必杀之，是不可留。”余曰：“汝恶得之？”曰：“得之榛中。”曰：“榛中若是者可既乎？”曰：“不可，其类甚博。”余谓僮曰：“彼居榛中，汝居宫内，彼不即汝，而汝即彼，犯而斗死以执而谒者，汝实健且险，以轻近是物、然而杀之，汝益暴矣。彼耕获者、求薪苏者，皆土其乡，知防而入焉，执耒、操鞭、持芟，朴以远其害。汝今非有求于榛者也，密汝居，易汝庭，不凌奥，不步暗，是恶能得而害汝？且彼非乐为此态也，造物者赋之形，阴与阳命之气，形甚怪僻，气甚祸贼，虽欲不为是不可得也。是独可悲怜者，又孰能罪而加怒焉？汝勿杀也。”余悲其不得已而所为若是，叩其脊，谕而宥之。其辞曰：

吾悲夫天形汝躯，绝翼去足。无以自扶，曲臂屈胁，惟行之纤。目兼蜂蛰，色混泥涂。其颈蹙恹，其腹次且。褰鼻钩牙，穴出榛居。蓄怒而蟠，衔毒而趋。志斲害物，阴妒潜狙。汝之稟受若是，虽欲为蛙为螭，焉可得已？凡汝之为恶，非乐乎此。缘形役性，不可自止。草摇风动，百毒齐起。首拳脊努，呬舌摇尾。不逞其凶，若病乎己。世皆寒心，我独悲尔。吾将薙吾庭，葺吾楹，窖吾垣，严吾扃，俾奥草不植，而穴隙不萌。与汝异途，不相交争。虽汝之恶，焉得而行？

嘻，造物者胡甚不仁，而巧成汝质。既稟乎此，能无危物？贼害无辜，惟汝之实。阴阳为戾，假汝忿疾。余胡汝尤，是戮是扶。宥汝于野，自求终吉。彼樵竖持芟，农夫执耒，不幸而遇，将除其害，余力一挥，应手糜碎。我虽汝活，其惠实大。他人异心，谁释汝罪？形既不化，中焉能悔？呜呼悲乎，汝必死乎！毒而不知，反讼其内。今虽宽焉，后则谁贲？阴阳尔，造化尔，道乌乎在？可不悲欤！

憎王孙文

猿、王孙居异山，德异性，不能相容。猿之德静以恒，类仁让孝慈。居相爱，食相先，行有列，饮有序。不幸乖离，则其鸣哀。有难，则内其柔弱者。不践稼蔬，木实未熟，相与视之谨；既熟，呼啸群萃，然后食衍衍焉。山之小草木，必环而行遂其植。故猿之居山恒郁然。王孙之德躁以器，勃诤号呶，啍啍彊彊，虽群不相善也。食相噬啮，行无列，饮无序，乖离而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践稼，所过狼籍披攘。木实未熟，辄齧咬投注。窃取人食，皆实其嗔。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后已。故王孙之居山恒蒿。然以是猿群众则逐王孙，王孙群众亦齬猿。猿弃去，终不与抗。然则物之甚可憎，莫王孙若也。余弃山间久，见其趣如是，作《憎王孙》云：

湘水之泔泔兮，其上群山。胡兹郁而彼瘁兮，善恶异居其间。恶者王孙兮，善者猿。环行遂植兮，止暴残。王孙兮甚可憎！

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跳跟叫嚣兮，冲目宣断。外以败物兮，内以争群。排斗善

类兮，哗骇披纷。盗取民食兮，私己不分。充嗛果腹兮，骄傲欢欣。嘉华美木兮硕而繁，群披竞啮兮枯株根。毁成败实兮更怒喧，居民怨苦兮号穹旻。王孙兮甚可憎！

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猿之仁兮，受逐不校。退优游兮，惟德是效。廉来同兮圣囚，禹稷合兮凶诛。群小逐兮君子违，大人聚兮蘖无余。善与恶不同乡兮，否泰既兆其盈虚。伊细大之固然兮，乃祸福之攸趋。王孙兮甚可憎！

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

逐毕方文 并序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灾。日夜数十发，少尚五六发，过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无安处，老弱燔死，晨不爨，夜不烛，皆列坐屋上，左右视，罢不得休。盖类物为之者，讹言相惊，云有怪鸟，莫实其状。《山海经》云：章义之山，有鸟如鹤，一足，赤文白喙，其名曰毕方，见则其邑有讹火。若今火者，其可谓讹欤？而人有以鸟传者，其毕方欤？遂邑中状而图之，襍而磔之，为之文而逐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群材。大施栋宇兮，小蔽草莱。各有攸宅兮，时阖而开。火炎为用兮，化食生财。胡今兹之怪戾兮，日十爨而穷灾。朝储清以联遽兮，夕荡覆而为灰。焚伤羸老兮，炭死童孩。叫号隳突兮，户骇人哀。袒夫狂走兮，倏忽往来，郁攸孽暴兮，混合恢台。民气不舒兮，僵踣颠颓。休炊息燎兮，仄伏煨煤。门薨晦黑兮，启伺奸回。若坠之天兮，若生之鬼。令行不讹兮，国恐盍已。问之禹书，毕方是崇。

嗟尔毕方兮，胡肆其志？皇亶聪明兮，念此下地。灾皇所爰兮，僇死无贰。幽形扇毒兮，阴险诡异。汝今不惩兮，众诉咸至。皇斯震怒兮，殄绝汝类。祝融悔祸兮，回禄屏气。大阴施威兮，玄冥行事。汝虽赤其文，只其趾。逞工炫巧，莫救汝死。黠知急去兮，愚乃止此。高飞兮翱翔，远伏兮无伤。海之南兮天之裔，汝优游兮可卒岁。皇不怒兮永汝世，日之食兮今速逝。急急如律令！

辨伏神文 并序

余病痼且悸，谒医视之。曰：“惟伏神为宜。”明日，买诸市，烹而饵之，病加甚。召医而尤其故，医求观其滓。曰：“吁，尽老芋也！彼鬻药者，欺子而获售。子之懵也，而反尤于余，不以过乎！”余戍然惭，忼然忧。推是类也以往，则世之以芋自售而病乎人者众矣，又谁辨焉！申以词云：

伏神之神乎，惟饵之良。愉心舒肝兮，魂平志康。𣪠开滞结兮，调护柔刚。和宁悦悻兮，复彼恒常。休嘉欣合兮，邪怪遁藏。君子食之兮，其乐扬扬。

余殆于理兮，荣卫蹇极。伏盂积块兮，悸不得息。有医导余兮，求是以食。往沽之市兮，欣然有得。滌濯爨烹兮，专恃尔力。反增余疾兮，昏溃冯塞。余骇其状兮，往尤于医。征滓以观兮，既笑而嘻。曰子胡昧愚兮，兹谓蹲鴟。处身猥大兮，喜植圩卑。受气顽昏兮，阴僻敬危。累积星纪兮，以老为奇。潜苞水土兮，混杂蜚蜚。不幸充腹兮，惟痼之宜。野夫伎害兮，假是以欺。刮肌刻貌兮，观者勿疑。中虚以脆兮，外泽而夷。误而为饵兮，命或殆而。今无以追兮，后慎观之。

呜呼，物固多伪兮，知者盖寡。考之不良兮，求福得祸。书而为词兮，愿寤来者。

诉螭文 并序

零陵城西有螭，室于江。法曹史唐登浴其涯，螭牵以入。一夕，浮水上。吾闻凡山川必有神司之，抑有是耶？于是作《诉螭》，投之江曰：

天明地幽，孰主之兮？寿善夭殇，终何为兮？堆山酺江，司者谁兮？突然为人，使有知兮。畏危虑害，趋走祗兮。父母孔爱，妻子嬉兮。出入公门，不获非兮。漑漑湘流，清且微兮。阴幽洞石，蓄怪螭兮。胡濯兹热，卒无归兮。亲戚叫号，闾里思兮。魂其安游，覲湘纍兮。嗟尔怪螭，害江湄兮。涎泳重渊，物莫戚兮。螭形决目，潜伺窥兮。膏血是利，私自肥兮。岁既大旱，泽莫施兮。妖猾下民，使颠危兮。充心饱腹，肆敖嬉兮。洋洋往复，流逶迤兮。惟神高明，胡纵斯兮。蔑弃无辜，逞怪姿兮。胡不降罚，肃川坻兮。舟者欣欣，游者熙兮。蒲鱼浸用，吉无疑兮。牺牲玉帛，人是依兮。匪神之诉，将安期兮。神之有亡，于是推兮。投之北流，心孔悲兮。

哀溺文 并序

永之氓咸善游。一日，水暴甚，有五六氓，乘小船绝湘水。中济，船破，皆游。其一氓尽力而不能寻常，其侣曰：“汝善游最也，今何后为？”曰：“吾腰千钱，重，是以后。”曰：“何不去之？”不应，摇其首。有顷，益急。已济者立岸上，呼且号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货为？”又摇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货之溺大氓者乎？于是作《哀溺》。

吾哀溺者之死货兮，惟大氓之为忧。世涛鼓以风涌兮，浩滉荡而无舟。不让禄以辞富兮，又旁窥而诡求。手足乱而无如兮，负重逾乎崇丘。既浮颐而灭髻兮，不忍释利而离尤。呼号者之莫救兮，愈摇首以沉流。发披鬢以舞澜兮，魂伉俙而焉游。龟鼉互进以争食兮，鱼鮪族而为羞。始贪赢以啻厚兮，终负祸而怀仇。前既没而后不知惩兮，更揽取而无时休。哀兹氓之蔽愚兮，反贼己而从仇。不量多以自谏兮，姑指幸者而为谋。

夫人固灵于鸟鱼兮，胡昧尉而蒙钩。大者死大兮，小者死小。善游虽最兮，卒以道夭。与害偕行兮，以死自绕。推今而鉴古兮，鲜克以保其生。衣宝焚纣兮，专利灭荣。豺狼死而犹饿兮，牛腹尸而不盈。民既 而无知兮，故与彼咸谥为氓。死者不足哀兮，冀中人为余再更。噫！

招海贾文

咨海贾兮，君胡以利易生而卒离其形？大海荡泊兮，颠倒日月。龙鱼倾侧兮，神怪隳突。苍茫无形兮，往来遽卒。阴阳开阖兮，氛雾潏潏。君不返兮逝恍惚。舟航轩昂兮，下上飘鼓。腾趯峣嶢兮，万里一睹。率入泓坳兮，视天若亩。奔螭出扑兮，翔鹏振舞。天吴九首兮，更笑迭怒。垂涎闪舌兮，挥霍旁午。君不返兮终为虜，黑齿稟稗鳞文肌。三角骈列耳离披，反断叉牙踔嵌崖，蛇首猗鬣虎豹皮。群没互出欢遨嬉，臭腥百里雾雨弥。君不

返兮以充饥。弱水蓄缩，其下不极。投之必沉，负羽无力。鲸鲵疑畏，淫淫疑疑。君不返兮卒自贼，怪石森立涵重渊。高下迥置滔危颠，崩涛搜疏剡戈铤。君不返兮害沉颠，其外大泊评瀛沦。终古回薄旋天垠，八方易位更错陈。君不返兮乱星辰，东极倾海流不属，混混超忽纷荡沃。殆而一跌兮，沸入汤谷，触舳霏解梢若木。君不返兮魂焉薄？海若嗇货号风雷，巨鼈颌首丘山颓，猖狂震秃翻九垓。君不返兮靡以摧。

咨海贾兮君相乐，出幽险而疾平夷？恟骇愁苦，而以忘其归。上党易野恬以舒，蹈蹂厚土坚无虞。歧路脉布弥九区，出无入有百货俱。周游傲睨神自如，撞钟击鲜恣欢娱。君不返兮欲谁须，胶鬲得圣捐盐鱼。范子去相安陶朱，吕氏行贾南面孤。弘羊心计登谋谟，煮盐大冶九卿居。禄秩山委收国租，贤智走诺争下车。逍遥纵傲世所趋，君不返兮谥为愚。

咨海贾兮，贾尚不可为，而又海是图。死为险魄兮，生为贪夫。亦独何乐哉？归来兮，宁君躯！

卷十九

吊赞箴戒 十五首

吊荻弘文

有周之羸兮，邦国异图。臣乘君则兮，王易为侯。威强逆制兮，郁命转幽。疹蛊胶密兮，肝胆为仇。奸权蒙货兮，忠勇以刘。伊时云幸兮，大夫之羞。呜呼危哉！河、渭溃溢兮，横躯以抑。嵩高坼降兮，举手排直。压溺之不虑兮，坚刚以为式。知死不可挠兮，明章人极。

夫何大夫之炳烈兮，王不寤夫谗贼。卒施快于剽狡兮，怛就制乎强国。松柏之斩刈兮，蕤茸欣植。盗骊折足兮，罢駑抗臆。鸷鸟之高翔兮，鸷狐惴而不食。窃畏忌以群朋兮，夫孰病百而伸一。挺寡以校众兮，古圣人之所难。矧援羸以威傲兮，兹固蹈殆而违安。杀身之匪予戚兮，闵宗周之不完。岂成城以夸功兮，哀清庙之将残。嫉彪子之肆诞兮，弥皇览以为谏。姑舍道以从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贤。

指白日以致愤兮，卒颓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飞精兮，黜廖廓而殄绝。揭冯云以狙诉兮，终冥冥以郁结。欲登山以号辞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汨洏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栗。图始而虑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进兮，誓不偷以自好。陈诚以定命兮，侔贞臣与为友。比干之以仁义兮，缅辽绝以不群。伯夷殉洁以莫怨兮，孰克轨其遗尘？苟端诚之内亏兮，虽耆老其谁珍。古固有一死兮，贤者乐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子所与。呜呼哀哉！敬余忠甫。

吊屈原文

后先生盖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罗兮，揽蘅若以荐芳。愿荒忽之顾怀兮，冀陈词而有光。

先生之不从世兮，惟道是就。支离抢攘兮，遭世孔疚。华虫荐壤兮，进御羔袖。牝鸡咿嚶兮，孤雄束咮。哇咬环观兮，蒙耳大吕。董喙以为羞兮，焚弃稷黍。狂狷之不知避兮，宫庭之不处。陷涂藉秽兮，荣若绣黼。榱折火烈兮，娱娭笑舞。谗巧之哓哓兮，惑以为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谓谰言之怪诞兮，反置璜而远违。匿重瘤以讳避兮，进俞缓之不可为。

何先生之凛凛兮，厉针石而从之。但仲尼之去鲁兮，曰吾行之迟迟。柳下惠之直道兮，又焉往而可施。今夫世之议夫子兮，曰胡隐忍而怀斯。惟达人之卓轨兮，固僻陋之所疑。委

故都以从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视其覆坠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穷与达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义。矧先生之惆怅兮，滔大故而不贰。沉璜瘞珮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

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犹仿佛其文章。托遗编而叹喟兮，涣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驱诡怪兮，夫孰救于崩亡。何挥霍夫雷霆兮，苟为是之荒茫。耀姱辞之昢朗兮，世果以是之为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独蕴愤而增伤。谅先生之不言兮，后之人又何望。忠诚之既内激兮，抑衔忍而不长。聿为屈之几何兮，胡独焚其中肠。

吾哀今之为仕兮，庸有虑时之否臧。食君之禄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偷风之不可去兮，怀先生之可忘。

吊乐毅文

许纵自燕来，曰：燕之南有墓焉，其志曰：“乐生之墓。”余闻而哀之。其返也，与之文使吊焉。

大厦之蹇兮，风雨萃之。车亡其轴兮，乘者弃之。呜呼夫子兮，不幸类之。尚何为哉？昭不可留兮，道不可常。畏死疾走兮，狂顾傍徨。燕复为齐兮，东海洋洋。嗟夫子之专直兮，不虑后而为防。胡去规而就矩兮，卒陷滞以流亡。惜功美之不就兮，俾愚昧之周章。岂夫子之不能兮，无亦恶是之遑遑。仁夫对赵之惆怅兮，诚不忍其故邦。君子之容与兮，弥亿载而愈光。谅遭时之不然兮，匪谋虑之不长。踟陈辞以陨涕兮，仰视天之茫茫。苟偷世之谓何兮，言余心之不臧！

伊尹五就桀赞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汤之仁闻且见矣，桀之不仁闻且见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恶，是吾所以见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尧、舜人矣。’退而思曰：‘汤诚仁，其功迟；桀诚不仁，朝吾从而暮及于天下可也。’于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从汤。既而又思曰：‘尚可十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泽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从汤。以至于百一、千一、万一，卒不可，乃相汤伐桀。俾汤为尧、舜，而人为尧、舜之人，是吾所以见伊尹之大者也。仁至于汤矣，四去之；不仁至于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汤、桀之辨，一恒人尽之矣，又奚以憧憧圣人之足观乎？吾观圣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于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赞》：

圣有伊尹，思德于民。往归汤之仁，曰仁则仁矣，非久不亲。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复反毫殷。犹不忍其迟，亟往以观。庶狂作圣，一日胜残。至千万冀一，卒无其端。五往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陟，黜桀尊汤，遗民以完。大人无形，与道为偶。道之为大，为人父母。大矣伊尹，惟圣之首。既得其仁，犹病其久。恒人所疑，我之所大。呜呼远哉，志以为诲。

梁丘据赞

齐景有嬖，曰梁丘子。同君不争，古号媚士。君悲亦悲，君喜亦喜。曷贤不赞，卒赞于此。媚余所仇，激赞有以。梁丘之媚，顺心狎耳。终不挠厥政，不嫉反己。晏子躬相，梁丘不毁。恣其为政，政实允理。时睹晏子食，寡肉缺味。爰其不饱，告君使赐。中心乐焉，国用不坠。后之嬖君，罕或师是。导君以谀，闻正则忌。谗贤协恶，民蠹国圯。呜呼，岂惟贤不逮古，嬖亦莫类。梁丘可思，又况晏氏，激赞梁丘，心焉孔疚！

霹雳琴赞引

霹雳琴，零陵湘水西震馀枯桐之为也。始枯桐生石上，说者言有蛟龙伏其棚，一夕暴震，为火之焚，至旦乃已，其馀砉然，倒卧道上。震旁之民，稍柴薪之。超道人闻，取以为三琴。琴莫良于桐，桐之良，莫良于生石上，石上之枯，又加良焉，震之于火为异。是琴也，既良且异，合而为美，天下将不可载焉。微道人，天下之美几丧。余作赞辞，识其越之左与右，以著其事，又益以序，以为他传。辞曰：

惟湘之涯，惟石之危。龙伏之灵，震焚之奇。既良而异，爰合其美。超实为之，赞者柳子。

尊胜幢赞 并序

以佛之为尊而尊是法，严之于顶，其为最胜宜也。既尊而胜矣，其为拔济尤大。尘飞而灾去，影及而福至，睦州于是，诚焉不疑。砮石六觚，其长半寻，乃篆乃刻，立之为福，马孺人之墓。孺人之生，奉佛道未尝敢怠。今既没，睦州又成其志，择最胜且尊之道，文之于石，以延其休。则其生佛，所得佛道，宜无疑也。赞曰：

世所尊兮又尊道，胜无上兮以为宝。拔大苦兮升至真，灵合赞兮神而神。驾元气兮济玄津，谁为友兮上品人。德无己兮石无磷，延永世兮奠坤垠。灵受福兮公之勤。

龙马图赞 并序

始吾闻明皇帝在位，灵昌郡得异马于河，而莫知其形。好事者涿人卢遵，以其图来示余。其状龙鳞、虺尾、拳鬣、环目、肉鬣，马之灵怪有是耶？居帝闲，为马几十年，从封禅郊籍，鸣和銮者数十事。遇祸乱，帝西幸，马至咸阳西入渭水，化为龙泳去，不知所终。且其来也宜于时，其去也存其神，是全德也。既睹其形，不可以不赞：

灵和粹异，孕至神兮。倮尾童鬣，疏紫鳞兮。巍然特出，瑞圣人兮。理平和乐，百乐陈兮。鸣銮在御，大路遵兮。世厯道悖，还吾真兮。哀鸣延首，慕水滨兮。沛焉潜泳，旋鹩沦兮。渊居海逝，灵无邻兮。出处孔时，类至仁兮。嗟尔众类，孰是伦兮。进昏死乱，阡厥身兮。匪马之慕，吾谁亲兮？赞之斯图，宜世珍兮！

诚 惧 箴

人不知惧，恶可有为？知之为美，莫若去之。非曰童昏，昧昧勿思。祸至后惧，是诚不知。君子之惧，惧乎未始。几动乎微，事迁乎理。将言以思，将行以止。中决道符，乃顺而起。起而获祸，君子不耻。非道之愆，非中之诡。惧而为惧，虽惧焉如。君子不惧，为惧之初。

忧 箴

忧可无乎？无谁以宁。子如不忧，忧日以生。忧不可常，常则谁怪？子常其忧，乃小人戚。敢问忧方，吾将告子：有闻不行，有过不徙；宜言不言，不宜而烦；宜退而勇，不宜而恐。中之诚恳，过又不及。忧之大方，唯是焉急！内不自得，甚泰为忧。省而不疚，虽死优游。所忧在道，不在乎祸。吉之先见，乃可无过。告子如斯，守之勿堕。

师 友 箴 并序

今之世，为人师者众笑之，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为人友者，不以道而以利，举世无友，故道益弃。呜呼，生于是病矣，歌以为箴。既以儆己，又以诫人。

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吾欲从师，可从者谁？借有可从，举世笑之。吾欲取友，谁可取者？借有可取，中道或舍。仲尼不生，牙也久死，二人可作，惧吾不似。中焉可师，耻焉可友，谨是二物，用惕尔后。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诸古，外考诸物，师乎友乎，敬尔毋忽！

敌 戒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六国既除，穢穢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造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只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三 戒 并序

吾恒恶世之人，不知推己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势以干非其类，出技以怒强，窃时以肆暴，然卒迫于祸。有客谈麋、驴、鼠三物，似其事，作《三戒》。

临江之麋

临江之人，畋得麋麕，畜之。入门，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

就犬，习示之，使勿动，稍使与之戏。积久，犬皆如人意。麋麇稍大，忘己之麋也，以为犬良我友，抵触僵仆，益狎。犬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三年，麋出门，见外犬在道甚众，走欲与为戏。外犬见而喜且怒，共杀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不悟。

黔之驴

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可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唼，断其喉，尽其肉，乃去。噫，形之庞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异甚。以为己生岁直子，鼠，子神也。因爱鼠，不畜猫犬，禁僮勿击鼠。仓廩庖厨，悉以恣鼠不问。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某氏室无完器，施无完衣，饮食大率鼠之余也。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不可以寝。终不厌。数岁，某氏徙居他州。后人来居，鼠为态如故。某人曰：“是阴类恶物也，盗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猫，阖门撤瓦，灌穴，购僮罗捕之。杀鼠如丘，弃之隐处，臭数月乃已。呜呼，彼以其饱食无祸为可恒也哉！

卷二十

铭杂题 十二首

沛国汉原庙铭 并序

昔在帝尧，光有四海，元首万邦。时则舜、禹、稷、 ，佐命垂统，股肱天下。圣德未衰而内禅，元臣继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五神环运，炎德复起。周道削灭，秦德暴戾，皇天畴庸，审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后振而兴之，又俾九臣之后，翊而登之。所以绍复丕绩，不坠厥祀。故曲逆起为策士，辅成帝图，吐谋洞灵，奋奇如神，舜之胄也。汝阴脱帝密网，摧虏暴气，扶乘天休，运行嘉谋，禹之苗也。酈侯保绥三秦，控引汉中，宏器廓度，以大帝业， 之裔也。淮阴整齐天兵，导扬灵威，覆赵夷魏，拔齐殄楚；平阳破三秦，虏魏王；绛侯定楚地，固刘氏，皆稷之裔也。克复尧绪，昭哉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汉氏兴焉；翼炎运者，必唐臣之孙，故群雄登焉。是以高帝诞膺圣祚，以垂德厚，探昊穹之奥旨，载幽明之休祐。杀白帝于大泽，以承其灵；建赤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假手于嬴，以混诸侯；凭力于项，以离关东。奉纂尧之元命，而四代之后，咸献其用；得乘木之大统，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建皇极，设都咸阳，抚征四方，训齐天下。乃乐沛宫，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风》，以昭武成之德；乃尊旧都，以壮王业之基。生为汤沐之邑，没为思乐之地。且曰：万岁之下，魂游于此。

惟兹原庙，沛宫之旧也。祭蚩尤于是庭而赤精降，导灵命于是邦而群雄至。登布衣于万乘，而子孙得以纘其绪；化环堵为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业。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长，蓄灵拥休，此焉发迹。盖以道备于是，而后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后广之宇内。天下备其道，而神复乎本；宇内成其制，而心怀于旧。宜其正名以表功，用成其始，俾生灵尽其敬焉；陈本以宅神，用成其终，俾生灵尽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兹 宫，惠皇嗣服，爰立清庙，绵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终而成始也。

且夫以断蛇之威，安知不运其密，用佐岁功以流泽欤？以约法之仁，安知不流其神，眷相旧邦之遗黎欤？以绍唐之余庆，统天之遗烈，安知不奋其圣化大祐于下土欤？然则展庆乞灵，乌可已也。铭于旧邑，以迪天命。其辞曰：

荡荡明德，时惟放勋。揖让而退，祚于后昆。群蛇辅龙，以翊天门。登翼炎运，唐臣之孙。秦纲既离，鹿骇东夏。长蛇封豕，蹈跃中野。天复尧绪，钟祐于刘。赫矣汉祖，播兹皇猷。扬旂沛廷，约从诸侯。豪暴震叠，威声布流。总制虎臣，委成良筹。剿殄霸楚，遂荒神州。区宇怀濡，黔黎辑柔。表正万国，炎灵用休。定宅咸阳，以都上游。留观本邦，在

镐如周。穆穆惠皇，宗祧克承。崇崇沛宫，清庙是凭。原念大业，肇经兹地。乃专元命，亦举严祀。建旗衅鼓，遂据天位。魂游故都，永介丕址。焕列唐典，严恭罔坠。勒此休铭，以昭本始。

剑门铭 并序

惟蜀都重险多货，混同戎蛮，人龙俗剽，嗜为寇乱。皇帝元年八月，帅丧众暴，群疑不制，妖嬖扇行。怙恃富强，滔天阻兵，攻陷他部，北包剑门，凭负丘陵，以张鸷猛，坚利锋镝，以拒大顺，谓雷霆之诛莫己加也。

惟梁守臣礼部尚书严公，以国害为私仇，以天讨为己任。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义抗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悉师出次，祇俟明诏。凡诸侯之师，必出于是。储衍粮赍，取其丰穰。乃遣前军严秦，奉扬王诛，诞告南土。十一月，右师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斩虏，以遏奔冲。左师出于剑门，大攘顽鬻，谕引劫胁，蚁溃鼠骇，险无以固，收夺利地，以须王师。封割肾肠，振拔根柢，俾无以肆毒，用集我助力。鼙鼓一振，元戎启行，取其渠魁，以为大戮。由公忠勇愤排，授任坚明，谋猷弘长，用能启辟险阨，夷为大涂，衰沮害气，对乎天意。致用休嘉，议功居首，增秩师长，进为大藩，宅是南服。将校群吏，愿刊山石，昭著公之功，垂号无穷。铭曰：

井络坤垠，时惟外区。界山为门，环于蜀都。丛险积货，混并羌、髳，狂猾窥隙，狺狺啸呼。凭据势胜，厚其凶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诛。暴非德驯，害及巴渝。乃出王旅，乃咨列岳。牧臣司梁，当其要束。器备攸积，糗粮是蓄。人无增赋，师以饶足。喋血誓士，玄机在握。分命貔貅，陈为犄角。右逾岷山，左直剑门。攻出九地，上披重云。攀天蹈空，夷视阻艰。破裂层垒，殄歼群顽。内获固圉，外临平原。天兵徐驱，卒乘嘽嘽。大憝囚戮，戎夏咸欢。帝图厥功，惟梁是先。开国进位，南服于藩。邦之清夷，人以完安。铭功鉴乱，永代是观。

涂山铭 并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劳万邦，和宁四极，威怀之道，仪刑后王。当乎洪流方割，灾被下土，自壶口而导百川，大功建焉。虞帝毫期，承顺天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万国既同，宣省风教，自涂山而会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御大灾，乃赐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崇乎执大象，乃辑五瑞，以建皇极；政莫先乎齐大统，乃朝玉帛，以混经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后，垂子孙之丕业，立商周之前，树帝王之洪范者也。

呜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赏功。故尧、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汤、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圣，而唐、虞让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让德焉。宜乎立极垂统，貽于后裔，当位作圣，著为世准。则涂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济，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于此。追惟大号既发，华盖既狩，方岳列位，奔走来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宁，羽旄六合，衣裳咸会，虔恭就列，俯俛听命。然后示之以礼乐，和气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谟训，宜在长久。厥后启征有扈，

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业不守。皇祖之训不由，人亡政坠，卒就陵替。向使继代守文之君，又能绍其功德，修其政统，卑宫室，恶衣服，拜昌言，平均赋入，制定朝会，则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兹山之会，安得独光于后欤？是以周穆遐追遗法，复会于是山，声垂天下，亦绍前轨，用此道也。故余为之铭，庶后代朝诸侯制天下者，仰则于此。辞曰：

惟禹体道，功厚德茂。会朝侯卫，统壹宪度。省方宣教，化制殊类。咸会坛位，承奉仪矩。礼具乐备，德容既孚。乃举明刑，以弼圣谟。则戮防风，遗骨专车。克明克威，畴敢以渝。宣昭黎宪，耆定混区。传祚后胤，不承帝图。涂山岩岩，界彼东国。惟禹之德，配天无极。即山刊碑，贻后训则。

寿州安丰县孝门铭 并序

寿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丰县令臣某，上所部编户氓李兴，父被恶疾，岁月就亟，兴自刃股肉，假托馈献。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嚼，宿而死。兴号呼抚臆，口鼻垂血，捧土就坟，沾渍涕洟。坟左作小庐，蒙以苫茨，伏匿其中，扶服顿踊，昼夜哭诉。孝诚幽达，神为见异，庐上产紫芝白芝二本，各长一寸，庐中醴泉涌出，奇形异状，应验图记。此皆陛下孝理神化，阴中其心，而克致斯事。

谨案兴匹庶贱陋，循习浅下，性非文字所导，生与耨耒为业，而能钟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犹锡瑞物，以表殊异。伏惟陛下有唐尧如天如神之德，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请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风美，观示后祀，永永无极。臣昧死上请。制曰“可”。其铭云：

懿厥孝思，惟兹淑灵。禀承粹和，笃守天经。泣侍羸疾，默祷隐冥。引刃自向，残肌败形。羞膳奉进，忧劳孝诚。惟时高高，曾不是听。创巨痛仍，号于穹旻。捧土濡涕，顿首成坟。陷膺腐眦，寒暑在庐。草木悴死，鸟兽踟蹰。殊类异族，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孝道爰兴。克修厥猷，载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蒸蒸。仲尼述经，以教于曾。惟昔鲁侯，见命夷宫。亦有孝叔，寤庄称纯。显显李氏，实与之伦。哀嗟道路，涕慕里邻。邦伯章奏，稽首殷勤。上动帝心，旁达明神。神锡秘祉，三秀灵泉。帝命荐加，亦表其门。统合上下，交赞天人。建此碑号，亿龄扬芬。

武冈铭 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东鄙，蛮獠杂扰，盗弄库兵，贼胁守帅，南钩牂牁，外诱西原，置魁立帅，杀牲盟誓，洞窟林麓，啸呼成群。皇帝下铜兽符，发庸、蜀、荆、汉、南越、东瓯之师，四面讨问。畏罪凭阻，遁逃不即诛。

时惟潭部戎帅御史中丞柳公綽，练立将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冈，不震不骞，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顺。乱人大恐，视公之师如百万，视公之令如风雷，怨号呻吟，喜有攸诉，投刃顿伏，愿完父子，卒为忠信，奉职输赋，进比华人，无敢不龚。母弟生嫀，继来于潭，咸致天庭。皇帝休嘉，式新厥命。凶渠同恶，革面向化，如醉之醒，如狂之宁。公为药石，俾复其性。诏书显异，进临江汉，益兵三倍，为时硕

臣，殿于大邦。文儒申申，有此武功。

于是夷人始复。闻公之去，相与高蹈涕呼，若寒去裘。昔公不夸首级为己能力，专务教诲，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为虺蜮，大不为鲸鲵，恩重事特，不迩而远，莫可追已。愿铭武冈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邻，以示我子孙。亿万年，俾我奉国，如令之诚。邻之我怀，如公之勤。其辞曰：

黔山之巘，巫水之碯。鱼骇而离，兽犯而残。户恐谷窳，披攘仍乱。王师来诛，期死以缓。公明不疑，公信不欺。援师定命，俾邦克正。皇仁天施，我反其性。我涂四辟，公示之门。我愚抵死，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训，贻我子孙。我始螫贼，由公而仁。我始寇仇，由公而亲。山畋泽渔，输赋于都。陶穴刊木，室我姻族。烹牲是祀，公受介福。揲蓍以占，公宜百禄。皇懋公功，陟于大邦。远哉去我，谁嗣其良。有穴之丹，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赂。祝邻之德，恒遵公则。勛余之世，永谨邦制。南夷作诗，刻示来裔。

井 铭 并序

始州之人。各以 甌负江水，莫克井饮。崖岸峻厚，旱则水益远，人陟降大艰。雨多，涂则滑而颠。恒为咨嗟，怨惑讹言，终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为井城北隍上。未晦果寒食洌而多泉，邑人以灌。其土坚迥，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图谈康、诸军事牙将米景。凿者蒋晏。凡用罚布六千三百，役庸三十六，大砖千七百。其深八寻有二尺。铭曰：

盈以其神，其来不穷，惠我后之人。噫！畴肯似于政，其来日新。

舜禹之事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汉禅。还自南郊，谓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来皆笑之。

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向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则信。吾见笑者之不知言，未见丕之可笑者也。

凡易姓授位，公与私，仁与强，其道不同；而前者忘，后者系，其事同。使以尧之圣，一日得舜而与之天下，能乎？吾见小争于朝，大争于野，其为乱，尧无以已之。何也？尧未忘于人，舜未系于人也。尧之得于舜也以圣，舜之得于尧也以圣，两圣独得于天下之上，奈愚人何？其立于朝者，放齐犹曰“朱启明”，而况在野者乎！尧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尧之忘己而系舜于人也，进而自系。舜举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人，兴五教，立礼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时月，正历数，齐律、度、量、权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积十馀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齐我者，舜也；资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尧隤然，聋其聪，昏其明，愚其圣。人曰：“往之所谓尧者果乌在哉？”或曰“毫矣”，曰“匿矣”。又十馀年，其思而问者加少矣。至于尧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后能揖让受终于文祖。舜之与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系于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系犹是也，而启贤闻于人，故不能。夫其始系于人也厚，则

其忘之也迟，不然，反是。

汉之失德久矣，其不系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贼生人盈矣。丕之父攘祸以立强，积三十余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无汉之思也。丕嗣而禅，天下得之以为晚，何以异夫舜、禹之事耶？然则汉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系也，其事自系也。公与私，仁与强，其道不同，其忘而系者，无以异也。尧、舜之忘，不使如汉，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系，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尧、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

问者曰：“尧崩，天下若丧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载，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以？”曰：是舜归德于尧，史尊尧之德之辞者也。尧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尧者，益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尧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与人天下。

谤 誉

凡人之获谤誉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则多谤，在上位则多誉；小人在下位则多誉，在上位则多谤，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则誉至，不得其宜则谤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乱世，不得已而在于上位，则道必拂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谤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杀可辱，而人犹誉之。小人遭乱世而后得居于上位，则道必合于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誉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宠可富，而人犹谤之。君子之誉，非所谓誉也，其善显焉尔。小人之谤，非所谓谤也，其不善彰焉尔。

然则在下而多谤者，岂尽愚而狡也哉？在上而多誉者，岂尽仁而智也哉？其谤且誉者，岂尽明而善褒贬也哉？然而世之人闻而大惑，出一庸人之口，则群而邮之，且置于远迹，莫不以为信也。岂惟不能褒贬而已，则又蔽于好恶，夺于利害，吾又何从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善人者之难见也，则其谤君子者为不少矣，其谤孔子者亦为不少矣。传之记者，叔孙武叔，时之贵显者也。其不可记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时得君而处乎人上，功利及于天下，天下之人皆欢而戴之，向之谤之者，今从而誉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

或曰：“然则闻谤誉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恶可，无亦征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则信之；不善人也，则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于善不善也，则已耳。如有谤誉乎人者，吾必征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举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荣且惧也。苟不知我而谓我盗跖，吾又安取惧焉？苟不知我而谓我仲尼，吾又安取荣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果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 宜

兴王之臣，多起污贱，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寇盗，人曰“祸也”。余咸宜之。当两汉氏之始，屠贩徒隶出以为公侯卿相，无他焉，彼固公侯卿相器也。遭时之非是以出，独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为幸也。汉、晋之末，公侯卿相劫戮困饿伏墙壁间以死，无他焉，彼固劫戮困饿器也。遭时之非是以出，独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为祸也。

彼困于昏乱，伏志气，屈身体，以下奴隶，平难泽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适其傚，其

进晚尔，而人犹幸之。彼伸于昏乱，抗志气，肆身体，以傲豪杰，残民兴乱之技行于天下，一得适其僭，其死后耳，而人犹祸之。悲夫，余是以咸宜之。

鞭 贾

市之鬻鞭者，人问之，其贾宜五十，必曰五万。复之以五十，则伏而笑；以五百，则小怒；五千，则大怒；必以五万而后可。有富者子，适市买鞭，出五万，持以夸余。视其首，则拳蹙而不遂；视其握，则蹇仄而不植；其行水者，一去一来不相承；其节朽墨而无文，掐之灭爪，而不得其所穷；举之翩然若挥虚焉。余曰：“子何取于是而不爱五万？”曰：“吾爱其黄而泽。且贾者云。”余乃召僮爇汤以濯之。则遫然枯，苍然白，向之黄者梘也，泽者蜡也。富者不悦。然犹持之三年。后出东郊，争道长乐坂下。马相踉，因大击，鞭折而为五六。马踉不已，坠于地，伤焉。视其内则空空然，其理若粪壤，无所赖者。

今之梘其貌，蜡其言，以求贾技于朝，当其分则善。一误而过其分，则喜；当其分，则反怒，曰：“余曷不至于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无事，虽过三年不害。当其有事，驱之于陈力之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内，粪壤之理，而责其大击之效，恶有不折其用，而获坠伤之患者乎？

吏 商

吏而商也，污吏之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为利也博。污吏以货商，资同恶与之为曹，大率多减耗，役佣工，费舟车，射时有得失，取货有苦良，盗贼水火杀斂焚溺之为患，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败禄夺，大者死，次贬废，小者恶，终不遂。污吏恶能商矣哉？廉吏以行商，不役佣工，不费舟车，无资同恶减耗，时无得失，货无良苦，盗贼不得杀斂，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强，子孙葆光。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严洁白以理政，由小吏得为县，由小县得大县，由大县得刺小州，某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其利月益之三倍，不胜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则其为得也，夫可量哉？虽赭山以为章，涸海以为盐，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举世争为货商，以故贬吏相逐于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谋，好迎富而近祸如此，悲夫！

或曰：“君子谋道不谋富，子见孟子之对宋牼乎？何以利为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诚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诚者，利进而害退焉。吾为是言，为利而为之者设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吾哀夫没于利者，以乱人而自败也，姑设是，庶由利之小大登进其志，幸而不挠乎下，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尔，何暇从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无情，其功缓以疏，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东 海 若

东海若陆游，登孟猪之阿，得二瓠焉，剖而振其犀以嬉，取海水杂粪壤蛲蛔而实之，臭不可当也。室以密石，举而投之海。逾时焉而过之，曰：“是故弃粪耶？”其一彻声而呼曰：

“我大海也。”东海若呀然笑曰：“怪矣，今夫大海，其东无东，其西无西，其北无北，其南无南。旦则浴日而出之，夜则滔列星，涵太阴，扬阴火珠宝之光以为明，其尘霾之杂不处也，必泊之西滢。故其大也深也洁也光明也，无我若者。今汝海之弃滴也，而与粪壤同体，臭朽之与曹，蛲蛔之与居，其狭陋也，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羞而可怜哉！子欲之乎？吾将为汝抉石破瓠，荡群秽于大荒之岛，而同子于向之所陈者可乎？”粪水泊然不悦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于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秽者自秽，不足以害吾洁；狭者自狭，不足以害吾广；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秽亦海也，狭亦海也，幽亦海也，突然而往，于然而来，孰非海者？子去矣，无乱我。”其一闻若之言，号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为是固然不可异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弃粪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发其窒；旋吾波，不足以穴瓠之腹也。就能之，穷岁月耳，愿若幸而哀我哉！”东海若乃抉石破瓠，投之孟猪之陆，荡其秽于大荒之岛，而水复于海，尽得向之所陈者焉。而向之一者，终与臭腐处而不变也。

今有为佛者二人，同出于毗卢遮那之海，而泊于五浊之粪，而幽于三有之瓠，而窒于无明之石，而杂于十二类之蛲蛔。人有问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卢遮那、五浊、三有、无明十二类，皆空也，一也，无善无恶，无因无果，无修无证，无佛无众生，皆无焉，吾何求也！”问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与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大患者至矣。”其人曰：“子去矣，无乱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尽吾力而不足以去无明，穷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离五浊，而异夫十二类也。就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问者乃为陈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说。于是圣人怜之，接而致之极乐之境，而得以去群恶，集万行，居圣者之地，同佛知见矣。向之一人者，终与十二类同而不变也。夫二人之相远也，不若二瓠之水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卷二十一

题序 六首

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

自吾居夷，不与中州人通书。有来南者，时言韩愈为《毛颖传》，不能举其辞，而独大笑以为怪，而吾久不克见。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世之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为辞者之读之也，其大笑固宜。

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而俳又非圣人之所弃者。《诗》曰：“善戏谑兮，不为虐兮。”《太史公书》有《滑稽列传》，皆取乎有益于世者也。故学者终日讨说答问，呻吟习复，应对进退，掬溜播洒，则罢惫而废乱，故有“息焉游焉”之说。不学操缦，不能安弦。有所拘者，有所纵也。大羹玄酒，体节之荐，味之至者。而又设以奇异小虫、水草、櫨梨、橘柚，苦咸酸辛，虽蜚吻裂鼻，缩舌涩齿，而咸有笃好之者。文王之昌蒲菹，屈到之芰，曾皙之羊枣，然后尽天下之味以足于口。独文异乎？韩子之为也，亦将 焉而不为虐欤！息焉游焉而有所纵欤！尽六艺之奇味以足其口欤！而不若是，则韩子之辞，若壅大川焉，其必决而放诸陆，不可以不陈也。

且凡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细穿穴用而不遗者，毛颖之功也。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之励，其有益于世欤！是其言也，固与异世者语，而贪常嗜琐者，犹咕咕然动其喙。彼亦甚劳矣乎！

裴瑾崇丰二陵集礼后序

传曰：《诗》、《书》执礼。礼不执，则不行。自开元制礼，大臣讳避去《国恤》章，而山陵之礼遂无所执。世之不学者，乃妄取豫凶事之说，而大典阙焉。由是累圣山陵，皆摭拾残缺，附比伦类，已乃斥去，其后莫能征。永贞、元和间，天祸仍遘，自崇陵至于丰陵，不能周岁。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连为礼仪使，择其僚以备损益，于是河东裴瑾以太常丞，陇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内之则攒涂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则复土斥上，因山之制。上之则顾命典册，与文物以受方国；下之则制服节文，颁宪则以示四方。由其肃恭，礼无不备。且苞并总统，千载之盈缩；罗络旁午，百氏之异同。搜扬翦截，而毕得其中；顾问关决，而不悖于事。议者以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坠。裴氏乃悉取其所刊定，及奏复于上，辨列于下，联百执事之仪，以为《崇丰二陵集礼》，藏之于太常书阁，君子以为爱礼而

近古焉者。

昔韦孟以《诗》、《礼》傳楚，而郊庙之制，卒正于玄成；郑玄以笺注师汉，而禅代之仪，卒集于小同。贾谊以经术起，而嘉最好学，卢植以儒学用，而谡为祭法，旧史咸以为荣。今裴氏太尉公，以礼匡义，嗣侍中公以礼议封禅，祠部公以礼承大事，大理公以礼辅东宫，而瑾也以礼奉二陵，又能成书以充其阙，其为爱礼而近古也，源远乎哉！

瑾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学显于世。大理之兄正平节公，以仪范成家道，以文雅经邦政。今相国郇公，其宗子也。郇公以孝友勤劳，扬于家邦。游其门若闻《韶》、《稷》，入其庙如至邹、鲁。恩溢乎九族，礼仪乎他门。则封叔之习礼也，其出于孝悌欤？成书也，其本于忠敬欤？由于家而达于邦国，其取荣于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汉文类序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驳乱，《尚书》、《春秋》之旨不立。自左丘明传孔氏，太史公述历古今，合而为史，迄于今交错相，莫能离其说。独《左氏》、《国语》纪言，不参于事。《战国策》、《春秋后语》颇本右史《尚书》之制。然无古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数耗矣，而后之文者宠之。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若汉之《西京》。班固书传之，吾尝病其畔散不属，无以考其变。欲采比义，会年长疾作，弩堕愈日甚，未能胜也。幸吾弟宗直。爱古书，乐而成之。搜讨磔裂，摭摭融结，离而同之，与类推移，不易时月，而咸得从其条贯。森然炳然，若开群玉之府。指挥联累，圭璋琬璜之状，各有列位，不失其序，虽第其价可也。以文观之，则赋、颂、诗、歌、书、奏、诏、策、议、论之辞毕具。以语观之，则右史记言，《尚书》、《战国策》成败兴坏之说大备，无不苞也。噫，是可以为学者之端耶！

始吾少时，有路子者，自赞为是书，吾嘉而叙其意，而其书终莫能具，卒俟宗直也。故删取其叙，系于左，以为《西汉文类》。首纪殷、周之前，其文简而野，魏、晋以降，则荡而靡，得其中者汉氏。汉氏之东，则既衰矣。当文帝时，始得贾生明儒术，武帝尤好焉。而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相如之徒作，风雅益盛，敷施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焉。于是宣于诏策，达于奏议，讽于辞赋，传于歌谣，由高帝讫于哀、平，王莽之诛，四方之文章盖烂然矣。史臣班孟坚修其书，拔其尤者，充于简册，则二百三十年间，列辟之达道，名臣之大范，贤能之志业，黔黎之风美列焉。若乃合其英精，离其变通，论次其叙位，必俟学古者兴行之。唐兴，用文理，贞元间，文章特盛。本之三代，浹于汉氏，与之相准。于是有能者，取孟坚书，类其文，次其先后，为四十卷。

杨评事文集后序

赞曰：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作于圣，故曰经；述于才，故曰文。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谕，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流于谣诵也。兹二者，考其旨义，乖离不

合。故秉笔之士，恒偏胜独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专美，命之曰艺成。虽古文雅之盛世，不能并肩而生。

唐兴以来，称是选而不作者，梓潼陈拾遗。其后燕文贞以著述之余，攻比兴而莫能极；张曲江以比兴之隙，穷著述而不克备。其余各探一隅，相与背驰于道者，其去弥远。文之难兼，斯亦甚矣。若杨君者，少以篇什著声于时，其炳耀尤异之词，讽诵于文人，盈满于江湖，达于京师。晚节遍悟文体，尤邃叙述。学富识远，才涌未已，其雄杰老成之风，与时增加。既获是，不数年而夭。其季年所作尤善，其为《鄂州新城颂》、《诸葛武侯传论》、《钱送梓潼陈众甫、汝南周愿、河东裴泰、武都符义府、太山羊士谔、陇西李炼凡六序》、《庐山禅居记》、《辞李常侍启》、《远游赋》、《七夕赋》，皆人文之选已。用是陪陈君之后，其可谓具体者欤？

呜呼，公既悟文而疾，既即功而废，废不逾年，大病及之。卒不得穷其工、竟其才，遗文未克流于世，遗声未克充于时。凡我从事于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也！宗元以通家修好，幼获省谒，故得奉公元兄命，论次篇简。遂述其制作之所诣，以系于后。

濮阳吴君文集序

博陵崔成务，尝为信州从事。为余言：邑有闻人濮阳吴君，弱龄长鬣而广颡，好学而善文。居乡党，未尝不以信义交于物；教子弟，未尝不以忠孝端其本。以是卿相贤士，率与亢礼。余尝闻而志乎心。会其子侃，更名武陵，升进士，得罪来永州。因奉其先人文集十卷，再拜请余以文冠其首，余得遍观焉。其为词赋，有戒冒陵僭之志；其为诗歌，有交王公大人之义；其为诔志吊祭，有孝恭慈仁之诚。而多举六经圣人之大旨，发言成章，有可观者。

古之司徒，必求秀士，由乡而升之天官。古之太史，必求人风，陈诗以献于法宫。然后材不遗而志可见。近世之居位者，或未能尽用古道，故吴君之行不昭，而其辞不荐，虽一命于王，而终伏其志。呜呼，有可惜哉！

武陵又论次志传三卷继于末，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

王氏伯仲唱和诗序

仆闻之，世其家业不陨者，虽古犹今也，求之于今而有获焉。王氏子某，与余通家，代文儒。自先天以来，策名闻达，秉毫翰而践文昌。登禁掖者，纷纶华耀，继武而起。士大夫掉鞅于文囿者，咸不得攀而伦之。乙亥岁，某自南徐来，执文贶予，词有远致。又著论非班超不能读父兄之书，而乃徼狂疾之功以为名。吾知其奉儒素之道专矣。间以兄弟嗣来京师，会于旧里。若璩、瑒在魏，机、云入洛。由是正声迭奏，雅引更和，播埙篪之音韵，调律吕之气候，穆然清风，发在简素。文章之胄，曷能及兹？况宗兄握炳然之文，以赞关石，稔冠银章，荣映江湖。则向时之美谈，必复其始。

某也谓余传卜氏之学，宜叙于首章。操斧于班、郢之门，斯强颜耳。诗凡若干首。

卷二十二

序 十三首

送杨凝郎中使还汴宋诗后序

谈者谓大梁多悍将劲卒，亟就滑乱，而未尝底宁。控制之术，难乎中道。盖以将骄卒暴，则近忧且至，非所以和众而七民也；将诛卒削，则外虞实生。非所以擗城而固圉也。是宜慰荐煦谕，纳为腹心，然后威怀之道备。圣上于是抚以表臣，赞以艺人，参刚柔而两用，化逆顺而同道。既去大憝，遂安有众。

故杨公以谋议之隙，对扬王庭，不逾时而承诏复命，示信于外诸侯。时当朝之羽仪，凡同官之寮属，皆饯焉。容受童孺，使在末位。礼部郎中许公，以宏才奥学，已任文字，顾唱在席，咸断章而赋焉。谓工部郎中崔公，文为时雄，允宜首序。谓小子预离觞之馀沥，俾撰后序，编以继之。大凡军旅之制，赞佐之重，崔公序之备矣。膺命受简，欲默不敢，故书谈者之辞，拜手以献，用充馀篇云。

送崔群序

贞松产于岩岭，高直耸秀，条畅硕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气之发也，稟至和之至者，必合以正性。于是有贞心劲质，用固其本，御攘冰霜，以贯岁寒，故君子仪之。清河崔敦诗，有柔儒温文之道，以和其气，近仁复礼，物议归厚，其有稟者欤？有雅厚直方之诚，以正其性，愿论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欤？是故日章之声，振于京师。尝与陇西李杓直、南阳韩安平泊予交友。杓直敦柔深明，冲旷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厉庄端毅，高朗振迈，说崔君之正；余以刚柔不常，造次爽宜，求正于韩，袭和于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视，默与道合。今将宁觐东周，振策于迈；且饯于野，或命为之序。

余于崔君有通家之旧，外党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学登于仪曹，扬于王庭，甲俊造之选，首仇校之列，然吾不以是视之。于其序也，载之其末云。

送邠宁独孤书记赴辟命序

仆间岁骤游邠碣，今戎帅杨大夫时为候奄，尽护群校。用笞法箠令，不吐强御，下莫有逗挠凌暴而犯令者。沉断壮勇，专志武力，出麾下，取主公之节钺而代之位，鹖冠者仰而荣之。今又能旁贵文雅，以符召文士之秀者河南独孤密，署为记室，俾职文翰，翕然致

得士之称于谈者之口。盖朝廷以勇爵论将帅，岂滥也哉！独孤生与仲兄寔连举进士，并时管记于汉中、新平二连帅府，俱以笔砚，承荷旧德，位未达而荣如贵仕，其难乎哉！

噫，自犬戎陷河右逼西鄙，积兵备虞，县道告劳，内匱中府太仓之蓄，仅而获餍，投石而贾勇者，思所以奋力。论者以为天下且复河壖故疆，拓达西戎，而罢诸侯之兵。则曳裾戎幕之下，专弄文墨，为壮夫捧腹，甚未可也！吾子历览古今之变，而通其得失，是将植密画于借箸之宴，发群谋于章奏之笔，上为明天子论列熟计，而导扬威命。然后谈笑樽俎，赋从军之乐。移书飞文，谕告西土劫胁之伍，俾其箠食壶浆，犒迎王师，在吾子而已。往慎辞令，使谕蜀之书，燕然之文，炳列于汉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琐琐者，恶足置齿牙间而荣吾子哉！

同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后诗序

观室者，观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则其中必端庄宏达可居者也。人孰异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观，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赞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总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挠，好古书百家言，洋洋满车，行则与俱，止则相对，积为义府，溢为高文。恣而和，肆而信，岂《诗》所谓“抑抑威仪，惟德之隅”者耶！今往也，有以其道闻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为急，杜君欲辞争臣侍从之位，其可得乎？濮阳吴武陵，直而甚文，乐杜君之道，作诗以言。余犹吴也，故于是乎序焉。

送宁国范明府诗序

近制，凡得仕于王者，岁登名于吏部，吏部则必参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为曹，谓之甲。名书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书洎门下。每大选置大考绩，必关决会验而视其成。有不合者，下有司，罢去甚众。由是吏得为奸以立威，贼知以弄权，诡窃窜易，而莫示其实。必求端恚而习于事、辩达而勤其务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则又益其官而后去其职。

有范氏传真者，始来京师，近臣多言其美。宰相闻之，用以为是职。在门下，甚获休问。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绩，复于有司，为宣州宁国令。咸曰由邦畿而调者，命东西部尉以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为美利乎，人之谓也；与其给于供备，孰若安于化导？故求发吾所学者，施于物而已矣。夫为吏者，人役也。役于人而食其力，可无报耶！今吾将致其慈爱礼节，而去其欺伪凌暴，以惠斯人，而后有其禄，庶可平吾心而不愧于色。苟获是焉，足矣。”季弟为殿中侍御史，以是言也告于其僚，咸悦而尚之。故为诗以重其去，而使余为序。

送幸南容归使联句诗序

昔汉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师，亦既充金马、石渠，则又溢于诸侯，求达其道。故枚乘客于吴，相如游于梁，其或致书匡主，用极其志，节之大者也。适时观变，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

渤海幸君，既登于太常之籍，又膺邯郸之召，北会元戎，直道自达，吾侪器其略；南聘天朝，相礼述职，公卿多其仪。合度于易于之间，虽枚生之节，长卿之道，无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礼备，复于辕门，我同升之友，是用荣其趣舍，惜其离旷，卜兹良夜，咏叹其美。比词联韵，奇藻递发。烂若编贝，粲如贯珠。琅琅清响，交动左右。群公以侍御之往也，予阙其述，命系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习为吏者，恒病于少文，故给而不肆；饰于华者，尝病于无断，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学于诗有年矣，吟咏风赋，颇闻于人。至于是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赞戎事而纠群吏，甚直且武，岂所谓吏而华者耶？以府丧罢去，择而之乎有礼之邦。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际于礼，则吾不知也。

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

八年冬，余与马邑苑言扬联贡于京师。自时而后，车必挂轡，席必交衽。量其志，知其达于昭代，究其文，辩其胜于太常。探而讨之，则明韬于朴厚之质，行浮于休显之闻。游公卿之间，质直而不犯，恪谨而不慢。交同列之群以诚信，闻余拜而兄之，以为执谊而固。临节不夺，在兄而已。

是岁小司徒顾公守春官之缺，而权择士之柄。明年春，同趋权衡之下，并就重轻之试。观其掉鞅于术艺之场，游刃乎文翰之林，风雨生于笔札，云霞发于简牍，左右圉视，朋侪拱手，甚可壮也。二月丙子，有司题甲乙之科，揭于南宫，余与兄又联登焉。余不厚颜怀愧而陪其游久矣。

夏四月，告归荆衡，拜手行迈，轮移都门之辙，轭指秦岭之路。方将高堂称庆，里闾更贺，曳裾峨冠，荣南诸侯之邦，遐登王粲之楼，高视刘表之榻，桂枝片玉，光生于家。是宜砥商、雒之阻艰，带江、汉之浩荡，以谈笑顾眄，超越千里而无倦极也。然而景炽气燠，往即南方，乘陵炎云，呼吸温风。可无敬乎？慎进药石，保安其躬，是亦非兄之所宜私也。群公追饯于霸陵，列筵而觴，送远之赋，圭璋交映。或授首简于余曰：“子得非知言扬者乎，安得而默耶？”余受而书之，编于群玉之右，非不知让，贵传信焉尔。

送萧炼登第后南归序

始余幼时，拜兄于九江郡，睹其乐嗜经书，慕山藪，凝和抱质，气象甚茂，虽在绮纨，而私心慕焉。厥后窃理文字，先礼而冠，遇兄于泽宫之中。观其德如九江之拜，盖世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战艺三北，左次陋巷。余亟会于其居，视其道，如泽宫之遇，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逾时而名擢太常，声动京国，士辈仰慕，顾眄有耀。余获贺于蔡通儒氏，窥其志，如陋巷之会，又得意所不能迁也。君子志正而气一，诚纯而分定，未尝标出处为二道，判屈伸于异门也。固其本，养其正，如斯而已矣。

吾兄先觉而守道，独立而全和，贞确端懿，雅不羁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官，告

余东游，是将乘商於，浮汉池，历郢城，下武昌，复于我始见之地。则朋旧之徒，含喜来迎，宗姻之列，加礼以待；舟輿所略，贺声盈耳；离群之思，行益少矣。仆不腆，见邀为序。狂夫之言，非所以志君子也，自达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归东川覲省序

陇西辛殆庶。猥称吾文宜叙事，晨持缣素，以班孝廉之行为请。且曰：“夫人殆所谓吉士也。愿而信，质而礼，言不黷慢，行不进越。其先两汉间继修文儒，世其家业。其风流后胤，耽学笃志之士，往往出于其门。今夫人研精典坟，不告劬勤。属者举乡里，登春官，获居其甲焉。家于蜀之东道，其严君以客卿之位，赞是方岳，为大夫良。今将拜庆宁覲，光耀族属，是其可歌也。道出于南郑，外王父以将相之重，九命赤社，为诸侯师。今又将亟驾省谒，从容燕喜，是又可歌也。故我与河南独孤申叔、赵郡李行纯、行敏等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尝读《王命论》及《汉书》，嘉其立言。彼生彪、固之胄欤？相国冯翊王公，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门子弟游文章之府者，吾尝与之齿。彼生严氏之出欤？承世家之儒风，沐外族之休光。彼生专圣人之书，而趋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辛氏之谈，濡翰于素，因寓于辞曰：为我谢子之舅氏，珠玉将至，得无修容乎！

送独孤申叔侍亲往河东序

河东，古吾土也，家世迁徙，莫能就绪。闻其间有大河、条山，气盖关左，文士往往彷徨临望，坐得胜概焉。吾固翘翘褰裳，奋怀旧都，日以滋甚。独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爱慕文雅，甚达经要，才与身长，志益强力。挟是而东，夫岂徒往乎？温清奉引之隙，必有美制。傥飞以示我，我将易观而待，所不敢忽。

古之序者，期以申导志义，不为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于晋，出吾斯文于笔砚之伍，其有评我太简者，慎勿以知文许之。

送豆卢膺秀才南游序

君子病无乎内而饰乎外，有乎内而不饰乎外者。无乎内而饰乎外，则是设覆为阱也，祸孰大焉；有乎内而不饰乎外，则是焚梓毁璞也，诟孰甚焉！于是有切磋琢磨镞砺括羽之道，圣人以为重。豆卢生，内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而恒以幼孤羸馁为惧，恤恤焉游诸侯求给乎是，是固所以有乎内者也。然而不克专志于学，饰乎外者未大，吾愿子以《诗》、《礼》为冠履，以《春秋》为襟带，以图史为佩服，琅乎璆璫冲牙之响发焉，煌乎山龙华虫之采列焉，则揖让周旋乎宗庙朝廷斯可也。惜乎余无禄，食于世，不克称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也，故诗而序云。

送赵大秀才往江陵谒赵尚书序

士之知感激许与，常欲以有报为志者，则凡志乎道者，咸愿为之。如赵生，庶乎哉！来谓余曰：“宗人尚书以硕德崇功，由交、广临荆州，仁我若子姓，恩礼重厚。有贤子为御史，好学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欢欣交通，我诚乐为之用，甚不辞也。不幸遭重痼，六旬而后知人。方其急也，大惧不克报尚书公之恩，又惧无以当御史君之心以没。每念于是，未尝不蠹然内伤，若受锋刃。自是而后，调药石，时饮食，生血补气，强筋植骨，荣卫之和，膂力之刚，迨今兹始全。然为人舒干抗首，文翰端丽，材足以用，敢辞而往，以效于戏下。”其言云尔。

自吾窜永州三年。赵生亟见。视其状，恭谨愿恚；观其迹，温密简静；闻其言，径直端诚。自尚书之为荆州，异政日至。至则赵生喜扑起立，伸目四顾，不啻若自己而为之者。诚宜有报知己之道，又诚宜有大贤而为之知也。是行也，赵生其将奋六翮，翔千里，以为辕门大府之重，增羽仪之盛，其道美矣。故余继之以辞。

卷二十三

序 十二首

同吴武陵赠李睦州诗序

润之盗铸，窃货财，聚徒党，为反谋十年。今天子即位三年，大立制度。于是盗恐且奋，将遂其不善。视部中良守不为己用者，诬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天子使御史按问，馆于睦。自门及堂，皆其私卒为卫。天子之卫不得摇手，辞卒致具。有间，盗遂作。而庭臣犹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既上道，盗以徒百人遮于楚、越之郊，战且走，乃得完为左官吏。无几，盗就禽，斩之于社垣之外。论者谓宜还睦州，以明其诬。既更大赦，始移永州，去长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尝自言。

吴武陵，刚健士也。怀不能忍，于是踊跃其诚，铿锵其声，出而为之诗，然后嫌于内。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熟，衔匿而未发且久，闻吴之先焉者，激于心，若钟鼓之考，不知声之发也，遂系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越有纳官之令以胜大敌，汉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国家宠先中丞，迈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品常第四，人犹曰于古为薄。汉北地都尉印，以不胜任陷匈奴，而子单侯于鉶。济北相韩千秋以匹夫之谅，奋触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君之士田之锡，犹挫于有司之手。始由施州为涪州，扞蜀道勍寇，昼不释刃，夜不释甲，曰：我忠烈胤也，期死待敌。敌亦曰：彼忠烈胤也，尽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笔削之吏，以簿书校讨赢缩，受谴兹郡，凡二岁。

朝廷建大本，贞万邦，庆泽之濡，洗濯生植。又况涪州家声之大，裕蛊之志，宜尤被显宠者也。自汉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逾于长史。以是进秩，人犹曰且有后命。永州多谪吏，而君侯惠和温良，故其欢愉异于他部。优诏既至，而君适仇于文。其往也独，故凡羡慕之辞，无不加等。

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肃之美，四方之求忠壮义烈者，将于君是观。凡君子之志，欲其优柔而益固，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为盼，则拱璧大鼎，乌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义序

河东薛存义将行，柳子载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浒，饮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以今天下多类此，而民莫敢肆其怒与黜罚者何哉？势不同也。势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达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

存义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审矣。吾贱且辱，不得与考绩幽明之说；于其往也，故赏以酒肉，而重之以辞。

送薛判官量移序

仕于世，有劳而见罪，凡人处是，鲜不怨怼忿愤，列于上，诉于下，此恒状也。异于恒者，其道宜显。薛生司货贿于军兴之际，兵乱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东皆传道之，可以为劳矣。而竟连大狱，以至于放。不戚于貌，不悻于心，乐以自肥，而未尝尤于物，其有异于恒矣哉。

朝廷施恩泽，凡受谪者，罪得而未薄，乃命以近壤。薛君去连而吏于朗，是其渐于显欤？君子学以植其志，信以笃其道，有异于恒者，充而大之。苟推是以往，虽欲辞显难矣。

送李渭赴京师序

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浦，名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弃美仕就丑地，无所束缚，自取瘡痍。后余斥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为吏。噫，何自苦如是耶！

明时宗室属子当尉畿县。今王师连征不贡，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读书为诗有干局。久游燕、魏、赵、代间，知人情，识地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国事，不求获乎己，而已以有获。予嫉其不为是久矣。今而曰将行，请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严公贶下第归兴元覲省诗序

严氏之子有公贶者，退自有司，踵门而告柳子曰：“吾献艺不售于仪曹之贾，货不中度，敢逃其咎？诘朝将行，愿闻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谕之曰：“吾子以冲退之志，端其趣向；以淬砺之诚，修其文雅。行当承教戒于独立之下，浚发清源，激扬洪音。沛哉，铿铿乎充于四体之不暇，吾何敢去子！”

恭惟相国冯翊公，有大勋力盈于旂常。极人臣之尊，分天下之忧。殿邦坤隅，柄是文武。若子者，生而有黼黻梁肉之美，不知耕农之勤劳，物役之艰难。趋其庭，有魏绛之金石焉。候其门，有亚夫之棨戟焉。中人处之，不能无傲。而子之伯仲，皆脱略贵美，服勤

儒素，退托于布衣韦带之任，如少习然。故继登上科，以及于子。是可举严氏之教，诵乎他门，使有矜式也。而吾子又引慝内讼，撝谦如此，其何患乎贾之不售而自薄哉！于是文行之达，若高阳齐据者，偕赋命余序引。余朴不晓文，故书严子之嘉言，编于右简，窃褒贬之义以赠。

送元秀才下第东归序

周乎志者，穷蹶不能变其操；周乎艺者，屈抑不能贬其名。其或处心定气，居斯二者，虽有穷屈之患，则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静，勇于讲学，急于进业。既游京师，寓居仄陋，无使令之童，阙交易之财，可谓穷蹶矣。而操逾厉，志之周也。才浚而清，词简而备，工于言理，长于应卒。从计京师，受丙科之荐。献艺春卿，当三黜之辱，可谓屈抑矣。而名益茂，艺之周也。苟非处心定气，则曷能如此哉！

余闻其欲退家殷墟，修志增艺，惧其沉郁伤气，怀愤而不达，乃往送而谕焉。夫有湛卢豪曹之器者，患不得犀兕而刳之，不患其不利也。今子有其器，宣其利，乘其时，夫何患焉？磨砺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送辛殆庶下第游南郑序

朝廷用文字求士，每岁布衣束带，偕计吏而造有司者，仅半孔徒之数。春官上大夫，擢甲乙而升司徒者，于孔氏高第亦再倍焉。仆在京师，凡九年于今，其间得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尝从俊造之后，颇涉艺文之事，四贡乡里，而后获焉。方之于钓者，丝纶不属，钩喙甚直，怀有美饵，而觖望获鱼之暮，则善取者皆指而笑之。

今辛生固穷而未达，迟久而不试，褒衣之徒，视子而捧腹者，盖不之知焉。辛生尝南依蛮楚，专志于学，为文无谬悠迂诬之谈，锻炼翦截，动可观采。故相国齐公，接礼加等，常为右客，且佐其策名之愿。遂笈典坟，袖文章，北来王都，笑揖群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见而器异，争为鼓舞，由是为闻人。战术艺之场，莫与争锋。然而迁延三北，踟蹰不振，岂其直钩而钓，怀美饵而羡鱼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则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欤！

今则囊如悬磬，佣室寓食，方将适千里，求仁人，被冒畏景，陟降栈道。吾欲抑而不叹，其若心胸何？然吾闻焚舟而克，手剑而盟者，皆败北之余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气，无乃发于是行乎？成拜赐之信，刷压境之耻，无乃果于是举乎？往慎所履，如志遄返，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谈者谓我言而中，不犹愈乎！

送崔子符罢举诗序

世有病进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经术兵农，曰：“庶几厚于俗，而国得以为理乎？”柳子曰：“否。以今世尚进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国之秀民举归之。且而更其科，以为得异人乎？无也。唯其所尚文学，移而从之，尚之以孝悌，孝悌犹是人也；尚之以经术，经术犹是人也。虽兵与农，皆然。”曰：“然则宜如之何？”曰：“即其辞，观其

行，考其智，以为可化人及物者，隆之。文胜质、行无观、智无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国其以理，科不俟易也。”

今有博陵崔策子符者，少读经书，为文辞，本于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别时，刚以知柔。进于有司，六选而不获。家有冤连，伏阙下者累月不解。仕将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复不憚万里，再岁不就选。世皆曰孝悌人也。如是且不见隆，虽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风已厚，欲继之于无穷，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则是术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

仆智不足而独为文，故始见进而卒以废。居草野八年，丽泽之益，砥砺之事，空于耳而荒于心。崔子幸来而亲余，读其书，听其言，发余始志，若寤而言梦，醒而问醉。未及悉，而告余以行。余惧其悼时之往而不得于内也，献之酒，赋之诗而歌之，坐者从而和之，既和而叙之。

送蔡秀才下第归覲序

仆之始贡于京师，蓍者卦之曰：是所谓望而未睹，隐而未见，睨乎远而有荣者也。今兹岁在鹑首，若合于寿星，其果合乎？仆时悒然迟之，谓其诞慢怪迂，是将不然，然而仅置于怀耳，未克决而忘之也。后果依违迁就，四进而获，卒如其言云。

噫，彼莫莫者，其有宰于人乎！不然，何其应前定若是之章明也？今蔡君驰声耀誉，闻于公卿，战艺之徒，推为先登，而五就乡举，往则见罢，意者前定之期殆未及欤？故君子之居易俟命，乐天不忧者，果于自是也。君其励文学焉！丈人牧人南邦，君展覲承颜婆娑愉乐之暇，则充其经笥，茂是文苑，时焉逃哉？迟速之事，则瞽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韦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所谓先声后实者，岂唯兵用之，虽士亦然。若今由州郡抵有司求进士者，岁数百人，咸多为文辞，道今语古，角夸丽，务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几千万言，读不能十一，即偃仰疲耗，目眩而不欲视，心废而不欲营，如此而曰“吾能不遗士”者，伪也。唯声先焉者，读至其文辞，心目必专，以故少不胜。

京兆韦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试其艺益工，久与居，益见其贤，然而进三年连不胜，是岂拙于为声者欤？或以韦生之不胜，为有司罪。余曰：非也。谷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过也；名誉既闻，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过也。”人之视听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古之道，名誉未至，不以罪有司，而况今乎？今韦生乐植乎内，不欲扬乎外，其志非也。孔子不避名誉以致其道，今韦生仗其文，简其友，思自得于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欤？将行也，余为之言，既以迁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惑者知释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略

自命乡论士之制，坏而不复，士莫有就绪，故丛于京师。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登贤能之书，或半天下。取其殊尤以为举首者，仍岁皆上第，过而就黜，时谓怪事，

有司或不问能否而成就之。

中书高舍人，备位于礼部，攘袂矫枉，痛抑华耀，首京师之贡者再岁连黜，辛生以是不在议甲乙伍中。其沉没厄困之士，阖户塞窦，而得荣名者，连畛而起，谈者果以至公称焉，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简而有制，其行直而无犯，向使不闻于公卿，不扬于交游，又不为京师贡首，则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呜呼，名之果为不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归长沙。以辛生之文行，八年无就，如其初而退返，吾甚愤焉。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于辛生又不能已，故略。

卷二十四

序 十一首

送从兄偶罢选归江淮诗序

伯氏自淮阳从调，抵于京师。冬十月，牒计不至，摄衽而退，顾谓宗元曰：“昔吾祖士师，生于衰周，与道同波，为世仪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称之。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孟子赞之。今吾遑遑末路，寡偶希合，进不知向，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戚其心，遵祖训也。然而阙滂飏之养，乏庾釜之畜，逼进无成，东辕淮湖。虽欲脱细故于胸中，味道腴于舌端，勉修厥志，惧不恒久。子当慰我穷局之怀，祛我行役之愤，博之以文，发于咏歌。吾非子之望将谁望焉！”

宗元再拜曰：“夫闻善不慕，与聋聩同；见善不敬，与昏瞽同；知善不言，与瞿暗同。则闻之先达久矣。矧吾兄有柔儒之茂质，恢旷之弘量，敢无敬乎？有述祖之美谈，安道之贞节，敢无慕乎？睹徽容而敬，闻嘉话而慕，敢无言乎？言不称德，文不尽志，适为累而已矣！”于是赋而序之，继其声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从侄立，编为后序终篇。

送从弟谋归江陵序

吾与谋，由高祖王父而异。谋少吾二岁，往时在长安，居相迕也。与谋皆甚少，独见谋在众少言，好经书，心异之。其后吾为京兆从事，谋来举进士，复相得，益知谋盛为文词，通外家书。一再不胜，惧禄养之缓，弃去，为广州从事。复佐邕州，连得荐举至御史，后以智免，归家江陵。有宅一区，环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亩，树之谷，艺之麻，养有牲，出有车，无求于人。日率诸弟具滑甘丰柔，视寒燠之宜，其隙则读书，讲古人所谓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励也。过永州，为吾留信次，具道其所为者。

凡士人居家孝悌恭俭，为吏祗肃。出则信，入则厚。足其家，不以非道；进其身，不以苟得。时退则退，尊老无井臼之劳。和安而益寿，兄弟衍衍以相友。不谋食而食给，不谋道而道显，则谋之去进士为从事于远，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别九岁而会于此，视其貌益伟，问其业益习，叩其志益坚。於虜，吾宗不振久矣！识者曰：今之世稍有人焉。若谋之出处，庸非所谓人欤？或问管仲，孔子曰：“人也。”谋虽不试于管仲，其为道无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闻圣人之道，学焉而必至，谋之业良矣，而又增焉；志专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门，不道管、晏，则谋之为人也，其可度哉！

吾不智，触罪槟越、楚间六年，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

甘终为永州民。又恨徒费禄食而无所答，下愧农夫，上惭王官。追计往时咎过，日夜反覆，无一食而安于口平于心。若是者，岂不以少好名誉，嗜味得毒，而至于耶！用是愈贤谋之去进士为从事以足其家，终始孝悌，今虽欲羨之，岂复可得！谋在南方有令名，其所为日闻于人，吾恐谋不幸又为吾之所悔者，将已之而不能得，可若何？然谋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于事，虽履吾迹，将不至乎吾之祸，则谋何悔之有？苟能是，虽至于大富贵，又何栗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尔。

送 澥 序

人咸言吾宗宜硕大，有积德焉。在高宗时，并居尚书省二十二人。遭诸武，以故衰耗。武氏败，犹不能兴。为尚书吏者，间十数岁乃一人。永贞年，吾与族兄登并为礼部属。吾黜，而季父公绰更为刑部郎，则加稠焉。又观宗中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数，仁义固其素也。意者其复兴乎？

自吾为僇人，居南乡，后之颖然出者，吾不见之也。其在道路幸而过余者，独得澥。澥质厚不谄，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后可以有受，择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积甚富，好慕甚正，若墙焉，必基之广而后可以有蔽，择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圣人之道，辅以孝悌，复向时之美，吾于澥焉是望。汝往哉，见诸宗人，为我谢而勉焉。无若太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乎？吾去子，终老于夷矣！

送内弟卢遵游桂州序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扬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异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为大儒，兄弟三人咸为帝者师。其风之流者，皆好学而质重。

遵，余弟也。广而不肆，巽而不慑。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未尝去乎其中，盖由其中出者也。浸润以《诗》、《易》，动摇以文采。以余弃于南服，来从余居五年矣。未尝见其行有悖乎义，言有异乎行者。则余之弃也，适累斯人焉。以爱余而慰其忧思，故不为京师游，以取名当世。以桂之迹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多容贤者，故洋洋焉乐附而趋，以出其中之有。夫如是，则宜奋翼鳞，乘风波，以游乎无倪。往哉，其渐乎是行也！

送表弟吕让将仕进序

吾观古豪贤士，能知生人艰饥羸寒、蒙难抵暴、捭抑无告，以吁而怜者，皆饱穷厄，恒孤危，穢穢忡忡，东西南北无所归，然后至于此也。今有吕氏子名让，生而食肉，厌粱稻，欺纨毂，幼专靖，不好游，不践郊牧垌野，不目小民农夫耕筑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独粹然怜天下之穷氓，坐而言，未尝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积于中，得于诚，往而复，咸在其内者也。彼告而后知，示而后哀，由外以铄己，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积，诚之得，其为贤也莫尚焉。吕氏子得贤人之上资，增以嗜儒书，多文辞，上下今古，左程右准，以为直道，其于远且大，若稼而谷，圃而蔬，不丐买而有也。

今来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辞以通，然后及乎物也。吾将

通其辞，干于仕，庶施吾道，愿一决其可不可于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学不至焉，不可也；学存焉，辞不至焉，不可也；辞存焉，时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学而文之，又当主上兴太平，贤士大夫为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从容以行，由于下，达于上，旁施其事业，若健者之升梯，举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误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舍是，吾无以为决。子其行焉。”

陪永州崔使君游宴南池序

零陵城南，环以群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会，则泓然为池，湾然为溪。其上多枫桷竹箭、哀鸣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蕖、腾波之鱼，韬涵太虚，澹滟里闾，诚游观之佳丽者已。

崔公既来，其政宽以肆，其风和以廉，既乐其人，又乐其身。于暮之春，征贤合姻，登舟于兹水之津。连山倒垂，万象在下，浮空泛景，荡若无外。横碧落以中贯，陵太虚而径度。羽觞飞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颐而笑，瞪目而倨，不知日之将暮，则于向之物者可谓无负矣。

昔之人知乐之不可常，会之不可必也，当欢而悲者有之。况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锡，而席之贤者，率皆左官蒙泽，方将脱鳞介，生羽翮，夫岂赳赳湘中，为憔悴客耶！余既委废于世，恒得与是山水为伍，而悼兹会不可再也，故为文志之。

愚溪诗序

灌水之阳，有溪焉，东流入于潇水。或曰：冉氏尝居也，故姓是溪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余以愚触罪，谪潇水上，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犹断断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为愚溪。

愚溪之上，买小丘为愚丘。自愚丘东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买居之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盖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为愚沟。遂负土累石，塞其隘为愚池。愚池之东为愚堂，其南为愚亭，池之中为愚岛。嘉木异石错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

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屑，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专得而名焉。

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

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

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呼踊跃以求知于世，而遁隐之志息焉。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是有其具而未得行其道者之为之也。

娄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术未用，故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辞。以余弟同志而偕未达，故为赠诗，以悼时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预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间，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将俟夫木铎以间于金石。大凡编辞于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华寺西亭夜饮赋诗序

余既谪永州，以法华浮图之西临陂池丘陵，大江连山，其高可以上，其远可以望，遂伐木为亭，以临风雨，观物初，而游乎颢气之始。间岁，元克已由柱下史亦谪焉而来。无几何，以文从余者多萃焉。是夜，会兹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己欲志是会以贻于后，咸命为诗，而授余序。

昔赵孟至于郑，赋七子以观郑志，克己其慕赵者欤？卜子夏为《诗序》，使后世知风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欤？诚使斯文也而传于世，庶乎其近于古矣。

序 饮

买小丘，一日锄理，二日洗涤，遂置酒溪石上。向之为记所谓牛马之饮者，离坐其背。实觞而流之，接取以饮。乃置监史而令曰：当饮者举筹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汙，不止于炫，不沉于底者，过不饮。而洄而止而沉者，饮如筹之数。既或投之，则旋眩滑汨，若舞若跃，速者迟者，去者住者，众皆据石注视，欢抃以助其势。突然而逝，乃得无事。于是或一饮，或再饮，客有娄生图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沉，独三饮，众大笑欢甚。余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损益其令，以穷日夜而不知归。

吾闻昔之饮酒者，有揖让酬酢百拜以为礼者，有叫号屡舞如沸如羹以为极者，有裸裎袒裼以为达者，有资丝竹金石之乐以为和者，有以促数纠遯而为密者，今则举异是焉。故舍百拜而礼，无叫号而极，不袒裼而达，非金石而和，去纠遯而密。简而同，肆而恭，衍衍而从容，于以合山水之乐，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饮》以贻后之人。

序 棋

房生直温，与予二弟游，皆好学。予病其确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规焉，其下方以直，置棋二十有四。贵者半，贱者半，贵曰上，贱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敌一，用朱墨以别焉。房于是取二毫，如其第书之。既而抵戏者二人，则视其贱者而贱之，贵者而贵之。其使之击触也，必先贱者，不得已而使贵者，则皆栗焉愠焉，亦鲜克以中。其获也，得朱焉则若有余，得墨焉则若不足。

余谛睨之，以思其始，则皆类也，房子一书之而轻重若是。适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择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贵焉而贵，贱焉而贱，其易彼而敬此，遂以远焉。然则若世之所以贵贱人者，有异房之贵贱兹棋者欤？无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择其善否者欤？其敬而易者，亦从而动心矣，有敢议其善否者欤？其得于贵者，有不气扬而志荡者欤？其得于贱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欤？其所谓贵者，有敢轻而使之者欤？所谓贱者，有敢避其使之击触者欤？彼朱而墨者，相去千万，不啻有敢以二敌其一者欤？余墨者徒也，观其始与末，有似棋者，故叙。

卷二十五

序 十八首

凌助教蓬屋题诗序

儒有蓬户瓮牖而自立者，河间凌士燮穷讨六籍，皆有著述，而尤邃《春秋》。为儒官，守道端庄，植志不回。在京师十二年，家本吴也，欲归而不可得，遂构蓬室，以备揖让之位。栋宇简易，仅除风雨，盖大江之南其旧俗也。由是不出环堵，坐入吴甸，包山震泽，若在牖外。所谓求仁而得，斯固然欤！与夫南音越吟，慕望而不获者，异日道也。

夫厚人伦，怀旧俗，固六义之本。群公是以有发德之什，书在屋壁，余叙而引之。

送韩丰群公诗后序

春秋时，晋有叔向者，垂声迈烈，显白当世。而其兄铜鞮伯华，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与叔向游者，罕知伯华矣。然仲尼称叔向曰“遗直”“由义”，又称伯华曰“多闻”“内植”，进退两尊，荣于策书。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废。

宗元常与韩安平遇于上京，追用古道，交于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实，敦朴而知变，弘和而守节，温淳重厚，与直道为伍。常绩文著书，言礼家之事，条综今古，大备制量，遗名居实，澹泊如也。他日当为达者称焉，在吾侪乎？则韩氏之美，亦将焜耀于后矣。

今将浮游淮湖，观艺诸侯，凡知兄者，咸出祖于外。天水赵佶秉翰序事，殷勤宣备，词旨甚当。余谓《春秋》之道，或始事，或终义。大《易》之制，《序卦》处末，然则后序之设，不为非经也。于是编其饯诗若干篇，纪于末简，以贻行李，遂抗手而别。

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

仆未冠，求进士，闻娄君名甚熟。其所为歌诗，传咏都中。通数经及群书。当时为文章，若崔比部、于卫尉，相与称其文。众皆曰纳言曾孙也，而又有是，咸推让为先登。后十余年，仆自尚书郎谪来零陵，觐娄君，犹为白衣，居无室宇，出无僮御。仆深异而讯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贵势，倚亲戚，合则插羽翮，生风涛，沛焉而有余，吾无有也。不则履饮食，驰坚良，以欢于朋徒，相贸为资，相易为名，有不诺者，以气排之，吾无有也。不则多力，善造请，朝夕屈折于恒人之前，走高门，邀大车，矫笑而伪言，卑陋而媁媁，

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无有也。自度卒不能堪其劳，故舍之而游，逾湖、江，出豫章，至南海，复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饵药为寿，未尽其术，故往且求之。仆闻而愈疑。往时观得进士者，不必若娄君之言，又少能类娄君之文学，又无纳言之大德以为之祖，无比部、卫尉以为之知，而升名者百数十人。今娄君非不足也，顾不乐而遁耳。因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于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异其遁于名，而又德其久留于我也，故为之言。

夫君子之出，以行道也；其处，以独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求士之诏，娄君智可以任职用事，文可以宣风歌德，行于世，必有合其道而进荐之者。遽而为处士，吾以为非时。将曰老而就休耶？则甚少且锐；羸而自养耶？则甚硕且武。问其所以处，咸无名焉。若苟焉以图寿为道，又非吾之所谓道也。夫形躯之寓于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唯恐不嫌。若是而寿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嫌，虽天其谁悲？今将以呼嘘为食，咀嚼为神，无事为闲，不死为生，则深山之木石，大泽之龟蛇，皆老而久，其于道何如也？

仆尝学于儒，持之不得。以陷于是。以出则穷，以处则乖，其不宜言道也审矣。以吾子见私于仆，而又重其去，故窃言而书之而密授焉。

送易师杨君序

世之学《易》者，率不能穷究师说，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争伉乎理外，务新以为名，纵辩以为高，离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奥，诋冒混乱，人罕由而通焉。不违古师以入道妙，若弘农杨君者其鲜矣。御史中丞崔公，博而守儒，达而好礼，故杨君之来也，馆于燕堂，馈之侯食，日命合邦之学者，论说辩问，贯穿上下，挥散而咸同，幽昏而大明，言若诞而不乖于圣，理若肆而不失于正；不为他奇以立名氏，姑务达其旨而已。古人谓驾孔子之说者，杨君固其徒欤？

宗元以为太学立儒官，传儒业，宜求专而通、新而一者，以为胄子师。昔尝游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贤连帅、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皆用儒先，而杨君之道未列于博士，则谁咎欤？无乃隐其声，含其美，以自穷欤？

夫以退让自穷于丰富之世，以贻有位者羞，是习《易》之说而废其道也。于将行而问以言，敢以变君之志。

送徐从事北游序

读《诗》《礼》《春秋》，莫能言说，其容貌充充然，而声名不闻传于世，岂天下广大多儒而使然欤？将晦其说，讳其读，不使世得闻传其名欤？抑处于远，仕于远，不与通都大邑豪杰角其伎而至于是欤？不然，无显者为之倡，以振动其声欤？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盖生者，观生亦非晦讳其说读者，然则余二者为之决矣。

生北游，必至通都大邑，通都大邑，必有显者，由是其果闻传于世欤？苟闻传必得位，得位而以《诗》《礼》《春秋》之道施于事，及于物，思不负孔子之笔舌。能如是，然后可以为儒。儒可以说读为哉！

送诗人廖有方序

交州多南金、珠玕、玳瑁、象犀，其产皆奇怪，至于草木亦殊异。吾尝怪阳德之炳耀，独发于纷葩瑰丽，而罕钟乎人。

今廖生刚健重厚，孝悌信让，以质乎中而文乎外。为唐诗有大雅之道，夫固钟于阳德者邪？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于纷葩瑰丽，则凡知贵之矣，其亦有贵廖生者耶？果能是，则吾不谓之恒人也，实亦世之所罕也。

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太史公尝言：世之学孔氏者，则黜老子，学老子者，则黜孔氏，道不同不相为谋。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其迭相訾毁、抵牾而不合者，可胜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没，其后有释氏，固学者之所怪骇舛逆其尤者也。

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闳旷而质直，物无以挫其志；其为学恢博而贯统，数无以蹶其道。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要之与孔子同道，皆有以会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气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于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

及至是邦，以余道穷多忧，而尝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陈其大方，勤以为谕，余始得其为人。今又将去余而南，历营道，观九疑，下漓水，穷南越，以临大海，则吾未知其还也。黄鹄一去，青冥无极，安得不冯丰隆、诉蜚廉，以寄声于寥廓耶！

送贾山人南游序

传所谓学以为己者，是果有其人乎？吾长京师三十三年，游乡党，入太学，取礼部吏部科，校集贤秘书，出入去来，凡所与言，无非学者，盖不啻百数，然而莫知所谓学而为己者。及见逐于尚书，居永州，刺柳州，所见学者益稀少，常以为今之世无是决也。

居数月，长乐贾景伯来，与之言，邃于经书，博取诸史群子昔之为文章者，毕贯统，言未尝诡，行未尝怪。其居室惛然不欲出门，其见人侃侃而肃。召之仕，快然不喜，导之还中国，视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为道而已尔”。若然者，其实为己乎？非己乎？使吾取乎今之世，贾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则居，其匮也则行，行不苟之，居不苟容，以是之于今世，其果逃于匮乎？

吾名逐禄贬，言见疵于世，奈贾君何？于其之也，即其舟与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己居，或以匮己之虚，或盈其庐。孰匮孰充，为泰为穷，君子乌乎取，以宁其躬？”若君者之于道而已尔，世孰知其从容者耶！

送方及师序

代之游民，学文章不能秀发者，则假浮屠之形以为高；其学浮屠不能愿恧者，则又托文章之流以为放。以故为文章浮屠，率皆纵诞乱杂，世亦宽而不诛。

今有方及师者独不然。处其伍，介然不逾节；交于物，冲然不苟狎。遇达士述作，手辄缮录，复习而不懈。行其法，不以自怠。至于践青折萌，泛席灌手，虽小教戒，未尝肆其心，是固异夫假托为者也。薛道州、刘连州，文儒之择也，馆焉而备其敬，歌焉而致其辞，夫岂贷而滥欤？余用是得不系其说，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

昔之桑门上首，好与贤士大夫游。晋宋以来，有道林、道安、远法师、休上人，其所与游，则谢安石、王逸少、习凿齿、谢灵运、鲍照之徒，皆时之选。由是真乘法印，与儒典并用，而人知向方。今有释文畅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语，忘甘露之味，服道江表，盖三十年。谓王城雄都，宜有大士，遂蹶虚而西，驱锡逾纪，而秦人蒙利者益众。云、代之间，有灵山焉，与竺乾鹫岭角立相望。而往解脱者，去来回复，如在步武。则勤求秘宝，作礼大圣，非此地莫可。故又舍筏西土，振尘朔陲，将欲与文殊不二之会，脱去秽累，超诣觉路，吾徒不得而留也。

天官顾公、夏官韩公、廷尉郑公、吏部郎中杨公、刘公，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凿齿之才，皆厚于上人，而袭其道风，伫立瞻望，惧往而不返也。吾辈常希灵运、明远之文雅，故诗而序之。又从而谕之曰：“今燕、魏、赵、代之间，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缘饰政令。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上人之往也，将统合儒释，宣涤疑滞，然后蔑衣衲之赠，委财施之会不顾矣。其来也，盍亦征其歌诗，以炫耀迴躅，伟长、德琰之述作，岂擅重千祀哉！庶欲窃观风之职，而知郑志耳。”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或问宗元曰：悉矣，子之得于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对曰：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闻之矣。其存于世者，独遗其书。不于其书而求之，则无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况其意乎！今是上人穷其书，得其言，论其意，推而大之，逾万言而不烦；总而括之，立片辞而不遗。与夫世之析章句，征文字，言至虚之极，则荡而失守，辩群有之伙，则泥而皆存者，其不以远乎？

以吾所闻知，凡世之善言佛者，于吴则惠诚师，荆则海云师，楚之南则重巽师。师之言存，则佛之道不远矣。惠诚师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郑中书洎孟常州。中书见上人，执经而师受，且曰：“于中道吾得以益达。”常州之言曰：“从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师友命之。今连帅中丞公，具舟来迎，饰馆而俟，欲其道之行于远也，夫岂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严重，中书之辩博，常州之敏达，且犹宗重其道，况若吾之昧昧者乎？

夫众人之和，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其土汪汪也，求道者多半天下。一唱而大行于远者，是行有之，则和焉者，将若群蛰之有雷，不可止也。于是书以为《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送僧浩初序

儒者韩退之与余善，尝病余嗜浮图言，訾余与浮图游。近陇西李生础自东都来，退之又寓书罪余，且曰：“见《送元生序》，不斥浮图。”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退之好儒未能过扬子，扬子之书于庄、墨、申、韩，皆有取焉。浮图者，反不及庄、墨、申、韩之怪僻险贼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则将友恶来、盗跖，而贱季札、由余乎！非所谓去名求实者矣。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

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图之言以此。与其人游者，未必能通其言也。且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闲安者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也。则舍是其焉从？吾之好与浮图游以此。

今浩初闲其性，安其情，读其书，通《易》《论语》，唯山水之乐，有文而文之；又父子成为其道，以养而居，泊焉而无求，则其贤于为庄、墨、申、韩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组为务以相轧者，其亦远矣。

李生础与浩初又善。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视何如也。

送元嵩南游序 并引

刘禹锡

予策名二十年，百虑而无一得，然后知世所谓道，无非畏途，唯出世间法可尽心尔。繇是在席砚者，多旁行四句之书；备将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侣。深入智地，静通还源。客尘观尽，妙气来宅。内视胸中，犹煎炼然。开士元嵩，姓陶氏，本丹阳居家，世有人爵，不藉其资。于毗尼禅那，极细牢之义，于中后日，习总持之门。妙音奋迅，愿力昭答。雅闻予事佛而亟来相从，或问师隳形之自，对曰：“少失怙恃，推棘心以求上乘。积四十年，身羸老将至而不懈。始悲浚泉之有洌，今防墓之未迁。涂刍莫备，薪火恐灭，诸相皆离，此心长悬。虽万姓归佛，尽为释种，如河入海，无复水名。然具一切智者，岂遗百行；求无量义者，宁容断思。今闻南诸侯雅多大士，思叩以苦调，而布其末光。无容至前，有足悲者。”予闻是说已，力不足而悲有余，因为诗以送之，庶几践霜露者聆之有恻。诗曰：

宝书翻译学初成，振锡如飞白足轻。彭泽因家凡几世，灵山预会是前生。传灯已悟无为理，濡露犹怀罔极情。从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愿解珠纓。

送元嵩师序

中山刘禹锡，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实，未尝言，言未尝不讎。元嵩师居武陵，有年数矣。与刘游久且昵。持其诗与引而来，余视之，申申其言，勤勤其思，其为知而言也信矣。

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今元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终其心。勤而为逸，远而为近，斯盖释之知道者欤？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咸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戾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嵩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

元嵩陶氏子。其上为通侯，为高士，为儒先生。资其儒，故不敢忘孝；迹其高，故为释；承其侯，故能与达者游。其来而从吾也，观其为人，益见刘之明且信，故又与之言，重叙其事。

送琛上人南游序

佛之迹，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为经，翼而成之者为论，其流而来者，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则备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经之大莫极乎“涅槃”。世之上士，将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经论则悖矣。而今之言禅者，有流荡舛误，迭相师用，妄取空语，而脱略方便，颠倒真实，以陷乎己，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体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须离也。离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

吾琛则不然，观经得“般若”之义，读论悦“三观”之理，昼夜服习而身行之。有来求者，则为讲说。从而化者，皆知佛之为大，法之为广，菩萨大士之为雄，修而行之者为空，荡而无者之为碍。夫然，则与夫增上慢者异矣。异乎是而免斯名者，吾无有也。将以广其道而被于远，故好游。自京师而来，又南出乎桂林，未知其极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为之言。

送文郁师序

柳氏以文雅高于前代，近岁颇乏其人，百年间无为书命者。登礼部科，数年乃一人。后学小童，以文儒自业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师者，读孔氏书，为诗歌逾百篇，其为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遁而之释，背笈筐，怀笔牋，挟海溯江，独行山水间。翛翛然模状物态，搜伺隐隙，登高远望，凄怆超忽，游其心以求胜语，若有程督之者。己则被缁艾，茹蒿芹，志终其驱。吾诚怪而讥焉。对曰：“力不任奔竞，志不任烦拿。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尔”。终不可变化。

吾思当世以文儒取名声，为显官，入朝受憎媚讪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师者，其可讪而黜耶？用是不复讥其行，返退而自讥。于其辞而去也，则书以畀之。

送玄举归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异行，刚狷以离偶，纡舒以纵独，其状类不一，而皆童发毁服以游于世，其孰能知之！

今所谓玄举者，其视瞻容体，未必尽思迹佛，而持诗句以来求余，夫岂耻制于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独而迹狎则怨，志远而形羁则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闲其志而由其道以遁，而乐足以去二患，舍是又何为耶？既曰为予来，故于其去，不可以不告也。

送濬上人归淮南覲省序

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其敷演教戒于中国者，离为异门，曰禅，曰法，曰律，以诱掖迷浊，世用宗奉。其有修整观行，尊严法容，以仪范于后学者，以为持律之宗焉。上人穷讨秘义，发明上乘，奉威仪三千，虽造次必备。尝以此道宣于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悦其风而受其赐，攀慈航望彼岸者，盖千百计。天子闻之，征至阙下，御大明秘殿以问焉。导扬本教，颇甚称旨。京师士众，方且翘然仰大云之泽，以植德本，而上人不胜顾复之恩，退怀省侍之礼，恳迫上乞，遂无以夺。由是杖锡东顾，振衣晨征。

右司员外郎刘公，深明世典，通达释教，与上人为方外游。始荣其至，今惜其去，于是合郎署之友，诗以赋之。退使孺子执简而序之，因系其辞曰：

上人专于律行，恒久弥固，其仪刑后学者欤？诲于生灵，触类蒙福，其积众德者欤？覲于高堂，视远如迩，其本孝敬者欤？若然者，是将心归空无，舍筏登地，固何从而识之乎？古之赠礼，必以轻先重，故郑商之犒先乘韦，鲁侯之赠后吴鼎。今饯诗之重，皆众吴鼎也。故乘韦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礼而不敢让焉。

卷二十六

记 十首

监祭使壁记

《礼·檀弓》曰：祭礼，与其敬不足而礼有余也，不若礼不足而敬有余也。是必礼与敬皆足，而后祭之义行焉。

《周礼》：祭仆视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诛其不敬者。汉以侍御史监祠。《唐开元礼》：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监视，祠官有不如仪者以闻。其刻印移书，则曰监祭使。宝应中，尤异其礼，更号祠祭使，俄复其初。又制，凡供祠之吏，虽当斋戒，得以决罚，由是礼与敬无不足者。

圣人之于祭祀，非必神之也，盖亦附之教焉。事于天地，示有尊也，不肃则无以教敬；事于宗庙，示广孝也，不肃则无以教爱；事于有功烈者，示报德也，不肃则无以劝善。凡肃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将有事焉，则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书以来告，然后颁于有司，以谨百事。太常修其礼，光禄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阅焉。御史会公卿有司，执简而临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实于庖厨；钟鼓笙竽琴瑟戛击之乐，簠簋缀兆之数，必具于庭内；樽彝罍洗俎豆醢醢之器，必絜于坛堂之上。奉奠之士，赞礼之童，乐工舞师洎执役而卫者，咸引数其实，设簠朴于堂下，以修官刑，而群吏莫敢不备物；罗奏牋于几上，以严天宪，而众官莫敢不竭诚。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阶之上，以待卒事。其礼之周旋，乐之节奏，必周知之，退而视其燔燎瘞埋，终之以敬也。居常则饬四方祀贡之物，以时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之缮理，牛羊毛涤之节，三宫御廩之实，毕备而听命焉。

旧以监察御史之长居是职，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予班在三人之下，进而领焉。明年，中山刘禹锡始复旧制。由礼与敬以临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时者，必复于上，革而正之。于是始为记，求簿书，得为是职者若干人书焉。

四门助教厅壁记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养国老，教胄子。《祭统》曰：天子设四学，盖其制也。《易传·太初篇》曰：天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夕入西学，暮入北学。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礼·保傅篇》曰：帝入东学以贵仁，入南学以贵信，入西学以贵德，入北学以贵爵。贾生述之，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为大教之宫，而四学具焉。参明堂之政，原大教

之极，其建置之道弘也。

后魏太和中，立学于四门，置助教二十人。隋氏始隶于国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学，又省至三人。员位弥简，其官尤难，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门学之制，掌国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孙之为胄子者，及庶士、庶人之子为俊士者，使执其业而居其次，就师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职，佐博士以掌鼓篋榘楚之政令，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经力学者，必于岁之杪，升于礼部，听简试焉。课生徒之进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庄敬之流，固不得临于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贺秘书由是为博士，归散骑由是为左拾遗。旧制以拾遗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实者居于其位。

贞元中，王化既成，经籍少间，有司命太学之官，颇以为易。专名誉、好文章者，咸耻为学官。至是，河东柳立始以前进士求署兹职，天水武儒衡、闽中欧阳詹又继之。是岁，为四门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师以为异。余与立同祖于方舆公，与武公同升于礼部，与欧阳生同志于文。四门助教署，未尝纪前人名氏，余故为之记，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县丞厅壁记

《殷颂》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内曰甸服。《谷梁》谓之寰内诸侯，为王内臣，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师部二十有三县，幅员之广，其犹古也。县吏之长，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盖丞述六职以辅其令也。秦、汉有丞相，今尚书有左右丞，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达天下之县。政有小大，其旨同也。

武功为甸内大县，按其图，古后稷封有豳之地。秦作四十一县，豳、美阳、武功各异，至是合焉。盖尝为稷州，已而复县。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坟衍之大；其植物丰畅茂遂，有秬秠藿菽之宜。其人善树蓺，其俗有礼让，宜乎其《大雅》之遗烈焉。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旧记，壁坏文逸，而未克继之者。后三年，而颍川陈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号为简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图以来谒余为记。夫以武功疆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陈生以简靖辅其理，斯固难矣。汉高帝尝诏天下，凡以战得爵，七大夫公乘以上，令丞与抗礼，故为吏益难。今天子崇武念功，与汉初相类，分禁旅以守县，道武功为多。陈生为丞于是，而又职盗贼。其为理无败事，吾庸可度哉！为之记云。

盩厔县新食堂记

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县内之右，始会食也。

自兵兴以来，西郊捍戎，县为军垒二十有六年，群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栋宇倾圯，又十有九年，不克以居。由是县之联事，离散而不属，凡其官僚，罕或覩见。及是，主簿某病之。于是且掌功役之任，廩库既成，学校既修，取其余财，以构斯堂。其上栋，自南而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严，列楹齐同。其饰之文质，阶之高下，视邑之大小与群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乐。既成，得羨财，可以为食本，月权其赢，羞膳以充。乃合群吏于兹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后，始正位秩之叙；礼仪笑语，讲议往复，始会政事之要；筵席肃庄，樽俎静嘉，燔炮烹饪，益以酒醴，始获僚友之乐。

卒事而退，举欣欣焉，曰：“惟礼食之来古也，今京师百官，咸有斯制。甸服亦王之内邑，且官有联属，则宜统会以齐之也。向之离而今之合，其得失也远甚。我是以肃焉而庄，衍焉而和，群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此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饱之谓，某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后。”乃列其事来告，使余书之。

诸使兼御史中丞壁记

古者交政于四方，谓之使。今之制，受命临戎，职无所统属者，亦谓之使。凡使之号，盖专焉而行其道者也。开元以来，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其使绝域，统兵戎，按州部，专货食，而柔远人，固王略，齐风俗，和关石。大者戡复于内，拓定于外。皆得以壮其威，张其声，其用远矣。假是名以莅厥职，而尊严若是，况乎总宪度于朝端，树风声于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

武公以厚德在位，甚宜其官。视其署，有记诸使中丞者而多阙漏，于是求其故于诏制，而又质于史氏，增益备具，遂命其属书之。且曰由其号，而观其实，后之居于斯者，有以敬于事。

馆驿使壁记

凡万国之会，四夷之来，天下之道途毕出于邦畿之内。奉贡输赋，修职于王都者，入于近关，则皆重足错毂。以听有司之命。征令赐予，布政于下国者，出于甸服，而后按行成列，以就诸侯之馆。故馆驿之制，于千里之内尤重。

自万年至于渭南，其驿六，其蔽曰华州，其关曰潼关。自华而北，界于栎阳，其驿六，其蔽曰同州，其关曰蒲津。自灊而南，至于蓝田，其驿六，其蔽曰商州，其关曰武关。自长安至于盩厔，其驿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关曰华阳。自武功而西，至于好畤，其驿三，其蔽曰凤翔府，其关曰陇关。自渭而北，至于华原，其驿九，其蔽曰坊州。自咸阳而西，至于奉天，其驿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内，总而合之，以至于关；由关之内，束而会之，以至于王都。华人夷人往复而授馆者，旁午而至，传吏奉符而阅其数，县吏执牒而书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绝于道；寓望迎劳之礼，无旷于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传馆。其饮饫饩馈，咸出于丰给；缮完筑复，必归于整顿。列其田租，布其货利，权其入而用其积，于是有出纳奇赢之数，勾会考校之政。

大历十四年，始命御史为之使，俾考其成，以质于尚书。季月之晦，必合其簿书，以视其等列，而校其信宿，必称其制。有不当者，反之于官。尸其事者有劳焉，则复于天子而优升之。劳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调之数，又其次犹异其考绩。官有不职，则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万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

先是假废官之印而用之，贞元十九年，南阳韩泰告于上，始铸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当斯职，未尝有记之者，追而求之，盖数岁而往则失之矣。今余为之记，遂以韩氏为首，且曰修其职，故首之也。

岭南节度飧军堂记

唐制，岭南为五府，府部州以十数。其大小之戎，号令之用，则听于节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蛮夷，由流求、诃陵，西抵大夏、康居，环水而国以百数，则统于押蕃舶使焉。内之幅员万里，以执秩拱稽，时听教命；外之羁属数万里，以译言贄宝，岁帅贡职。合二使之重，以治于广州，故宾军之事，宜无与校大。且宾有牲牢饔飧。嘉乐好礼，以同远合疏；军有犒饷宴飧，劳旋勤归，以群力一心。于是治也，闲闼阶序，不可与他邦类，必厚栋大梁，夷庭高门，然后可以上充于揖让，下周于步武。

今御史大夫扶风公廉广州，且专二使，增德以来远人，申威以修戎政。大飧宴合乐，从其丰盈。先是为堂于治城西北隅，其位，公北向，宾众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视泉池于其东。隅奥庑侧，庭庑下陋，日未及晡，则赫炎当目，汗眩更起，而礼莫克终。故凡大宴飧、大宾旅，则寓于外垒，仪形不称。公于是始斥其制，为堂南面，横八楹，从十楹，向之宴位，化为东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观以游目，偶亭以展声，弥望极顾，莫究其往。泉池之旧，增浚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问工焉取，则师舆是供；问役焉取，则蛮隶是征；问材焉取，则隙宇是迁。或益其阙，伐山浮海，农贾拱手，张目视具。

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飧于新堂。幢牙茸纛，金节析羽，旆旗祔旒，咸饰于下。鼓以鼉晋，金以铎铙。公与监军使，肃上宾，延郡僚，将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闾衣，胡夷蜚蛮，睢盱就列者，千人以上。铏鼎体节，燔炮馐炙，羽鳞狸互之物，沉泛醞盎之齐，均饫于卒士。兴王之舞，服夷之伎，揆击吹鼓之音，飞腾幻怪之容，寰观于远迩。礼成乐遍，以叙而贺，且曰：“是邦临护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备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众。旷于往初，肇自今兹，大和有人，以观远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

华元，名大夫也，杀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将军也，余肉而士有饥色。犹克称能，以垂到今。矧兹具美，其道不废，愿访于金石，以永示后祀。遂相与来告，且乞辞，某让不获，乃刻于兹石云。

邠宁进奏院记

凡诸侯述职之礼，必有栋宇建于京师。朝觐为修容之地，会计为交政之所。其在周典，则皆邑以具汤沐；其在汉制，则皆邑以奉朝请。唐兴因之，则皆院以备进奏，政以之成，礼于是具，由旧章也。

皇帝宅位十一载，悼边氓之未，恶凶虏之犹阻，博求群臣，以朗宁王张公为能。俾其建节剖符，守股肱之郡，统爪牙之职，董制三军，抚柔万人。乃新斯院，弘我旧规。高其闲闼，壮其门闾。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觐，以率贡职，至忠也。执忠与敬，臣道毕矣。公尝鸣佩执玉，展礼天朝。又尝伐叛获丑，献功魏阙。其余归时事，修常职，宾属受辞而来使，旅賁奉章而上谒。稽疑于太宰，质政于有司，下及奔走之臣，传遽之役，川流环运，以达教令。大凡展采于中都，率由是焉。故领斯院者，必获历闾阖，登太清，仰万乘之威，而通内外之事。王宫九关而不间，辕门十舍而如近，斯乃军府之要枢，

邠宁之能政也。

惟公端明而厚，温裕而肃，宏略特出，大志高迈。施德下邑，而黎人咸怀；设险西陲，而戎虏伏息。茂功溢于太常，盛烈动于人听，则斯院之设，乃他政之末者也。赞公于他政之末，故词不周德；称公于天子之都，故礼不称位，斯古道也。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东柳宗元为记。

兴州江运记

御史大夫严公，牧于梁五年。嗣天子举周、汉进律增秩之典，以亲诸侯。谓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礼部尚书。是年四月，使中谒者来锡公命。宾僚吏属，将校卒士，鰲老童孺，填溢公门，舞跃欢呼，愿建碑纪德，垂亿万祀。公固不许，而相与怨咨，遑遑如不饮食。于是西鄙之人，密以公刊山导江之事，愿刻岩石。曰：

维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兴州。兴州之西为戎居，岁备亭障，实以精卒。以道之险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尝为兴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长举北至于青泥山，又西抵于成州，过栗亭川，逾宝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负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穷冬雨雪，深泥积水，相辅为害。颠踣腾藉，血流栈道。糗粮刍藁，填谷委山，马牛群畜，相藉物故。恚夫毕力，守卒延颈，嗷嗷之声，其可哀也。若是者绵三百里而余。自长举之西，可以导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人，其可已乎？”乃出军府之币，以备器用，即山僦功。由是转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坚刚，化为灰烬。畚鍤之下，易甚朽壤，乃辟乃垦，乃宣乃理。随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顺地之高下以杀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于是决去壅土，疏导江涛，万夫呼抃，莫不如志。雷腾云奔，百里一瞬，既会既远，澹为安流。烝徒讴歌，枕卧而至，戍人无虞，专力待寇。

惟我公之功，畴可侔也！而无以酬德，致其大愿，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来，属当恶岁，府庾甚虚，设备甚殫，饥馑昏札，死徙充路。赖公节用爱人，克安而生，老穷有养，幼乳以遂，不问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铸，库有利兵；公命屯田，师有余粮；选徒练旅，有众孔武；平刑议狱，有众不黷；增石为防，膏我稻粱；岁无凶灾，家有积仓；传馆是饰，旅忘其归；杠梁以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帅士而为之，不出四方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职官，故不能具举。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让，敦尚儒学，揖损贵位，率忠与仁，以厚其诚。其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坚勇，不俟终日，其兴功济物宜如此其大也。

昔之为国者，惟水事为重。故有障大泽，勤其官而受封国者矣。西门遗利，史起兴叹。白圭壅邻，孟子不与。公能夷险休劳，以惠万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盖也。是用假辞谒工，勒而存之，用永宪于后祀。

全义县复北门记

贤者之兴，而愚者之废，废而复之为是，循而习之为非。恒人犹且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复其事必由乎贤者。推是类以从于政，其事可少哉？

贤莫大于成功，愚莫大于矜且诬。桂之中岭而邑者曰全义，卫公城之，南越以平。卢遵为全义，视其城，塞北门，凿他雉以出。问之其门人，曰余百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于今，故塞之。或曰以宾旅之多，有惧竭其饷馈者，欲回其途，故塞之。遵曰：“是非吝且诬欤？贤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复之。”

询于群吏，吏叶厥谋；上于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焉，欢舞里闾。居者思正其家，行者乐出其途。由道废邪，用贤弃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苏。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为之记云。

卷二十七

记 六首

潭州杨中丞作东池戴氏堂记

弘农公刺潭三年，因东泉为池，环之九里。丘陵林麓距其涯，亘岛渚洲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者，水萦之若玦焉。池之胜于是为最。公曰：“是非离世乐道者，不宜有此。”卒授宾客之选者，谯国戴氏曰简，为堂而居之。堂成而胜益奇，望之若连舫縻舰，与波上下。就之颠倒万物，辽廓眇忽。树之松柏杉楮，被之菱芡芙蕖，郁然而阴，粲然而荣。凡观望浮游之美，专于戴氏矣。

戴氏尝以文行，累为连率所宾礼，贡之泽宫，而志不愿仕。与人交，取其退让，受诸侯之宠，不以自大，其离世欤？好孔氏书，旁及庄、文，莫不总统。以至虚为极，得受益之道，其乐道欤？贤者之举也必以类。当弘农公之选，而专兹地之胜，岂易而得哉！地虽胜，得人焉而居之，则山若增而高，水若辟而广，堂不待饰而已矣。戴氏以泉池为宅居，以云物为朋徒，摅幽发粹，日与之娱，则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赞者也。既硕其内，又扬于时，吾惧其离世之志不果矣。

君子谓弘农公刺潭，得其政，为东池，得其胜，授之得其人，岂非动而时中者欤！于戴氏堂也，见公之德，不可以不记。

桂州裴中丞作訾家洲亭记

大凡以观游名于代者，不过视于一方，其或傍达左右，则以为特异。至若不鹜远，不陵危，环山洄江，四出如一，夸奇竞秀，咸不相让，遍行天下者，唯是得之。

桂州多灵山，发地峭坚，林立四野。署之左曰漓水，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峽南之山川，达于海上，于是毕出，而古今莫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来莅兹邦，都督二十七州诸军州事。盗遁奸革，德惠敷施，期年政成。而当天子平淮夷，定河朔，告于诸侯，公既施庆于下，乃合僚吏，登兹以嬉。观望悠长，悼前之遗。于是厚货居氓，移于闲壤，伐恶木，剷奥草，前指后画，心舒目行。忽然若飘浮上腾，以临云气，万山面内，重江束隘，联岚含辉，旋视具宜，常所未睹，倏然乐见，以为飞舞奔走，与游者偕来。乃经工庀材，考极相方。南为燕亭，延宇垂阿，步檐更衣，周若一舍。北有崇轩，以临千里，左浮飞阁，右列闲馆。比舟为梁，与波升降。苞漓山，涵龙宫，昔之所大，蓄在亭内。日出扶桑，云飞苍梧，海霞岛雾，来助游物。其隙则抗月槛于回溪，出风榭于篁中。昼极其美，又益以夜。

列星下布，颢气回合，遽然万变，若与安期、羡门接于物外。则凡名观游于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让以推高是亭者乎！

既成以燕，欢极而贺。咸曰：昔之遗胜概者，必于深山穷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后得以为己功，未有直治城，挟闾闾，车舆步骑，朝过夕视，讫千百年，莫或异顾，一旦得之，遂出于他邦，虽博物辩口，莫能举其上者。然则人之心目，其果有辽绝特殊而不可至者耶？盖非桂山之灵，不足以瑰观；非是洲之旷，不足以极视；非公之鉴，不能以独得。噫，造物者之设是久矣！而尽之于今，余其可以无藉乎！

邕州柳中丞作马退山茅亭记

冬十月，作新亭于马退山之阳。因高丘之阻以面势，无櫛栌节栳之华。不斫椽，不翦茨，不列墙，以白云为藩篱，碧山为屏风，昭其俭也。

是山岷然起于莽苍之中，驰奔云矗，亘数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诸山来朝，势若星拱，苍翠诡状，绮绌绣错。盖天钟秀于是，不限于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参夷徼，周王之马迹不至，谢公之屐齿不及，岩径萧条，登探者以为叹。

岁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试于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尝徘徊此山，以寄胜概。乃墜乃涂，作我攸宇，于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风止雨收，烟霞澄鲜，辄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于是手挥丝桐，目送还云，西山爽气，在我襟袖，以极万类，揽不盈掌。

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兰亭也，不遭右军，则清湍修竹，芜没于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闽岭，佳境罕到，不书所作，使盛迹郁湮，是貽林涧之愧。故志之。

永州韦使君新堂记

将为穹谷嵒岩渊池于郊邑之中，则必犂山石，沟涧壑，凌绝险阻，疲极人力，乃可以有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状，咸无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难，今于是乎在。

永州实惟九疑之麓，其始度土者，环山为城。有石焉翳于奥草，有泉焉伏于土涂。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韦公之来既逾月，理甚无事，望其地，且异之。始命芟其芜，行其涂，积之丘如，蠲之洌如。既焚既酺，奇势迭出，清浊辨质，美恶异位。视其植，则清秀敷舒；视其蓄，则溶漾纡余。怪石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透邃，堆阜突怒。乃作栋宇，以为观游。凡其物类，无不合形辅势，效伎于堂庑之下。外之连山高原，林麓之崖，间厕隐显，迤延野绿，远混天碧，咸会于谿门之外。

已乃延客入观，继以宴娱。或赞且贺，曰：“见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胜，岂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择恶而取美，岂不欲除残而佑仁？公之蠲浊而流清，岂不欲废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远，岂不欲家抚而户晓？夫然，则是堂也，岂独草木土石水泉之适欤？山原林麓之观欤？将使继公之理者，视其细，知其大也。”宗元请志诸石，措诸屋漏，以为二千石楷法。

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来莅永州。闲日登城北墉，临于荒野矻翳之隙。见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胜。步自西门，以求其墟。伐竹披奥，欹侧以入，绵谷跨溪，皆大石林立，涣若奔云；错若置棋，怒者虎斗，企者鸟厉。抉其穴，则鼻口相呀；搜其根，则蹄股交峙。环行卒愕，疑若搏噬。于是剗辟朽壤，翦焚榛蕨，决浚沟，导伏流，散为疏林，洄为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浊，效奇于兹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绝，沈于渊源，莫究其极。自下而望，则合乎攒峦，与山无穷。

明日，州邑耄老。杂然而至，曰：“吾侪生是州，蓺是野，眉厖齿髡，未尝知此。岂天坠地出，设兹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欤？”既贺而请名。公曰：“是石之数，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万石亭。”耄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岂专状物而已哉？公尝六为二千石，既盈其数。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绩未洽乎人。敢颂休声，祝于明神。汉之三公，秩号万石；我公之德，宜受兹锡。汉有礼臣，惟万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闺门。道合于古，祐之自天。野夫献辞，公寿万年！”

宗元尝以笺奏隶尚书，敢专笔削，以附零陵故事。时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记。

零陵三亭记

邑之有观游，或者以为非政，是大不然。夫气烦则虑乱，视壅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

零陵县东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污涂，群畜食焉，墙藩以蔽之，为县者积数十人，莫知发视。河东薛存义以吏能闻荆、楚间，潭部举之，假湘源令。会零陵政庞赋扰，民讼于牧，推能济弊，来莅兹邑。遁逃复还，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期月辨理。宿蠹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税，相与欢归道涂，迎贺里闾。门不施胥吏之席，耳不闻惇鼓之召。鸡豚糗醢，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仿焉。然而未尝以剧自挠，山水鸟鱼之乐，澹然自若也。乃发墙藩，驱群畜，决疏沮洳，搜剔山麓，万石如林，积坳为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映峰，珑玲萧条，清风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鱼乐广闲，鸟慕静深，别孕巢穴，沈浮啸萃，不畜而富。伐木坠江，流于邑门，陶土以埴，亦在署侧。人无劳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巅，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备具，宾以燕好，旅以馆舍。高明游息之道，具于是邑，由薛为首。

在昔裨谌谋野而获，宓子弹琴而理。乱虑滞志，无所容入。则夫观游者，果为政之具欤？薛之志，其果出于是欤？及其弊也，则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继是者咸有薛之志，则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爱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书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卷二十八

记 九首

零陵郡复乳穴记

石钟乳，饵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产焉，于连于韶者，独名于世。连之人告尽焉者五载矣，以贡，则买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来以乳复告。邦人悦是祥也，杂然谣曰：“氓之熙熙，崔公之来。公化所彻，土石蒙烈。以为不信，起视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恶知所谓祥耶？向吾以刺史之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货也，吾是以病而给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洁，先赖而后力，欺诬屏息，信顺休洽，吾以是诚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穷林，冰雪之所储，豺虎之所庐。由而入者，触昏雾，擗龙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绳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尽告？今而乃诚，吾告故也。何祥之为！”

士闻之曰：“谣者之祥也，乃其所谓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谓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诚乎物而信乎道，人乐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为政也，而独非祥也欤！”

道州毁鼻亭神记

鼻亭神，象祠也。不知何自始立，因而勿除，完而恒新，相传且千岁。

元和九年，河东薛公由刑部郎中刺道州，除秽革邪，敷和于下。州之罢人，去乱即治，变呻为谣，若痿而起，若矇而瞭，腾踊相视，欢爱克顺。既底于理，公乃考民风，披地图，得是祠。骇曰：“象之道，以为子则傲，以为弟则贼，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实理。以恶德而专世祀，殆非化吾人之意哉！”命亟去之。于是撤其屋，墟其地，沈其主于江。公又惧楚俗之尚鬼而难谕也，乃遍告于人曰：“吾闻‘鬼神不歆非类’，又曰‘淫祀无福’。凡天子命刺史于下，非以专土疆、督货贿而已也。盖将教孝悌，去奇邪，俾斯人敦忠睦友，祇肃信让，以顺于道。吾之斥是祠，以明教也。苟离于正，虽千载之违，吾得而更之，况今兹乎！苟有不善，虽异代之鬼，吾得而攘之。况斯人乎？”州民既谕，相与歌曰：“我有耆老，公燠其肌。我有病癰，公起其羸。髻童之龀，公实智之。鰥孤孔艰，公实遂之。孰尊恶德？远矣自古。孰羨淫昏，俾我斯瞽。千岁之冥，公辟其户。我子洎孙，延世有慕。”

宗元时谪永州，迓公之邦。闻其歌诗，以为古道罕用，赖公而存，斥一祠而二教兴焉。明罚行于鬼神，悛悌达于蛮夷，不唯禁淫祀、黜非类而已。愿为记以刻山石，俾知教之首。

永州龙兴寺息壤记

永州龙兴寺东北隅有堂，堂之地隆然负砖甃而起者，广四步，高一尺五寸。始之为堂也，夷之而又高，凡持锺者尽死。永州居楚、越间，其人鬼且祀。由是寺之人皆神之，人莫敢夷。

《史记·天官书》及《汉志》有地长之占，而亡其说。甘茂盟息壤，盖其地有是类也。昔之异书，有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帝乃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其言不经见。今是土也，夷之者不幸而死，岂帝之所爱耶？南方多疫，劳者先死，则彼持锺者，其死于劳且疫也，土乌能神？

余恐学者之至于斯，征是言，而唯异书之信，故记于堂上。

永州龙兴寺东丘记

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郁，寥廓悠长，则于旷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回合，则于奥宜。因其旷，虽增以崇台延阁，回环日星，临瞰风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奥，虽增以茂树暎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

今所谓东丘者，奥之宜者也。其始龛之外弃地，余得而合焉，以属于堂之北陲。凡坳洼坻岸之状，无废其故。屏以密竹，联以曲梁。桂桧松杉榎楠之植，几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经纬之。俯入绿縹，幽荫苍蔚。步武错迕，不知所出。温风不烁，清气自至。水亭狭室，曲有奥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为病。

噫，龙兴，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极，辟大门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旷也。而于是小丘，又将披而攘之。则吾所谓游有二者，无乃阙焉而丧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处休。丘之窅窅，可以观妙。溽暑遁去，兹丘之下；大和不迁，兹丘之巅。奥乎兹丘，孰从我游？余无召公之德，惧翦伐之及也，故书以祈后之君子。

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

法华寺居永州，地最高。有僧曰觉照，照居寺西庑下。庑之外有大竹数万，又其外山形下绝。然而薪蒸，蒙杂拥蔽，吾意伐而除之，必将有见焉。照谓余曰：“是其下有陂池芙蕖，申以湘水之流，众山之会，果去是，其见远矣。”遂命仆人持刀斧，群而翦焉。丛莽下颓，万类皆出，旷焉茫焉，天为之益高，地为之加辟，丘陵山谷之峻，江湖池泽之大，咸若有增广之者。夫其地之奇，必以遗乎后，不可旷也。余时谪为州司马，官外乎常员，而心得无事。乃取官之禄秩，以为其亭，其高且广，盖方丈者二焉。

或异照之居于斯，而不蚤为是也。余谓昔之上人者，不起宴坐，足以观于空色之实，而游乎物之终始。其照也逾寂，其觉也逾有。然则向之碍之者为果碍耶？今之辟之者为果辟耶？彼所谓觉而照者，吾詎知其不由是道也？岂若吾族之挈挈于通塞有无之方以自狭耶？或曰，然则宜书之。乃书于石。

永州龙兴寺西轩记

永贞年，余名在党人，不容于尚书省。出为邵州。道贬永州司马。至则无以为居，居龙兴寺西序之下。余知释氏之道且久，固所愿也。然余所庇之屋甚隐蔽，其户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于是州为高。西序之西，属当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众。于是凿西墉以为户，户之外为轩，以临群木之杪，无不瞩焉。不徙席，不运几，而得大观。

夫室，向者之室也；席与几，向者之处也。向也昧，而今也显，岂异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转惑见为真智，即群迷为正觉，舍大暗为光明。夫性岂异物耶？孰能为余凿大昏之墉，辟灵照之户，广应物之轩者，吾将与为徒。遂书为二：其一志诸户外，其一以贻巽上人焉。

柳州复大云寺记

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偈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诀亲戚饬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面死。以故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字不孳。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

柳州始以邦命置四寺，其三在水北，而大云寺在水南。水北环治城六百室，水南三百室。俄而水南火，大云寺焚而不复且百年。三百室之人失其所依归，复立神而杀焉。元和十年，刺史柳宗元始至，逐神于隐远而取其地，其傍有小僧舍，辟之，广大逵，达横术，北属之江。告于大府，取寺之故名，作大门，以字揭之。立东西序，崇佛庙，为学者居。会其徒而委之食，使击磬鼓钟，以严其道而传其言。而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病且忧，其有告焉而顺之，庶乎教夷之宜也。凡立屋，大小若干楹；凡辟地，南北东西若干亩。凡树木若干本，竹三万竿，圃百畦，田若干顷。治事僧曰退思，曰令寰，曰道坚。后二年十月某日，寺皆复就。

永州龙兴寺修净土院记

中州之西数万里，有国曰身毒，释迦牟尼如来示现之地。彼佛言曰：“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曰极乐，佛号无量寿如来。其国无有三恶八难，众宝以为饰；其人无有十缠九恼，群圣以为友。有能诚心大愿归心是土者，苟念力具足，则往生彼国，然后出三界之外。”其于佛道无退转者，其言无所欺也。晋时庐山远法师作《念佛三昧咏》，大劝于时。其后天台颚大师著《释净土十疑论》，弘宣其教，周密微妙，迷者咸赖焉，盖其留异迹而去者甚众。

永州龙兴寺，前刺史李承晈及僧法林，置净土堂于寺之东偏，常奉斯事。逮今余二十年，廉隅毁顿，图像崩坠。会巽上人居其宇下，始复理焉。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义。无体空折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无之名，而入于实相。境与智合，事与理并。故虽往生之因，亦相用不舍。誓葺兹宇，以开后学。有信士图为佛像，法相甚具焉。今刺史冯公作大门以表其位，余遂周延四阿，环以廊庑，绩二大士之像，缯盖幢幡，以成就之。呜

呼！有能求无生之生者，知舟筏之存乎是。遂以《天台十疑论》书于墙宇，使观者起信焉。

永州铁炉步志

江之浒，凡舟可縻而上下者曰步。永州北郭，有步曰铁炉步。余乘舟来，居九年，往来求其所以为铁炉者无有。问之人，曰：“盖尝有锻者居，其人去而炉毁者不知年矣，独有其号冒而存。”余曰：“嘻，世固有事去名存而冒焉若是耶？”

步之人曰：“子何独怪是？今世有负其姓而立于天下者，曰：‘吾门大，他不我敌也。’问其位与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犹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于号有以异于兹步者乎？向使有闻兹步之号，而不足釜锜、钱、刀铁者，怀价而来，能有得其欲乎？则求位与德于彼，其不可得亦犹是也。位存焉而德无有，犹不足大其门，然世且乐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独怪于是？大者桀冒禹，纣冒汤，幽、厉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故号，以至于败，为世笑僂，斯可以甚惧。若求兹步之实，而不得釜锜、钱、刀铁者，则去而之他，又何害乎？子之惊于是，未矣。”

余以为古有太史，观民风，采民言，若是者，则有得矣。嘉其言可采，书以为志。

卷二十九

记 十一首

游黄溪记

北之晋，西适豳，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环水之治百里，北至于浯溪，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泂泉，东至于黄溪东屯，其间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数，黄溪最善。

黄溪距州治七十里，由东屯南行六百步，至黄神祠。祠之上，两山墙立，如丹碧之华叶骈植，与山升降。其缺者为崖峭岩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丽，殆不可状。其略若剖大瓮，侧立千尺，溪水积焉。黛蓄膏渟，来若白虹，沈沈无声，有鱼数百尾，方来会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临峻流，若颧颌颔腭。其下大石杂列，可坐饮食。有鸟赤首乌翼，大如鹄，方东向立。自是又南数里，地皆一状，树益壮，石益瘦，水鸣皆锵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缓，有土田。始黄神为人时，居其地。

传者曰：“黄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号黄氏，逃来，择其深峭者潜焉。始莽尝曰：‘余黄虞之后也’，故号其女曰黄皇室主。”“黄”与“王”声相迓，而又有本，其所以传言者益验。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为有道。死乃俎豆之，为立祠。后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阴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归为记，以启后之好游者。

始得西山宴游记

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其隙也，则施施而行，漫漫而游。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觉而起，起而归。以为凡是州之山水有异态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华西亭，望西山，始指异之。遂命仆人过湘江，缘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穷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则凡数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势，岿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与培塿为类，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引觴满酌，颓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苍然暮色，自远而至，至无所见，而犹不欲归。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然后知吾向之未始游，游于是乎始，故为

之文以志。是岁元和四年也。

钴钼潭记

钴钼潭在西山西，其始盖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东流，其颠委势峻，荡击益暴，啮其涯，故旁广而中深，毕至石乃止。流沫成轮，然后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亩余，有树环焉，有泉悬焉。

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旦款门来告曰：“不胜官租私券之委积，既芟山而更居，愿以潭上田 财以缓祸。”予乐而如其言。则崇其台，延其槛，行其泉于高者而坠之潭，有声洙然。尤与中秋观月为宜，于以见天之高，气之迥。

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

钴钼潭西小丘记

得西山后八日，寻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钴钼潭。潭西二十五步，当湍而浚者。为鱼梁。梁之上有丘焉，生竹树。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其嵌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马之饮于溪；其冲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

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问其价，曰：“止四百。”余怜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时同游，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遨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冷之状与目谋，淅淅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不匝旬而得异地者二，虽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噫！以兹丘之胜，致之沔、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珮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嵒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动；俛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袁家渴记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钴鉷潭。由溪口而西，陆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阳岩东南水行，至茱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幽丽奇处也。

楚、越之间方言，谓水之支流者为“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与南馆高嶂合，下与百家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墨，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又无际。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丛，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岩洞，其下多白砾，其树多枫柟石楠、榿楮樟柚。草则兰芷，又有异卉，类合欢而蔓生， 轶水石。每风自四山而下，振动大木，掩苒众草，纷红骇绿，蓊勃香气，冲涛旋濑，退贮溪谷，摇扬葳蕤，与时推移。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永之人未尝游焉，余得之不敢专也，出而传于世。其地主袁氏，故以名焉。

石渠记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 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颠，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予从州牧得之，揽去翳朽，决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酺而盈。惜其未始有传焉者，故累记其所属，遗之其人，书之其阳，俾后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蠲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逾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于是始穷也。

石涧记

石渠之事既穷，上由桥西北，下土山之阴，民又桥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阊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揭跳而往，折竹箭，扫陈叶，排腐木，可罗胡床十八九居之。交错之流，触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龙鳞之石，均荫其上。古之人其有乐乎此耶？后之来者，有能追予之践履耶？得意之日，与石渠同。

由渴而来者，先石渠，后石涧。由百家濑上而来者，先石涧，后石渠。涧之可穷者，皆出石城村东南，其间可乐者数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险，道狭不可穷也。

小石城山记

自西山道口径北，逾黄茅岭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寻之无所得；其一少北而东，不过四十丈，土断而川分，有积石横当其垠。其上为睥睨梁櫺之形，其旁出堡坞，有若门焉。窥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声，其响之激越，良久乃已。环之可上，望甚远，无土壤

而生嘉树美箭，益奇而坚，其疏数偃仰，类智者所施設也。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劳而无用，神者傥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柳州东亭记

出州南谯门，左行二十六步，有弃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际垂杨传置，东曰东馆。其内草木猥奥，有崖谷，倾亚缺圯。豕得以为圉，蛇得以为藪，人莫能居。

至是始命披荆蠲疏，树以竹箭松桧桂桧柏杉。易为堂亭，峭为杠梁。下上徊翔，前出两翼。凭空拒江，江化为湖。众山横环，稊阔澠湾。当邑居之剧，而忘乎人间，斯亦奇矣。乃取馆之北宇，右辟之以为夕室；取传置之东宇，左辟之以为朝室；又北辟之以为阴室；作屋于北牖下以为阳室；作斯亭于中以为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阴室以违温风焉，阳室以违凄风焉。若无寒暑也，则朝夕复其号。

既成，作石于中室，书以告后之人，庶勿坏。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记。

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

古之州治，在浔水南山石间。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东西皆水汇。北有双山，夹道崭然，曰背石山。有支川东流入于浔水。浔水因是北而东，尽大壁下。其壁曰龙壁，其下多秀石，可视。南绝水，有山无麓，广百寻，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驾鹤山，壮耸环立，古州治负焉。有泉在坎下，恒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类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独立不倚。北沈浔水瀨下。

又西曰仙弈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积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众。东西九十尺，南北少半。东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则廓然甚大。无窍正黑，烛之，高仅见其宇，皆流石怪状。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临大野，飞鸟皆视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于上，黑肌而赤脉，十有八道，可弈，故以云。其山多桧多楮，多碘香之竹，多橐吾。其鸟多秭归。

石鱼之山，全石，无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鱼。尤多秭归。西有穴，类仙弈。入其穴，东出，其西北灵泉在东趾下，有麓环之。泉大类鞞雷鸣，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涧，因伏无所见，多绿青之鱼，多石鲫，多。

雷山两崖皆东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云气，作雷雨，变见有光。禱用俎鱼、豆鼈、脩形、糈糒、阴酒，虔则应。在立鱼南，其间多美山，无名而深。峨山在野中，无麓，峨水出焉，东流入于浔水。

卷三十

书 六首

寄许京兆孟容书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赐书诲谕，微悉重厚，欣跃恍惚，疑若梦寐，捧书叩头，悸不自定。伏念得罪来五年，未尝有故旧大臣肯以书见及者。何则？罪谤交积，群疑当道，诚可怪而畏也。以是兀兀忘行，尤负重忧，残骸馀魂，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非独瘡痍为也。忽捧教命，乃知幸为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没，复起为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

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艱艱，凡事壅隔，很忤贵近，狂疏繆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诋訾万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闻见，不敢为他人道说。怀不能已，复载简牍。此人虽万被诛戮，不足塞责，而岂有赏哉？今其党与，幸获宽贷，各得善地，无分毫事，坐食俸禄，明德至渥也，尚何敢更俟除弃废痼，以希望外之泽哉？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

宗元于众党人中，罪状最甚。神理降罚，又不能即死。犹对人言语，求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复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来二千五百年，代为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乡，卑湿昏霾，恐一日填委沟壑，旷坠先绪，以是怛然痛恨，心肠沸热。茕茕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女子，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大者亲昵，以是嗣续之重，不绝如缕。每当春秋时飨，子立捧奠，顾眄无后继者，茕茕然歔歔喘惕，恐此事便已，摧心伤骨，若受锋刃。此诚丈人所共怜悯也。先墓所在城南，无异子弟为主，独托村邻。自谴逐来，消息存亡不一至乡间，主守者固以益怠。昼夜哀愤，惧便毁伤松柏，刍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礼重拜扫，今已阙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则北向长号，以首顿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满，皂隶佣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马医夏畦之鬼，无不受子孙追养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数顷田，树果数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秽，恐便斩伐，无复爱惜。家有赐书三千卷，尚在善和里旧宅，宅今已三易主，书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系心腑，然无可为者。立身一败，万事瓦裂，身残家破，为世大僇。复何敢更望大君子抚慰收恤，尚置人数中耶！是以当食不知辛咸节适，洗沐盥漱，动逾岁时，一搔皮肤，尘垢满爪。

诚忧恐悲伤，无所告诉，以至此也。

自古贤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谤议不能自明者，仅以百数。故有无兄盗嫂，娶孤女云挝妇翁者；然赖当世豪杰，分明辨别，卒光史籍。管仲遇盗，升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礼之。今已无古人之实，而有其诟，欲望世人之明己，不可得也。直不疑买金以偿同舍；刘宽下车，归牛乡人。此诚知疑似之不可辩，非口舌所能胜也。郑詹束缚于晋，终以无死；钟仪南音，卒获反国；叔向囚虏，自期必免；范痤骑危，以生易死；蒯通据鼎耳，为齐上客；张苍、韩信伏斧钺，终取将相；邹阳狱中，以书自活；贾生斥逐，复召宣室；倪宽殡死，后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刘向下狱当诛，为汉儒宗。此皆瑰伟博辩奇壮之士，能自解脱。今以恒怯湊涩，下才末技，又婴恐惧痼病，虽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阔矣！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务此，然力薄才劣，无异能解，虽欲秉笔觊缕，神志荒耗，前后遗忘，终不能成章。往时读书，自以不至底滞，今皆顽然无复省录。每读古人一传，数纸已后，则再三伸卷，复观姓氏，旋又废失。假令万一除刑部囚籍，复为士列，亦不堪当世用矣！伏惟兴哀于无用之地，垂德于不报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为念，有可动心者，操之勿失。虽不敢望归扫茔域，退托先人之庐，以尽馀齿，姑遂少北，益轻瘴疠，就婚娶，求胤嗣，有可付托，即冥然长辞，如得甘寝，无复恨矣。书辞繁委，无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无任恳恋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与杨京兆凭书

月日，宗元再拜，献书丈人座前：役人胡要返命，奉教诲，壮厉感发，铺陈广大。上言推延贤隽之道，难于今之世，次及文章，末以愚蒙剥丧顿瘁，无以守宗族复田亩为念。忧悃备极，不唯其亲密旧故是与，复有公言显赏，许其素尚，而激其忠诚者。是用踊跃敬惧，类向时所被简牍，万万有加焉。故敢悉其愚，以献左右。

大凡荐举之道，古人之所谓难者，其难非苟一而已也。知之难，言之难，听信之难。夫人有有之而耻言之者，有有之而乐言之者，有无之而工言之者，有无之而不言似有之者。有之而耻言之者，上也。虽舜犹难于知之，孔子亦曰“失之子羽”。下斯而言，知而不失者妄矣。有之而言之者，次也。德如汉光武，冯衍不用；才如王景略，以尹纬为令史。是皆终日号鸣大吒，而卒莫之省。无之而工言者，贼也。赵括得以代廉颇，马谡得以惑孔明也。今之若此类者，不乏于世。将相大臣闻其言，而必能辨之者，亦妄矣。无之而不言者，土木类也。周仁以重臣为二千石，许靖以人誉而致三公，近世尤好此类。以为长者，最得荐宠。夫言朴愚无害者，其于田野乡闾为匹夫，虽称为长者可也。自抱关击柝以往，则必敬其事，愈上则及物者愈大，何事无用之朴哉？今之言曰：“某子长者，可以为大官”，类非古之所谓长者也，则必土木而已矣。

夫捧土揭木而致之岩廊之上，蒙以绂冕，翼以徒隶，而趋走其左右，岂有补于万民之劳苦哉！圣人之道，不益于世用，凡以此也，故曰知之难。孔子曰，“仁者其言也诤”，孟子病未同而言。然则彼未吾信，而吾告之以士，必有三间。是将曰：“彼诚知士欤？知文欤？”疑之而未重，一间也。又曰：“彼无乃私好欤？交以利欤？”二间也。又曰：“彼不足我，而甚我哉？兹拂吾事。”三间也。畏是而不言，故曰言之难。言而有是患，故曰听信之难。唯

明者为能得其所以荐，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听，一不至则不可冀矣。然而君子不以言听之难，而不务取士。士，理之本也。苟有司之不吾信，吾知之而不舍，其必有信吾者矣。苟知之，虽无有司，而士可以显，则吾一旦操用人之柄，其必有施矣。故公卿之大任，莫若索士。士不预备而熟讲之，卒然君有问焉，宰相有咨焉，有司有求焉，其无所以应之，则大臣之道或阙，故不可惮烦。

今之世言士者，先文章。文章，士之末也。然立言存乎其中，即末而操其本，可十七八，未易忽也。自古文士之多莫如今，今之后生为文，希屈、马者，可得数人；希王褒、刘向之徒者，又可得十人；至陆机、潘岳之比，累累相望。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后代乃可知之。今之俗耳庸目，无所取信，杰然特异者，乃见此耳。丈人以文律通流当世，叔仲鼎列，天下号为文章家。今又生敬之。敬之，希屈、马者之一也。天下方理平，今之文士咸能先理。理不一，断于古书，老生直趣尧、舜之道，孔氏之志明而出之，又古之所难有也。然则文章未必为士之末，独采取何如尔！

宗元自小学为文章，中间幸联得甲乙科第，至尚书郎，专百官章奏，然未能究知为文之道。自贬官来无事，读百家书，上下驰骋，乃少得知文章利病。去年吴武陵来，美其齿少，才气壮健，可以兴西汉之文章，日与之言，因为之出十数篇书。庶几铿锵陶冶，时时得见古人情状。然彼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凡人可以言古，不可以言今。桓谭亦云，亲见扬子云，容貌不能动人，安肯传其书？诚使博如庄周，哀如屈原，奥如孟轲，壮如李斯，峻如马迁，富如相如，明如贾谊，专如扬雄，犹为今之人，则世之高者至少矣。由此观之，古之人未始不薄于当世，而荣于后世也。若吴子之文，非丈人无以知之。独恐世人之才高者，不肯久学，无以尽训诂风雅之道，以为一世甚盛。

若宗元者，才力缺败，不能远骋高厉，与诸生摩九霄，抚四海，夸耀于后之人矣。何也？凡为文，以神志为主。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眊眊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尽意于笔砚，矻矻自苦，以危伤败之魂哉！

中心之悃悃郁结，具载所献许京兆丈人书，不能重烦于陈列。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栗为幸，敢有他志？伏以先君稟孝德，秉直道，高于天下。仕再登朝，至六品官。宗元无似，亦尝再登朝至六品矣！何以堪此？且柳氏号为大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岂愚蒙独出数百人右哉！以是自忖，官已过矣，宠已厚矣。夫知足与知止异，宗元知足矣。若便止不受禄位，亦所未能。今复得好官，犹不辞让，何也？以人望人，尚足自进。如其不至，则故无憾，进取之志息矣。身世子然，无可以为家，虽甚崇宠之，孰与为荣？独恨不幸获托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余年。尝有一男子，然无一日之命，至今无以托嗣续，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之汲汲于世者，唯惧此而已矣。天若不弃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犹望延寿命，以及大宥，得归乡间，立家室，则子道毕矣。过是而犹竞于宠利者，天厌之，天厌之！丈人旦夕归朝廷，复为大僚，伏惟以此为念。流涕顿颡，布之座右，不任感激之至。宗元再拜。

与裴埙书

应叔十四兄足下：比得书示勤勤，不以仆罪过为大故，有动止相悯者，仆望已矣。世所共弃，惟应叔辈一二公独未耳。仆之罪，在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俦辈恨怒，以先得官。又不幸早尝与游者，居权衡之地，十荐贤幸乃一售，不得者诤张排拒，仆可出而辩之哉！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恶，势益险，有喙有耳者，相邮传作丑语耳，不知其卒云何。中心之愆尤，若此而已。既受禁锢而不能即死者，以为久当自明。今亦久矣，而嗔骂者尚不肯已，坚然相白者无数人。

圣上日兴太平之理，不贡不王者悉以诛讨，而制度大立，长使仆辈为匪人耶？其终无以见明，而不得击壤鼓腹乐尧、舜之道耶！且天下熙熙，而独呻吟者四五人，何其优裕者博，而局束者寡，其为不一征也何哉？大和蒸物，燕谷不被其煦，一邹子尚能耻之，今若应叔辈知我，岂下邹子哉！然而不耻者，何也？河北之师，当已平奚虏，闻吉语矣。然若仆者，承大庆之后，必有殊泽，流言飞文之罪，或者其可以已乎？幸致数百里之北，使天下之人，不谓仆为明时异物，死不恨矣。

金州考绩已久，独蔑然不迁者何耶？十二兄宜当更转右职。十四兄尝得数书，无恙。兄顾惟仆之穷途，得无意乎？北当大寒，人愈平和，惟楚南极海，玄冥所不统，炎昏多疾，气力益劣，昧昧然人事百不记一，舍忧栗，则怠而睡耳。偶书如此，不宣。宗元再拜。

与萧翰林俛书

思谦兄足下：昨祁县王师范过永州，为仆言得张左司书，道思谦蹇然有当官之心，乃诚助太平者也。仆闻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说，仆岂不素知耶？所喜者耳与心叶，果于不谬焉尔。

仆不幸，向者进当觐觐不安之势，平居闭门，口舌无数，况又有久与游者，乃岌岌而造其门哉。其求进而退者，皆聚为仇怨，造作粉饰，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断于内，则孰能了仆于冥冥之间哉？然仆当时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里行得礼部员外郎，超取显美，欲免世之求进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达，仆先得显处，才不能逾同列，声不能压当世，世之怒仆宜也。与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进，辱在附会。圣朝弘大，贬黜甚薄，不能塞众人之怒，谤语转侈，嚣嚣嗷嗷，渐成怪民。饰智求仕者，更詈仆以悦仇人之心，日为新奇，务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仆辈坐益困辱，万罪横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过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长来觉日月益促，岁岁更甚，大都不过数十寒暑，则无此身矣。是非荣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只益为罪。兄知之，勿为他人言也。

居蛮夷中久，惯习炎毒，昏眊重腿，意以为常。忽遇北风，晨起薄寒中体，则肌革複慄，毛发萧条，瞿然注视，怵惕以为异候，意绪殆非中国人。楚、越间声音特异，鹄舌啁噪，今听之怡然不怪，已与为类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晓晓，昼夜满耳，闻北人言，则啼呼走匿，虽病夫亦怛然骇之。出门见适州闾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后兴。自料居此尚复几何，岂可更不知止，言说长短，重为一世非笑哉！读《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

乃穷”也，往复益喜曰：“嗟乎，余虽家置一喙，以自称道，诟益甚耳！”用是更乐暗默，思与木石为徒，不复致意。

今天子兴教化，定邪正，海内皆欣欣怡愉，而仆与四五子者独沦陷如此，岂非命欤？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余独喜思谦之徒，遭时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仆诚有罪，然岂不在一物之数耶？身被之，目睹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诚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终身为顽人之类，犹有少耻，未能尽忘。傥因贼平庆赏之际，得以见白，使受天泽馀润，虽朽昧腐败，不能生植，犹足蒸出芝菌，以为瑞物。一释废痼，移数县之地，则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后收召魂魄，买土一廛为耕氓，朝夕歌谣，使成文章。庶木铎者采取，献之法宫，增圣唐大雅之什，虽不得位，亦不虚为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终欲为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与李翰林建书

杓直足下：州传遽至，得足下书，又于梦得处得足下前次一书，意皆勤厚。庄周言，逃蓬藿者，闻人足音，则蹵然喜。仆在蛮夷中，比得足下二书，及致药饵，喜复何言！仆自去年八月来，痞疾稍已。往时间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槟榔馀甘，破决壅隔大过，阴邪虽败，已伤正气。行则膝颤，坐则髀痹。所欲者补气丰血，强筋骨，辅心力，有与此宜者，更致数物。忽得良方偕至，益善。

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仰空视地，寸步劳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痛。时到幽树好石，暂得一笑，已复不乐。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负墙搔摩，伸展支体，当此之时，亦以为适，然顾地窥天，不过寻丈，终不得出，岂复能久为舒畅哉！明时百姓，皆获欢乐；仆士人，颇识古今理道，独怆怆如此。诚不足为理世下执事，至比愚夫愚妇又不可得，窃自悼也。

仆曩时所犯，足下适在禁中，备观本末，不复一一言之。今仆癯残顽鄙，不死幸甚。苟为尧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为量移官，差轻罪累，即便耕田芝麻，取老农女为妻，生男育孙，以供力役，时时作文，以咏太平。摧伤之余，气力可想。假令病尽，己身复壮，悠悠人世，越不过为三十年客耳。前过三十七年，与瞬息无异。复所得者，其不足把玩，亦已审矣。杓直以为诚然乎？

仆近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悸稍定，时即伏读，颇见圣人用心、贤士君子立志之分。著书亦数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远寄，但用自释。贫者士之常，今仆虽羸馁，亦甘如飴矣。

足下言已白常州煦仆，仆岂敢众人待常州耶！若众人，即不复煦仆矣。然常州未尝有书遗仆，仆安敢先焉？裴应叔、萧思谦仆各有书，足下求取观之，相戒勿示人。敦诗在近地，简人事，今不能致书，足下默以此书见之。勉尽志虑，辅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宗元白。

与顾十郎书

四月五日，门生守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致书十郎执事：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纓冠束衽而趋以进者，咸曰我知恩。知恩则恶乎辨？然而辨之亦非难也。大抵当隆赫柄用，而蜂附蚁合，煦煦赳赳，便僻匍匐，以非乎人，而售乎己。若是者，一旦势异，则雷灭飙逝，不为门下用矣。其或少知耻惧，恐世人之非己也，则矫于中以貌于外，其实亦莫能至焉。然而当其时而确固自守，蓄力秉志，不为向者之态，则于势之异也固有望焉。

大凡以文出门下，由庶士而登司徒者，七十有九人。执事试追状其态，则果能效用者出矣。然而中间招众口飞语，哗然谤张者，岂他人耶？夫固出自门下。赖中山刘禹锡等，遑遑惕忧，无日不在信臣之门，以务白大德。顺宗时，显赠荣谥，扬于天官，敷于天下，以为亲戚门生光宠。不意璫璫者，复以病执事，此诚私心痛之，堙郁汹涌，不知所发，常以自憾。在朝不能有奇节宏议，以立于当世，卒就废，逐居穷厄，又不能著书，断往古，明圣法，以致无穷之名。进退无以异于众人，不克显明门下得士之大。今抱德厚，蓄愤悱，思有以效于前者，则既乖谬于时，离散摈抑，而无所施用。长为孤囚，不能自明。恐执事终以不知其始偃蹇退匿者，将以有为也；犹流于向时求进者之言，而下情无以通，盛德无以酬，用为大恨，固尝不欲言之。今惧老死瘴土，而他人无以辨其志，故为执事一出之。古之人耻躬之不逮，傥或万万有一可冀，复得处人间，则斯言几乎践矣。因言感激，浪然出涕，书不能既。宗元谨再拜。

卷三十一

书 九首

与韩愈论史官书

正月二十一日，某顿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获书言史事，云具《与刘秀才书》，及今乃见书稿，私心甚不喜，与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谬。

若书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馆下，安有探宰相意，以为苟以史荣一韩退之耶？若果尔，退之岂宜虚受宰相荣己，而冒居馆下，近密地，食奉养，役使掌固，利纸笔为私书，取以供子弟费？古之志于道者，不若是。

且退之以为纪录者有刑祸，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为褒贬，犹且恐惧不敢为；设使退之为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贬成败人愈益显，其宜恐惧尤大也。则又扬扬入台府，美食安坐，行呼唱于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犹尔，设使退之为宰相，生杀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敌益众。则又将扬扬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内庭外衢而已耶？何以异不为史而荣其号、利其禄者也！

又言“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于鲁、卫、陈、宋、蔡、齐、楚者，其时暗，诸侯不能行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当其时，虽不作《春秋》，孔子犹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虽记言书事，犹遇且显也。又不得以《春秋》为孔子累。范晔悖乱，虽不为史，其宗族亦赤。司马迁触天子喜怒。班固不检下。崔浩沽其直以斗暴虏，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于不幸。子夏不为史亦盲，不可以是为戒。其余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祸非所恐也。

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诚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则同职者又所云若是，后来继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则卒谁能纪传之耶？如退之但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同职者、后来继今者，亦各以所闻知，孜孜不敢怠，则庶几不坠，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语，每每异辞，日以滋久，则所云“磊磊轩天地”者，决必沈没，且乱杂无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岂当待人督责迫蹙，然后为官守耶？

又凡鬼神事，眇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今学如退之，辞如退之，好议论如退之，慷慨自谓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犹所云若是，则唐之史述其卒无可托乎？明天子贤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为速为；果卒以恐惧不敢，则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谋”也？今人当为而不为，又诱馆中他人及

后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难矣哉！

与史官韩愈致段秀实太尉逸事书

退之馆下：前者书进退之力史事，奉答诚中吾病，若疑不得实未即籍者，诸皆是也。退之平生不以不信见遇。窃自冠好游边上，问故老卒吏，得段太尉事最详。今所趋走州刺史崔公，时赐言事，又具得太尉实迹，参校备具。太尉大节，古固无有。然人以为偶一奋，遂名无穷，今大不然。太尉自有难在军中，其处心未尝亏侧，其莅事无一不可纪，会在下名未达，以故不闻，非直以一时取笏为谅也。

太史迁死，退之复以史道在职，宜不苟过日时。昔与退之期为史，志甚壮，今孤囚废锢，连遭瘴病羸顿，朝夕就死，无能为也。第不能竟其业。若太尉者，宜使勿坠。太史迁言荆轲征夏无且，言大将军征苏建，言留侯征画容貌。今孤囚贱辱，虽不及无且、建等，然比画工传容貌尚差胜。《春秋传》所谓传信传著，虽孔子亦犹是也。窃自以为信且著。其逸事有状。

与刘禹锡论周易九六书

见与董生论《周易》九六义，取老而变，以为毕中和承一行僧得此说，异孔颖达疏，而以为新奇。彼毕子、董子，何肤末于学而遽云云也？都不知一行僧承韩氏、孔氏说，而果以为新奇，不亦可笑矣哉！

韩氏注“《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曰“《乾》一爻三十有六策”，则是取其过揲四分而九也。“《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曰“《坤》一爻二十四策”，则是取其过揲四分而六也。孔颖达等作《正义》，论云：九六有二义，其一者曰“阳得兼阴，阴不得兼阳”；其二者曰“老阳数九，老阴数六”。二者皆变用，《周易》以变者占。郑玄注《易》，亦称以变者占，故云九六也。所以老阳九、老阴六者，九过揲得老阳，六过揲得老阴。此具在《正义乾篇》中。周简子之说亦若此，而又详备。何毕子、董子之不视其书，而妄以口承之也？君子之学，将有以异也，必先究穷其书，究穷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今二子尚未能读韩氏注、孔氏《正义》，是见其道听途说者，又何能知所谓《易》者哉！足下取二家言观之，则见毕子、董子肤末于学而遽云云也。

足下所为书，非元凯兼三《易》者则诺。若曰孰与颖达著，则此说乃颖达说也，非一行僧、毕子、董子能有异者也。无乃即其谬而承之者欤？观足下出入筮数，考校《左氏》，今之世罕有如足下求《易》之悉者也。然务先穷昔人书，有不可者而后革之，则大善。谨之勿遽。宗元白。

答刘禹锡天论书

宗元白：发书得《天论》三篇，以仆所为《天说》为未究，欲毕其言。始得之，大喜，谓有以开吾志虑。及详读五六日，求其所以异吾说，卒不可得。其归要曰“非天预乎人也”，凡子之论，乃吾《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谆谆佐吾言，而曰有以异，不识何以为

异也。

子之所以为异者，岂不以赞天之能生植也欤？夫天之能生植久矣，不待赞而显。且子以天之生植也，为天耶？为人耶？抑自生而植乎？若以为为人，则吾愈不识也。若果以为自生而植，则彼自生而植耳，何以异夫果壠之自为果壠，痈痔之自为痈痔，草木之自为草木耶？是非为虫谋明矣，犹天之不谋乎人也。彼不我谋，而我何为务胜之耶？子所谓交胜者，若天恒为恶，人恒为善，人胜天，则善者行。是又过德乎人，过罪乎天也。又曰“天之能者生植也，人之能者法制也”，是判天与人为四而言之者也。余则曰：生植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二之而已。其事各行不相预，而凶丰理乱出焉，究之矣。凡子之辞，枝叶甚美，而根不直取以遂焉。

又子之喻乎旅者，皆人也，而一曰天胜焉，一曰人胜焉，何哉？苍苍之先者，力胜也；邑郭之先者，智胜也。虞、芮，力穷也；匡、宋，智穷也。是非存亡，皆未见其可以喻乎天者。若子之说，要以乱为天理、理为人理耶？谬矣。若操舟之言人与天者，愚民恒说耳。幽、厉之云为上帝者，无所归怨之辞尔，不足喻乎道。子其熟之，无羡言侈论，以益其枝叶，姑务本之为得，不亦裕乎？独所谓无形为无常形者甚善。宗元白。

答元饶州论春秋书

辱复书，教以《报张生书》及《答衢州书》言《春秋》，此诚世所希闻，兄之学为不负孔氏矣。

往年曾记裴封叔宅，闻兄与裴太常言晋人及姜戎败秦师于淆一义，常讽习之。又闻韩宣英及亡友吕和叔辈言他义，知《春秋》之道久隐，而近乃出焉。京中于韩安平处，始得《微指》，和叔处始见《集注》，恒愿扫于陆先生之门。及先生为给事中，与宗元入尚书同日，居又与先生同巷，始得执弟子礼。未及讲讨，会先生病，时间要论，尝以易教诲见宠。不幸先生疾弥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谬，不克卒业。复于亡友凌生处，尽得《宗指》、《辩疑》、《集注》等一通，伏而读之。于“纪侯大去其国”。见圣人之道与尧、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独取其法耳；于“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见圣人立孝经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于“楚人杀陈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陈，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见圣人褒贬予夺，唯当之所在，所谓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数十年，则不得是学矣。今适后之，不为不遇也。

兄书中所陈，皆孔氏大趣，无得逾焉。其言书荀息，贬立卓之意也。顷尝怪荀息奉君之邪心以为嬖子，不务正义，弃重耳于外而专其宠，孔子同于仇牧、孔父为之辞。

今兄言贬息，大善。息固当贬也，然则《春秋》与仇、孔辞不异，仇、孔亦有贬欤？宗元尝著《非国语》六十余篇，其一篇为息发也，今录以往，可如愚之所谓者乎？《微指》中明“郑人来渝平”，量力而退，告而后绝，固先后异者也。今检此，前无与郑同之文，后无与郑异之据，独疑此一义，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当指教焉。往年又闻和叔言兄论楚商臣一义，虽啖、赵、陆氏，皆所未及，请具录，当疏《微指》下以传末学。萧、张前书，亦请见及。至之日，勒为一卷，以垂将来。

宗元始至是州，作《陆先生墓表》，今以奉献，与宣英读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赞也，若赞焉，必同于孔、跖优劣之说，故直举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

四月三日，宗元白化光足下：近世之言理道者众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无焉。其言本儒术，则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适；其或切于事，则苛峭刻核，不能从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为灵奇，恍惚若化，而终不可逐。故道不明于天下，而学者之至少也。

吾自得友君子，而后知中庸之门户阶室，渐染砥砺，几乎道真。然而常欲立言垂文，则恐而不敢。今动作悖谬，以为僂于世，身编夷人，名列囚籍。以道之穷也，而施乎事者无日，故乃挽引，强为小书，以志乎中之所得焉。

尝读《国语》，病其文胜而言虤。好诡以反伦，其道舛逆。而学者以其文也，咸嗜悦焉，伏膺呻吟者，至比六经，则溺其文必信其实，是圣人之道翳也。余勇不自制，以当后世之讪怒，辄乃黜其不臧，救世之谬。凡为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国语》。既就，累日怏怏然不喜，以道之难明而习俗之不可变也，如其知我者果谁欤？凡今之及道者，果可知也已。后之来者，则吾未之见，其可忽耶？故思欲尽其瑕纇，以别白中正。度成吾书者，非化光而谁？辄令往一通，惟少留视役虑，以卒相之也。

往时致用作《孟子评》，有韦词者告余曰：“吾以致用书示路子，路子曰：‘善则善矣，然昔人为书者，岂若是摭前人耶？’”韦子贤斯言也。余曰：“致用之志以明道也，非以摭《孟子》，盖求诸中而表乎世焉尔。”今余为是书，非左氏尤甚。若二子者，固世之好言者也，而犹出乎是，况不及是者滋众，则余之望乎世也愈狭矣，卒如之何？苟不悖于圣道，而有以启明者之虑，则用是罪余者，虽累百世滋不憾而恶焉。于化光何如哉？激乎中必厉乎外，想不思而得也。宗元白。

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濮阳吴君足下：仆之为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务也，以为是特博弈之雄耳。故在长安时，不以是取名誉，意欲施之事实，以辅时及物为道。自为罪人，舍恐惧则闲无事，故聊复为之。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

拘囚以来，无所发明，蒙覆幽独，会足下至，然后有助我之道。一观其文，心朗目舒，炯若深井之下，仰视白日之正中也。足下以超轶如此之才，每以师道命仆，仆滋不敢。每为一书，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仆之所安处也。若《非国语》之说。仆病之久，尝难言于世俗。今因其闲也而书之，恒恐后世之知言者，用是诟病。狐疑犹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为当，仆然后敢自是也。吕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为一书，务富文采，不顾事实，而益之以诬怪，张之以阔诞，以炳然诱后生，而终之以僻，是犹用文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仆故为之标表，以告夫游乎中道者焉。

仆无闻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涂若螾蛭然，虽鸣其音声，谁为听之？独赖世之知言者为准，其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仆又安敢期如汉时列官以立学，故为天下笑耶？是

足下之爱我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来言以污篋牒，此在明圣人之道，微足下，仆又何托焉？不悉。宗元顿首。

与吕恭论墓中石书书

宗元白：元生至，得弟书，甚善，诸所称道具之。元生又持部中庐父墓者所得石书，模其文示余，云若将闻于上，余故恐而疑焉。仆蚤好观古书，家所蓄晋、魏时尺牋甚具；又二十年来，遍观长安贵人好事者所蓄，殆无遗焉。以是善知书，虽未尝见名氏，亦望而识其时也。又文章之形状，古今特异。弟之精敏通达，夫岂不究于此！今视石文，署其年曰“永嘉”，其书则今田野人所作也。虽支离其字，犹不能近古。为其“永”字等，颇效王氏变法，皆永嘉所未有。辞尤鄙近，若今所谓律诗者，晋时盖未尝为此声。大谬妄矣！又言植松乌擢之怪，而掘其土得石，尤不经，难信。或者得无奸为之乎？

且古之言“葬者，藏也”，“壤树之”，而君子以为议。况庐而居者，其足尚之哉？圣人有制度，有法令，过则为辟。故立大中者不尚异，教人者欲其诚，是故恶夫饰且伪也。过制而不除丧，宜庐于庭；而矫于墓者，大中之罪人也。况又出怪物，诡神道，以奸大法，而因以为利乎？夫伪孝以奸利，诚仁者不忍撻过，恐伤于教也。然使伪可为而利可冒，则教益坏。若然者，勿与知焉可也，伏而不出之可也。

以大夫之政良，而吾子赞焉，固无阙遗矣。作东郭，改市鄆，去比竹茨草之室，而埴土、大木、陶甄、梓匠之工备，孽火不得作；化堕窳之俗，绝偷浮之源，而条桑、浴种、深耕、易耨之力用，宽徭、畜货、均赋之政起，其道美矣。于斯也，虑善善之过而莫之省，诚愆之道少损，故敢私言之。夫以淮、济之清，有玷焉若秋毫，固不为病；然而万一离娄子眇然睨之，不若无者之快也。想默已其事，无出所置书，幸甚。宗元白。

与友人论为文书

古今号文章为难，足下知其所以难乎？非谓比兴之不足，恢拓之不远，钻研之不工，颇类之不除也。得之为难，知之愈难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赜，虽有芜败，则为日月之蚀也，大圭之瑕也，曷足伤其明黜其宝哉！

且自孔氏以来，兹道大阐。家修人励，剏精竭虑者，几千年矣。其间耗费简札，役用心神者，其可数乎？登文章之策，波及后代，越不过数十人耳。其余谁不欲争裂绮绣，互攀日月，高视于万物之中，雄峙于百代之下乎？率皆纵臾而不克，踟躅而不进，力旼势穷，吞志而没。故曰得之为难。

嗟乎！道之显晦，幸不幸系焉，谈之辩讷，升降系焉；鉴之颇正，好恶系焉；交之广狭，屈伸系焉。则彼卓然自得以奋其间者，合乎否乎？是未可知也。而又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大抵生则不遇，死而垂声者众焉。扬雄没而《法言》大兴，马迁生而《史记》未振。彼之二才，且犹若是，况乎未甚闻者哉！固有文不传于后祀，声遂绝于天下者矣。故曰知之愈难。而为文之士，亦多渔猎前作，戕贼文史，挾其意，抽其华，置齿牙间，遇事蜂起，金声玉耀，诳聒瞽之人，徼一时之声。虽终沦弃，而其夺朱乱雅，为害已甚。是其所以难也。

间闻足下欲观仆文章，退发囊笥，编其芜秽，心悸气动，交于胸中，未知孰胜，故久滞而不往也。今往仆所著赋颂、碑碣、文记、议论、书序之文，凡四十八篇，合为一通，想令治书苍头吟讽之也。击辕拊缶，必有所择，顾鉴视其何如耳，还以一字示褒贬焉。

卷三十二

书 四首

答元饶州论政理书

奉书辱示以政理之说，及刘梦得书，往复甚善。类非今之长人者之说，不唯充赋税养禄秩足己而已，独以富庶且教为大任，甚盛甚盛。

孔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然则蒙者固难晓，必劳申谕，乃得悦服。用是尚有一疑焉：兄所言免贫病者，而不益富者税，此诚当也。乘理政之后，固非若此不可，不幸乘弊政之后，其可尔邪？夫弊政之大，莫若贿赂行而征赋乱。苟然，则贫者无资以求于吏，所谓有贫之实，而不得贫之名，富者操其赢以市于吏，则无富之名而有富之实。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兄若所遇如是，则将信其故乎？是不可惧挠人而终不问也，固必问其实。问其实，则贫者固免，而富者固增赋矣，安得持一定之论哉！若曰止免贫者而富者不问，则侥幸者众，皆挟重利以邀，贫者犹若不免焉。若曰检富者惧不得实，而不可增焉，则贫者亦不得实，不可免矣。若皆得实，而故纵以为不均，何哉？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今富者税益少，贫者不免于捃拾，以输县官，其为不均大矣。然非惟此而已，必将服役而奴使之，多与之田而取其半，或乃出其一而收其二三。主上思人之劳苦，或减除其税，则富者以户独免，而贫者以受役，卒输其二三与半焉。是泽不下流，而人无所告诉，其为不安亦大矣。夫如是，不一定经界、核名实，而姑重改作，其可理乎？

夫富室，贫之母也，诚不可破坏。然使其大幸而役于下，则又不可。兄云惧富人流为工商浮窳，盖甚急而不均，则有此尔。若富者虽益赋，而其实输当其十一，犹足安其堵，虽驱之不肯易也。检之逾精，则下逾巧，诚如兄之言。管子亦不欲以民产为征，故有“杀畜伐木”之说。今若非市井之征，则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问，推以诚质，示以恩惠，严责吏以法，如所陈一社一村之制，递以信相考，安有不得其实？不得其实，则一社一村之制，亦不可行矣。是故乘弊政必须一定制，而后兄之说乃得行焉。蒙之所见，及此而已。永州以僻隅，少知人事，兄之所代者谁耶？理欤？弊欤？理，则其说行矣；若其弊也，蒙之说其在可用之数乎！

因南人来，重晓之。其他皆善，愚不足以议，愿同梦得之云者，兄通《春秋》，取圣人大中之法以为理。饶之理，小也，不足费其虑。无所论刺，故独举均赋之事，以求往复而除其惑焉。不习吏职而强言之，宜为长者所笑弄。然不如是，则无以来至当之言，盖明而教之，君子所以开后学也。

又闻兄之莅政三日，举韩宣英以代己。宣英达识多闻而习于事，宜当贤者类举。今负罪屏弃，凡人不敢称道其善，又况闻于大君以二千石荐之哉！是乃希世拔俗，果于直道，斯古人之所难，而兄行之。宗元与宣英同罪，皆世所背驰者也，兄一举而德皆及焉。祁大夫不见叔向，今而预知斯举，下走之大过矣。书虽多，言不足导意，故止于此，不宣。宗元再拜。

与崔饶州论石钟乳书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钟乳非良，闻子敬所饵与此类，又闻子敬时愤闷动作，宜以为未得其粹美，而为粗矿惨悍所中，惧伤子敬醇懿，仍习谬误，故勤勤以云也。再获书辞，辱徵引地理证验，多过数百言，以为土之所出乃良，无不可者。是将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谓其咸无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于土，然即其类也，而有居山之阴阳，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又况钟乳直产于石，石之精粗疏密，寻尺特异。而穴之上下，其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则其依而产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则油然而清，炯然而辉，其窍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荣华温柔。其气宣流，生胃通肠，寿善康宁，心平意舒，其乐愉愉。由其粗疏而下者，则奔突结涩，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类死灰，淹顿不发，丛齿积颚，重浊顽璞。食之使人偃蹇壅郁，泄火生风，戟喉养肺，幽关不聪，心烦喜怒，肝举气刚，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色之美，而不必唯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为此也。幸子敬饵之近不至于是，故可止御也。

必若土之出无不可者，则东南之竹箭，虽旁岐揉曲，皆可以贯犀革；北山之木，虽离奇液瞞，空中立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观，航千仞之渊；冀之北土，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挛踠跂，薄蹄而曳者，皆可以胜百钧，驰千里；雍之块璞，皆可以备砥砺；徐之粪壤，皆可以封太社；荆之茅，皆可以缩酒；九江之元龟，皆可以卜；泗滨之石，皆可以击考，若是而不大谬者少矣！其在人也，则鲁之晨饮其羊，关轂而辄轮者，皆可以为师儒；卢之沽名者，皆可以为大医；西子之里，恶而骀者，皆可以当侯王；山西之冒没轻儻，沓贪而忍者，皆可以凿凶门，制阊外；山东之稚穉朴鄙，力农桑，啖枣栗者，皆可以谋谟于庙堂之上。若是，则反伦悖道甚矣，何以异于是物哉！

是故经中言丹砂者，以类芙蓉而有光；言当归者，以类马尾蚕首；言人参者，以人形；黄芩以腐肠，附子八角，甘遂赤肤，类不可悉数。若果土宜乃善，则云生某所，不当又云某者良也。又经注曰：“始兴为上，次乃广、连。则不必服，正为始兴也。今再三为言者，唯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寿，非以知药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饵，不必利己，姑务胜人而夸辩博，素不望此于子敬，其不然明矣，故毕其说。宗元再拜。

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奉二月九日书，所以抚教甚具，无以加焉。丈人用文雅，从知己，日以惇大府之政，甚适。东西来者，皆曰海上多君子，周为倡焉。敢再拜称贺。

宗元以罪大戾废，居小州，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纆索，处则若关桎梏，彳亍而无所趋，拳拘而不能肆，槁然若昧，隤然若璞。其形固若是，则其中者可得矣，然犹未尝肯道

鬼神等事。今丈人乃盛誉山泽之臞者，以为寿且神，其道若与尧、舜、孔子似不相类焉，何哉？又曰“饵药可以久寿，将分以见与”，固小子之所不欲得也。尝以君子之道，处焉则外愚而内益智，外讷而内益辩，外柔而内益刚；出焉则外内若一，而时动以取其宜当，而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获是而中，虽不至耆老，其道寿矣。今夫山泽之臞，于我无有焉。视世之乱若理，视人之害若利，视道之悖若义；我寿而生，彼夭而死，固无能动其肺肝焉。昧昧而趋，屯屯而居，浩然若有馀；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独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谓夭也，又何以以为高明之图哉！

宗元始者讲道不笃，以蒙世显利，动获大僇，用是奔窜禁锢，为世之所诟病。凡所设施，皆以为戾，从而吠者成群。己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大都类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丈人固往时所执，推而大之，不为方士所惑。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其必有陈矣。不宣。宗元再拜。

与李睦州论服气书

二十六日，宗元再拜：前四五日，与邑中可与游者游愚溪，上池西小丘，坐柳下，酒行甚欢。坐者咸望兄不能俱。以为兄由服气以来，貌加老，而心少欢愉，不若前去年时。既言，皆沮然盼睐，思有以已兄用斯术，而未得路。间一日，濮阳吴武陵最轻健，先作书道天地、日月、黄帝等，下及列仙、方士皆死状。出千馀字，颇甚快辩。伏睹兄貌笑口顺，而神不偕来，及食时，窃睨和糲燥湿，与啖饮多寡犹自若。是兄阳德其言，而阴黜其忠也。若古之强大诸侯然，负固怙力，敌至则诺，去则肆，是不可变之尤者也。攻之不得，则宜济师，今吴子之师已遭诺而退矣。愚敢厉锐擢坚，鸣钟鼓以进，决于城下，惟兄明听之。

兄凡服气之大不可者，吴子已悉陈矣。悉陈而不变者，无他，以服气书多美言，以为得恒久大利；则又安能弃吾美言大利，而从他人之苦言哉？今愚甚呐，不能多言。大凡服气之可不死欤，不可欤？寿欤，夭欤？康宁欤，疾病欤？若是者，愚皆不言。但以世之两事已所经见者类之，以明兄所信书，必无可利用：愚幼时尝嗜音，见有学操琴者，不能得硕师，而偶传其谱，读其声，以布其爪指。蚤起则嚶嚶饶饶以逮夜，又增以脂烛，烛不足则讽而鼓诸席。如是十年，以为极工。出至大都邑，操于众人之坐，则皆得大笑曰：“嘻，何清浊之乱，而疾舒之乖欤！”卒大惭而归。及年已长，则嗜书，又见有学书者，亦不得硕师，独得国故书，伏而攻之，其勤若向之为琴者，而年又倍焉。出曰：“吾书之工，能为若是。”知书者又大笑曰：“是形纵而理逆”。卒为天下弃，又大惭而归。是二者，皆极工而反弃者，何哉？无所师而徒状其文也。其所不可传者，卒不能得，故虽穷日夜，弊岁纪，愈远而不近也。

今兄之所以为服气者，果谁师耶？始者独见兄传得气书于卢遵所，伏读三两日，遂用之；其次得气诀于李计所，又参取而施行焉。是书是诀，遵与计皆不能知，然则兄之所以学者无硕师矣，是与向之两事者无毫末差矣。宋人有得遗契者，密数其齿曰：“吾富可待矣”。兄之术，或者其类是欤？

兄之不信，今使号于天下曰：“孰为李睦州友者？今欲已睦州气术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则凡兄之友皆左袒矣。则又号曰：“孰为李睦州客者？今欲已睦州气术者左袒，不欲者右袒。”

则凡兄之客皆左袒矣。则又以是号于兄之宗族，皆左袒矣。号姻娅，则左袒矣。入而号之闺门之内子姓亲昵，则子姓亲昵皆左袒矣；下之号于臧获仆妾，则臧获仆妾皆左袒矣。出而号于素为将率胥吏者，则将率胥吏皆左袒矣。则又之天下号曰：“孰为李睦州仇者？今欲已睦州气术者左袒，不欲者右袒。”则凡兄之仇者皆右袒矣。然则利害之源，不可知也。友者欲久存其道，客者欲久存其利，宗族姻娅欲久存其戚，闺门之内子姓亲昵欲久存其恩，臧获仆妾欲久存其生，将率胥吏欲久存其势，仇欲速去其害。兄之为是术，凡今天下欲兄久存者皆惧，而欲兄速去者独喜。兄为而不已，则是背亲而与仇。夫背亲而与仇，不及中人者皆知其为大戾，而兄安焉，固小子之所懔懔也。

兄其有意乎卓然自更，使仇者失望而栗，亲者得欲而抃？则愚愿椎肥牛、击大豕、刳群羊，以为兄饬；穷陇西之麦、殫江南之稻，以为兄寿。盐东海之水以为咸，醢敖仓之粟以为酸，极五味之适，致五藏之安，心恬而志逸，貌美而身胖，醉饱讴歌，愉怿欣欢，流声誉于无穷，垂功烈而不刊，不亦旨哉？孰与去味以即淡，去乐以即愁，悴悴然肤日皱，肌日虚，守无所师之术，尊不可传之书，悲所爱而庆所憎。徒曰我能坚壁拒境，以为强大，是岂所谓强而大也哉？无任疑惧之甚。谨再拜。

卷三十三

书 四首

与杨诲之书

足下幼时未有以异于众童，仆未始知足下。及至潭州，乃见足下气益和，业益专，端重而少言，私心乃喜，知舜之陶器不苦窳为信然。而舜之德，可以及土泥，而不化其子，何哉？是又不可信也。则足下本有异质，而开发之不早耳。然开发之要在陶煦，然后不失其道。则足下亦教谕之至，固其进如此也。自今者再见足下，文益奇，艺益工，而气质不更于潭州时，乃信知其良也。中之正不惑于外，君子之道也。然而显然翹然，秉其正以抗于世，世必为敌仇，何也？善人少，不善人多，故爱足下者少，而害足下者多。吾固欲方其中，圆其外，今为足下作《说车》，可详观之。车之说，其有益乎行于世也。

足下所持韩生《毛颖传》来，仆甚奇其书，恐世人非之，今作数百言，知前圣不必罪俳也。及贺州，所未有者文又三篇。此言皆不欲出于世者，足下默观之，藏焉，无或传焉，吾望之至也。

今日有北人来，示将籍田敕。是举数十年之坠典，必有大恩泽。丈人之冤闻于朝，今是举也，必复大任，丑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贺甚贺！仆罪大，不得与于恩泽，然其喜不减之足下者，何也？喜圣朝举数十年坠典，太平之路果辟，则吾之昧昧之罪，亦将有时而明也。方筑愚溪东南为室，耕野田，圃堂下，以咏至理，吾有足乐也。足下过今年，当侍从北下，仆得扫溪上，设肴酒，以俟趋拜。足下发南州，当先示仆，得与猎夫渔老，上下水陆，择味以给膳羞，虽不得久，亦一时之大愿也。过是无可道。

福来辞行急，不可留。言不尽所发，不具。宗元顿首。

与杨诲之第二书

张操来，致足下四月十八日书，始复去年十一月书，言《说车》之说及亲戚相知之道。是二道，吾于足下固具焉不疑，又何逾岁时而乃克也？徒亲戚，不过欲其勤读书，决科求仕，不为大过，如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则忧，忧则思复之；复之而又不更则悲，悲则怜之。何也？戚也。安有以尧、舜、孔子所传者而往责焉者哉？徒相知，则思责以尧、舜、孔子所传者，就其道，施于物，斯已矣。告之而不更则疑，疑则思复之，复之而又不更，则去之。何也？外也。安有以忧悲且怜之之志而强役焉者哉？吾于足下固具是二道，虽百复之亦将不已，况一二敢怠于言乎！

仆之言车也，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今子之说曰“柔外刚中”，子何取于车之疏耶？果为车柔外刚中，则未必不为弊车；果为人柔外刚中，则未必不为恒人。夫刚柔无恒位，皆宜存乎中，有召焉者在外，则出应之。应之咸宜，谓之时中，然后得名为君子。必曰外恒柔，则遭夹谷武子之台。及为蹇蹇匪躬，以革君心之非。庄以莅乎人，君子其不克欤？中恒刚，则当下气怡色，济济切切。哀矜、淑问之事，君子其卒病欤？吾以为刚柔同体，应变若化，然后能志乎道也。今子之意近是也，其号非也。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吾以为至矣，而子不欲焉，是吾所以惕惕然忧且疑也。

今将申告子以古圣人之道：《书》之言尧曰“允恭克让”，言舜曰“温恭允塞”，禹闻善言则拜，汤乃改过不眚，高宗曰“启乃心，沃朕心”，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日昃不暇食，坐以待旦。武王引天下诛纣，而代之位，其意宜肆，而曰“予小子，不敢荒宁”。周公践天子之位，捉发吐哺，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其弟子言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今吾子曰“自度不可能也”。然则自尧、舜以下，与子果异类耶？乐放弛而愁检局，虽圣人与子同。圣人能求诸中，以厉乎己，久则安乐之矣，子则肆之。其所以异乎圣者，在是决也。若果以圣与我异类，则自尧、舜以下，皆宜纵目印鼻。四手八足，鳞毛羽鬣，飞走变化，然后乃可。苟不为是，则亦人耳，而子举将外之耶？若然者，圣自圣，贤自贤，众人自众人，咸任其意，又何以作言语，立道理，千百年天下传道之？是皆无益于世，独遗好事者藻绩文字，以矜世取誉，圣人不足重也。故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吾以子近上智，今其言曰“自度不可能也”，则子果不能为中人以上耶？吾之忧且疑者以此。

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纵心。彼其纵之也，度不逾矩而后纵之。今子年有几？自度果能不逾矩乎？而遽乐于纵也！传说曰：“惟狂克念作圣。”今夫猿猴之处山，叫呼跳梁，其轻躁很戾异甚，然得而繫之，未半日则定坐求食，唯人之为制。其或优人得之，加鞭箠，狎而扰焉，跪起趋走，咸能为人所为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顿，踣弊自绝，故吾信夫狂之为圣也。今子有贤人之资，反不肯为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我不能”，舍子其孰能乎？是孟子之所谓不为也，非不能也。

凡吾之致书、为《说车》，皆圣道也。今子曰：“我不能为车之说，但当则法圣道。而内无愧，乃可长久”，呜呼，吾车之说，果不能为圣道耶！吾以内可以守，外可以行其道告子。今子曰“我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荣”，吾岂教子为翦翦拘拘者哉？子何考吾车说之不详也，吾之所云者，其道自尧、舜、禹、汤、高宗、文王、武王、周公、孔子皆由之，而子不谓圣道，抑以吾为与世同波，工为翦翦拘拘者？以是教己，固迷吾文，而悬定吾意，甚不然也。圣人不以人废言，吾虽少时与世同波，然未尝翦翦拘拘也。又子自言“处众中逼侧扰攘，欲弃去不敢，犹勉强与之居”，苟能是，何以不克为车之说耶？忍污杂嚣哗，尚可恭其体貌，逊其言辞，何故不可吾之说？吾未尝为佞且伪，其旨在于恭宽退让，以售圣人之道，及乎人，如斯而已矣。尧、舜之让，禹、汤、高宗之戒，文王之小心，武王之不敢荒宁，周公之吐握，孔子之六十九未尝纵心，彼七八圣人者所为若是，岂恒愧于心乎？慢其貌，肆其志，茫洋而后言，偃蹇而后行，道人是非，不顾齿类，人皆心非之，曰“是礼不足者”，甚且见骂。如是而心反不愧耶，圣人之礼让，其且为伪乎？为佞乎？

今子又以行险为车之罪。夫车之为道，岂乐于行险耶？度不得已而至乎险，期勿败而已耳。夫君子亦然，不求险而利也，故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国无道，其默足以容”。不幸而及于危乱，期勿祸而已耳。且子以及物行道为是耶，非耶？伊尹以生人为己任，

管仲蠶浴以伯济天下。孔子仁之。凡君子为道，舍是宜无以为大者也。今子之书数千言，皆未及此，则学古道、为古辞，龙然而措于世，其卒果何为乎？是之不为，而甘罗、终军以为慕，弃大而录小，贱本而贵末，夸世而钓奇，苟求知于后世，以圣人之道为不若二子，仆以为过矣。彼甘罗者，左右反复，得利弃信，使秦背燕之亲己，而反与赵合，以致危于燕。天下以是益知秦无礼不信，视函谷关若虎豹之窟，罗之徒实使然也。子而慕之，非夸世欤？彼终军者，诞谲险薄，不能以道匡汉主好战之志，视天下之劳，若观蚁之移穴，玩而不戚；人之死于胡越者，赫然千里，不能谏而又耸踊之；已则决起奋怒，掉强越，挟淫夫，以媒老妇，欲蛊夺人之国，智不能断，而俱死焉。是无异卢狗之遇噬，呀呀而走，不顾险阻，唯噬者之从，何无已之心也？子而慕之，非钓奇欤？二小子之道，吾不欲吾子言之。孔子曰：“是闻也，非达也”，使二小子及孔子氏，曾不得与于琴张、牧皮狂者之列，是固不宜以为的也。

且吾子之要于世者，处耶，出耶？主上以明圣，进有道，兴大化，枯槁伏匿纆轲之士，皆思踊跃洗沐，期辅尧、舜，万一有所不及，丈人方用德艺达于邦家，为大官，以立于天下。吾子虽欲为处，何可得也？则固出而已矣。将出于世而仕，未二十而任其心，吾为子不取也。冯妇好搏虎，卒为善士；周处狂横，一旦改节，皆老而自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气未定，而忽欲为阮咸、嵇康之所为，守而不化，不肯入尧、舜之道，此甚未可也。

吾意足下所以云云者，恶佞之尤，而说不于恭耳。观过而知仁，弥见吾子之方其中也，其乏者独外之圆耳。屈子曰：“怨于羹者而吹齏”，吾子其类是欤？佞之恶而恭反得罪。圣人所贵乎中者，能时其时也。苟不适其道，则肆与佞同。山虽高，水虽下，其为险而害也，要之不异。足下当取吾《说车》申而复之，非为佞而利于险也明矣。吾子恶乎佞，而恭且不欲，今吾又以圆告子，则圆之为号，固子之所宜甚恶。方于恭也，又将千百焉。然吾所谓圆者，不如世之突梯苟冒，以矜利乎己者也。固若轮焉：非特于可进也，锐而不滞；亦将于可退也，安而不挫；欲如循环之无穷，不欲如转丸之走下也。乾健而运，离丽而行，夫岂不以圆克乎？而恶之也？

吾年十七求进士，四年乃得举。二十四求博学宏词科，二年乃得仕。其间与常人为群辈数十百人。当时志气类足下，时遭讪骂诟辱，不为之面，则为之背。积八九年，日思摧其形，锄其气，虽甚自折挫，然已得号为狂疏人矣。及为蓝田尉，留府庭，旦暮走谒于大官堂下，与卒伍无别。居曹则俗吏满前，更说买卖，商算赢缩。又二年为此，度不能去，益学《老子》“和其光，同其尘”。虽自以为得，然已得号为轻薄人矣。及为御史郎官，自以登朝廷，利害益大，愈恐惧，思欲不失色于人。虽戒励加切，然卒不免为连累废逐。犹以前时遭狂疏轻薄之号，既闻于人，为恭让未洽，故罪至而无所明之。至永州七年矣，蚤夜惶惶，追思咎过，往来甚熟，讲尧、舜、孔子之道亦熟，益知出于世者之难自任也。今足下未为仆向所陈者，宜乎欲任己之志，此与仆少时何异？然循吾向所陈者而由之，然后知难耳。今吾先尽陈者，不欲足下如吾更讪辱，被称号，已不信于世，而后知慕中道，费力而多害，故勤勤焉云尔而不已也。子其详之熟之，无徒为烦言往复，幸甚！

又所言书意有不可者，令仆专专为掩匿覆盖之，慎勿与不知者道，此又非也。凡吾与子往复，皆为言道。道固公物，非可私而有。假令子之言非是，则子当自求暴扬之，使人皆得刺列，卒采其可者，以正乎己，然后道可显达也。今乃专欲覆盖掩匿，是固自任其志，

而不求益者之为也。士传言，庶人谤于道，子产之乡校不毁，独何如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又何盖乎？是事，吾不能奉子之教矣，幸悉之。

足下所为书，言文章极正，其辞典雅，后来之驰于是道者，吾子且为蒲捎、𨔵𨔵，何可当也？其说韩愈处甚好。其他但用《庄子》、《国语》文字太多，反累正气，果能遗是，则大善矣。

忧恼废锄，悼籍田之罢，意思恳恳，诚爱我厚者。吾自度罪大，敢以是为欣且戚耶？但当把锄荷锄，决溪泉为圃以给茹，其隙则浚沟池，艺树木，行歌坐钓，望青天白云，以此为适，亦足老死无戚戚者。时时读书，不忘圣人之道，已不能用，有我信者，则以告之。朝廷更宰相来，政令益修。丈人日夕还北阙，吾待子郭南亭上，期口言不久矣。至是，当尽吾说。今因道人行，粗道大旨如此。宗元白。

答贡士沈起书

九月某白：沈侯足下无恙。苍头至，得所来问，志气盈牋，博我以风赋比兴之旨。仆之朴𨔵专鲁，而当惠施、钟期之位，深自慙也。又览所著文，宏博中正，富我以琳琅珪璧之宝甚厚。仆之狭陋蚩鄙，而膺东阿、昭明之任，又自惧也。乌可取识者欢笑，以为知己羞？进越高视，仆所不敢。然特枉将命，猗承厚贶，岂得固拒雅志默默而已哉！谨以所示，布露于闻人，罗列乎坐隅，使识者动目，闻者倾耳，几于万一，用以为报也。

嗟乎！仆尝病兴寄之作，堙郁于世，辞有枝叶，荡而成风，益用慨然。间岁，兴化里萧氏之庐，睹足下《咏怀》五篇，仆乃拊掌愜心，吟玩为娱。告之能者，诚亦响应。今乃有五十篇之赠，其数相什。其功相百。览者叹息，谓予知文。此又足下之赐也，幸甚幸甚！勉懋厥志，以取荣盛时。若夫古今相变之道。质文相生之本，高下丰约之所自，长短小大之所出，子之言云又何讯焉？

来使告遽，不获申尽，辄奉草具，以备还答。不悉。宗元白。

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得杨八书，知足下遇火灾，家无余储。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道远言略，犹未能究知其状，若果荡焉泯焉。而悉无有，乃吾所以尤贺者也。

足下勤奉养，宁朝夕，唯恬安无事是望也。乃今有焚炆赫烈之虞，以震骇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给，吾是以始而骇也。凡人之言，皆曰盈虚倚伏。去来之不可常。或将大有为也，乃始厄困震悸，于是有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愠，劳苦变动，而后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辽阔诞漫，虽圣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读古人书，为文章，善小学，其为多能若是，而进不能出群士之上，以取显贵者，无他故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积货，士之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独自得之，心蓄之，衔忍而不出诸口，以公道之难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则嗤嗤者以为得重赂。

仆自贞元十五年见足下之文章，蓄之者盖六七年，未尝言是。仆私一身而负公道久矣，非特负足下也。及为御史尚书郎，自以幸为天子近臣，得奋其舌，思以发明天下之郁塞。然时称道于行列，犹有顾视而窃笑者，仆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誉之不立，而为世嫌之所加，常

与孟几道言而痛之。乃今幸为天火之所涤荡。凡众之疑虑。举为灰埃。黔其庐，赭其垣，以示其无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显白而不污。其实出矣，是祝融、回禄之相吾子也。则仆与几道十年之相知，不若兹火一夕之为足下誉也。宥而彰之，使夫蓄于心者，咸得开其喙，发策决科者，授子而不栗，虽欲如向之蓄缩受侮，其可得乎！于兹吾有望乎尔，是以终乃大喜也。古者列国有灾，同位者皆相吊；许不吊灾，君子恶之。今吾之所陈若是，有以异乎古，故将吊而更以贺也。颜、曾之养，其为乐也大矣，又何阙焉？

足下前章要仆文章古书，极不忘，候得数十篇乃并往耳。吴二十一武陵来，言足下为《醉赋》及《对问》，大善，可寄一本。仆近亦好作文，与在京城时颇异。思与足下辈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来，致书访死生。不悉。宗元白。

卷三十四

书 十二首

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

二十六日，集贤殿正字柳宗元敬致尺牋，太学诸生足下：始朝廷用谏议大夫阳公为司业，诸生陶煦醇懿，熙然大洽，于兹四祀而已，诏书出为道州。仆时通籍光范门，就职书府，闻之悒然不喜。非特为诸生戚戚也，乃仆亦失其师表，而莫有所矜式焉。而署吏有传致诏草者，仆得观之。盖主上知阳公甚熟，嘉美显宠，勤至备厚，乃知欲烦阳公宣风裔土，覃布美化于黎献也。遂宽然少喜，如获慰荐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圣不讳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论列大体，闻于下执事，冀少见采取，而还阳公之南也。翌日，退自书府，就车于司马门外，闻之于抱关掌管者，道诸生爱慕阳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顿首西阙下，恳恫至愿乞留如故者百数十人。辄用抚手喜甚，震抃不宁，不意古道复形于今。仆尝读李元礼、嵇叔夜传，观其言太学生徒仰阙赴诉者，仆谓讫千百年不可睹闻，乃今日闻而睹之，诚诸生见赐甚盛。

於戏！始仆少时，尝有意游太学，受师说，以植志持身焉。当时说者咸曰：“太学生聚为朋曹，侮老慢贤，有堕窳败业，而利口食者，有崇饰恶言而肆斗讼者，有凌傲长上而诟骂有司者，其退然自克，特殊于众人者无几耳”，仆闻之，恟骇怛悸，良痛其游圣人之门，而众为是啗啗也。遂退託乡闾家塾，考厉志业，过太学之门而不敢跼顾，尚何能仰视其学徒者哉！今乃奋志厉义，出乎千百年之表，何闻见之乖刺欤？岂说者过也，将亦时异人异，无向时之桀害者耶？其无乃阳公之渐渍导训，明效所致乎？夫如是，服圣人遗教，居天子太学，可无愧矣。

於戏！阳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伪，来者不拒。曩闻有狂惑小生，依託门下，或乃飞文陈愚，丑行无赖，而论者以为言，谓阳公过于纳污，无人师之道。是大不然。仲尼吾党狂狷，南郭献讥；曾参徒七十二人，致祸负刍；孟轲馆齐，从者窃屨。彼一圣两贤人，继为大儒，然犹不免，如之何其拒人也？俞、扁之门，不拒病夫；绳墨之侧，不拒枉材；师儒之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阳公之在于朝，四方闻风，仰而尊之，贪冒苟进邪薄之夫，庶得少沮其志，不遂其恶，虽微尹尹之位，而人实具瞻焉。与其宣风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远近，又可量哉！诸生之言，非独为己也，于国体实甚宜，愿诸生勿得私之。想复再上，故少佐笔端耳。勗此良志，俾为史者有以纪述也。努力多贺。柳宗元白。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屈子赋曰：“邑犬群吠，吠所怪也。”仆往闻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则犬吠，余以为过言，前六七年，仆来南，二年冬，幸大雪，逾岭被南越中数州，数州之犬，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至无雪乃已，然后始信前所闻者。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独见病，亦以病吾子，然雪与日岂有过哉？顾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而谁敢衒怪于群目，以召闹取怒乎！

仆自谪过以来，益少志虑。居南中九年，增脚气病，渐不喜闹，岂可使嘖嘖者，早暮拂吾耳、骚吾心？则固僵仆烦愤，愈不可过矣。平居望外，遭齿舌不少，独欠为人师耳。

抑又闻之，古者重冠礼，将以责成人之道，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数百年来，人不复行。近有孙昌胤者，独发愤行之。既成礼，明日造朝至外庭，荐笏言于卿士曰：“某子冠毕。”应之者咸恍然。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预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何哉？独为所不为也。今之命师者，大类此。

吾子行厚而辞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虽仆敢为师，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仆年先吾子，闻道著书之日不后，诚欲往来言所闻，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仆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陈者，其为不敢也决矣。吾子前所欲见吾文，既悉以陈之，非以耀明于子，聊欲以观子气色诚好恶何如也。今书来，言者皆大过。吾子诚非佞誉诬谏之徒，直见爱甚故然耳。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采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于道不远矣。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参之穀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无取乎，吾子幸观焉择焉有馀以告焉。苟亟来以广是道，我不有得焉，则我得矣，又何以师云尔哉？取其实而去其名，无招越、蜀吠怪，而为外廷所笑，则幸矣。宗元白。

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时所枉文章，讽读累日，辱致来简，受赐无量。然窃观足下所以殷勤其文旨者，岂非深寡和之愤，积无徒之叹，怀不能已，赴诉于仆乎？如仆尚何为者哉！且士之求售于有司，或以文进，或以行达者，称之不患无成。足下之文，左冯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笔之徒由是增敬；足下之行，汝南周颖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亦以加慕。夫如是，致隆隆之誉不久矣，又何戚焉！

古之道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洽通，而荐能之功行焉。故天子得宜为天子者，荐之于天；诸侯得宜为诸侯者，荐之于王；大夫得宜为大夫者，荐之于君；士得宜为士者，荐之于有司。荐于天，尧、舜是也；荐于王，周公之徒是也；荐于君，鲍叔牙、子罕、子皮是也；荐于有司而专其美者，则仆未之闻也，是诚难矣。古犹难之，而况今乎！独不得与足下偕生中古之间，进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虽王林国、韩长孺复生，不能为足下抗手而进，以取僂笑，矧仆之齷齪者哉！若将致仆于奔走先后之地，而役使之，则勉充雅素，不敢告惫。呜呼！始仆之志学也，甚自尊大，颇慕古之大有为者。汨没至今，自视缺然，知其不盈素望久矣。上之不能交诚明，达德行，延孔氏之光烛于后来；次之未能励才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退乃依俟于下列，咕咕于末位。偃仰骄矜，道人短长，不亦冒先圣之诛乎？固吾不得已耳，树势使然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誉不闻，友之过也。”盖举知扬善，圣人不非。况足下有文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继其声者，吾敢阙焉！其徐去就之说，则足下观时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

二十五日某白，冯翊严生足下：得生书，言为师之说，怪仆所作《师友箴》与《答韦中立书》，欲变仆不为师之志，屈己为弟子。凡仆所为二文，其卒果不异。仆之所避者名也，所忧者其实也，实不可一日忘。仆聊歌以为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栗栗不敢暇，又不敢自谓有可师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为薄世笑骂，仆脆怯，尤不足当也。内不足为，外不足当，众口虽愚见迫，其若吾子何？实之要，二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详读之，仆见解不出此。

吾子所云仲尼之说，岂易耶？仲尼可学不可为也。学之至，斯则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败国，卒中矢而死。仲尼岂易言耶？马融、郑玄者，二子独章句师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师，仆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乐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同异，吾子无以韩责我。若曰仆拒千百人，又非也。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尝瞋目闭口耶？

敬叔吾所信爱，今不得见其人，又不敢废其言。吾子文甚畅远，恢恢乎其辟大路将疾驰也。攻其车，肥其马，长其，调其六辔，中道之行大都，舍是又奚师欤？亟谋于知道者而考诸古，师不乏矣。幸而亟来，终日与吾子言，不敢倦，不敢爱，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实，以其徐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如此，无世俗累而有益乎己，古今未有好道

而避是者。宗元白。

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

秀才足下：仆避师名久矣。往在京都，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人，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吝之。虽若是，当时无师弟子之说。其所不乐为者，非以师为非，弟子为罪也。有两事，故不能自视：以为不足为，一也；世久无师弟子，决为之，且见非，且见罪，惧而不为，二也。其大说具《答韦中立书》，今以往，可观之。

秀才貌甚坚，辞甚强，仆自始觐，固奇秀才，及见两文，愈益奇。虽在京都，日数十人到门者，谁出秀才右耶？前已毕秀才可为成人，仆之心固虚矣，又何鲲鹏互乡于尺牍哉！秋风益高，暑气益衰，可偶居卒谈。秀才时见咨，仆有诸内者不敢爱惜。

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其外者当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馀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归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贤士所懔懔者。求孔子之道，不于异书。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恚然尔，久则蔚然尔。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则成而久者，其术可见。虽孔子在，为秀才计，未必过此。不具。宗元白。

答韦珩示韩愈相推以文墨事书

足下所封示退之书，云欲推避仆以文墨事，且以励足下。若退之之才，过仆数等，尚不宜推避于仆，非其实可知，固相假借为之辞耳。退之所敬者，司马迁、扬雄。迁于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赋》，退之独未作耳，决作之，加恢奇，至他文过扬雄远甚。雄之遣言措意，颇短局滞涩，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来尚不宜推避，而况仆耶？彼好奖人善，以为不屈己，善不可奖，故慊慊云尔也。足下幸勿信之。

且足下志气高，好读南、北史书，通国朝事，穿穴古今，后来无能和。而仆稚騃，卒无所为，但赅赅文墨笔砚浅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励仆，而反以仆励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当世事以固当，虽仆亦知无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显，患道不立尔。此仆以自励，亦以佐退之励足下。不宣。宗元顿首再拜。

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

三日宗元白：自得秀才书，知欲仆为序。然吾为文，非苟然易也。于秀才，则吾不敢爱。吾在京都时，好以文宠后辈，后辈由吾文知名者，亦为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锢，益为轻薄小儿哗器，群朋增饰无状，当途人率谓仆垢污重厚，举将去而远之。

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无乃未得向时之益，而受后事之累，吾是以惧。洁然盛服而与负涂者处，而又何赖焉？然观秀才勤恳，意甚久远，不为顷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则吾曷敢以让？当为秀才言之。然而无显出于今之世，视不为流俗所扇动者，乃以示之。既无

以累秀才，亦不增仆之诟骂也，计无宜于此。若果能是，则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答贡士萧纂欲相师书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负戴经籍，退迹野庐，块守蒙陋，坐自壅塞。不意足下曲见记忆，远辱书讯，赐以高文，开其知思。而又超仆以宗师之位，贷仆以丘山之号，流汗伏地，不知逃匿，幸过厚也。

前时获足下《灌钟城铭》，窃用唱导于闻人，仆常赧然，羞其僭逾。今览足下尺牋，殷勤备厚，似欲仆赞誉者，此固所愿也。详视所赐，旷然以喜，是何旨趣之博大，词采之蔚然乎！鼓行于秀造之列，此其戈矛矣。举以见投，为赐甚大。俯用忖度，不自谓宜，顾视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芸其芜秽，甚非所宜，仆不敢闻也。其他唯命。宗元白。

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

崔生足下：辱书及文章，辞意良高，所向慕不凡近，诚有意乎圣人之言。然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今世因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道密以为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辞而书，其所望于仆，亦匪辞而书，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远乎？仆尝学圣人之道，身虽穷，志求之不已，庶几可以语于古。恨与吾子不同州部，闭口无所发明。观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圣人之说。今吾子求于道也外，而望于余也愈外，是其可惜欤！吾且不言，是负吾子数千里不弃朽废者之意，故复云尔也。

凡人好辞工书，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学道以来，日思砭针攻熨，卒不能去，缠结心腑牢甚，愿斯须忘之而不克，窃尝自毒。今吾子乃始钦钦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潜块积痼，中子之内藏，恬而不悟，可怜哉！其卒与我何异？均之二病，书字益下，而子之意又益下，则子之病又益笃，甚矣，子癖于伎也！

吾尝见病心腹人，有思啖土炭、嗜酸咸者，不得则大戚。其亲爱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与之。观吾子之意，亦已戚矣。吾虽未得亲爱吾子，然亦重来意之勤，有不忍矣，诚欲分吾土炭酸咸，吾不敢爱，但远言其证不可也，俟面乃悉陈吾状。未相见，且试求良医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则及物之道，专而易通。若积结既定，医无所能已，幸期相见时，吾决分子其啖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吴秀才谢示新文书

某白：向得秀才书及文章，类前时所辱远甚，多贺多贺！秀才志为文章，又在族父处，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新也。虽间不奉对，苟文益日新，则若亟见矣。

夫观文章，宜若悬衡然，增之铢两则俯，反是则仰，无可私者。秀才诚欲令吾俯乎？则莫若增重其文。今观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铢两，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则吾俯滋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不已，则吾首惧至地耳，又何间疏之患乎？还答不悉。宗元白。

复杜温夫书

二十五日宗元白：两月来，三辱生书，书皆逾千言，意者相望仆以不对答引誉者。然仆诚过也。而生与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多而书频，吾不对答引誉，宜可自反。而来徵不肯相见，亟拜亟问，其得终无辞乎？

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观之矣。吾性騃滞，多所未甚谕，安敢悬断是且非耶？书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当也？语人必于其伦，生以直躬见抵，宜无所谏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岂得无骇怪？且疑生悖乱浮诞，无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对答。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连而谒于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显人为文词、立声名以千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

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亦何所师法？立言状物，未尝求过人，亦不能明辩生之才致。但见生用助字，不当律令，唯以此奉答。所谓乎、欤、耶、哉、夫者，疑辞也；矣、耳、焉、也者，决辞也。今生则一之。宜考前闻人所使用，与吾言类且异，慎思之则一益也。庚桑子言蠃螬卵者，吾取焉。道连而谒于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或为十数文，即务往京师，急日月，犯风雨，走谒门户，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来柳，自柳将道连而谒于潮，途远而深矣，则其志果有异乎？又状貌巍然类丈夫，视端形直，心无岐径，其质气诚可也，独要谨充之尔。谨充之，则非吾独能，生勿怨。亟之二邦以取法，时思吾言，非固拒生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诲也者，是亦教诲而已矣”。宗元白。

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

月日，使持节柳州诸军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谨再拜献书于相公阁下：宗元闻有行三涂之艰，而坠千仞之下者，仰望于道，号以求出。过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顾，就令哀而顾之者，不过攀木俯首，深瞑太息，良久而去耳，其卒无可奈何。然其人犹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乌获者，持长绁千寻，徐而过焉。其力足为也，其器足施也，号之而不顾，顾而曰不能力，则其人知必死于大壑矣。何也？是时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己，然后知命之穷，势之极，其卒呼愤自毙，不复望于上矣。

宗元曩者齿少心锐，径行高步，不知道之艰以陷于大阨，穷蹶殒坠，废为孤囚。日号而望者十四年矣，其不顾而去与顾而深瞑者，俱不乏焉。然犹仰首伸吭，张目而视曰：庶几乎其有异俗之心，非常之力，当路而垂仁者耶？及今阁下以仁义正直，入居相位，宗元实抚心自庆，以为获其所望，故敢致其辞以声其哀。若又舍而不顾，则知沉埋踣毙无复振矣，伏惟动心焉。

宗元得罪之由，致谤之自，以阁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辞，祇益为黷。伏惟念坠者之至穷，锡乌获之馀力，舒千寻之绁，垂千仞之艰，致其不可遇之遇，以卒成其幸。庶号而望者得毕其诚，无使呼愤自毙，没有馀恨，则士之死于门下者宜无先焉。生之通塞，决在此举，无任战汗陨越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卷三十五

启 八首

上广州赵宗儒尚书陈情启

某启：某天罚深重，余息苟存，沉寗俟罪，朝不图夕，伏谒无路，不任荒恋之诚。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尚书与杜司空先赐临顾，光耀里闾，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顷以党与进退，投窜零陵，囚系所迫，不得归奉松楸。哀荒穷毒，人理所极，亲故遗忘，况于他人。朝夕之急，饘粥难继，宗祀所重，不敢死亡，偷视累息，已逾岁月。

伏以尚书德量弘纳，义风远扬，收抚之恩，始于枯朽，敢以余喘，上累深仁。伏惟惻然见哀，使得存济，悽悽荒恳，叩颡南望。窃以动心于无情之地，施惠于不报之人，古烈尚难，况在今日？而率然干冒，决不自疑者，盖以闻风之日久，向德之诚至，振高义于流俗之外，合大度于古人之中，独有望于阁下而已，非敢以寻常祈向之礼，当大贤匍匐之仁。夙夜忖度，果于自卜，方在困辱，不敢多言。伏纸惶恐，不胜战越。谨启。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谢抚问启

某启：某愚陋狂简，不知周防，失于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岭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飞魄，幸蒙在宥。得自循省。岂敢彻闻于廊庙之上，见志于樽俎之际，以求心于万一者哉！

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广博渊泉之量，不遗垢污，先赐荣示。奉读流涕，以惧以悲，屏营舞跃，不敢宁处。是将收孟明于三败，责曹沫于一举。俾折胁腴脚之伦，得自拂饰，以期效命于鞭策之下，此诚大君子并容广览、弃瑕录用之道也。自顾孱钝，无以克堪，祇受大赐，岂任负戴？精诚之至，炯然如日。拜伏无路，不胜惶惕。轻冒威重，战汗交深。

谢襄阳李夷简尚书委曲抚问启

某启：当州员外司马李幼清传示尚书委曲，特赐记忆，过蒙存问。捧读喜惧，浪然涕流。庆幸之深，出自望外。

伏惟尚书鹄立朝端，风行天下，入统邦宪，出分主忧，控此上游，式是南服。凡海内奔走之士，思欲修容于辕门之外，蹑履于油幢之前，譬之涉蓬瀛，登昆阆，不可得而进也。

某负罪沦伏，声销迹灭，固世俗之所弃，亲友之所遗，敢希大贤，曲见存念。是以展

转歔歔，昼咏宵兴，愿为厮役，以报恩遇。瞻仰霄汉，邈然无由。网罗未解，纵羽翼而何施？囊槛方坚，虽虎豹其焉往？不任踊跃思恋之至。谨奉启起居，轻黠威严，倍增战越。

贺赵江陵宗儒辟符载启

某启：伏闻以武都符载为记室，天下立志之士，杂然相顾，继以叹息，知为善者得其归向，流言者有所间执。直道之所行，义风之所扬，堂堂焉实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

夫以符君之艺术志气，为时闻人，才位未会，盘桓固久，中间因缘，陷在危邦，与时偃仰，不废其道。

而为见忌嫉者横致唇吻。房给事以高节特立，明之于朝，王吏部以清议自任，辨之于外。然犹小人浮议，困在交戟。凡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联壤接，而惑于腾沸，环视相让，莫敢先举。及受署之日，则皆开口垂臂，怅望悼悔，譬之求珠于海，而径寸先得，则众皆快然罢去，知奇宝之有所归也。

呜呼！巧言难明，下流多讪，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气，则何望焉！瞻望清风，若在天外，无任感激欣跃之至。轻黠陈贺，不胜战越。不宣。谨启。

与邕州李域中丞论陆卓启

某启：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报，奖善而不为功，所以振宣幽光，激励颓俗，诚大君子所蓄积也。窃见故招讨判官、试右卫胄曹参军陆卓，生禀清操，长于吏理，累仕所至，必获休声，再举府曹，绩用茂著。顷以狂贼李元庆劫取留后，擅树凶徒，构灾扇祸，期在旦夕，一夫见刃，莫为己用。而卓以此时特立不惧，终翦强暴，以宁师人。既而不幸，婴疾物故，不获一日趋事，以受其职，有功未报，有善未录。

伏承阁下言论之余，每所嗟异，优给家属，恩礼特殊，行道之人，皆所钦伏。傥录其事迹，奏一赠官，使怀愤之魂知感恩于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于门庭，足以劝奖三军，岂止光荣一族。伏惟不弃狂瞽，特赐裁量，幸甚幸甚！

某与卓未尝相识，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轻黠威严，伏增战悚。谨启。

谢李中丞安抚崔简戚属启

某启：伏见四月六日敕，刺史崔简以前任赃罪，决一百，长流欢州。伏奉去月二十三日牒，崔简家口牒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人与驱使。

伏惟中丞以直清去败政，以惻隐抚穷人。罪迹暴著，则按之以至公；家属流离，则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适于中。威怀并行，仁义齐立。绳愆纠缪，列郡肃澄清之风；匡困资无，阖境知噢咻之德。凡在巡属，庆惧交深。

伏见崔简儿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简之所犯，首末知之。盖以风毒所加，渐成狂易，不知畏法，坐自抵刑。名为赃贿，卒无储蓄，得罪之日，百口熬然，叫号羸顿，不知所赴。傥非至仁厚德，深加悯恤，则流散转死，期在须臾。某幸被縲囚，久沐恩造，至于骨肉，又荷哀矜，循念始终，感惧无地。谨勒祗承人沈澹，奉启陈谢，下情轻黠。

上湖南李中丞干廩食启

某启：某尝读《列子》书，有言于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穷，若不好士使之然乎？”子阳于是以君命输粟于列子，列子不受。固尝高其志。又读《孟子》书，言诸侯之于士曰，使之穷于吾地则赈之，赈之亦可受也。又怪孟子以希圣之才，命代而出，不卓然自异以洁白其德，取食于诸侯不以为非。断而言之，则列子独任之士，唯己一毛之为爱，故遁以自免；孟子兼爱之士，唯利万物之为谋，故当而不辞。

今宗元处则无列子之道，出则无孟子之谋，穷则去让而自求，至则捧受而不惭，则固为贪凌苟冒人矣。董生曰：“明明求财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是皆诟耻之大者，而无所避之，何也？以为士则黜辱，为农则斥远，无伎不可以为工，无货不可以为商。抱大罪，处穷微，以当恶岁而无廩食，又不自列于阁下，则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伏惟览子阳、孟子之说，以垂德惠，无使惶惶然控于他邦，重为董生所笑，则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荐卢遵启

凡士之当显宠贵剧，则其受赐于人也，无德心焉。何也？彼将曰，吾势能得之。是其所出者大，而其报也必细。居穷厄困辱，则感慨捧戴，万万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报也必巨，审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务其巨以遗其细，则功业光乎当时，声名流乎无穷，其所以激之于中者异也。

若宗元者，可谓穷厄困辱者矣。世皆背去，颠顿旷野，独赖大君子以明智垂仁，问讯如平生，光耀囚锢，若被文绣。呜呼，世之知止足者鲜矣！既受厚遇，则又有不已之求，以黷阁下之严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慨捧戴而效其巨者。伏惟阁下留意裁择，幸甚幸甚！

伏以外族积德儒厚，以为家风。周、齐之间，兄弟三人，咸为帝者师，孝仁之誉，高于他门。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于鬼神，为文士所纪述。相国彭城公尝号于天下，名其孝以求其类，则其后咸宜硕大光宠，以充神明之心。乃今凋丧沦落，莫有达者，岂与善之道，无可取耶？独内弟卢遵，其行类诸父，静专温雅，好礼而信，饰以文墨，达于政事。今所以闻于阁下者，无忤于心，无愧于色焉。以宗元弃逐枯槁，故不求远仕、务显名，而又难乎其进也。窃高阁下之举贤容众，故愿委心焉。则施泽于遵，过于厚赐小人也远矣。以今日之形势，而不废其言，使遵也有籍名于天官，获禄食以奉养，用成其志，一举而有知恩之士二焉，可不务其巨者乎？伏惟试详译焉。言而无实，罪也，其敢逃大谴？进退恐惧，不知所裁。不宣。谨启。

卷三十六

启 十三首

上权德舆补阙温卷决进退启

补阙执事：宗元闻之，重远轻迩，贱视贵听，所由古矣。窃以宗元幼不知耻，少又躁进，拜揖长者，自于幼年。是以簪俊造之末迹，厕牒计之下列，贾艺求售，确无善价。载文笔而都儒林者，匪亲乃旧，率皆携抚相示，谈笑见昵，喔咿逡巡，为达者嗤。无乃睹其朴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长耶？将行不拔异，操不砥砺，学不该广，文不炳耀，实可鄙而薄耶？今鸳鹭充朝，而独干执事者？特以顾下念旧，收接儒素，异乎他人耳。敢问厥由，庶几告之，俾识去就，幸甚幸甚！

今将慷慨激昂，奋攘布衣。纵谈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门，抵掌峨弁，厚自润泽。进越无恋，污达者之视听，狂狷愚妄，固不可为也。复欲俛默惕息，叠足跼翼，拜祈公侯之闾，跪邀贤达之车，竦魂栗股，兢恪危惧，荣者倦之，弥忿厥心，又不可为也。若慎守其常，确执厥中，固其所矣。则又色平气柔，言讷性鲁，无特达之节，无推择之行，琐琐碌碌，一孺子耳。孰谓其可进，孰谓其可退？抑又闻之，不鼓踊无以超泥涂，不曲促无以由险艰，不守常无以处明分，不执中无以趋夷轨。今则鼓踊乎？曲促乎？守其常而执厥中乎？浩不知其宜矣。

进退无倚，宵不遑寐，乃访于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补阙权君，著名逾纪，行为人高，言为人信，力学撙文，时侪称雄。子亟拜之，足以发扬。”对曰：“衷燕石而履玄圃，带鱼目而游涨海，祇取诮耳，曷予补乎？”其人曰：“迹之勤者，情必生焉；心之恭者，礼必报焉。况子之文，不甚鄙薄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则必勸励尔行，辉耀尔能。言为建瓴，晨发夕被，声驰而响溢，风振而草靡。可使尺泽之鲋，奋鳞而纵海。密网之鸟，举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为终身之遇乎？曷不举驰声之资，挈成名之基，授之权君，然后退行守常执中之道，斯可也。”愚不敏，以为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为色取象恭，大贤所饬；朝造夕谒，大贤所倦。性颇疏野，窃又不能，是以有今兹之问，仰惟览其鄙心而去就之。洁诚斋虑，不胜至愿。谨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

古之知己者，不待来求而后施德，举能而已。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后拜赐，感知而已。故不叩而响，不介而合，则其举必至，而其感亦甚，斯道遁去，辽阔干祀，何为乎今

之世哉！

若宗元者，智不能经大务、断大事，非有恢杰之才，学不能探奥义、穷章句，为腐烂之儒。虽或真力于文学，勤勤恳恳于岁时，然而未能极圣人之规矩，恢作者之闻见，劳费翰墨，徒尔拖蓬掖、曳大带，游于朋齿，且有愧色，岂有能乎哉？阁不何见待之厚也。始者自谓抱无用之文，戴不肖之容，虽振身泥尘，仰睇云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视内顾，颀首绝望，甘以没没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琐琐之著述，幸得流于衽席，接在视听，阁下乃谓可以蹈远大之途，及制作之门，决然而不疑，介然而独德，是何收采之特达，而顾念之勤备乎？且阁下知其为人何如哉？其貌之美陋，质之细大，心之贤不肖，阁下固未知也。而一遇文字，志在济拔，斯盖古之知己者已。故曰：古之知己者，不待来求而后施德者也。然则亟来而求者，诚下科也。

宗元向以应博学宏词之举，会阁下辱临考第，司其升降。当此之时，意谓运合事并，适丁厥时，其私心日以自负也。无何阁下以鯀鳞之势，不容尺泽，悠尔而自放，廓然而高迈，其不我知者，遂排逐而委之。委之诚当也，使古之知己犹在，岂若是求多乎哉！夫仕进之路，昔者窃闻于师矣。太上有专达之能，乘时得君，不由乎表著之列，而取将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积能累劳，不由乎举甲乙、历科第，登于表著之列，显其名焉。又其次，则曰吾未尝举甲乙也，未尝历科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求举是科也，然后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利，又不能务其往，则曰举天下而好之，吾何为独不然？由是观之，有爱锥刀者，以举是科为悦者也；有争寻常者，以登乎朝廷为悦者也；有慕权贵之位者，以将相为悦者也；有乐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为悦者也。然则举甲乙、历科第，固为末而已矣。得之不加荣，丧之不加忧，苟成其名，于远大者何补焉？然而至于感知之道，则细大一矣，成败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后拜赐。然则幸成其身者，固末节也。盖不知来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达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贤达之遇，审矣。

伏以阁下德足以仪世，才足以辅圣，文足以当宗师之位，学足以冠儒术之首，诚为贤达之表也。顾视下辈，岂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朴野昧劣，进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于义，而必以文字求达，不可以言乎才；秉翰执简，败北而归，不可以言乎文；登场应对，刺繆经旨，不可以言乎学，固非特达之器也。忖省陋质，岂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遇，秽累高鉴，喜惧交争，不克宁居。窃感荀瑩如实出己之德，敢希豫让国土遇我之报。伏候门屏，敢俟招纳。谨奉启以代投刺之礼，伏惟以知己之道，终抚荐焉。不宣。宗元谨启。

上裴晋公度献唐雅诗启

宗元启：伏以周、汉二宣中兴之业，歌于《大雅》，载在史官。然而申、甫作辅，方、召专淮夷之功；魏、邴谋谟，辛、赵致虬羌之绩。文武所注，中外莫同。

伏惟相公天授皇家，圣贤克合，谋协德一，以致太平。入有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赵之事。东取淮右，北服恒阳，略不代出，功无与让。故天下文士，皆愿秉笔牍，勤思虑，以赞述洪烈，阐扬大勋。宗元虽败辱斥逐，守在蛮裔，犹欲振发枯槁，决疏潢污，罄效蚩鄙，少佐毫发。谨撰《平淮夷雅》二篇，恐惧不敢进献，私愿彻声闻于下执事，庶宥罪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战交积，无任踊跃屏营之至。不宣。宗元谨启。

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

宗元启：昔周宣中兴，得贤臣召虎，师出江、汉，以平淮夷。故其诗曰：“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以明虎者召公之孙，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兴，而得阁下，亦出江、汉，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其事正类。然而未有嗣《大雅》之说，以布天下，以施后代，岂圣唐之文雅，独后于周室哉！

宗元身虽陷败，而其论著，往往不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辅万分之一，虽死不憾。谨撰《平淮夷雅》二篇，斋沐上献。诚丑言淫声，不足以当金石，庶继代洪烈，稗官里人，得采而歌之，不胜愤踊之至。轻黜威严，战越交深。谨启。

上扬州李吉甫相公献所著文启

宗元启：始阁下为尚书郎，荐宠下辈，士之显于门闾者以十数，而某尚幼，不得与于厮役。及阁下遭谗妒，在外十余年，又不得效薄伎于前，以希一字之褒贬。公道之行也，阁下乃始为赞书训辞，擅文雅于朝，以宗天下。而某又以此时去表著之位，受放逐之罚，荐仍囚锢，视日请命。进退违背，思欲一日伏在门下而不可得，常恐抱斯志以没，卒无以知于门下，冥冥长怀，魂魄幽愤。故敢及其能言，贡书编文，冒昧严威，以毕其志，伏惟观览焉。幸甚幸甚！

阁下相天子、致太平，用之郊报，则天神降、地祇出；用之经邦，则百货殖、万物成；用之文教，则经术兴行；用之武事，则暴乱翦灭。依倚而冒荣者尽去，幽隐而怀道者毕出，然后中分主忧，以临东诸侯，而天下无患。盛德大业，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道，斯宗元所以废锢滨死，而犹欲致其志焉。阁下悦以一言而扬举之，则毕命荒裔，固不恨矣。谨以杂文十首上献。纆囚而干丞相，大罪也。宁为有闻而死，不为无闻而生。去就乖野，不胜大惧。谨启。

谢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启

宗元启：六月二十九日，衡州刺史吕温道过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录狂瞽，收抚羁縻，沐以含弘之仁，忘其进越之罪。感深益惧，喜极增悲，五情交战，不知所措。

宗元性质庸塞，行能无取，著书每成于废疾，进德且乏其馨香。常愿操彗医门，掬溜兰室，良辰不兴，夙志多违。昨者踊跃残魂，奋扬蓄念，激以死灰之气，陈其弊帚之辞，致之烟霄，分绝流眄。今则垂露在手，清风入怀，华袞滥褰于赭衣，龙门俯收于坎井。藻镜洞开，而秋毫在照；江律傍畅，而寒谷生辉。化幽郁之志，若觐清明；换兢危之心，如承抚荐。非常之幸，岂独此生？伏以淮海剧九天之遥，潇湘参百越之俗。倾心积念，长悬星汉之上；流形委骨，永伦魑魅之群。何以报恩？唯当结草。无任喜惧感恋之至。

上江陵赵相公寄所著文启

宗元启：往者尝侍坐于崔比部，闻其言曰：“今之为文，莫有居赵司勋右者。”自是恒欲饰其所论著，荐之阁下，病其未就，将进且退者，殆十数焉。幸以废逐伏匿，获伸其业，类于向者，若有可观。然又以罪恶显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固陋，以求知于阁下，则固昧昧徒生于世矣。

谨献杂文十首。傥还以数字，定其是非，使得存于世，则虽生与蛮夷居，魂与魑魅游，所不辞也。轻渎威重，伏增战惶。谨启。

上严东川寄剑门铭启

宗元启：伏惟仆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义平国难，而剑门用兵之事，最为天下倡首。取其险固，为我要冲，王师得以由其门而入，徜徉布濩，遂无留滞。是阁下之助力，宜著于万祀而不已也。

宗元负罪俟命，晷刻观望，道里深远，不得悉闻当时之威声。然而窃以累受顾念，踊跃盛德，恐没身炎瘴，卒无以少报于阁下。是以昼夜恟恟，不克自宁。今身虽败弃，庶几其文犹或传于世，又焉知非因阁下之功烈，所以为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而已乎？

谨撰《剑门铭》一首，惶恐献上。诚无以称宏大之略，亦足以发平生之心。不胜惭惧战越之至。

上江陵严司空献所著文启

宗元启：伏念往岁司空由尚书郎出貳太原，宗元获于天长专用候谒，伏蒙叙以世旧，许造门阑。自后司空累膺宠荣，位极公辅。宗元得罪朝列，窜身湘南。霄汉益高，泥尘永弃，瞻仰辽绝，陈露无由。司空统临旧荆，控制南服，道路非远，德化所覃，是敢奋起幽沦，仰希光耀。

伏惟怜悯孤贱，特赐抚存，则縲绁之辱，有望蠲除；鸣吠之能，犹希效用。谨献杂文七首，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贬，终身之幸，无以加焉。轻黷威严，伏增战越。

上岭南郑相公献所著文启

宗元启：伏见与当州韦使君书，猥赐存问，惊忤悼惧，交动于中。循念竟日，若无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乏智能，复阙周慎，一自得罪，八年于今。兢愧吊影，追咎既往，自以终身沉废，无迹自明，不意相国垂愍，特记名姓。守突奥者，忽仰睇于白日；负泥涂者，遂自濯于清源。快心畅目，不知所喻。

伏以圣人之道，与其进也不保其往，故敢藻饰文字，洗涤心神，致之门下，祇俟严命。伏惟收抚奖励，以成其终。谨献杂文三十六首，冒昧上黷。无任踊跃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献所著文启

宗元启：宗元无异能，独好为文章。始用此以进，终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喘栗，犹未能去之。时时举首，长吟哀歌，舒泄幽郁，因取笔以书，纫韦而编，略成数卷。

伏念阁下以文章升大僚，统方隅，而宗元幸缘罪辜，得与编人齿于部内，不以此时露其所为，以希大君子顾视，则为陋劣而自弃也。敢饰近文，及在京师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傥或以为有可采者，当缮录其余，以增几席之污。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谨启。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记启

右伏奉处分令撰《訾家洲亭记》。伏以境之殊尤者，必待才之绝妙以极其词。今是亭之胜，甲于天下。而猥顾鄙陋，使为之记。伏受严命，不敢固让，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窃观物象，涉旬模拟，不得万一。窃复详忖，进退若坠。久稽篆刻，则有违慢之辜；速课空薄，又见疏芜之累。砲期废事，尤所战栗。谨修撰讫，上献。退自踟躇，不知所裁。无任陨越惶恐之至。

上河阳乌尚书启

宗元启：伏以尚书以硕德伟才，代著勋烈。两河定乱，三城建功，鼎彝竹帛，未足云纪。进临汝上，控制东方，隐然长城，朝野倚赖。宗元虽屏弃遐壤，而饱闻德声。所恨不获亲执鞭弭，以备戎伍，夙夜踊跃，不克宁居。

伏以威稜所加，狂狡已震，莫大之绩，重复增崇。小子久以文字进身，尝好古人事业，专当具笔札，拂缣缃，赞扬大功，垂之不朽。瞻望霄汉，恋慕交深。冒黷威严，伏增战越。

卷三十七

表 三十三首

礼部为百官上尊号表 二首

第一表

臣某言：伏以圣王之纂承天位也，臣子必竭恳诚，献尊号，安敢为佞，礼在其中。一则以告天地神祇，二则以奉宗庙社稷，三则以安华夏蛮貊，巍巍大称，其可废乎？臣等诚欢诚望，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协周文之孝德，齐大禹之约身，弘帝尧之法天，过殷汤之解网。未逾周月，四海将致于时雍；俯及元正，率土更欣于再造。然神人之愿，亿兆之情，有所不安，率谓未尽善者，以为帝德广运，而尊号犹阙；郊庙备礼，而祝嘏无词。凡百兢怀，华夷属望。

臣谨按昔皋陶之颂舜，伊尹之颂汤，皆臣子至公，面扬君父，以敷于当代，以播于无穷，夫岂饰哉！率由事实，帝王尊号盖渐于此。皇家光被四表，祖宗烈文，时当大和，尊号表德，耳目所接，简牘斯存。稽之于前典则如彼，考之于圣朝则又如此。今龟筮习吉，元正戒期，当品物惟新之时，乃皇王大礼之日。陛下郊天地，飨宗祧，阴阳协和，动植交畅，不建至尊之称，恐违列圣之心。所以臣等冒死陈闻，请上徽号。

伏惟陛下小谦让之节，安延企之情，特诏名儒礼官，百僚庶尹，详明故实，议崇圣德，则人望允厌，神心获安。山川效灵，光赞无疆之寿；祝史陈信，永彰不朽之功。臣等蒙国宠荣，备位班列，无任恳望之至。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等再陈丹恳，谨献鸿名，天意未从，陨越无措。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谨按：尧曰“咨尔舜”，舜曰“格尔禹”，汤曰“吾甚武”，自号曰武王。则尧、舜、禹、汤，皆当时王者之号也。考皇帝之故实，征往圣之宪章，允协礼经，焕乎图牒。伏惟皇帝陛下，允恭克让，约己谦尊，参天两地之功，为而不有，安上理人之德，置而不论。至哉王言，非群下所仰望也。然臣等伏以为尊号者，所以类上帝，飨祖宗，万人所称，万蛮所仰，表圣德于率土，播天声于无疆。臣下请之之谓礼，帝王承之之谓孝，孝大于让，礼先于谦，百王不刊之典，安可得而废也？

臣等又以《春秋》本于五始，元者，一岁之首；春者，四时之首；王者，受命之首；正月者，政教之首；郊天大礼者，立极之首。今天地交泰，俯临元辰，正始之美，正当其运。陛下确违群愿，固守谦冲，此臣等所以兢惕失图，恟惶无措，上冒严宪，敢逃厚责。伏乞俯垂天听，察纳微诚，诏礼官议臣所请，揆日推礼，虔奉鸿休，尽敬于此。犹恐天光未照，三献无征，彷徨阙庭，伏待斧钺。无任耸望之至。

礼部贺册尊号表

臣某伏奉月日制，陛下膺受尊号，率土臣子，庆抃无穷。臣闻立极之大，四海无以报神功；配天之尊，万物不能崇圣德。唯有徽号，是彰中兴，所以上探天心，下极人欲。伏惟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陛下，统承千载，光被六幽，蠹贼尽除，福应皆集。有首有趾，咸识太平。勋臣增爵禄之荣，戎士加赏延之宠，片善必录，微功尽升。独惟圣谟，事绝酬答，万国缺望，百功怨思。是以启元和之盛典，延穹昊之景祚，理历凝命，实曰圣文；和众定功，时惟神武；运行有法天之用，变化乃应道之方。鬼神协谋，夷夏同志，大礼既建，鸿恩遂行。欢呼远匝于九围，渗漉普周于八裔，庆超遂古，美冠将来。

臣获守蛮荒，远承大典。潢污比陋，河清幸遂于千年；尘壤均微，山呼愿同于万岁。无任屏营之至。

为京兆府请复尊号表 三首

第一表

臣某言：某月日诸县耆老某等若干人诣臣陈状，辞意迫切，以陛下尊号未复，请诣阙上表者。人心已郁，安可久违；天意实勤，谅难固拒。抚状感悦，深契微诚。臣某诚恳诚迫，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圣神之功，贯于天地；文武之道，超乎古今。盛德愈大，而谦光益深；玄化已成，而徽号未复。遂使神祇缺望，人庶怨思。沐浴鸿泽者，敢怀晷刻之安；捧戴皇恩者，不知寝食之适。负愧怀愤，万方一心，日日以冀，遂淹星岁。况今地不爱宝，致百谷之丰穰；天惟降衷，呈众瑞而繁委。污莱瘠鹵之地，混成大田；草木虫兽之微，化为神贖。万灵垂鉴，昭然甚明。此而不从，臣所大惑。矧又兵戎永戢，夷狄咸怀，昭然长春，乐以终日。是以耆老等深感圣育，踊跃不宁，上奉天恩，跼蹐知惧。顿颡阙下，愿复鸿名，不谋而同，无期而至。此皆上玄幽赞以诱其衷，列圣垂灵以悟其意。臣以为陛下当敬于斯旨，不可忽也。

臣又伏以陛下赏功与能，举贤出滞，小言不废，片善是褒。岂可使臣子之效，虽微而必旌；君父之德，尽美而无称？凡在覆载，不胜愚倒惶恐之至。谨封耆老等状，奉表昧死陈请以闻。谨言。

第二表

京兆府长安县耆老臣石灵等言：伏奉墨诏，批臣所请复尊号未蒙允许者。捧对惶遽，不

知所裁。天实命之，于臣何有！臣等诚恳诚惧，顿首顿首。

臣闻圣君以奉天为心，不以执谦为德；以顺人为大，不以崇让为优。今陛下深拒天人之诚，犹怀谦让之道，臣等愚惑，未知所归。且百祥荐臻，特表昊穹之眷；五谷蕃熟，用彰后土之勤。亿兆嗷嗷，吁天请命，上下交应，幽明同心。举而违之，臣所未识。况臣等共被仁育，同臻大和。陛下德达上玄，以丰臣之衣食；道跻寿域，以延臣之岁年。沐浴皇风，二十余载，儿童感化，鰥寡知恩。故臣等出乡之时，欢呼遍野，闾里勉臣以不进不止，妻孥誓臣以不遂不归。唯竭血诚，退无面目，便当陨首阙下，终不徒还。伏惟陛下照臣恳迫之情，哀臣羸老之命。臣等不胜呜咽惭恨之至。谨奉表陈请以闻。

第三表

臣某言：臣伏以耆老等并皆发丹诚，将贯白日，复请徽号，以光圣谟。臣以其恳款自中，不可禁止，遂抗表陈请，备述微诚。伏奉墨诏批答未蒙允许者，众心尚阻，天意未从，恳迫逾深，兢惶无措。

臣某伏惟皇帝陛下道大益谦，化成弥损。虽江海善下，每应朝宗之心；而日月居高，久称照临之位。况复上承天命，下睹人诚，若然辞之，理有不可。伏以陛下功参造化，政体乾坤，万邦宅心，百灵效职，此圣之至也。明并两曜，信如四时，先天不违，穷神知化，此神之极也。道德纯备，礼乐兴行，宸翰动于三光，睿藻穷于六义，此文之备也。五兵不试，七德咸宣，殊方者知归，负固者率服，此武之成也。黄龙皓兔，甘露庆云，神禾嘉瓜，祥莲瑞木，万物畅遂，百谷茂滋，此天之至灵也。黎老班白，伏守阙庭，鰥嫠童幼，谣歌道路，此人之至诚也。有其德而无其号，拒乎天而违乎人，虽陛下谦让之至美，抑非臣心之所安也。伏以贱志难明，微诚莫达，戴天弥惧，履地益惭，不任恳迫屏营之至。伏愿早建大号，以称天人之心。谨再奉表昧死陈请以闻。

为耆老等请复尊号表

京兆府长安县耆老石灵等言：臣伏以陛下尊号未复一十九年，盛德光大，玄化益被。加以休征咸集，福应具臻，至于今岁，纷纶尤盛。风雨必顺，生长以时，五稼尽登，万言皆稔。神意人事，正在于斯，天不可违，时不可弃。臣等诚恳诚迫，顿首顿首。

臣闻恩深必报，德盛必崇。以陛下九重之尊，推崇无上；以陛下四海之大，报效何施？唯有尊名，用光圣理，阙然未复，谁所敢安？臣心则微，天意甚重。伏惟皇帝陛下体昊穹以施化，虔上帝以致诚。今即万祥应期，百神奉职，飞走之物皆已效灵，草木之类咸能应圣。天命降于上，人诚发于中，此而可辞，孰云有奉？况复野多滞穗，亩有余粮，足食之庆，充溢于京坻，阜财之谣，欢呼于道路。尽非人力，皆是天成。神祇之望既勤，遐迩之心又迫。况臣等得生邦甸，幸遇盛明。身体发肤，尽归于圣育；衣服饮食，悉自于皇恩。被玄化而益深，望鸿名而未睹，恳倒之至，夙夜不宁，谨诣光顺门，昧死请复“圣神文武”之号，以副天地宗社之心，使海内赤子得安其所。臣等不胜恳倒迫切之至。谨奉表以闻。

礼部为文武百寮请听政表 三首

第一表

臣某等言：臣闻大道必体于至公，大孝莫高于善继。上观列圣，旁考前王，罔不俯就礼文，仰承大事，严奉宗庙，慰安元元。然后德教惟新，邦家永固。

伏惟皇帝陛下寝苦泣血，号慕无时，贯于神明，动于天地。未临庶政，犹徇至诚，凡在人臣，孰不哀惧。伏惟先圣遗旨，俾陛下抑哀而听政。本朝乏人，使臣等竭忠以奉上。非敢惧死，辄布恳词，期于必从，以慰寰宇。且王业至重，军国方殷，一日万机，不可暂阙。伏愿追遵顾命，蹈履成规，恢王者华夷之望，顺上帝乃眷之怀。臣等不胜哀迫诚恳之至。

第二表

臣某等言：臣闻圣凡殊途，邦家异礼。故王者舍己从物，用身许天，虽居达丧，犹以事夺。伏以大行皇帝道成铸鼎，仙等御龙，万姓长号，九有颺望。陛下以聪明睿圣，嗣守宝图，爰及宅忧，迨兹累日。而孝思罔极，尚辍乃之言；庶政未釐，颇阙如丝之命。臣等尝览载籍，粗知丧纪，若成周《顾命》，历代犹遵；西汉诏音，前王所奉。我国家以孝理天下，文明应期，上用此法，胥以传授。盖事归至当，则不可不遵；礼贵从宜，则不得不守，理固然也。

臣等是以上陈愚恳，轻渎宸严，冀遂血诚，俯亲国政。而陛下执丧逾切，听理未闻，亿兆嗷嗷，不知所诉。臣以为天子之孝，在于保安社稷，司牧蒸黎，功超百王，庆流万代。亦何必守臣下之小节，蔑皇王之大猷，固阻群情，务成谦德。伏愿以遗诏为念，夺在疚之怀，就临轩之制，天下幸甚。

第三表

伏以万机至重，遗旨难违，再献表章，上尘旒宸。精诚徒竭，天意未回，内外遑遑，人神企望。臣闻王者之孝，异于匹夫，礼不相沿，道资适变。当承平之代，故殷帝宅忧而不言；遇有事之时，则周王未葬而誓众。况今戎车犹驾，边候多虞，两河之寇盗难除，百姓之疮痍未合。乱者思理，危者求安，天下嗷嗷，正在今日。诚宜抑其至性，以副群心，成先帝之大功，继中兴之盛业。岂可寝苦啜泣，庶政阙然？九庙之灵何报，万方之望何塞？

臣等职参枢近，诚切邦家，若陛下未忍临轩，尚持前志，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诏。不胜哀迫恳切之至。

贺践祚表

臣某言：太子中舍严公弼至，奉某月日敕书慰谕。伏承陛下以某月日虔奉典册，允升宝位，凡在群生，孰不庆幸。臣某诚欢诚抃，顿首顿首。

臣闻天地泰而圣人出，雷雨解而品物荣。是以五行迭用，木火更其位；十叶重光，宗庙辅其德。殷宗龚默，再开成汤之业；汉文聪明，克承高祖之绪。陛下重离出曜，体乾继

统，主鬯彰孝恭之美，抚军著神武之功。钦奉遗训，永保鸿业。遏密之中，施雨露以被物；遐迩之地，睹日月之继明。则四维之外，八极之表，人神胥悦，草木皆春，煦妪生成，不失覆载。况臣谬膺藩守，累受国恩。爰自出身，泊乎领镇，沐浴圣泽，优游昌时，不获睹阙庭之礼，展臣庶之分。戴天贺圣，倍万恒情。

礼部贺改永贞元年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诰，今月九日册皇帝，改贞元二十一年为永贞元年。自贞元二十一年八月五日昧爽以前，应犯死罪，特降从流，流已下递降一等者。宝命方始，圣历用彰，载宣临照之明，遂施涣汗之泽。臣某等诚庆诚贺，顿首顿首。

伏以重光下济，积庆旁行，汉祖推奉教之尊，文王遂无忧之志。正名纪历，表运行于万方；宥过轻刑，流汪涉于四海。欢呼抃蹈，遐迩攸同。臣某等亲奉圣谟，仰承大化，踊跃之至，倍万恒情。无任蹈舞欣庆之至。

礼部太上皇诰宜令皇帝即位贺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太上皇制命，陛下即皇帝位。光奉宝图，丕承鸿业，溥天率土，庆跃难胜。臣某等诚喜诚抃，顿首顿首。

臣闻皇建其极，存诸大训，帝出于《震》，著在《易经》。继明以照于四方，重熙以临于万国。动植品汇，永赖昭苏，山川鬼神，咸用欣戴。臣某等获备班列，亲仰圣明，踊跃之诚，倍万恒品。无任抃跃喜庆之至。

礼部贺立皇太子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月二十四日制，广陵郡王宜册为皇太子，改名某。仍令所司择日备礼册命者。天序有奉，皇图载宁。臣某等诚庆诚贺，顿首顿首。

臣闻《尚书》载“以贞”之文，汉史传早建之义，不唯立爱，其在继明。陛下奉率前规，敷扬盛典，顾兹守器之重，爰正承华之位。尊义方之教，载锡嘉名；崇建树之礼，式光典命。以长而立，自符于慎择；必子之选，遂合于至公。邦本不摇，王业弥固。此皆宗社垂祉，启佑皇心，乾坤合谋，保安圣运，足以播休气于四海，洽大和于万灵，食毛含齿，所同欢庆。臣等奉承制命，蹈舞周行，踊跃之诚，倍百恒品。无任庆抃感悦之至。谨奉表陈贺以闻。

礼部贺皇太子册礼毕德音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制，皇太子册礼云毕，思与万方同其惠泽者。盛典斯举，鸿恩遂行。凡在率土，不胜抃跃。臣某等诚喜诚贺，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克奉神休，以正邦统。建天下之本，宗庙以安；致万国之贞，兆人攸赖。典册既备，庆泽载流。既广爱而推恩，亦好生而布德。缓刑而囹圄知感，进勋而嗣续增荣。

崇教谕之方，忠良是举；严赞襄之礼，赐与有加。旌孝悌以厚于人伦，敬鬼神而修其祀事。况行礼之日，则屏翳收迹，太阳宣精。用彰出震之休，更表重离之曜。神化旁畅，皇风远扬，自华及夷，异俗同庆。臣等谬参著定，倍百恒情。无任欢庆踊跃之至。

为王京兆皇帝即位礼毕贺表

臣某等言：臣闻大人继明，百神所以受职；天子有道，万国由是承风。伏以皇帝陛下继圣垂休，顺时御极，负宸而会朝夷夏，践祚而统和天人。幽明感通，遐迩昭泰，遂使祥光下烛，嘉气旁通。周王谢流火之符，鲁史愧书云之典，食毛含齿，欢抃无穷。臣某等幸睹昌时，获奉大庆，踊跃之至，倍万恒情。无任蹈舞欣跃之至。

代韦中丞贺元和大赦表

臣某言：伏奉正月二日制，大赦天下，永贞二年宜改元和元年。太阳既升，煦育资始；霈泽斯降，膏润无遗。臣某诚庆诚贺，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仁化旁流，孝理弘阐，纪元示布和之令，肆眚见恤人之心。旷然涤瑕，得以迁善，涣发大号，申明旧章。农有薄征，市无强价，勋勤是录，爵秩以班。宠宁闲于幽明，泽必周于夷夏，近甸轻榷酤之入，远人忘水旱之灾。既行庆于官僚，亦推恩于天属，诸生喜黉塾之广，庶老加絮帛之忧。量入所以备凶，兴廉期于变俗。爰褒有客，尊贤之典惟新；载奉素王，宗予之道斯在。纶言一降，庶政毕行，怀生之伦，感悦无量。臣某等守在遐远，亲奉诏条，踊跃之诚，倍百恒品。无任感恩抃舞屏营之至。

礼部贺册太上皇后表

臣某等言：伏奉今日诰，良娣王氏册太上皇后，良媛董氏册太上皇德妃，宜令所司备礼册命者。母仪有光，坤道克顺，阴教方行于万国，内理克和于六宫。臣某等诚庆诚贺，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对若天休，奉扬睿旨，长秋既登其正位，揄狄亦被于恩光。奉养见三朝之安，周旋有四星之辅。岂独配乾称太，助日为明，所以表王化之源，知孝悌之本，冠映千古，仪刑四方。臣某等捧戴施行，踊跃无地。无任蹈舞欣喜之至。

礼部贺太上皇后册毕贺表

臣某等言：今日日太上皇后册礼云毕，率土臣妾，庆抃无穷。臣某等诚庆诚贺，顿首顿首。

伏以太上皇后著虞嫔之至德，嗣周母之徽音，表率六宫，明彰万国。陛下克修理本，以畅化源，神道知事地之方，人伦识尊亲之大。岂惟妇顺斯备，阴礼用修，足以播正始于王风，致时雍于帝典。臣某等谬尘荣位，获睹盛仪，踊跃之诚，倍百恒品。

贺皇太子笺

某言：伏奉日月制书，殿下祗膺茂典，位副青宫，温文光三善之名，继照协重离之庆。万叶固本，群方宅心，含生之徒，孰不欣戴！况某夙蒙期奖，职在藩方，欢抃之诚，倍万恒品。

御史台贺嘉禾表

臣某言：今月日宰臣以幽州所进《嘉禾图》各一轴，示百僚者。伏以嘉谷顺成，灵贶昭格，天人合应，遐迩同风。臣某诚欢诚庆，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睿谋广运，神化旁行，植物知仁，祥图应圣。灵岳不愆于赞祐，燕谷用遂于生成。丰稔既均，知朔南之被泽；休嘉克协，见天地之同和。六穗惭称于汉臣，异亩耻书于周典。自中形外，均庆同欢。臣某谬职宪司，获睹休瑞，无任抃跃之至。

礼部贺嘉禾及芝草表

臣某等言：伏见今月某日内出剑南所进《嘉禾图》，及陕州所进紫芝草，示百寮者。珍图焕开，瑞彩交映，遐迩偕至，福应攸同。臣某等诚庆诚贺，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缉熙至道，保合大和，天惟发祥，地不爱宝，嘉禾擢质，灵草抽英。献于王庭，唐叔惭同颖之异；荐诸郊庙，班史谢连叶之奇。既呈薏薏之祥，更睹煌煌之秀。丰年斯著，圣寿用彰，饮和之人，欢抃无极。臣某等优游至化，披玩殊姿，庆抃之诚，倍百恒品。

京兆府贺嘉瓜白兔连理棠树等表

臣某言：今月日，中使王自宁出徐州刺史张愔所进《嘉瓜图》，及白兔儿一，并陈、许等州观察使上官说所进许州《连理棠树图》，示百寮者。惟天眷命，是降百祥，惟圣钦承，用膺多福。臣某诚庆诚贺，顿首顿首。

臣伏以大和所蒸，至德斯应，图物献瑞，周于远方。神瓜合形，式表绵绵之庆；异棠连质，用彰烨烨之荣。况金风发祥，白兔来扰，告有秋之嘉应，著成岁于神功。杂遝纷纶，如山斯委。人尽登于寿域，物咸畅于薰风。况臣特感深恩，欣逢众瑞，踊跃之至，倍万恒情。

礼部贺甘露表

臣某言：中使王自宁至，伏奉宣圣旨，出延和殿前丁香树甘露一大合示宰臣；未时，又出一大合，令明日示百寮，甘露见降未止者。玄化升闻，灵贶昭答，必呈尤异之应，以告天地之和。臣某诚欢诚庆，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均煦育之功，敷渗漉之泽。大和潜达，癯瑞克彰，发于天霄，特降宫树。朝光初烛，方湛湛而不晞；畏景转炎，更瀼瀼而未已。缀叶而珠玑积耀，盈器而冰玉呈姿，芳袭椒兰，味兼饴醴。然则零其庭而著异，纪于年以标奇，徒矜往辰，孰并兹日。况树有丁香之珍，殿即延和之号，所以著芳风之远播，期圣寿于无疆。事绝古今，庆传遐迩。臣谬承渥泽，获睹殊祥，抃跃之诚，倍万恒品。

礼部贺白龙并青莲花合欢莲子黄瓜等表

臣某言：伏见今日，内出沧洲所进《白龙见图》，又出西内定礼池中青莲花，并神龙寺前合欢莲子示百僚。二十三日，又出盐州所进《合欢黄瓜图》者。二气交泰，万国同和，动植思协于殊祥，遐迩毕呈其嘉应，披图按牒，圣理彰明。臣诚欢诚庆，顿首顿首。

伏以天地非远，睿感必通，叠瑞重祥，累集宫禁，池莲表异，灵化非常。敷彼青光，徵佛书而尤绝；成其嘉实，验祥经而甚稀。积庆旁流，自中徂外。遂使龙腾白质，乘秋果应于金行；瓜合黄中，表圣更彰于土德。远通边徼，近出苑园，合庆同欢，周于亿兆。况复邦畿之内，雨霁必时，宿麦大穰，嘉谷滋茂，和风孕育，灵气陶蒸。是皆发自帝心，达于天意，周流升降，成此岁功，惠彼群生，自为嘉瑞。臣某深惟多幸，获遇斯时，观灵贶之备臻，知人和之溥洽。无任庆抃跃蹈之至。

礼部贺白鹄表

臣某言：伏奉进旨宣示前件白鹄者。霜毛皎洁，玉羽鲜明，色实殊常，性惟驯狎。臣闻圣王之德，无所不至，有感则应，无幽不通。伏惟陛下恩沾动植，仁洽飞翔，故得兹禽，呈休效质。伏以白者正色，实表金方，鹄以知来，式彰寇服。用符归化之兆，克耀太平之阶。臣职参禁垣，获睹嘉瑞，无任庆抃之至。

礼部贺嘉瓜表

臣某等，今日内出浙东观察使贾全所进越州山阴县移风乡百姓王献朝园内《产嘉瓜二实同蒂图》示百寮者。宝祚惟新，嘉瑞来应，式彰圣德，更表天心。臣某等诚庆诚贺，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保合大和，缉熙庶类，德馨上达，神化旁行。嘉瓜发祥，来自侯服。质惟同蒂，见车书之永均；地则移风，知化育之方始。虽七月而食，豳土歌王业之难；五色称珍，东陵咏嘉宾之会。未闻感通若斯昭著者也。臣某等遭逢圣运，亲仰珍图，抃跃之诚，倍万恒品。无任庆悦之至。

为王京兆贺嘉莲表

臣某言：今日某时，中使某奉宣圣旨，出西内神龙寺前水渠内《合欢莲花图》一轴示百寮者。祥图焕开，异彩交映，赞天地之合德，表神人之同欢。臣某诚欢诚庆，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道协重华，庆传种德，陶阴阳之粹美，孕造化之精英。吉庆每见于天心，发祥必自于禁掖。是使双华擢秀，连蒂垂芳，香激大王之风，影耀天泉之水。焕开宫沼，旁映给园，灵贶应期，天龙护圣。宝历冀超于小劫，神功允洽于大千。臣某获睹升平，滥居荣宠，闻瑞应而称庆，仰绩事而增欢。无任抃蹈喜跃之至。

为王京兆贺雨表一

臣某言：臣昨日面奉进旨，以近日少雨，今月内无雨，即须祈祷，今日便降甘雨者。天且不违，神必有据，密云与纶言继发，时雨将天泽并流。臣某诚欢诚庆，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忧切蒸黎，虑深稼穡，思彼未兆，防于无形。渗漉每出于湛恩，变化必随于广运。宸衷暂惕，已矫御天之龙；圣谟既宣，遂洽漏泉之泽。霏霖周布，霏微四施，黍稷尽成，公私皆及。野夫鼓舞，知帝力之玄通；官吏欢呼，见天心之默喻。臣某牧人京邑，动仰皇灵，渥泽徒加，涓滴无助。无任感悦屏营之至。

王京兆贺雨表二

臣某言：伏见今月二十四日，时雨溥降。伏以圣心积念，天意遽回，移造化之玄功，革阴阳之常数。臣某诚庆诚抃，顿首顿首。

皇帝陛下仁育苍生，恩同赤子。自顷天雨未降，时稼或匏，贬食斋戒，至诚幽达。又虑宿麦无备，播种失时，出于宸衷，特令赈贷。睿谟潜运，甘雨遂周。布濩垂阴，随圣泽而俱远；滂沱积润，与恩波而共深。臣某才术无闻，谬司邦甸，生成必资于帝力，进退何补于天工。沐浴大和，惭荷无极。无任庆跃屏营之至。

王京兆贺雨表三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面奉进旨，缘自春来少雨，宜即差官精诚祈祷者。十四日，臣便差官分赴灵迹，其日云阴四合，至十五日，甘雨遂降。

伏惟皇帝陛下言为神化，动合天心，未成旱暵之虞，已积忧勤之虑。众灵受职，苍蔚且跻于南山；百谷仰荣，滂霈遂沾于东作。睿谟朝降，膏泽夕周，知天人之已交，识阴阳之不测。然则周王徒勤于方社，殷帝虚美于桑林。岂若无灾而早图，未祷而先应。化超前圣，道贯重玄，遍野同欢，倾都相庆。臣之欣跃，倍万恒情。

王京兆贺雨表四

臣某言：臣于三月二十九日奉进旨于诸灵迹处祈雨，至三十日甘雨遂降者。臣闻惟圣有作，先天不违，发令而祥风已兴，致诚而玄液旋被。臣某诚欢诚贺，顿首顿首。

伏惟皇帝陛下侧身防患，道迈周王，尽力勤人，功超夏后。圣谟广运，驱百灵以从风；神化旁行，滋五稼而流泽。油云四合，膏雨溥周，农壤遂一于肥饶，渗漉尽沾于遐迩。蒸黎咏德，知必自于圣心；草木欣荣，如有感于皇化。有年之庆，实在于斯。臣以无能，谬

领京邑，上劳宸虑，运此岁功。无任喜惧屏营之至。

贺亲自祈雨有应表五

臣某言：臣得上都院官金部员外郎韩述状报，以时雨未降，亲自于龙堂祈祷，有灵禽群翔，自成行列，如随威凤，以翼龙舟，其日降雨者。

伏以时或愆阳，岁之常候，式当圣日，无害丰年。陛下敦本务农，忧人闵雨，宸虑所至，天心自通。故得瑞鸟迎舟，掩商羊之舞；仙云覆水，协从龙之徵。初泛洒于上宫，遂滂霈于率土。自中徂外，皆荷生成，雨公及私，靡不硕茂。殷后徒勤于自翦，周公空愧于舞雩。臣下庸虚，谬司垣翰，有年之庆，惟圣之功。臣不任云云。

卷三十八

表 二十五首

为裴中丞贺克东平赦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德音，以淄青荡平，褒功宥罪，布告遐迩者，臣闻肃杀之后，每致阳和；雷霆既施，必闻膏泽。

伏惟陛下体乾刚以运行，协坤元之翕辟，百灵受职，六合从风。阻兵怙乱者。必就梟擒；怀忠抱义者，无不甄录。激其效顺，特加旄节之荣；宠以元功，遂兼鼎铉之任。戎行穷赏赉之重，死事极褒恤之优，劫胁之役尽除，聚敛之名皆去。伤痍受煦，老疾加恩，丰财已复其征徭，赐种更盈于穰稔。严山川之祀，神必有依；申义烈之家，物无不感。周王推忠厚之化，汉帝惭恺悌之风，太平之德，斯为至盛。然则虞巡可复，告成将庆于岱宗；汉典方行，讲礼再荣于阙里。臣谬膺重寄，获睹大和，抃蹈之诚，倍万恒品。谨已施行郡邑，宣示军戎。莫不动地欢呼，若醉千钟之酒；腾天鼓舞，如闻九奏之音。无任庆贺踊跃之至。

柳州贺破东平表

臣某言：即日被观察使牒，李师道以月日克就梟戮者。帝德广运，唐命惟新，霾噎廓清，天地贞观，率土臣庶，庆抃无涯。

伏惟睿文圣武皇帝陛下威使百神，德消六沴，天降宝运，时归太平。自克夏擒吴，翦蜀平蔡，殊类稽颡，群疑革心。唯此凶妖，尚闻悖慢，庭议既得，庙谟必臧。旌旗烛耀于洪河，金鼓震惊于灵岳。郛城自溃，宁同莒、鲁之争；齐地悉平，无俟耿、陈之战。五兵永戢，七德无亏，含生比尧、舜之仁，率土陋成、康之俗。介丘雾息，已望翠华之来；沂水风生，更起舞雩之咏。千岁之统，实在于斯。臣守在蛮荒，获承大庆，抃蹈之至，倍万恒情。

代裴中丞贺分淄青为三道节度表

臣某言：伏见某月日制，分淄青诸州为三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等使者，蛇豕之穴，忽为乐郊；氛沴之余，尽成和气。

伏惟皇帝陛下天付昌期，神开宝历，复升平之土宇，拔妖孽之根源。自西自东，不违于指顾；我疆我理，咸得其区分。山川备临制之形，道途适征徭之便。俾侯既定，赐履以

宁。异青、兗之封，爰从古制；解曹、卫之地，实契雅谋。车甲永藏，马牛勿用，俗被雍熙之化，代知仁寿之期。农事载盛于耨芟，儒风重兴于俎豆。足使季札观鲁，更陈南籥之仪；山甫徂齐，复正东方之赋。臣总戎远地，不获陪贺阙庭云云。

为韦侍郎贺布衣窦群除右拾遗表

臣某伏见今月日制，除布衣窦群右拾遗者。臣闻直道之行，四方向德，逸人是举，天下归心。

臣伏以窦群肥遯居贞，包蒙养正，学术精果，操行坚明，赞咏道真，以求其志。臣顷守藩服，特所委知，及归朝廷，辄有闻荐。庶逃窃位之责，以塞旷官之尤。岂谓天听曲从，瞽言无废，况谏诤之职，政化是参。擢于布衣，久无其比，周行庆抃，林藪震惊。晦迹宁虑于遗贤，怀才尽思于展效。臣以性本庸疏，动无裨益，唯思进拔，以报恩荣。区区恳诚，实贯金石。言而不废，微臣敢窃于荐雄；德必有邻，圣代式光于尊隍。自群受命，冀复面陈，迫以疾病，接于休假。注心蓄念，寤寐兢惶。无任喜跃屏营之至。

为樊左丞让官表

臣某言：伏奉今月二十八日制，除臣尚书左丞。宠命俯临，惭颜自失。泛大鲸之海，但觉魂摇；戴巨鳌之山，未如恩重。

臣闻尚书百揆，翊亮万机，故天上尊北斗中枢，陛下有南宫左辖。晋升孔坦，谅直当时；汉拜杨乔，闲练故事。庶得百僚有惮于会府，诸侯取法于京师。臣实谏才，谬登清贯。握兰起草，昔紊朝经；剖竹颁条，近贻人瘼。备历中外，无闻声彩。版图再缉，贡赋未均于九州；铜印更操，威仪不检于三署。次郎补阙，岂易其人？圣主求才，宜难此受。窃谓旁求俊，侧访瑰奇，必使德合准绳，言成纲纪，兴化致理，时无闲言。况安上必在于荐贤，危身莫踰于旷职。傥蒙垂收紫绶，俯矜丹诚，愚臣保陈力之言，圣鉴有责成之地。无任颺冒惶悚之极。谨诣朝堂，奉表陈让以闻。臣所让人，别状封进。

为王户部荐李谅表

臣某言：臣闻知贤必进，忠臣之大方；择善而居，明主之要道。况臣特受恩遇，超绝古今，报国之诚，寤寐深切。是敢竭愚臣之微分，助陛下之至明，恢张羽仪，弘辅治化。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窃见新授某官李谅，清明直方，柔惠端信，强以有礼，敏而甚文，求之后来，略无其比。臣自任度支等副使，以谅为巡官，未及荐闻，至某月日荆南奏官敕下赴本道。谅实国器，合在朝行，臣之所知，尤惜其去。伏望天恩授以谏官，使备献纳，冀它日公卿之任，斯焉取斯。则圣朝无乏士之名，微臣缓蔽贤之罚。无任诚恳屏营之至。

为户部王叔文陈情表

臣某言：臣母刘氏，今月十三日，忽患暗风发动，状候非常，今虽似退，犹甚虚憊。惊惶忧苦，不知所图。臣唯一身，更无兄弟，侍疾尝药，难阙须臾。伏乞圣恩。停臣所职。今臣见在家扶侍，其官吏等并已发遣讫。

臣以庸微，特承顾遇，拔自卑品，委以剧司。夙夜兢惶，唯思答效，至诚至恳，天眷所知。岂虑未效涓尘，遽迫方寸，以开塞重轻之务，加焦劳忧灼之怀，虽欲徇公，无由枉志。况忠孝同道，臣子之心，许国诚切于死生，报亲忍忘于顾复？进退穷蹙，昧死上陈。候母刘氏疾疢小瘳，冀微臣弩蹇再效。无任惶惧恳倒呜咽之至。

代裴中丞谢讨黄少卿贼表

臣某云云：即日奏事官米兰回伏奉手诏云云者。臣闻肤革既平，虽疥癬而必去；豺狼已毙，在狐鼠而宜除。

臣某伏惟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陛下，受命上玄，底宁下土，凶渠尽殄，威武载扬。蠢尔腥膻，尚闻凌暴，灵旗斜指，铜兽俯临。三军知必胜之方，万姓喜永清之路，微臣忝司戎律，亲列颜行，蹶伏波之旧规，乘下濊之故事。尽瘁事国，期毕命于戈矛；不宿于家，思奋身于原野。即以今日某时出师就道，便披榛蹶石，摩垒陷坚，荡清海隅，永息边徼。窃以材非充国，敢自赞于无逾；志慕孟公，庶追踪于不伐。谬承重委，寤寐兢惶。无任感恩陨越之至。

为裴中丞举人自代伐黄贼表

伏以某官器宇端方，风姿详雅，谦虚内敏，筹略共推。前佐湖南，悉心匡佐；后历郡掾，深负政声。惠爱在人，奸邪屏息，勤劳已著，干蛊无伦。今黄贼尚据荒陬，犬巢未覆，俛以某代某之任，必能扫荡氛祲，廓清海滨。窃惟斯人，雅堪厥职。云云。

为崔中丞请朝覲表

臣历刺三州，连总二府，外任逾纪，入覲无阶，就日望云，魂飞心注。

伏惟睿圣文武皇帝陛下覆载无私，迩遐同致，复升平之故事，继前圣之高踪，中外践更，出入迭用。臣以虚薄，叨受恩荣，徒竭夙夜之心，未申朝夕之敬。天威咫尺，诚寤寐而无违；云汉昭回，固瞻仰而何及。是以前在朗宁，封章累上，及移临桂，星纪屡周。微衷尚隔于戴盆，积望徒悬于窥管，葵藿之诚弥切，犬马之恋逾深。人欲天从，于兹未验，下情上达，终冀不诬。敢黥宸严，罄陈丹恳。伏乞赐臣除替，许至阙庭，厕蹈舞于群僚，备班行于散地，足趋中禁，目睹大明。俾成九族之荣，以尽百生之幸。非敢窃国宾五献之礼，希康侯三接之恩。一觐龙颜，万死为足。无任恳迫激切之至。

代柳公绰谢上任表

肃恭休命，晨夜趋程，祇荷宠私，不遑寝食，以月日到所部上讫。臣闻古之制爵禄者，爵以居有德，禄以养有功。臣本书生，官不期达，值某皇帝，文明抚运，大阐玄猷，搜采众材，幸忝甄录。历践中外，星霜屡移，曾无涓尘，上答鸿造。忘其薄陋，委以雄藩。顾无绥驭之能，谬忝澄清之寄，将何以敷宣皇泽，普谕天慈？唯当察慝以为防，视俗而为教，蠲除细故，务安黎献，庶几清静无扰，以慰远人。臣不胜忝冒荷恩之至。

代李愬襄州谢上任表

捧对丝纶，惭悸无地，拜命兢悚，不知所裁。臣凡贱琐材，智略无取，幸赖先臣绪业，累忝国恩。天泽曲流，遂司节制，寄深分阃，任重专征。顾无将领之才，谬处众人之上。岂谓宸私轸念，仁育为心，霈泽无涯，德音屡降，士众感悦，咸思竭忠，遂得潜师，暗入贼境，不意凶渠就戮。此皆圣谟，岂敢叨天以为己力？仰荷殊造，重于丘山。臣以月日上讫。谨当敷宣皇化，普谕圣慈，绥抚三军，安百姓，冀以尘露，上答鸿私。臣云云。

代节使谢迁镇表

鸿私曲临，独越夷等，祇荷明命，寤寐不遑。臣才非器能，谬膺仕进，虽竭尽弩劣，力效忠勤，冀寡愆尤，敢望宦达？某宗皇帝不以臣儒术浅薄，超授礼官，寻迁正郎，遂忝符郡。某皇帝不遗臣小善，擢处谏曹，叨承厚恩，备职藩翰。顾惟琐劣，多惭负恩。

伏遇陛下德绍唐、虞，无私庶政。臣尸素岁久，谴谪宜加，岂冀褒升，更迁重镇？再忝澄清之寄，仍同献替之荣，将何以上答天慈，下安氓庶？臣当务修农稼，率励远人，锄其奸慝，以副勤恤。无任云云。

为刘同州谢上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制，除臣同州刺史兼本州防御、营田、长春宫使，某月日到州上任讫。臣初奉纶言，震抃无极，及临所部，惊惧逾深。投躯莫报于乾坤，陈力无裨于造化。臣某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臣出自诸生，不习为吏，有悝懦之质，无区处之能。托迹儒门，乏仲弓南面之德；委身郎署，阙冯唐论将之对。尝惧叨冒清列，芜秽圣朝，岂意天听忽临，鸿恩荐及，八命作牧，一麾出守？拔自下位，寄之雄藩，非臣庸琐，所宜膺据。况冯翊密迩王都，古称三辅，爰自近代，命秩逾崇。有兵食之虞，有宫室之制，皆公卿将相，出入由之。仰征甲令，俯窥图记，跼蹐无地，以兢以惶，恩重命轻，不知所效。庶当刻精运力，夙夜祇勤，上奉雍熙，旁流恺悌。以日系月，傥或有成，庶几之心，懔懔增惕。徒望云而就日，喜近帝乡；将击壤以成风，共歌尧代。天威咫尺，敢布丹诚。无任惓惓屏营之至。

代裴行立谢移镇表

星言即驾，便道之藩，祇荷宠荣，不敢宁息。臣某爰自弱龄，即忝推择，阶缘试吏，累忝清资。先圣以臣粗知兵要，俾统师徒。交蛮傲扰，黄贼不驯，奉诏俾臣，扑灭氛祲。士众贾勇，思酬渥恩，冀因此时，得立微效。岂谓时多疫疠，不副忧勤。知臣特深，复洗瑕责。夙夜感戴，捐躯有期；徒增愤勇，力未从愿。微臣不幸，衅故重重，泣血摧肝。载崩载咽。陛下龙兴御极，寰海永清，道畅八埏，威加九域，鸿私普洽，靡不周泰。伏蒙累垂休命，遂越等夷，循省何人，过膺擢擢。况臣比临此镇，备更夷险，故材旧壤，宛在目前，虽则殊乡，还同衣锦。量巨鳌之力，未足负恩。犹蚊蚋之微，焉能报德！将何以宣扬圣造，抚慰疲羸？唯当遵守诏条，贬弃奸慝，平匀徭赋，示以义方。持清静以临人，守无私以奉国。重修前志，再砺戈矛，展駑骀之效，申鹰犬之用。庶荒陬夷獠，尽沐皇风；率土生灵，备闻斯庆。微臣之志也。限以云云。

代韦永州谢上表

臣某言：伏奉月日制书，除臣永州刺史，以月日到州上讫。受命若惊，临职弥惧。臣以无能，累更事任，神州赤县，实所备尝。过量逾涯，每深兢惕。不谓圣恩推择，滥驾朱轮。禄秩徒增，詎施乳哺之惠；服命虚受，宁兴襦袴之谣。况此州地极三湘，俗参百越，左衽居椎髻之半，可垦乃石田之馀。旷牧守于再秋，弥骄犷俗；代征赋于三郡，重困疲人。分灾本出于一时，积弊遂逾于十稔。抚安未易，知法出而奸生；子育诚难，惧力劳而功寡。夙夜忧切，不敢遑宁。庶当宣布天慈，奉扬神化。以日系月，傥或有成，少裨恺悌之风，用答生成之造。无任感恩陨越之至。

谢除柳州刺史表

早以文律，参于士林，德宗选于众流，擢列御史。陛下嗣登宝位，微臣官在礼司，百寮称贺，皆臣草奏。臣以不慎交友，旋及祸诬，圣恩弘贷，谪在善地。累更大赦，获奉诏追，违离十年，一见宫阙。亲受朝命，牧人远方，渐轻不宥之辜，特奉分忧之寄。铭心镂骨，无报上天，谨当宣布诏条，尽竭駑蹇，皇风不异于遐迩，圣泽无间于华夷，庶答鸿私，以塞馀罪。云云。

柳州谢上表

臣某言：伏奉诏书，授臣柳州刺史，以今月二日至部上讫。臣前岁以久停官秩，去年蒙圣恩除替，便欲裂裳裹足，赶赴京师。以旧疾所婴，弥年未愈，逮及今夏，始就归途。襄阳节度使于頔，与臣早岁同官，见臣当暑在道，恳留在馆，寻假职名。意欲厚臣，非臣所愿。伏惟陛下光被之德，道以洽于区中；忧济之勤，心每遍于天下。常以万邦共理，必藉于循良；一物不遗，尚延于愚藐。假臣宠渥，重领方州，駑

骀复效于奔驰，枯朽更同于华秀。

臣闻潢污易竭，抑有朝宗之愿；犬马无识，犹知恋主之诚。揣分则然，惟天知鉴。况臣昔因左官，一纪于外，子牟驰心于魏阙，汲黯积思于汉庭，岂非夫人，独无斯恋？去就者，荣辱之主；朝廷者，仕进之源。臣子之宜，忠贞所志。臣虽心同犬马，而分比潢污；幸躋康衢，意非往蹇。臣之此诚，口不能谕，意欲悉达，文非尽言。此臣所以自咎自恨，复乖志愿。犹冀苦心励节，上奉诏条，惠寡恤贫，下除人瘼，恭宣皇化，少答鸿私。不胜慌欣之至。

代广南节度使举裴中丞自代表

前件官器宇深沉，天才闲出，爰从抚字，逮于察廉，所职恪勤，庶务皆劝。日者安南夷獠反叛，害其连帅，毒痛黎人。某皇帝以某威惠茂著，自某州刺史俾之抚临。夙夜经行，尽除兵器，贼徒识恩，党种归义，炎荒之俗，靡不底宁。后改镇容州，勋效弥显，澄清庶类，迈德前修，深负能名，合迁重镇。臣自惟凡懦，不逮前人。伏乞天恩回授某，非惟旌德，是亦饰能。庶微臣免尸禄之忧，某获无私之举。

奏荐从事表

某绩茂戎轩，才优管记。操刀必割，岂谢刳犀？落笔不休，宁惭倚马？况早登科选，夙洽时谭。匪惟词艺双美，抑亦器能多适。比于流辈，颇为滞淹。辄敢荐陈，伏希奖录。

代广南节度使谢出镇表

鸿霈曲临，惶骇交集，捧对纶綍，不知所图。

臣闻萧、曹佐汉，六合为家；爽、望匡周，万方同轨。臣幸以刍贱，累忝殊荣，天德荐临，遂加台政。不能翊宣明圣，增日月之光，俾凶渠勦绝，人用康宁。实由臣不称职，使此艰患。《伐檀》兴议，负乘招讥，常怀覆餗之虞，敢望专征之寄。献俘未远，展效有期，希此微功，上答殊造。无任云云。

为杨湖南谢设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长乐驿设者。恩荣特殊，宴饮斯及，顾兹厚礼，猥集微躬。臣某诚欢诚庆，顿首顿首。

臣以多幸，属此昌时，任重方隅，职忝文武。甘受素餐之刺，知无肉食之谋，以忧以惶，寤寐无措。岂谓鸿恩继至，丰膳爰来，陆海兼陈，饴醴皆设。庶当奉扬圣泽，覃布远人，流恺乐于皇风，均乳哺于赤子。少陈微效，上答殊私。无任感恩欣跃之至。

为武中丞谢赐樱桃表

臣某言：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樱桃若干者。天眷特深，时珍荐降，宠惊里巷，恩溢圆方。臣某诚喜诚惧，顿首顿首。

伏以含桃之羞，时令攸贵，况今采因御苑，分自天厨。使发九霄，集繁星而积耀；味调六气，承湛露而不晞。盈眦而外被恩光，适口而中含渥泽。顾惭素食，弥切自公，岂图君子所先，遂厌小人之腹。无任云云。

谢赐时服表

祇荷宠私，启处无地。臣久忝朝行，历职无效，荏苒星纪，偷荣岁时。不能少益圣猷。以副深寄，致使贼遗君父，艰难未息，合处严宪，以正国章。伏以陛下恢天覆之恩，广地载之厚，不循彝典，俾同冕绂，重剧丘山。捧戴以入闺门，空知夕惕，裁缝而为衣服，固可昼行。内省疲弩，将何答效。

谢赐端午绫帛衣服表

纶言曲临，宠服荐至。跪捧殊锡，庆耀交并。臣谬典方州，效微涓滴，叨承大赐，荣重丘山。非才忝恩，俯伏惭荷。朱明启节，御府赐衣，沐圣泽而溟海方深，被仙衣而鹤龟齐寿。驰心向阙，跼影望天，惭分五岭之忧，莫副九重之诏。臣无任云云。

卷三十九

奏状 二十二首

为广南郑相公奏百姓产三男状

右臣所部贞节坊百姓某妻产三男者。臣详究往例，实谓休征。已量事给绢三十疋，充其乳养者。

伏以陛下勤恤黎元，感通天地，灵心昭答，景福已兴。方使亿兆繁滋，区夏充牣，故表祥于字育，是启运于升平。事杏化源，庆延邦本，鳞羽之瑞，曾何足云。臣幸列藩维，尝叨枢近，私贺之至。

为薛中丞浙东奏五色云状

右臣得管内台州奏，月日五色云见者。一州官吏僧道耆老，悉皆瞻睹，已具奏闻，并写图奉进者。

伏以景云上瑞，王者祉符，焕彩彰之在天，知圣德之昭感。伏惟陛下化孚有截，道洽无垠。承天地之贞明，导阴阳之和气。纷纷郁郁，自东而徂西；若烟非烟，一旬而再至。征诸古谶，事罕前闻。伏乞宣付史官，以昭简册。

为裴中丞奏邕管黄家贼事宜状

右今月四日，邕管奏事官严训过，称押衙谭叔向等，与黄家贼五千余人，谋为翻动，虽已诛斩，犹未清宁。当时差本道同十将某至邕管界首宾州以来，迎探事宜，兼为声援。昨得十四日状，并严训状报同，其黄家贼并已退散，各归洞穴讫。

伏以鼠窃狗偷，非足为患。陛下威灵远被，神化旁行，遂使奸猾之谋，先期而自露；回邪之党，不戮而尽夷。伏恐飞章已达，吉语未闻，尚轸天心，犹烦庙算。臣谬居方镇，忝接疆界，所得事宜，不敢不奏。

让监察御史状

右臣伏准《名例律》，诸官与父祖讳者同，不合冒荣居之。臣祖名察躬，今臣蒙恩授前件官，以幼年逮事王父，礼律之制，所不敢逾，臣不胜进退惶恐之至。谨诣光顺门奉状以

闻，伏听敕旨。贞元十九年闰十月日，承议郎新除监察御史臣柳宗元奏。

奉敕新除监察御史柳宗元，祖名察躬，准礼，二名不偏讳，不合辞让。年月日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杜佑宣。

为京兆府昭应等九县诉夏苗旱损状

右臣谬领京畿，已逾两月，政术无取，诚恳莫申，遂使雨泽愆期，田苗微损，夙夜兢惧，寝食靡遑。今长安一十四县，并准常年例全征。其昭应等九县，臣各得状，并令详审，各绝隐欺，谨具别状封进。臣当府夏税，通计约二十九万石已上，据所损矜免，只当三万石有馀。恤人则深，减数非广。伏以圣慈弘贷，悯念蒸黎，臣忝职司，不敢不奏。无任惭惧之至。谨录奏闻，伏听敕旨。

为南承嗣请从军状故某官，赠某官南霁云男某官承嗣

右臣亡父至德之岁，死节睢阳，陛下每降鸿恩，必加褒宠。臣自七岁，即忝班荣，垂五十年。常居禄秩，再守遐郡，绩用无成，终贻官谤，甘就严谴。无以负荷先志，报效殊私，以惭以惧，陨越无地。

伏见某月日敕，以王承宗负恩干纪，命将徂征，雷霆所加，殄灭在近。臣窃不自揆，思竭忠诚，愿预一卒之任，以答百生之幸。庶得摧锋触刃，摩垒搴旗，冀获尽于微诚，愧不坠于遗烈。踊跃之至，夙夜不宁，敢希皇明，俯鉴丹恳。

臣闻周官考艺，国子置车甲之司；汉道推恩，孤儿备羽林之用。千秋思奋于事越，仲孺期死于奔吴。义激君亲，名高竹帛。臣虽无似，有慕昔人，虽身涂草野，死而不朽。披肝沥血，昧死上陈。无任恳迫忠愤之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进农书状

右伏奉某月日敕，宜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所司进农书，永以为恒式者。臣伏以平秩东作，《虞书》立制，俶载南亩，周《雅》垂文。此皆奉天时以授人，尽地力而丰食。自陛下惟新令节，益励农功，既立典于可传，每陈书而作则。耕凿之利，敷帝力于嘉谟；稼穡之难，动天心于睿览。勤劳率下，超迈古先。凡在率土，不胜幸甚。前件农书，谨函封进。谨奏。

代人进瓷器状

瓷器若干事。右件瓷器等，并艺精埏埴，制合规模。禀至德之陶蒸，自无苦窳；合大和以融结，克保坚贞。且无瓦釜之鸣，是称土钁之德。器惭瑚琏，贡异罍丹。既尚质而为先，亦当无而有用。谨遣某官某乙随状封进。谨奏。

柳州举监察御史柳汉自代状

右伏准从前敕文，常参官上后，举一人自代者。伏见前件官，颇有才行，长于政术，久历岭南使职。臣之所知，敢举自代。无任恳迫之至。

上户部状

右伏以左降官是受责之人，都不厘务，户部钱是准敕收贮，不合别支。又所授员外官，亦非旧制。宗元在永州日，见百姓庄宅公验，有司户李邕判给处，足明皆是正官。今请悉依故事为准，并废员外所置。凡在贬黜，授以正员，责其成功，俾无虚授。贮钱既免，支用加数，足应军须，实冀货不滥分，官无旷职。谨状。

柳州上本府状

右奉牒准律文处分者，已帖县准牒待秋分后举处分讫。伏以中丞慈惠化人，孝悌成俗，属吏所见，皆许申明。至公之下，敢竭愚虑。窃以莫诚赴急而动，事出一时，解难为心，岂思他物。救兄有急难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疮，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当恭守，抚事亦可哀矜。断手方迫于深哀，周身不遑于远虑。律宜无赦，使司明至当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轻之愿。况俟期尚远，禀命不遥。伏乞俯赐兴哀，特从屈法，幸全微命，以慰远黎。则必阖境荷慈育之恩，岂惟一夫受生成之赐。傥以律文难变，使牒已行，则伏望此状便令废格。轻肆尘黥，惶战交深。谨录状上，奉听处分。

为裴中丞伐黄贼转牒

当管奉诏，与诸管齐进，诛讨邕管草贼黄少卿。汉军马步等若干人，各具兵马数及军将若干，前牒奉处分。

窃以天启昌期，大功毕集，神开兴运，微恶尽除。黄少卿等历稔逋诛，举宗肆暴，恃狡兔之穴，跼伏偷安；凭孽狐之丘，跳踉见怪。以为威弧不射，天网可逃。侵逼使臣，隳犯王略，恣其毒虐，速我诛锄。敌国尽在于舟中，还师已期于席上。谓宜投戈顿颡，面缚乞身，归郡邑于王官，效黎献于天吏。而乃缮兵补卒，增垒闭途，正当天讨之辰，更积鬼诛之罪。众轻斗蚁，勇劣怒蛙。纤縞当强弩之初，孤豚僭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杪忽蜂腰，虚见辱于齐斧；突梯鼠首，滥欲寄于旄头。剿绝有时，不索何获？

某拱稽致命，执锐忘生。车甲既备于小戎，鲸鲵岂逃于诛戮！窃观上略，总制中权。战士义激于身心，列校势成于臂指。蹶张之技，尽出于山林；拔距之材，遍征于川洞。赏悬香饵，令布疾雷，莫不鼓舞戎行，虔恭师律。投躯不愆于羽檄，跂足惟俟于牙璋。

今月某日，奏事官米兰回捧受诏命，神飞首勇。足蹈心驰，欢声洽于万夫，胜气横于千里。国容不入，屣且及于寝门；家事勿关，土已填于左阖。即以月日全军出次，分道并进，所期戮力，敢告同心。孔大夫贞直冠时，清明格物，全体许国，一心在公，兵精食浮，

为日固久。容府杨中丞以义烈为己任，勋袭太常；安南李中丞以英武为家风，业传彝器。并膺邦寄，克达皇威。南则浮海济师，共集堂堂之阵，东则横江誓众，用成善善之功。以此鼓行，坐观尽敌。刑惟勿喜，诛有可哀。征侧之勇冠一方，竟就伏波之戮；吕嘉之威行五岭，终摧下濑之师。嗟此陋微，自贻擒灭，勉成良画，速致殊勋。虽荒徼之地，固不劳于有征；而升平之年，将自此而何事。书之竹帛，实谓扬名。事须移牒邻管，以成犄角。举牒者。

贺诛淄青逆贼李师道状

右今月三日，得知进奏官某报前件，贼以前月九日，克就梟戮者。

伏以天启圣期，神资良弼，必有惩治，以致升平。蠢尔凶渠，敢行悖乱，缔交于雷霆之下，效逆于化育之辰，逞豺声以欺天，恣狼心而犯上。嘉谟克协，威命旁行，破竹宁比其发机，走丸未喻于乘胜。浊河清济，曾无沟洫之虞；大岷琅邪，不闻崖岸之阻。天兵四合，贼众屡摧。然后赦劫胁之辜，许其归复；宽咎误之典，期以抚循。外怛皇威，中感圣德，虽在泉镜，岂不知归。是以未极诛锄，遽闻内溃。鲸鲵已戮，见东海之无波；氛沴尽消，仰太阳之普照。功格于天地，化合于阴阳。一德方继于《商书》，降神自同于周《雅》。遂使垂白遗老，再逢大宝之安；搢绅诸生，远期贞观之理。

某特承朝奖，谬列藩臣，常以突刃触锋，未为效节，膏原润草，岂足酬恩，寤寐抚心，不遑宁处。今则削平之际，惭无尺寸之功；开泰方初，徒受丘山之宠。无任愤激屏营之至。抃舞欢庆，倍百恒情。

贺平淄青后肆赦状

右伏奉二月日德音，以淄、青削平，庆赐大洽，率土之内，抃跃无穷。

伏以周灭三监，俱明诛放之罚；汉平七国，更严斩杀之科。未有翦覆凶渠，抚存疑类，威暂行而德洽，诛才及而恩加。操兵者悉获归休，秉耒者更闻优复。与之种食，丰以货财，疾苦尽除，鰥孤咸育。葬战死之骨，增以赏延；怜刃伤之肌，存其廩给。涤山川之旧污，申节义之馀冤。功多受三事之荣，节著有十连之宠，较然逆顺，益以彰明。和气远周，罢七旬之干羽；仁风溥畅，收六月之车徒。寰海永康，夷夏均庆。

某忝司戎旅，获奉升平，当伊尹无耻之辰，见咎繇惟轻之德。抃跃之至，倍万恒情。无任庆贺之至。

贺分淄青诸州为三道节度状

右某伏见某月日制，分淄青诸州为三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等使者。

害气尽除，和风溥畅。裂壤既分其形胜，经野必正其提封，河、济异宜，海、岱殊服。八命作牧，无闻威福之源；十国为连，已肃澄清之政。鼠无夜动，鸛变好音，惠泽岂俟于崇朝，仁化宁期于必代。遂使琅邪、即墨，田生无虑其异谋；聊、摄、姑、尤，晏子但闻其善祝。

恭以相公谟参禹绩，制出萧规，光辅圣神，永康黎献。某获逢开泰，忝守方隅，抃跃之诚，倍百恒品。

为裴中丞上裴相贺破东平状

右伏以逆贼李师道克就梟擒，已具中书门下状贺讫。

某忝居末属，特受深恩，踊跃不宁，辄复披露。窃以自古中兴之主，必有命代之臣，一德同功，以叶休运。故申、甫、方、邵，成宣王复古之勋；吴、邓、寇、耿，致光武配天之业。此皆上下齐志，中外悉心。虽成功则多，而陈力甚易。岂若阁下挺拔英气，迈越常流，独契圣谟，以昌鸿业。庙略初定，异议纷然，诋讪盈朝，萋斐成市。阁下秉心不惑，定命弥坚。讨淮右之凶，则下车而授首；服恒阳之虏，则驰使而革心。况师道恶稔祸盈，鬼怨神怒，恣行悖慢，敢肆欺诬。天兵四临，所至皆捷。次又舍其将校，许以归还，罪止一夫，恩加百姓，豺狼感化，泉镜怀仁。自致诛夷，以成开泰，万方有庆，四海无虞。遂令率土之人，尽识太平之理。盛德大业，振古莫俦。然则布政明堂，勒功东岳，光垂后祀，辉映前王。神化永属于圣君，崇勋实归于宗宪。庆贺之至，倍万恒情。

为裴中丞上裴相乞讨黄贼状

某材质无堪，授任非次。当有事之日，忠恳莫施；遇成功之辰，惭愤空积。陈力之志，誓死不渝，伏惟仁恩，终赐展効。

今者中华宁谧，异类服从，唯此南方，尚馀寇孽。伏以黄少卿等，凭培塿以自固，合莖脆以为强。劫胁使臣，侵暴列郡。虽狐鼠之陋，无足示威，而蜂蚕之微，犹能害物。必资翦伐，方致和平。庶尽弩蹇之劳，以答恩荣之重。抚心踊跃，夙夜不宁，私布丹诚，敢期明鉴。无任感激屏营之至。

为桂州崔中丞上中书门下乞朝覲状

右某幸遇文明，叨承委寄，理戎典郡，十有四年。瞻恋阙庭，神魂飞越。顷在邕州，累陈诚恳。谬尸进律之宠，未遂执圭之愿。相公膺贤辅圣，大叙彝伦，中外之臣，出入更践。

某自领桂管，又逾再周。企鸾鸞于紫霄，独无羽翼；仰星辰于黄道，徒竭丹诚。况正月会朝，远夷皆至，六岁来见，要服有期。岂使班超之望长悬，子牟之恋空积？伏乞特申微愿，录受冗员，征故事而不遗，揆夙志而斯毕。入天子之国，愿附礼于小侯；拜丞相之车，敢希荣于下客。无任恳禱屏营之至。轻渎威重，战汗伏深。谨状。

为南承嗣上中书门下乞两河效用状

右伏以越败夫差，多会稽纳官之子；赵摧栗腹，即长平死事之孤。何者？义烈之余，色气猛厉，上将効于国用，下欲济其家声，所以愤激凄怆，常思致命者也。

某先父死难睢阳，事存简册，累降优诏，荣及子孙。爰自襁褓，超升品秩，肉食廩给，

未尝暂停。顷守涪州，属西蜀遽逆，将致死命，以尽夙心。寝戈尝胆，志愿未究。会刀笔之吏，寘以深文，首级之差，今复谁辩？薏苡之谤，不能自明，犹赖旧勋，谪居乐土。食人力之粟，守无事之官，拳拳血诚，无所陈露。伏见明制兴师，讨伐恒、冀，蔑尔小丑，尚欲逋诛。某材非古人，志慕前烈，愿得身当一队，効死戎行。竭平生之忠恳，申幽明之冤痛，抚剑心往，发言涕零。

尝闻汉法，有奋击匈奴者，诸侯不得拥遏。又况丞相总军国之重，定廊庙之谋，固当弘奖，无所弃捐。伏乞哀悯收抚，以成其心。无任恳迫惶恐之至。

柳州上中书门下举柳汉自代状

右伏准元和六年十月十七日敕，常参官授上后，三日内举一人以自代。便具所举人兼状上中书门下者。今奏请前件官自代，谨连状。

为长安等县耆寿诣相府乞奏复尊号状

长安县耆寿某乙若干人。

右某等伏以生长明时，游泳皇泽，鼓腹且知于帝力，食毛敢忘于君恩。窃见近者祥瑞所陈，周于百郡，丰稔之报，均于四方。有以知上玄降灵，诞告嘉应，彰我君文明之化，仁育之恩。大道既行，鸿名未举，是以殷勤昭著，如斯而不已者也。

某皆陶煦纯仁，成此耆老，生既无补，死而何求。唯愿上闻帝闾，复建尊号，用彰圣德，以报皇慈。披露血诚，伏守天阙，糜躯碎骨，犹生之年。谨以今日诣光顺门辄进表乞。

伏惟相公赞翊明主，共致太平，而使名号尚郁，天人失望，草野愚鄙，窃有感焉。伏望敷奏之际，开陈其要，俾下情允达，大愿克从，退就泉壤，乐而无恨。轻黜相国，伏待典刑。谨状。

为京畿父老上府尹乞奏复尊号状

长安县耆老某乙等若干人。

右某等幸以羸老，获睹升平，蹈舞薰风，讴歌寿域。譬之草木，何以报天？寤寐焦劳，不知所措。

伏见圣君临御，玄化升闻，瑞应匝于万方，丰报穷于四海。神只注意，天地倾心，觉悟生人，必有为者。盖以挹损徽号，近二十年，盛德益光，大名未复，致远迩积虑，幽明愤怀。故自古以来，嘉瑞之至，未有如今岁之盛也。斯乃上玄深旨，下人恳诚，勤勤相符，正在于此。某等眷恋明时，朝夕是切，唯愿早复大号，以契天心。庶得圣政益光，鸿化弥远，少遂踊跃之甚。今请诣光顺门进表，昧死上陈。

伏以侍郎道合君臣，惠敷黎庶，悦遂收采愚虑，致贡天庭，俾草莱微诚，得达万乘，非所敢望，惶惧伏深。谨状。

卷四十

祭文 十五首

祭杨凭詹事文

年月，子婿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昭祭于丈人之灵：

卿云轮囷，天汉昭回。自然物外，宁杂尘埃？公禀闲气，心灵洞开。翱翔自得，谁屑群猜？孝友忠信，闻于九垓。摘华发藻，其动如雷。世荣甲科，亦务显处。公之俊德，有而不顾。御史之选，朝之所注。公勤于养，投劾引去。时任方隅，威刑是务。公施其惠，亦莫有稽。京兆之难，下多怨怒。或由以黜，瓦石盈路。公捍其强，仁及童孺。左迁而出，拥道牵慕。道峻多谤，德优见憎。烦言既诋，倚法斯绳。南过九疑，东逾秣陵。颠沛三载，天书乃征。入傅王国，嘉声聿兴。詹事东宫，致政是膺。年唯始至，道则弥励。颀颀今古，优游德艺。实期浚发，再光文陛。谁谓昊天，遽兹降厉。呜呼哀哉！

某以通家承德，夙奉良姻。莫成子姓，早丧淑人。恩礼斯重，眷抚惟新。绸缪其志，实敬实勤。迨今挈然，十有八祀。家缺主妇，身迁万里。谤言未明，黜伏逾纪。德辉间绝，音尘莫俟。岁首发函，视远如迓。虽当沉痾，心术犹治。抚膺顿首，流泣瞪视。既敛而还，莫传音旨。乡风长恟，于兹已矣。呜呼哀哉！

承讣之始，卜兆既逾。载驰斯文，出拜路隅。哀从海濞。礼致皇都。寸诚相续，终岁不渝。天道悠远，人世多虞。寄心双表，长恨囚拘。呜呼哀哉！

祭穆质给事文

昭祭于给事五丈之灵：

自古直道，鲜不颠危。祸之重轻，则系盛衰。矫矫明灵，克丁圣时。形躯获宥，三黜无亏。贤良发策，始振其仪。天子动容，敬我直辞。载之册府，命以谏司。抗奸替否，与正为期。奏书百上，知无不为。谁谓刘、贾，英风莫追。给事黄门，奉职枢机。封还付外，动获其宜。无旷尔位，惟公在斯。达道之行，实惟交友。患难相死，其废自久。公实毅然，誓均悔咎。挺身立气，不改其守。黠刺南荒，义言盈口。封章致命，志期陨首。邈矣高标，谁嗣于后。王命南下，郡符东剖。留滞湮沦，歼此遐寿。呜呼哀哉！

公之伯仲，信惟先执。感激之风，道同义立。中司守直，奸权是袭。致之徽纆，诬以贿入。琐琐其徒，榜讯愈急。诏下三司，议于洛邑。噫我先君，邦宪是辑。平反群枉，大忤三搢。危法旋加，谮言俄及。左官夔国，义夫掩泣。邪臣既黜，乃进其级。端于庶僚，直

声允集。虔虔小子，夙奉遗则。公在郎位，再罹摈抑。时忝宪司，窃分枉直。抗词犯长，有志无力。惟韩洎刘，同愤沾臆。道之不行，衔愧罔极。公在左掖，议登秋官。先定于志，将发其难。决白无状，以申祸端。秉心撰词，义不可干。会逢友累，曾莫自安。感于楮中，有涕洟澜。呜呼哀哉！

寿宫久翳，狼荒万里。礼不可违，诚不可弭。抽哀泄愤，舒文致美。愿溯海风，以穷洛浹。清明如在，神鉴何已。呜呼格思，以慰勤止。

祭吕衡州温文

维元和六年，岁次辛卯，九月癸巳朔某日，友人守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遣书吏同曹、家人襄儿，奉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吕八兄化光之灵：

呜呼天乎，君子何厉！天实仇之。生人何罪，天实讎之。聪明正直，行为君子。天则必速其死，道德仁义。志存生人，天则必夭其身。吾固知苍苍之无信，莫莫之无神。今于化光之歿，怨逾深而毒逾甚。故复呼天以云云。

天乎痛哉！尧舜之道，至大以简；仲尼之文，至幽以默。千载纷争，或失或得。倬乎吾兄，独取其直。贯于化始，与道咸极。推而下之，法度不忒。旁而肆之，中和允塞。道大艺备，斯为全德。而官止刺一州，年不逾四十。佐王之志，没而不立。岂非修正直以召灾，好仁义以速咎者耶！

宗元幼虽好学，晚未闻道，泊乎获友君子，乃知适于中庸，削去邪杂，显陈直正，而为道不谬，兄实使然。呜呼，积乎中不必施于外，裕乎古不必谐于今。二事相期，从古至少，至于化光，最为太甚。理行第一，尚非所长，文章过人，略而不有。素志所蓄，巍然可知。贪愚皆贵，险佞皆老，则化光之天厄，反不荣欤？所恻者志不得行，功不得施。蚩蚩之民，不被化光之德；庸庸之俗，不知化光之心。斯言一出，内若焚裂。海内甚广，知音几人！自友朋凋丧，志业殆绝，唯望化光伸其宏略，震耀昌大，兴行于时，使斯人徒，知我所立。今复往矣，吾道息矣。虽其存者，志亦死矣。临江大哭，万事已矣。穷天之英，贯古之识，一朝去此，终复何适！

呜呼化光，今复何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岂荡为太空与化无穷乎。将结为光耀以助临照乎？岂为雨为露以泽下土乎，将为雷为霆以泄怨怒乎？岂为凤为麟、为景星为卿云以寓其神乎，将为金为锡、为圭为璧以栖其魄乎？岂复为贤人以续其志乎，将奋为神明以遂其义乎？不然，是昭昭者其得已乎，其不得已乎？抑有知乎，其无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幽明茫然，一恻肠绝。呜呼化光！庶或听之。

祭李中丞文

维贞元二十年，岁次甲申，五月某朔，二十二日，故吏儒林郎守侍御史王播、将仕郎守殿中侍御史穆贄、奉议郎行殿中侍御史冯邈、承奉郎守监察御史韩泰、宣德郎行监察御史范传正、文林郎守监察御史刘禹锡、承务郎监察御史里行柳宗元、承务郎监察御史里行李程等，谨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中丞赠刑部侍郎李公之灵：

惟公坚贞守道，洁廉成德。当官秉彝，卓尔孤直。高节外峻，纯诚内植。临事不回，执

心无惑，矫矫劲质，擢于天枝。式是邦族，粲其羽仪。发迹内史，参其军事。自下副上，直词屡至。于后受邑，历抚疲人。公去逾久，人滋咏呻。复从京邑，辟署司录。振其纲条，端我旬服。黠吏屏气，贪官窒欲。赫赫有命，登于王庭。邦赋以修，国用是经。实抗其长，以奉准程。校其簿书，无失奇赢。进为正郎，勾会是专。乃刺于商，虎节登山。化瘠为沃，致夷于艰。道途讴歌，有诏征还。丞我御史，执其宪矩。纠逖之志，直清是举。慎择寮史，必薪之楚。终始七载，不忘祗勤。事无观瞻，道有屈伸。皂囊密启，忠恳屡陈。令望逾重，名卿是属。拖绅遽闻，卷衣已复。礼备赙赠，恩加命服。奄岁有时，岁月逾蹙。

播等猥备官属，况当荐延。承其规模，奉以周旋。近或逾月，远则累年。咸承至公，官守获全。故事尽在，遗风蔼然。俯仰庭除，顾慕潺湲。致诚一觞，拜诀堂筵。呜呼哀哉！

为韦京兆祭杜河中文

维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韦夏卿，谨以清酌之奠，敬祭于故河中节度赠礼部尚书杜公之灵：

自古谋帅，恒在诸儒。晋登郤縠，亦以《诗》、《书》。爰及近代，二柄殊途。授钺之臣，率由武夫。时惟明灵，道冠学徒。天子有命，总其戎车。何以邦之，维絳及蒲。有山有河，殿此大都。焜耀昌时，振宣后学。命服之盛，光于列岳。谓保丰福，永縻王爵。寿如何期，神不可度。呜呼哀哉！

大历之岁，诏征茂才。时忝同道，俱起草莱。怀策既陈，纶言焕开。考第居甲，自天昭回。分命邦畿，步武获陪。同志为友，星霜屡回。长我十年，礼宜兄事。周游欢洽，莫不如志。于后多幸，谬列周行。又同制书，并命文昌。及余稍迁，吏部为郎。公属中兵，此焉分行。再获联事，东西相望。出处同道，乐惟其常。后余出刺，九载南服。公自左辅，遂膺推轂。我勤魏阙，爰总九流。谁谓河广，愿言莫由。烹鱼之问，往复相酬。惠好斯厚，惟以绸缪。余弟宗卿，获茝仁宇。命佐廉问，忘其愚鲁。假以羽翼，俾之騫翥。惠文峨峨，赤绂在股。荣映斯极，从容何补。承庆惟深，报恩无所。呜呼哀哉！

天子震悼，哀我良臣。蜜印追赠，尚书礼殷。四方兴嗟，况此故人。循念平昔，徘徊悲辛。卜葬斯及，礼仪毕陈。敬荐行潦，泄哀兹辰。呜呼哀哉！

为韦京兆祭太常崔少卿文

维年月日甲子，京兆尹韦夏卿，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故太常少卿崔公之灵：惟灵率是良志，蹈其吉德。炳蔚文彩，周流学殖。孔氏之训，专其传释。黄、老之言，探乎幽赜。六书奥秘，是究是索。叩尔玄关，保其真宅。艺成行备，披云骋迹，康庄未穷，濠汜已极。呜呼哀哉！

夙岁同道，从容洛师。接袂交襟，以遨以嬉。策驾嵩、少，溯舟瀍、伊。笑咏周星，其乐熙熙。丹青何望，青云可期。洛中十友，谈者荣之。惟郑泊齐，各登鼎司。或丧或存，山川是违。繫我夫子，宜相清时。命之不遇，孰不凄悲？呜呼哀哉！

往佐居守，及尔同寮。笑傲交欢，匪夕则朝。入同其室，出联其镳。投文报章，既歌且谣。及我为郎，优游吏部。公为御史，持宪天路。文陛徐趋，眷恋相顾。欢爱之分，有

加于素。自我于迈，历刺东吴。离忧十年，复会名都。余为侍郎，铨总攸居。实得茂彦，奉其规模。联事合情，又倍其初。我尹京兆，公亚奉常。步武相望，佩玉以锵。谓保愉乐，长此翱翔。抱疾几何，忽焉其亡。呜呼痛哉！

原念往昔，爱均骨肉。我有书笥，盈君尺牍。寤言在耳，今古何速。失涕兴哀，匍匐往哭。抚筵一呼，心焉摧剥。日月逾迈，佳城遽卜。素车千里，逶迤山谷。晦尔精灵，藏之斧屋。呜呼哀哉！

丹旌即路，祖奠在庭。去此昭昭，就尔冥冥。敬陈澆酌，以告明灵。临觴永恸，庶写哀诚。呜呼哀哉，伏惟尚飨！

为李京兆祭杨凝郎中文

维贞元十九年，岁次癸未，四月辛未朔，某日，检校工部尚书、京兆尹、司农卿李实，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兵部郎中杨公之灵：

惟灵清标霜洁，馨德兰薰。冲和茂著，孝友彰闻。浚发洪绪，激扬清芬。思侔德祖，学绍子云。莹彼灵府，彬其英文。吐论冠时，舒华轶群。百氏之奥，一言可分。旁贯释老，岂伊典坟。谓躋公相，赞扬圣君。高山安仰，逝水云云。呜呼哀哉！

唯是伯仲，并为士则。连擢首科，迭居显职。公之懿美，发自朋僚。播于四方，令闻克昭。炯然独识，卓尔孤标。翼翼其容，羽仪清朝。载笔东掖，动无不纪。起草南宫，时论增美。大梁有艰，天子是使。密勿之谋，唯道是履。复归郎署，职兹中兵。简稽无挠，以考其成。英风未攄，沉疴遽婴。孰云积善，降以促龄。昔岁江表，获同宴语。谬为好仁，不我遐阻。公之元兄，复惠德音。优游多暇，眷眄逾深。情言盈耳，尺素相寻。冀兹竞爽，焜耀儒林。及此凋落，只摧我心。呜呼哀哉！

遭车就引，哀挽先路。迅风凄悲，颓景幽暮。倾都殄瘁，挥涕相顾。矧兹故人，谁任痛慕！潢污一觴，讵写平素？尚飨！

为安南杨侍御祭张都护文

维年月日，故吏某职官某，敬祭于故都护、御史中丞张公之灵：

交州之大，南极天际。禹绩无施，秦强莫制。或宾或叛，越自汉世。圣唐宣风，初鲜宁岁。稍臣卉服，渐化椎髻。卒为华人，流我恺悌。士燮之理，惟公克继。勤劳远图，敷赞嘉惠。铜柱南表，前功载修。空道北出，式遏蛮貊。梯航连连，旌竿悠悠。辐凑都会，皇威以流。方荷天宠，宜公宜侯。声驰帝乡，魄降炎州。呜呼哀哉！

公昔试吏，时推清能。公昔乘轺，人知准绳。鰥嫠以安，征赋用登。柱史稍迁，郎曹继升。程功佐理，海裔斯澄。乃纪南方，专任是凭。礼分五玉，恩锡百朋。开府辟掾，群英攸属。顾兹陋微，敢厕甄录。既受筐篚，载加命服。赐有楚冠，用惭豸角。星言赴命，指望帷幄。视险如夷，瞻程非邈。伯氏左宦，爱滞中途。流连隐忧，言念涕濡。子侄莫在，使命顿殊。兢魂吊影，敢废斯须。情留江徼，梦结天隅。恩切有裕，义乖从役。顾慕长恸，展转增惕。膂力犹在，中肠屡激。方俟销忧，永期投迹。谦德不福，法星降灾。庭悬遽彻，駉讫爱来。抚躬益恨，循顾增哀。瞻容莫及，报德何阶。轺车北轅，申奠克谐。望拜徒至，音

尘永乖。南州斗酒，庶写幽怀。

祭万年裴令文

惟灵孝友之性，实惟天与。饰以儒书，洽其誉处。枵然其量，廓尔其宇。人以义来，我以身许。褰裳赴急，不避寒暑。交半域中，多容鲜拒。贤于博弈，媚兹宴语。或泛或沉，两得其所。考礼成文，坠章克举。展乐承职，音官式序。既联奏复，亦图筍簋。播在奉常，永传仪矩。脱略细微，傲忽烦言。坦然自居，无顾仇怨。卒成官谤，莫究祸源。坐黜中徙，再期腾骞。孰云蓄愤，遽此归魂。呜呼哀哉！

世称姻党，鲜克终吉。唯我与君，久而逾密。追惟淑德，嫔于君室。上顺尊卑，下欢俦匹。致其孝敬，式是仁卹。爱友童孩，处心勿失。君之仲季，茂于文术。游艺相从，操觚散帙。顾余蹇劣，厕迹奔逸。二纪于今，交情若一。屡闻凋缺，互见迁黜。契阔伶俜，分形闲质。方期末路，稍追曩日。时不我谋，于焉斯毕。营营卫尉，独守邦秩。想其永哀，淮海萧索。呜呼哀哉！

闻疾驰简，其命未返。翩其诂书，来自番禺。块守穷荒，山夔与居。有眉不申，有志不舒。况逢零悴，当此囚拘。拊膺长恻，长恻何如。菲礼无取，沉哀有馀。呜呼哀哉！

祭吕敬叔文

维年月日朔，友人从内兄守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柳宗元，谨以酒肉之奠，致祭于亡友吕敬叔之魂：

呜呼！鞠躬历聘，或以不答。屠渔乖离，夫何克合？大或不容，小或见遗。往来逢迎，今古参差。惟子之中，忠勇充之。以诚与物，退受其疵。智谋宏长，辩论恢奇。岩峨博大，与世异姿。何付之器，而踈于时。尝曰余武，王功是期。誓耆其力，以达皇威。边鄙不靖，俾供舆师。诸侯顺道，戎貊咸宜。今其没矣，哀志之违。知之无补，世又罕知。呜呼哀哉！

昔与子游，尚疑其志。及观其长，诚任其事。日异其能，岁增其智。进如川行，浩浩而遂。天乎有亡，中道是弃。余慎取友，惟心之虔。周游人间，馀二十年。摈辱非耻，升扬非贤。一贯于道，无四五焉。子之我知，不以事迁。言而见信，貌阻心传。我黜终世，子夭于前。徒称子志，谁信我言。与子俱已，孰云我先。惟子之兄，志同义比。官刺一州，四十而死。子仕方初，百年有几。如何默默，去我遽已。有稚之妻，有弱之子。海隅东周，号哭万里。葬纛之行，获出于此。

爰陈酒肉，式嘉且旨。读兹哀辞，以奠而诔。呜呼敬叔，吾道已矣！尚飨！

祭崔君敏文

夫产昆仑者难为玉，植邓林者难为木。公以令望，显于华族。艺邃六书，学该七录。耽此黄老，恬于宠辱。入补黑衣，出参甸服。纪纲淮海，政令惟肃。宰制岳滨，周于仁育。储闾典议，直清攸属。久次推能，二州继牧。至于是邦，率由旧俗。和易勿亟，优游自足。既有少吏，勤于庶狱。妖诬殄除，淫祠翦覆。出令三岁，人无怨谮。进律未行，归神何速。某

咸以罪戾，谪兹炎方。公垂惠和，枯槁以光。鸣銮适野，泛鹢沿湘。广筵命乐，华烛飞觴。高歌屡舞，终以无荒。纷虑斯并，忧怀暂忘。良时不再，斯乐难常。今其奈何，顾慕感伤。

呜呼！室有迭去，川无息流。追怀曩辰，恍若梦游。奠彻中寝，魂迁乘舟。邦人永思，匍匐隐忧。况我怀德，心焉若抽。洁诚可鉴，藻非羞。

祭段弘古文

世病乎直，人悦其和。行而不容，虽圣奈何！提其信义，谁与同波？矻矻以终，坚不可磨。游得其仁，友择其益。始如可进，终会于厄。精诚介然，将贯金石。追恩怀旧，兴词愤激。

君昔来辱，备闻嘉言。宵会北堂，昼宴南轩。去适于越，不日其旋。载除我居，望尔北辕，今者之来，丹雘有翩。瘳兹英志，限此中年。呜呼哀哉！

居实斯贫，有子而幼。孰云履信，惟天所祐。道途之资，敢废于旧。志君之行，铭石斯授。有洁其觴，有楚其豆。庶鉴于诚，临兹飨侑。

哭张后馥词

后馥常山张氏，孝其家，忠其友，为经术甚邃而文。少余七年，颇弟畜之。与之居，终日冲然，忘其有。人与之言，铎尔而厉，辩而归乎中。凡人有道而不显于世，则曰非其世也，道而得乎世，然而不显，则曰命。命之微不可知，知而索乎外者，曰性与貌，后馥之性，可谓良矣，其貌可谓肃矣。博实弘裕，宜为大官耆老，求其所以夭贱，无可得焉。既得进士，明年，疽发髀卒。

后馥之死，人咸痛之，曰“天之祐善人而杀是子，何也？”激者曰：“天之杀，恒在善人而佑不肖。庄周之说，以为人之君子，天之小人，张君岂天所谓小人者耶？”是二者，又非论之适也。吾谓善与恶、夭与寿、贵与贱，异道而出者也，无取喜怒于其中。道之出者多，其合焉者固少，是以君子之难贵且寿也。后馥母老而丧良子，东西行者助之哭焉，况其知者耶！然后馥不与谄冒者同贵，不与悖乱者同寿，归洁乎身，闻道而死，虽勿哭焉可也。呜呼，向更使既闻道而且贵且寿，则其显庸也远矣，又乌能勿痛乎！遂哭之以辞：

嗟嗟张君，善不必寿。惟道之闻，一日为老。人皆反是，百稔犹幼。子之优游，是亦黄耆。嗟嗟张君，宠不必贵。尊严为仁，早服高位。淫谀肆欲，银艾沦弃。子之崇高，无愧三事。吾见皤皤而童，赫赫而辱。进襦袴于几杖，负泥涂于冕服。己虽有馥，人视不足。子之迹不混乎其间者幸也，宜贺而吊，宜歌而哭。吾其过乎？与其宠而加贵，善而加寿，道施于人，庆及其母，从容邦家，乐我朋友，岂不光裕显大欤？而不克也，则吊而哭者，其无过乎。呜呼！

祭李中明文

致祭于亡友中明之灵：

夫子之道，邈以恒兮。夫子之志，励以兢兮。求中慊末，如履冰兮。敦仁以孝，实烝

烝兮。唯毀死亏礼，其他莫怨兮，秉端守一，信厥明兮。月逾岁长，行若登兮。外温其颜，内类直绳兮。謾言来加，不遽陵兮。举世群非，自视弘兮。庶优游于道，大赉是承兮。掩冤舒抑，与类升兮。胡茫茫其不信，卒以祸仍兮。岂韬忠哀信，鬼所憎兮。将教言吾欺，终不可征兮。吾方期子于暮，冀有兴兮。今而弃余，志若崩兮。若将援而上，丧厥肱兮。但其陨心，交背膺兮。

水之绵绵，山万层兮。又淫以雨雪，纡委磅礴兮。鸱鸢夜啼，群瞑凝兮。魂鬼以行，中道種殍兮。魑魅诟呵，曷可凭兮。聊致吾慎，斯言孰称兮。

杨氏子承之哀辞

杨氏子承之，既冠，有成人之道。其明年四月，不幸而夭。其外姻解人柳宗元，为之恸且出涕。噫，是子也，气淳以愿，志专以勤，确然而直方，吾未知其止也！作词赋书论，其言甚伟，余方爱之，谓可以为器者。故不知恸且出涕，况其亲戚者乎！凡天之生物也，不类，精粗纷庞，贤愚混同，或远而合，或亲而殊，然则虽人亲戚，亦将有不克知其美者。若杨氏子者，其亲戚皆贤，咸得知之者也。使知之，徒以增其悲愁怨号之声，无为也。用是为之辞，以相其哀焉：

葆醇熙兮，承贞则。懿文章兮，好循直。诚耿介兮，又绰宽。学之勤兮，行弥专。质圭璋兮，文虎豹。超凌厉兮，驰圣道。力未具兮，志求通。道之远兮，足先穷。有母嗷嗷兮，有弟哀号。世父孔悲兮，湘水滔滔。去昭旷兮，沉幽冥。魂冥冥兮，竟难托。死者静兮，生者愁。子之淑兮，徒增忧。志甚良兮，命甚蹇。子之生兮，又何欲。悲吾耳兮，动吾神。谁使子兮，淑且仁。呜呼已乎不可追，终怨苦兮徒何为！

卷四十一

祭文 十五首

舜庙祈晴文

年月日，某官某，敢用牲牢之奠，昭祭于虞帝之神：

帝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璇玑，七政以齐。九泽既陂，锡禹玄圭。至德神化，后谁与稽。勤事南巡，祀典以跻。此焉告终，宜福遗黎。庙貌如在，精诚不睨。

今阳德愆候，有渰凄凄。降是水潦，混为涂泥。岸有善崩，流或断堤。泛滥畴隄，陂圃蛙。恒雨获戾，循咎增凄。忍兹嘉生，均彼蓬藜。敢望诛黑蜮，扶阴霓。式乾后土，以廓天倪。粢盛不害，馀粮可栖。或簸或溲，为酒为稷。铦铦笙镛，坎坎鼓鼙。百代祀德，氓心不携。岂独藻，征诸涧溪。帝其听之，无作神羞！

雷塘祷雨文

惟神之居，为坎为雷。专此二象，宅于岩隈。风马云车，肃焉徘徊。能泽地产，以祛人灾。神惟智知，我以诚往。钦兹有灵，爰以庙飨。苟失其应，人将安仰。岁既旱暵，害兹生长。敢用昭告，期于盼螽。

某自朝受命，临兹裔壤。莅政方初，庶无淫枉。廉洁自持，忠信是仗。苟有获戾，神其可罔。擢擢嘉生，惟天之养。岂使粢盛，夷于草莽。腾波通气，出地奋响。钦若成功，惟神是奖。

祭 纛 文

维年月日，某官以牲牢之奠，祭于纛神：

惟昔沔有大特，化为巨梓，秦人凭神，乃建茸头，是为兵主，用以行师。汉宗蚩尤，亦作灵旗，既类既祊，指于有罪。北面诏盟，抗侯以射。虽有古典，今弃不用。惟兹之制，神实守祀。

有蠢黄孽，保固虐人。俾兹太平，犹用戎律。天子有命，施威于下。惟守臣某，董众抚师。秉羽先刃，出用兹日，敢修外事，爰荐求牛。庶无留行，以殄有罪。国有祀典，属于神明。伤夷大命，无敢私顾，惟克胜敌，以全天兵。去兹蠹螭，达我涵育，收厥稍圉，役于校人。海隅黎献，永底于理。无或顿刃，以为神耻。急急如律令！

禡牙文

维年月日，某官某，以清酌少牢之奠，禡于军牙之神：

秦定百越，汉开九郡，自兹编列，同于诸华。天宝兆乱，北方荐役，惟是南方，久稽讨伐。藩蛮怙险，乳字生聚，悖傲威命，虐夷齐人。黄姓陋夔，实恣盗暴，僮壮杀老，掠放使臣，泉视洞窟，以逃大戮。

今皇帝受天景命，敷于有仁，凡百凶毒，罔不震伐。齐、鲁谊殄，赵、魏显化，溥天之下，咸顺帝理。唯是琐眇，尚恣昏顽，致天震怒，命底于罚。官臣某钦率邦典，统戎于征。惟尔有神，懋扬乃职。敢告无纵诡类，无刘我徒。镞刃锋锷，毕集于凶躬；铠甲干盾，咸完于义躯。焚炆荡沃，往如行虚。俾人怀于安，以靖离之隅，在是举也。往钦哉，无作神羞。急急如律令！

祭井文

致祭于水土之神：

惟神蓄是玄德，演为人用。不穷之养，功齐乳湫。惟古有制，八家所共。是邦阙焉，官守斯恐。蕴利滋久，癘灵则深。爰告有神，惟测我心。卜兹利兆，于彼城阴。神斯有仁，是鉴是临。惟昔善崩，今则坚好。惟昔递石，今则顺道。终古所无，聿从心祷。非神是与，人力焉保。发自玄冥，成于富媪。克长厥灵，不爱其宝。敬修报礼，式荐藻。

禁门文

禁于城门之神：

惟神配阴含德，司其翕辟。能收水沴，以佑成绩。淫雨斯降，害于礪麦。野夫兴忧，官守增惕。诸阴既闭，休征未获。敬用瓢齐，以展周索。纳其云气，复我川泽。惟神是依，式伫来格。

祭六伯母文

维贞元十七年，岁次辛巳，二月癸巳朔，二十五日丁巳，侄男华州华阴县主簿纁，谨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六伯母之灵：

伏惟天锡寿考，神资淑德。高明而和，柔惠且直。敬长慈幼，宗姻仰则。不偕贵位，孰不凄恻。呜呼哀哉！

移天夙丧，丁此闵凶。主器继天，莫承于宗。懿彼贤女，孝诚自中。温温良人，竟扬德风。承顺必敬，滑甘则丰。致养有荣，其道克终。天祸弊族，远承哀讣。缠牵官事，奔哭无路。亦既请告，聿来京师。以号以呼，祇拜堂帷。子姓凋落，宗门日衰。托于外姻，陈此灵仪。幼女号恋，誓言固之。仁贤见容，曲遂其私。内顾孱眇，只益摧悲。诚愧于人。岂曰得宜。今岁调选，获参士林。主其簿书，于华之阴。受禄虽微，莫遂曩心。夙驾东征，祖

稱將臨。朔望是违，哀怀岂任？呜呼哀哉！

祭独孤氏丈母文

维年月日，某以清酌之奠，祭于独孤氏丈母之灵：

惟灵育德涵仁，克生贤子。生而不淑，未壮而死。名播九围，望高群士。虽微禄位，人羨其美。在抱无孙，承家乏祀。孝女良婿，式遵燕喜。某曩与子重，道契义均。知心为贵，实在斯人。奉养宜继，将致其勤。竟罹祸谪，逾纪漂沦。夙志斯阻，微衷莫申。冀荣末路，私愿获陈。遽此承讣，天乎不仁。呜呼哀哉！

昔也高堂，世悲其独。今兹玄室，孝道当复。神感昭融，不疾而速。灵识逾浚，承欢载穆。式致其安，宁填其毒。愿言有知，以慰幽躅。

祭从兄文

呜呼！我姓婣媯，由古而蕃。钟鼎世绍，圭茅并分。至于有国，爵列加尊。联事尚书，十有八人。中遭诸武，抑压仇冤。踣弊不振，数逾百年。近者纷纷，稍出能贤。族属旂耀，期复于前。君修其辞，楚越犹传。从事诸侯，假乎郡藩。人谣吏畏，威惠咸宣。神乎我欺，命返不延。兴起之望，是越是愆。

岁首去我，将滨海堧。留游欢娱，涉月弥旬。夜熬膏炬，昼凌风烟。理策岖欹，縻舟潺湲。将辞又醉，既往而旋。今者之来，徒御凄然。垂帷檐檐，飞旂翩翩。升拜无形，合哭谁闻。逝归从祔，于邓之原。铭墓有词，发我狂言。只陈其悲，匪暇于文。觴有旨酒，豆有纯膋。伊奠之菲，而诚孔繁。灵耶罔耶，有涕涟涟。

祭弟宗直文

维年月日，八哥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弟十郎之灵：

吾门凋丧，岁月已久，但见祸谪，未闻昌延。使尔有志，不得存立。延陵已上，四房子姓，各为单子。慥慥早夭，汝又继终，两房祭祀，今已无主。吾又未有男子，尔曹则虽有如无。一门嗣续，不绝如线。仁义正直，天竟不知，理极道乖，无所告诉。

汝生有志气，好善嫉邪，勤学成癖，攻文致病。年才三十，不禄命尽。苍天苍天，岂有真宰？如汝德业，尚早合出身，由吾被谤年深，使汝负才自弃。志愿不就，罪非他人，死丧之中，益复为愧。汝墨法绝代，知音尚稀，及所著文，不令沉没，吾皆收录，以授知音。《文类》之功，更亦广布，使传于世人，以慰汝灵。知在永州，私有孕妇，吾专优卹，以俟其期。男为小宗，女亦当爱，延子长大，必使有归。抚育教示，使如己子，吾身未死，如汝存焉。

炎荒万里，毒瘴充塞，汝已久病，来此伴吾。到未数日，自云小差，雷塘灵泉，言笑如故。一寐不觉，便为古人，茫茫上天，岂知此痛！郡城之隅，佛寺之北，饰以殡紼，寄于高原。死生同归，誓不相弃，庶几有灵，知我哀恳。

祭姊夫崔使君简文

永州刺史博陵崔公之灵：

天之生人，或哲或愚。君取其英，爰曜于初，誉动京邑，施于方隅。密勿书奏，元侯是俞。蜀寇内侮，祸联羌髡。君出显画，披攘其徒。南平剑门，西获戎俘。超受刑曹，留总南都。移刺连州，下民其苏。道不可常，病惑中途。悍石是饵，元精以渝。雷谤爰兴，按验增诬。始虽进律，终以论辜。溟海浩浩，而君是逾。嵩山茫茫，而君是居。厥弟抗愤，叫于康衢。天子悯焉，讯以文书。御史既斥，连帅是除。期复中壤，遽沦别区。丧还大浸，又溺二孤。痛毒荐仍，振古所无。何谪于天，降此翦屠。柩不及归，寓葬荒墟。将葺将就，誓还里闾。呜呼哀哉！

君之子姓，惟自我出。母仪先亏，父训又失。茕茕相视，抚悼增衅。咸冀其才，以大家室。惟昔与君，年殊志匹。昼咨夕讨，期正文律。实契师友，岂伊亲昵。谁谓斯人，变易成疾。良志莫践，乖离永诀。呜呼哀哉！

永山之西，湘水之东。殡纛以出，斧屋爰封。神非久留，息驾于中。书石为志，世德斯崇。手斟以酹，涕出焉穷！

又祭崔简旅榱归上都文

嘻乎崔公之柩：

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垠而颓，或确而萃，阴流泄漏，灏没渝溢。硕鼠大蚁，傍穿侧出，亏疏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乡，式坚且密。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与友。躁戾佻险，睽眦欺苟，胜贱暗智，轻黷妄走。不思己类，好是群丑，不如君之乡，式和且偶。

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舆，宁君之神。去尔夷方，返尔故邻。奕奕其归，宜乐且欣。君死而还，我生而留。远矣殊世，曷从之游。酹觞于座，与涕俱流。

祭崔氏外甥文

年月日，八舅、十舅以酒肉之奠。敬祭外甥韦六、小卿之魂：

呜呼！生有孝姿，淑且茂兮。谓吉其终，道克就兮。胡典而丧，离厥咎兮。蹈道而违，死谁祐兮。岂汝之昧，不能究兮。将夺之鉴，使昏霾兮。反复搅予，哀何救兮。骨肉无从，魂焉覩兮。庶几来归，馐以侑兮。酒实于觞，肉盈豆兮。岂伊异人，余所授兮。来耶否耶，歆气臭兮。

祭崔氏外甥女文

叔舅宗元祭于二十六娘子之灵：

凡我诸甥，惟尔为首。甥于我氏，恩顾弥厚。惠明贞淑，仁爱孝友。女德之全，素风

斯守。播于族属，芬馨自久。恭惟伯姊，道茂行高。上承下训，克敬能劳。夙有仪则，刑于汝曹。虽云性善，抑自良陶。汝之先君，以文诲我。周流辩论，有疑必果。恒革其非，以成其可。孰云具美，易以生祸。汝及诸弟，流离莫从。幸获我依，以慰困穷。归之令族，有蔚其容。方冀荣寿，遽罹灾凶。呜呼哀哉！

汝自艰酷，二弟继终。海门之哀，今古罕同。骈也英文，敷畅洽通。实期振耀，弘我儒风。又兹天阕，神理何蒙。盛德馀庆，宜福其丰。胡然降戾，惟祸之逢。呜呼哀哉！

前岁诏追，廷授远牧。武陵便道，往来信宿。幸兹再见，缓我心曲。犹且轻别，瞻程务速。孰知自此，遂间幽躅。临视无路，溯风恸哭。怛焉自中，如刃之触。邛阜有位，青乌载卜。道途尚艰，岁月逾蹙。方俟归紉，再期奠沃。寄哀斯文，心焉往复。呜呼哀哉！

祭外甥崔骈文

祭于卿郎之魂：

呜呼！天吝灵奇，取不可贪。既睿又力，神谁以堪。汝不是思，而纵其志。盗其管籥，褻其筐篚。抽深抉密，担重揭贵。守吏失职，诉帝行事。果殄尔躬，以宁其位。岂不信耶？不然，无鬼诛之行，而中道夭死；有拔萃之材，而三见废委。仁充其躯，毒中骨髓，其何以为累也！

兄弟逾十，我出惟八。既孤数祀，中分存没。我为汝舅，汝为我甥。求仁具得，为艺继成。天下莫伦，古罕并行。人而思之，几不欲生。呜呼哀哉！

既致其爱，只极其哀。秦越万里，心魂徘徊。念与汝别，桓公之台。顾余犹壮，视尔如孩。戏抽佛策，前次淹隈。笑颌即路，鸣鞘不回。岂云古今，自此而乖。孰为鬼神，忍是阴诛。得疾之日，兄弟莫在。谒医问巫，卒以幽昧。葬之东野，谁赙谁会。既虞以奠，谁主谁酹。孤魂冥冥，何托何逝。呜呼哀哉！

刑曹继之，以病告余。衔忧驱使，裹药操书。虽惊状剧，犹恃神扶。岂知所赖，终以误吾。我自得罪，无望还都。想尔新墓，少陵之隅。何时归祔，圯土下呼。渍泪彻圻，以沾以涂。此心未慊，只益摧紆。累见于梦，宁知有无。寄之哀辞，惟俎及壶。呜呼哀哉！

卷四十二

古今诗 七十七首

同刘二十八院长述旧言怀感时书事奉寄澧州 张员外使君五十二韵之作其韵增至八十通赠二君子

弱岁游玄圃，先容幸弃瑕。名劳长者记，文许后生夸。鸚翼尝披隼，蓬心类倚麻。继
翮天禄署，俱尉甸侯家。宪府初收迹，丹墀共拜嘉。分行参瑞兽，传点乱宫鸦。执简宁循
枉，持书每去邪。鸾凰漂魏阙，熊武负崇牙。辨色宜相顾，倾心自不哗。金炉仄流月，紫
殿启晨霞。未竟迁乔乐，俄成失路嗟。还如渡辽水，更似谪长沙。别怨秦城暮，途穷越岭
斜。讼庭闲枳棘，候吏逐麋麋。三载皇恩畅，千年圣历遐。朝宗延架海，师役罢梁涯。京
邑搜贞干，南宫步渥洼。世推材是梓，人仰骥中骅。欵刺苗人地，仍逾赣石崖。礼容垂琫
琕，戎备响钲铄。宠即郎官旧，威从太守加。建祕翻鸞鸟，负弩绕文蛇。册府荣八命，中
闱盛六珈。肯随胡质矫，方恶马融奢。褒德符新换，怀仁道并遮。俗嫌龙节晚，朝訝介圭
賒。禹贡输苞匭，周官赋秉秬。雄风吞七泽，异产控三巴。即事观农稼，因时展物华。秋
原被兰叶，春渚涨桃花。令肃军无扰，程悬市禁贳。不应虞竭泽，宁复叹栖苴。蹀躞驄先
驾，笼铜鼓报衙。染毫东国素，濡印锦溪砂。货积舟难泊，人归山倍馮。吴歛工折柳，楚
舞旧传芭。隐几松为曲，倾樽石作污。寒初荣橘柚，夏首荐枇杷。祀变荆巫祷，风移鲁妇
髻。已闻施恺悌，还睹正奇邪。慕友惭连璧，言姻喜附葭。沉埋全死地，流落半生涯。入
郡腰恒折，逢人手尽叉。敢辞亲耻污，唯恐长疵瑕。善幻迷冰火，齐谐笑柏涂。东门牛屡
饭，中散虱空爬。逸戏看猿斗，殊音辨马挝。渚行狐作獭，林宿鸟为殄。同病忧能老，新
声厉似誇。岂知千仞坠，只为一毫差。守道甘长绝，明心欲自刳。贮愁听夜雨，隔泪数残
葩。臬族音常聒，豺群喙竞呀。岸芦翻毒蜃，谿竹斗狂靡。野鹜行看弋，江鱼或共叉。瘴
氛恒积润，讹火亟生煨。耳静烦喧蚁，魂惊怯怒蛙。风枝散陈叶，霜蔓绽寒瓜。雾密前山
桂，冰枯曲沼蓴。思乡比庄舄，遁世遇眭夸。渔舍茨荒草，村桥卧古槎。御寒衾用罽，挹
水勺仍椰。窗蠹惟潜蝎，蓂蕤竞缀蜗。引泉开故窦，护药插新笆。树怪花因槲，虫怜目待
虾。骤歌喉易嘎，饶醉鼻成鼾。曳捶牵羸马，垂蓑牧艾豭。已能看类鹜，犹讶雉为鴝。谁
采中原菽，徒巾下泽车。俚儿供苦笋，伧父馈酸楂。劝策扶危杖，邀持当酒茶。道流征徂
褐，禅客会袈裟。香饭舂菰米，珍蔬折五茄。方期饮甘露，更欲吸流霞。屋鼠从穿穴，林
狙任攫拿。春衫裁白劂，朝帽挂乌纱。屡叹恢恢网，频摇肃肃置。衰荣困萸萸，盈缺几虾
蟆。路识沟边柳，城闻陇上笳。共思捐佩处，千骑拥青緺。

弘农公以硕德伟材屈于诬枉左官三岁复为大僚天监昭明 人心感悦宗元窜伏湘浦拜贺未由谨献诗五十韵以毕微志

知命儒为贵，时中圣所臧。处心齐宠辱，遇物任行藏。关识新安地，封传临晋乡。挺生推豹蔚，遐步仰龙骧。干有千寻竦，精闻百炼钢。茂功期舜禹，高韵状羲黄。足逸诗书囿，锋摇翰墨场。雅歌张仲德，颂祝鲁侯昌。宪府初腾价，神州转耀铓。右言盈简策，左辖备条纲。响切晨趋佩，烟浓近侍香。司仪六礼洽，论将七兵扬。合乐来仪凤，尊祠重饩羊。卿材优柱石，公器擅岩廊。峻节临衡峤，和风满豫章。人归父母育，郡得股肱良。细故谁留念，烦言肯过防。璧非真盗客，金有误持郎。龟虎休前寄，貂蝉冠旧行。训刑方命吕，理剧复推张。直用明销恶，还将道胜刚。敬逾齐国社，恩比召南棠。希怨犹逢怒，多容竟忤强。火炎侵琬琰，鹰击谬鸾凰。刻木终难对，焚芝未改芳。远迁逾桂岭，中徙滞余杭。顾土虽怀赵，知天讵畏匡。论嫌齐物诞，骚爱远游伤。丽泽周群品，重明照万方。斗间收紫气，台上挂清光。福为深仁集，妖从盛德禳。秦民啼吠亩，周士舞康庄。采绶还垂艾，华簪更截肪。高居迁鼎邑，遥傅好书王。碧树环金谷，丹霞映上阳。留欢唱容与，要醉对清凉。故友仍同里，常僚每合堂。渊龙过许劭，冰鲤吊王祥。玉漏天门静，铜驼御路荒。涧瀍秋潋潋，嵩少暮微茫。遵渚徒云乐，冲天自不遑。降神终入辅，种德会明扬。独弃伦人国，难窥夫子墙。通家殊孔李，旧好即潘杨。世议排张挚，时情弃仲翔。不言缣绁枉，徒恨繯牵长。贾赋愁单阏，邹书怯大梁。炯心那自是，昭世懒佯狂。鸣玉机全息，怀沙事不忘。恋恩何敢死，垂泪对清湘。

酬韶州裴曹长使君寄道州吕八大使 因以见示二十韵一首 并序

韶州幸以诗见及，往复奇丽，邈不可慕，用韵尤为高绝。余因拾其余韵酬焉。凡为韶州所用者置不取，其声律言数如之。

金马尝齐入，铜鱼亦共颁。疑山看积翠，淡水想澄湾。标榜同惊俗，清明两照奸。乘轺参孔仅，按节服侯璫。贾傅辞宁切，虞童发未斑。秉心方的的，腾口任嘽嘽。圣理高悬象，爰书降罚镌。德风流海外，和气满人寰。御魅恩犹贷，思贤泪自潸。在亡均寂寞，零落间惓惓。夙志随忧尽，残饥触瘴羶。月光摇浅濫，风韵碎枯菅。海俗衣犹卉，山夷髻不鬟。泥沙潜虺蜮，榛莽斗豺獾。循省诚知惧，安排只自殫。食贫甘莽卤，被褐谢斓斑。远物裁青麕，时珍饫白鹇。长捐楚客佩，未赐大夫环。异政徒云仰，高踪不可攀。空劳慰鸛鹄，妍唱剧妖姍。

酬娄秀才将之淮南见赠之什

远弃甘幽独，谁言值故人。好音怜铩羽，濡沫慰穷鳞。困志情惟旧，相知乐更新。浪游轻费日，醉舞讵伤春。风月欢宁间，星霜分益亲。已将名是患，还用道为邻。机事齐飘瓦，嫌疑比拾尘。高冠余肯赋，长铗子忘贫。晚晚惊移律，睽携忽此辰。开颜时不再，绊

足去何因。海上销魂别，天边吊影身。只应西涧水，寂寞但垂纶。

酬娄秀才寓居开元寺早秋月夜病中见寄

客有故园思，潇湘生夜愁。病依居士室，梦绕羽人丘。味道怜知止，遗名得自求。壁空残月曙，门掩候虫秋。谬委双金重，难征杂佩酬。碧霄无枉路，徒此助离忧。

初秋夜坐赠吴武陵

稍稍雨侵竹，翻翻鹊惊丛。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风。积雾杳难极，沧波浩无穷。相思岂云远，即席莫与同。若人抱奇音，朱弦纒枯桐。清商激西颢，泛滟凌长空。自得本无作，天成谅非功。希声廕大朴，聳俗何由聪。

晨诣超师院读禅经

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真源了无取，妄迹世所逐。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

赠江华长老

老僧道机熟，默语心皆寂。去岁别舂陵，沿流此投迹。室空无侍者，巾屦唯挂壁。一饭不愿余，跏趺便终夕。风廬疏竹响，露井寒松滴。偶地即安居，满庭芳草积。

酬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

芳丛翳湘竹，零露凝清华。复此雪山客，晨朝掇灵芽。蒸烟俯石濑，咫尺凌丹崖。圆方丽奇色，圭壁无纤瑕。呼儿爨金鼎，余馥延幽遐。涤虑发真照，还源荡昏邪。犹同甘露饭，佛事薰毗耶。咄此蓬瀛侣，无乃贵流霞。

零陵赠李卿元侍御简吴武陵

理世固轻士，弃捐湘之湄。阳光竟四溟，敲石安所施。铄羽集枯干，低昂互鸣悲。朔云吐风寒，寂历穷秋时。君子尚容与，小人守兢危。惨凄日相视，离忧坐自滋。樽酒聊可酌，放歌谅徒为。惜无协律者，窃眇弦吾诗。

界围岩水帘

界围汇湘曲，青壁环澄流。悬泉粲成帘，罗注无时休。韵磬叩疑碧，锵锵彻岩幽。丹

霞冠其巅，想像凌虚游。灵境不可状，鬼工谅难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今我始北旋，新诏释縲囚。采真诚眷恋，许国无淹留。再来寄幽梦，遗贍催行舟。

古东门行

汉家三十六将军，东方雷动横阵云。鸡鸣函谷客如雾，貌同心异不可数。赤丸夜语飞电光，徼巡司隶眠如羊。当街一叱百吏走，冯敬胸中函匕首。凶徒侧耳潜愠心，悍臣破胆皆吐口。魏王卧内藏兵符，子西掩袂真无辜。羌胡毂下一朝起，敌国舟中非所拟。安陵谁辨削砺功，韩国讵明深井里。绝壤断骨那下补，万金宠赠不如土。

寄韦珩

初拜柳州出东郊，道旁相送皆贤豪。回眸炫晃别群玉，独赴异域穿蓬蒿。炎烟六月咽口鼻，胸鸣肩举不可逃。桂州西南又千里，漓水斗石麻兰高。阴森野葛交蔽日，悬蛇结虺如蒲萄。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枹鼓手所操。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迩来气少筋骨露，苍白茕泊盈颠毛。君今砻砻又窜逐，辞赋已复穷诗骚。神兵庙略频破虏，四溟不日清风涛。圣恩傥忽念行苇，十年践踏久已劳。幸因解网入鸟兽，毕命江海终游遨。愿言未果身益老，起望东北心滔滔。

奉和杨尚书郴州追和故李中书夏日登北楼十韵之作依本诗韵次用

郡楼有遗唱，新和敌南金。境以道情得，人期幽梦寻。层轩隔炎暑，迥野恣窥临。凤去徽音续，芝焚芳意深。游鳞出陷浦，唳鹤绕仙岑。风起三湘浪，云生万里阴。宏规齐德宇，丽藻竞词林。静契分忧术，闲同迟客心。骅骝当远步，鸚鵡莫相侵。今日登高处，还闻梁父吟。

杨尚书寄郴笔知是小生本样令更商榷使其功辄献长句

截玉铓锥作妙形，贮云含雾到南溟。尚书旧用裁天诏，内史新将写道经。曲艺岂能裨损益，微辞只欲播芳馨。桂阳卿月光辉遍，毫末应传顾兔灵。

南省转牒欲具江国图令尽通风俗故事

圣代提封尽海壖，狼荒犹得纪山川。华夷图上应初录，风土记中殊未传。椎髻老人难借问，黄茆深峒敢留连。南宫有意求遗俗，试检周书王会篇。

与浩初上人同看山寄京华亲故

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

再至界围岩水帘遂宿岩下

发春念长违，中夏欣再睹。是时植物秀，杳若临玄圃。歛阳讶垂冰，白日惊雷雨。笙簧潭际起，鹤鹤云间舞。古苔凝青枝，阴草湿翠羽。蔽空素彩列，激浪寒光聚。的皪沉珠渊，锵鸣捐珮浦。幽岩画屏倚，新月玉钩吐。夜凉星满川，忽疑眠洞府。

诏追赴都回寄零陵亲故

每忆纤鳞游尺泽，翻愁弱羽上丹霄。岸傍古堠应无数，次第行看别路遥。

过衡山见新花开却寄弟

故国名园久别离，今朝楚树发南枝。晴天归路好相逐，正是峰前回雁时。

汨罗遇风

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朗州窦常员外寄刘二十八诗见促行骑走笔酬赠

投荒垂一纪，新诏下荆扉。疑比庄周梦，情如苏武归。赐环留逸响，五马助征骖。不羨衡阳雁，春来前后飞。

离觞不醉至驿却寄相送诸公

无限居人送独醒，可怜寂寞到长亭。荆州不遇高阳侣，一夜春寒满下厅。

北还登汉阳北原题临川驿

驱车方向阙，回首一临川。多垒非余耻，无谋终自怜。乱松知野寺，余雪记山田。惆怅樵渔事，今还又落然。

题淳于髡墓

刘禹锡

生为齐赘婿，死作楚先贤。应以客卿葬，故临官道边。寓言本多兴，放意能合权。我有一石酒，置君坟树前。

善谗驿和刘梦得酹淳于先生

水上鹄已去，亭中鸟又鸣。辞因使楚重，名为救齐成。荒垅遽千古，羽觞难再倾。刘伶今日意，异代是同声。

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李西川荐琴石

远师骆忌鼓鸣琴，去和南风愜舜心。从此他山千古重，殷勤曾是奉徽音。

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

衡岳新摧天柱峰，士林憔悴泣相逢。只令文字传青简，不使功名上景钟。三亩空留悬磬室，九原犹寄若堂封。遥想荆州人物论，几回中夜惜元龙。

刘二十八诗

一夜霜风凋玉芝，苍生望绝士林悲。空怀济世安人略，不见男婚女嫁时。遗草一函归太史，旅坟三尺近要离。朔方徙岁行将满，欲为君刊第二碑。

奉酬杨侍郎丈因送八叔拾遗戏赠诏追南来诸宾 二首

贞一来时送彩笺，一行归雁慰惊弦。翰林寂寞谁为主，鸣凤应须早上天。

六 言

一生判却归休，谓著南冠到头。冶长虽解縲绁，无由得见东周。

商山临路有孤松往来斫以为明好事者 怜之编竹成援遂其生植感而赋诗

孤松停翠盖，托根临广路。不以险自防，遂为明所误。幸逢仁惠意，重此藩篱护。犹有半心存，时将承雨露。

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

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伏波故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平。直以慵疏招物议，休将文字占时名。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再授连州至衡阳酬赠别

刘梦得

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岐。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

重别梦得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答

刘梦得

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耦耕若便遗身世，黄发相看万事休。

三赠刘员外

信书成自误，经事渐知非。今日临岐别，何年待汝归。

答

刘梦得

年方伯玉早，恨比四愁多。会待休车骑，相随出薊罗。

再上湘江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来。不知从此去，更遣几年回。

青水驿丛竹天水赵云余手种一十二茎

檐下疏篁十二茎，襄阳从事寄幽情。只应更使伶伦见，写尽雌雄双凤鸣。

长沙驿前南楼感旧

海鹤一为别，存亡三十秋。今来数行泪，独上驿南楼。

桂州北望秦驿手开竹径至钓矶留待徐容州

幽径为谁开，美人城北来。王程傥余暇，一上子陵台。

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月，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柳州寄丈人周韶州

越绝孤城千万峰，空斋不语坐高舂。印文生绿经旬合，砚匣留尘尽日封。梅岭寒烟藏翡翠，桂江秋水露螭螭。丈人本自忘机事，为想年来憔悴容。

登柳州峨山

荒山秋日午，独上意悠悠。如何望乡处，西北是融州。

得卢衡州书因以诗寄

临蒸且莫叹炎方，为报秋来雁几行。林邑东回山似戟，牂南下水如汤。蒹葭淅沥含秋雾，橘柚玲珑透夕阳。非是白苹洲畔客，还将远意问潇湘。

答刘连州邦字

连璧本难双，分符刺小邦。崩云下漓水，劈箭上浔江。负弩啼寒狖，鸣桴惊夜獐。遥怜郡山好，谢守但临窗。

岭南江行

瘴江南去入云烟，望尽黄茆是海边。山腹雨晴添象迹，潭心日暖长蛟涎。射工巧伺游人影，飓母偏惊旅客船。从此忧来非一事，岂容华发待流年。

柳州峒氓

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虚人。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

酬徐二中丞普宁郡内池馆即事见寄

鹧鸪念旧行，虚馆对芳塘。落日明朱槛，繁花照羽觞。泉归沧海近，树入楚山长。荣贱俱为累，相期在故乡。

酬贾鹏山人郡内新栽松寓兴见赠 二首

芳朽自为别，无心乃玄功。夭夭日放花，荣耀将安穷。青松遗涧底，擢莠兹庭中。积雪表明秀，寒花助葱茏。贞幽夙有慕，持以延清风。

无能常闭阁，偶以静见名。奇姿来远山，忽似人家生。劲色不改旧，芳心与谁荣。喧卑岂所安，任物非我情。清韵动竽瑟，谐此风中声。

种柳戏题

柳州柳刺史，种柳柳江边。谈笑为故事，推移成昔年。垂阴当覆地，耸干会参天。好作思人树，惭无惠化传。

柳州二月榕叶落尽偶题

宦情羁思共凄凄，春半如秋意转迷。山城过雨百花尽，榕叶满庭莺乱啼。

浩初上人见贻绝句欲登仙人山因以酬之

珠树玲珑隔翠微，病来方外事多违。仙山不属分符客，一任凌空锡杖飞。

雨中赠仙人山贾山人

寒江夜雨声潺潺，晓云遮尽仙人山。遥知玄豹在深处，下笑羁绊泥涂间。

别舍弟宗一

零落残魂倍黯然，双垂别泪越江边。一身去国六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桂岭瘴来云似墨，洞庭春尽水如天。欲知此后相思梦，长在荆门郢树烟。

奉和周二十二丈酬郴州侍郎衡江夜泊得韶州书并附当州生黄茶一封率然成篇代意之作

丘山仰德耀，天路下征骖。梦喜三刀近，书嫌五载违。凝情江月落，属思岭云飞。会入司徒府，还邀周掾归。

殷贤戏批书后寄刘连州并示孟仑二童

书成欲寄庾安西，纸背应劳手自题。闻道近来诸子弟，临池寻已厌家鸡。

酬家鸡之赠

刘梦得

日日临池弄小雏，还思写论付官奴。柳家新样元和脚，且尽姜芽敛手徒。

重赠二首

闻道将雏向墨池，刘家还有异同词。如今试遣隈墙问，已道世人那得知。

世上悠悠不识真，姜芽尽是捧心人。若道柳家无子弟，往年何事乞西宾。

答前篇

刘梦得

小儿弄笔不能嗔，浣壁书窗且赏勤。闻彼梦熊犹未兆，女中谁是卫夫人。

答后篇

刘梦得

昔日慵工记姓名，远劳辛苦写西京。近来渐有临池兴，为报元常欲抗行。

叠 前

小学新翻墨沼波，羨君琼树散枝柯。在家弄土唯娇女，空觉庭前鸟迹多。

叠 后

事业无成耻艺成，南宫起草旧连名。劝君火急添功用，趁取当时二妙声。

铜鱼使赴都寄亲友

行尽关山万里余，到时间并是荒墟。附庸唯有铜鱼使，此后无因寄远书。

韩漳州书报彻上人亡因寄二绝

早岁京华听越吟，闻君江海分逾深。他时若写兰亭会，莫画高僧支道林。

频把琼书出袖中，独吟遗句立秋风。桂江日夜流千里，挥泪何时到甬东。

柳州城西北隅种甘树

手种黄甘二百株，春来新叶遍城隅。方同楚客怜皇树，不学荆州利木奴。几岁开花闻喷雪，何人摘实见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

闻彻上人亡寄侍郎杨丈

东越高僧还姓汤，几时琼佩触鸣珰。空花一散不知处，谁采金英与侍郎。

段九秀才处见亡友吕衡州书迹

交侣平生意最亲，衡阳往事似分身。袖中忽见三行字，拭泪相看是故人。

柳州寄京中亲故

林邑山连瘴海秋， 郴水向郡前流。劳君远问龙城地，正北三千到锦州。

种木槲花

上苑年年重物华，飘零今日在天涯。只应长作龙城守，剩种庭前木槲花。

摘樱桃赠元居士时在望仙亭南楼与朱道士同处

海上朱樱赠所思，楼居况是望仙时。蓬莱羽客如相访，不是偷桃一小儿。

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

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

卷四十三

古今诗 八十首

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

拘情病幽郁，旷志寄高爽。愿言怀名缙，东峰旦夕仰。始欣云雨霁，尤悦草木长。道同有爱弟，披拂恣心赏。松溪 窅入，石栈夤缘上。萝葛绵层甍，莓苔侵标榜。密林互对耸，绝壁俨双敞。壑峭出蒙笼，墟临临滉漾。稍疑地脉断，悠若天梯往。结构罩群崖，回环驱万象。小劫不逾瞬，大千若在掌。体空得化元，观有遗细想。喧烦困蟻蠓，局蹐疲魍魎。寸进谅何营，寻直非所枉。探奇极遥瞩，穷妙阅清响。理会方在今，神开庶殊曩。兹游苟不嗣，浩气竟谁养。道异诚所希，名宾匪余仗。超摅藉外奖，俛默有内朗。鉴尔揖古风，终焉乃吾党。潜躯委繯锁，高步谢尘块。蓄志徒为劳，追踪将焉仿。淹留值颓暮，眷恋睇遐壤。映日雁联轩，翻云波泱泱。殊风纷已萃，乡路悠且广。羈木畏漂浮，离旌倦摇荡。昔人叹违志，出处今已两。何用期所归，浮图有遗像。幽蹊不盈尺，虚室有函丈。微言信可传，申旦稽吾颡。

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

谪弃殊隐沦，登陟非远郊。所怀绥伊郁，詎欲坚夷巢。高岩瞰清江，幽窟潜神蛟。开旷延阳景，回薄攒林梢。西亭构其巅，反宇临呀庖。背瞻星辰兴，下见云雨交。惜非吾乡土，得以荫菁茆。羈贯去江介，世仕尚函崙。故墅即沔川，数亩均肥饶。台馆集荒丘，池塘疏沈坳。会有圭组恋，遂贻山林嘲。薄躯信无庸，锁屑剧斗筭。囚居固其宜，厚羞久已包。庭除植蓬艾，隳牖悬蠨蛸。所赖山水客，扁舟柱长梢。挹流敌清觞，掇野代嘉肴。适道有高言，取乐非弦匏。逍遥屏幽昧，澹薄辞喧呶。晨鸡不余欺，风雨闻嘒嘒。再期永日闲，提挈移中庖。

湘口馆潇湘二水所会

九疑浚倾奔，临源委萦回。会合属空旷，泓澄停风雷。高馆轩霞表，危楼临山隈。兹辰始澄霁，纤云尽褰开。天秋日正中，水碧无尘埃。杳杳渔父吟，叫叫羈鸿哀。境胜岂不豫，虑分固难裁。升高欲自舒，弥使远念来。归流驶且广，泛舟绝沿洄。

登蒲洲石矶望横江口潭岛深迥斜对香零山

隐忧倦永夜，凌雾临江津。猿鸣稍已疏，登石娱清沦。日出洲渚静，澄明晶无垠。浮晖翻高禽，沈景照文鳞。双江汇西奔，诡怪潜坤珍。孤山乃北峙，森爽栖灵神。洄潭或动容，岛屿疑摇振。陶埴兹择土，蒲鱼相与邻。信美非所安，羁心屡逡巡。纠结良可解，纡郁亦已伸。高歌返故室，自调非所欣。

南涧中题

秋气集南朔，独游亭午时。回风一萧瑟，林影久参差。始至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羁禽响幽谷，寒藻舞沦漪。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孤生易为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只自知。谁为后来者，当与此心期。

游石角过小岭至长乌村

志适不期贵，道存岂偷生。久忘上封事，复笑升天行。窜逐宦湘浦，摇心剧悬旌。始惊陷世议，终欲逃天刑。岁月杀忧栗，慵疏寡将迎。追游疑所爱，且复舒吾情。石角恣幽步，长乌遂遐征。磴回茂树断，景晏寒川明。旷望少行人，时闻田鹤鸣。风篁冒水远，霜稻侵山平。稍与人事间，益知身世轻。为农信可乐，居宠真虚荣。乔木余故国，愿言果丹诚。四支反田亩，释志东皋耕。

与崔策登西山

鹤鸣楚山静，露白秋江晓。连袂度危桥，萦回出林杪。西岑极远目，毫末皆可了。重叠九疑高，微茫洞庭小。迥穷两仪际，高出万象表。驰景泛颓波，遥风递寒筱。谪居安所习，稍厌从纷扰。生同胥靡遗，寿等彭铿夭。蹇连困颠路，愚蒙怯幽眇。非令亲爱疏，谁使心神悄。偶兹遁山水，得以观鱼鸟。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

构法华寺西亭

窞身楚南极，山水穷险艰。步登最高寺，萧散任疏顽。西垂下斗绝，欲似窥人寰。反如在幽谷，榛翳不可攀。命童恣披翦，葺宇横断山。割如判清浊，飘若升云间。远岫攒众顶，澄江抱清湾。夕照临轩墀，栖鸟当我还。菡萏溢嘉色，碘香遗清班。神舒屏羁锁，志适忘幽潺。弃逐久枯槁，迄今始开颜。赏心难久留，离念来相关。北望间亲爱，南瞻杂夷蛮。置之勿复道，且寄须臾闲。

夏夜苦热登西楼

苦热中夜起，登楼独褰衣。山泽凝暑气，星汉湛光辉。火晶燥露滋，野静停风威。探汤汲阴井，炆灶开重扉。凭栏久彷徨，流汗不可挥。莫辨亭毒意，仰诉璇与玑。谅非姑射子，静胜安能希。

觉 衰

久知老会至，不谓便见侵。今年宜未衰，稍已来相寻。齿疏发就种，奔走力不任。咄此可奈何，未必伤我心。彭聃安在哉，周孔亦已沉。古称寿圣人，曾不留至今。但愿得美酒，朋友常共斟。是时春向暮，桃李生繁阴。日照天正绿，杳杳归鸿吟。出门呼所亲，扶杖登西林。高歌足自快，商颂有遗音。

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

夙抱丘壑尚，率性恣游遨。中为吏役牵，十祀空悵劳。外曲徇尘辙，私心寄英髦。进乏廊庙器，退非乡曲豪。天命斯不易，鬼责将安逃。屯难果见凌，剥丧宜所遭。神明固浩浩，众口徒嗷嗷。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再怀曩岁期，容与驰轻舠。虚馆背山郭，前轩面江皋。重叠间浦溆，迢迢驱岩嶮。积翠浮澹艳，始疑负灵鳌。丛林留冲飏，石砾迎飞涛。旷朗天景霁，樵苏远相号。澄潭涌沉鸥，半壁跳悬猱。鹿鸣验食野，鱼乐知观濠。孤赏诚所悼，暂欣良足褒。留连俯棹槛，注我壶中醪。朵颐进芟实，擢手持蟹螯。炊稻视爨鼎，鲙鲜闻操刀。野蔬盈顷筐，颇杂池沼毛。缅慕鼓枻翁，啸咏哺其糟。退想於陵子，三咽资李膺。斯道难为偕，沉忧安所韬。曲渚怨鸿鹄，环洲凋兰茝。暮景回西岑，北流逝滔滔。徘徊遂昏黑，远火明连艘。木落寒山静，江空秋月高。敛袂戒还徒，善游矜所操。趣浅戢长戟，乘深屏轻篙。旷望援深竿，哀歌叩鸣镳。中川恣超忽，漫若翔且翱。淹泊遂所止，野风自橐橐。涧急惊鳞奔，蹊荒饥兽噪。入门守拘繫，凄戚憎郁陶。慕士情未忘，怀人首徒搔。内顾乃无有，德輶甚鸿毛。名窃久自欺，食浮固云叨。问牛悲衅钟，说彘惊临牢。永遁刀笔吏，宁期簿书曹。中兴遂群物，裂壤分鞬橐。岷凶既云捕，吴虏亦已縶。扞御盛方虎，谟明富伊咎。披山穷木禾，驾海逾蟠桃。重来越裳雉，再返西旅獒。左右抗槐棘，纵横罗雁羔。三辟咸肆宥，众生均覆焘。安得奉皇灵，在宥解天弢。归诚慰松梓，陈力开蓬蒿。十室有鄆杜，名田占沔滂。磻溪近余基，阿城连故濠。螟蛉愿亲煦，茶菌甘自薅。饥食期农耕，寒衣俟蚕缲。及斛足为温，满腹宁复饔。安将蒯及菅，谁慕梁与膏。戈林驱雀鹳，渔泽从鲇魴。观象嘉素履，陈诗谢干旄。方托麋鹿群，敢同骐骥槽。处贱无溷浊，固穷匪淫慆。踉跄辞束缚，悦怿换煎熬。登年徒负版，兴役趋伐髡。目眩绝浑浑，耳喧息嘈嘈。兹焉毕余命，富贵非吾曹。长沙哀纠缠，汉阴嗤桔槔。苟伸击壤情，机事息秋毫。海雾多蓊郁，越风饶腥臊。宁唯迫魑魅，所惧齐烹熬。知 怀楮中，范叔恋终袍。伊人不可期，慷慨徒忉忉。

韦道安

道安本儒士，颇擅弓剑名。二十游太行，暮闻号哭声。疾驱前致问，有叟垂华缨。言我故刺史，失职还西京。偶为群盗得，毫缕无余赢。货财足非暍，二女皆娉婷。苍皇见驱逐，谁识死与生。便当此殒命，休复事晨征。一闻激高义，眦裂肝胆横。挂弓问所往，窘捷超峥嵘。见盗寒阴，罗列方忿争。一矢毙酋帅，余党号且惊。麾令递束缚，纆索相拄撑。彼姝久褫魄，刃下俟诛刑。却立不亲授，谕以从父行。捃收自担肩，转道趋前程。夜发敲石火，山林如昼明。父子更抱持，涕血纷交零。顿首愿归货，纳女称舅甥。道安奋衣去，义重利固轻。师婚古所病，合姓非用兵。谒来事儒术，十载所能逞。慷慨张徐州，朱邸扬前旌。投躯获所愿，前马出王城。辕门立奇士，淮水秋风生。君侯既即世，麾下相欹倾。立孤抗王命，钟鼓四野鸣。横溃非所壅，逆节非所婴。举头自引刃，顾义谁顾形。烈士不忘死，所死在忠贞。咄嗟徇权子，翦习犹趋荣。我歌非悼死，所悼时世情。

哭连州凌员外司马

废逐人所弃，遂为鬼神欺。才难不其然，卒与大患期。凌人古受氏，吴世夸雄姿。寂寞富春水，英气方在斯。六学诚一贯，精义穷发挥。著书逾十年，幽蹟靡不推。天庭掞高文，万字若波驰。记室征西府，宏谋耀其奇。辍轩下东越，列郡苏疲羸。宛宛凌江羽，来栖翰林枝。孝文留弓剑，中外方危疑。抗声促遗诏，定命由陈辞。徒隶肃曹官，征赋参有司。出守乌江浒，老迁湟水湄。高堂倾故国，葬祭限囚羸。仲叔继幽沦，狂叫唯童儿。一门既无主，焉用徒生为。举声但呼天，孰知神者谁。泣尽目无见，肾伤足不持。溘死委炎荒，臧获守灵帷。平生负国谴，骸骨非敢私。盖棺未塞责，孤旆凝寒旆。念昔始相遇，肺腑为君知。进身齐选择，失路同瑕疵。本期济仁义，今为众所嗤。灭名竟不试，世义安可支。恬死百忧尽，苟生万虑滋。顾余九逝魂，与子各何之。我歌诚自恻，非独为君悲。

旦携谢山人至愚池

新沐换轻帻，晓池风露清。自谐尘外意，况与幽人行。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

独觉

觉来窗牖空，寥落雨声晓。良游怨迟暮，末事惊纷扰。为问经世心，古人谁尽了。

首春逢耕者

南楚春候早，余寒已滋荣。土膏释原野，百蛰竞所营。缀景未及郊，穉人先偶耕。园林幽鸟啖，渚泽新泉清。农事诚素务，羁囚阻平生。故池想芜没，遗亩当榛荆。慕隐既有

系，图功遂无成。聊从田父言，款曲陈此情。眷然抚耒耜，回首烟云横。

溪居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夏初雨后寻愚溪

悠悠雨初霁，独绕清溪曲。引杖试荒泉，解带围新竹。沉吟亦何事，寂寞固所欲。幸此息营营，啸歌静炎燠。

伤愚溪三首

刘禹锡

溪水悠悠春自来，草堂无主燕飞回，隔帘唯见中庭草，一树山榴依旧开。

草圣数行留断壁，木奴千树属邻家。唯见里门通德榜，残阳寂历出樵车。

柳门竹巷依然在，野草青苔日日多。纵有邻人解吹笛，山阳旧侣更谁过。

入黄溪闻猿

溪路千里曲，哀猿何处鸣。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

韦使君黄溪祈雨见召从行至祠下口号

骄阳愆岁事，良牧念菑畲。列骑低残月，鸣笳度碧虚。稍穷樵客路，遥驻野人居。谷口寒流净，丛祠古木疏。焚香秋雾湿，奠玉晓光初。肸蚨巫言报，精诚礼物余。惠风仍偃草，灵雨会随车。俟罪非真吏，翻惭奉简书。

郊居岁暮

屏居负山郭，岁暮惊离索。野迥樵唱来，庭空烧烬落。世纷因事远，心赏随年薄。默默谅何为，徒成今与昨。

秋晓行南谷经荒村

杪秋霜露重，晨起行幽谷。黄叶覆溪桥，荒村唯古木。寒花疏寂历，幽泉微断续。机

心久已忘，何事惊麋鹿。

雨后晓行独至愚溪北池

宿云散洲渚，晓日明村坞。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来雨。予心适无事，偶此成宾主。

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零陵春望

平野春草绿，晓莺啼远林。日晴潇湘渚，云断峒嵝岑。仙驾不可望，世途非所任。凝情空景慕，万里苍梧阴。

从崔中丞过卢少府郊居

寓居湘岸四无邻，世网难婴每自珍。莳药闲庭延国老，开樽虚室值贤人。泉回浅石依高柳，迳转垂藤间绿筠。闻道偏为五禽戏，出门鸥鸟更相亲。

夏昼偶作

南州溽暑醉如酒，隐机熟眠开北牖。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

雨晴至江渡

江雨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

江 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冉 溪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縲囚。縲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法华寺西亭夜饮

祇树夕阳亭，共倾三昧酒。雾暗水连阶，月明花覆牖。莫厌樽前醉，相看未白首。

戏题石门长老东轩

石门长老身如梦，旃檀成林手所种。坐来念念非昔人，万遍莲花为谁用。如今七十自忘机，贪爱都忘筋力微。莫向东轩春野望，花开日出雉皆飞。

茆檐下始栽竹

瘴茆葺为宇，溽暑恒侵肌。适有重腿疾，蒸郁宁所宜。东邻幸导我，树竹邀凉袂。欣然惬吾志，荷锄西岩垂。楚壤多怪石，垦凿力已疲。江风忽云暮，舆曳还相追。萧瑟过极浦，旖旎附幽墀。贞根期永固，貽尔寒泉滋。夜窗遂不掩，羽扇宁复持。清冷集浓露，枕簟凄已知。网虫依密叶，晓禽栖迴枝。岂伊纷嚣间，重以心虑怡。嘉尔亭亭质，自远弃幽期。不见野蔓草，蓊蔚有华姿。谅无凌寒色，岂与青山辞。

种仙灵毗

穷陋阙自养，疴气剧嚣烦。隆冬乏霜霰，日夕南风温。杖藜下庭际，曳踵不及门。门有野田吏，慰我飘零魂。及言有灵药，近在湘西原。服之不盈旬，蹙穉皆腾骞。笑抃前即吏，为我擢其根。蔚蔚遂充庭，英翹忽已繁。晨起自采曝，杵臼通夜喧。灵和理内藏，攻疾贵自源。壅覆逃积雾，伸舒委余暄。奇功苟可征，宁复资兰荪，我闻畸人术，一气中夜存。能令深深息，呼吸还归跟。疏放固难效，且以药饵论。痿者不忘起，穷者宁复言。神哉辅吾足，幸及儿女奔。

种 木

宁闲事服饵，采朮东山阿。东山幽且阻，疲殫烦经过。戒徒斲灵根，封植瘳天和。违尔涧底石，彻我庭中莎。土膏滋玄液，松露坠繁柯。南东自成亩，缭绕纷相罗。晨步佳色媚，夜眠幽气多。离忧苟可怡，孰能知其他。爨竹茹芳叶，宁虑瘳与瘥。留连树蕙辞，婉婉采薇歌。悟拙甘自足，激清愧同波。单豹且理内，高门复如何。

种白蘘荷

皿虫化为疠，夷俗多所神。衔猜每腊毒，谋富不为仁。蔬果自远至，杯酒盈肆陈。言甘中必苦，何用知其真。华洁事外饰，尤病中州人。钱刀恐贾害，饥至益逡巡。窜伏常战栗，怀故逾悲辛。庶氏有嘉草，攻衿事久泯。炎帝垂灵编，言此殊足珍。崎岖乃有得，托

以全余身。纷敷碧树阴，眊眊心所亲。

新植海石榴

弱植不盈尺，远意驻蓬瀛。月寒空阶曙，幽梦彩云生。粪壤擢珠树，莓苔插琼英。芳根瘵颜色，徂岁为谁荣。

戏题阶前芍药

凡卉与时谢，妍华丽兹晨。欹红醉浓露，窈窕留余春。孤赏白日暮，暄风动摇频。夜窗蔼芳气，幽卧知相亲。愿致溱洧赠，悠悠南国人。

始见白发题所植海石榴树

几年封植爱芳丛，韶艳朱颜竟不同。从此休论上春事，看成古木对衰翁。

植灵寿木

白华鉴寒水，怡我适野情。前趋问长老，重复欣嘉名。蹇连易衰朽，方刚谢经营。敢期齿杖赐，聊且移孤茎。丛萼中竞秀，分房外舒英。柔条乍反植，劲节常对生。循玩足忘疲，稍觉步武轻。安能事翦伐，持用资徒行。

自衡阳移桂十余本植零陵所住精舍

谪官去南裔，清湘绕灵岳。晨登蒹葭岸，霜景霁纷浊。离披得幽桂，芳本欣盈握。火耕困烟烬，薪采久摧剥。道旁且不愿，岑岭况悠邈。倾筐壅故壤，栖息期鸾鹭。路远清凉宫，一雨悟无学。南人始珍重，微我谁先觉。芳意不可传，丹心徒自渥。

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

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风露繁。丽影别寒水，秾芳委前轩。芰荷谅难杂，反此生高原。

早梅

早梅发高树，迥映楚天碧。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欲为万里赠，杳杳山水隔。寒英坐销落，何用慰远客。

南中荣橘柚

橘柚怀贞质，受命此炎方。密林耀朱绿，晚岁有余芳。殊风限清汉，飞雪滞故乡。攀条何所叹，北望熊与湘。

红 蕉

晚英值穷节，绿润含朱光。以兹正阳色，窈窕凌清霜。远物世所重，旅人心独伤。回晖眺林际，戚戚无遗芳。

巽公院五咏

净 土 堂

结习自无始，沦溺穷苦源。流形及兹世，始悟三空门。华堂开净域，图像焕且繁。清冷焚众香，微妙歌法言。稽首愧导师，超遥谢尘昏。

曲 讲 堂

寂灭本非断，文字安可离。曲堂何为设，高士方在斯。圣默寄言宣，分别乃无知。趣中即空假，名相谁与期。愿言绝闻得，忘意聊思惟。

禅 堂

发地结菁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有忘机客。涉有本非取，照空不待析。万籁俱缘生，窅然喧中寂。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

芙 蓉 亭

新亭俯朱槛，嘉木开芙蓉。清香晨风远，溽彩寒露浓。潇洒出人世，低昂多异容。尝闻色空喻，造物谁为工。留连秋月晏，迢递来山钟。

苦 竹 桥

危桥属幽径，缭绕穿疏林。迸箨分苦节，轻筠抱虚心。俯瞰涓涓流，仰聆萧萧吟。差池下烟日，嘲哂鸣山禽。谅无要津用，栖息有余阴。

梅 雨

梅实迎时雨，苍茫值晚春。愁深楚猿夜，梦断越鸡晨。海雾连南极，江云暗北津。素衣今尽化，非为帝京尘。

零陵早春

问春从此去，几日到秦原。凭寄还乡梦，殷勤入故园。

田家 三首

蓐食徇所务，驱牛向东阡。鸡鸣村巷白，夜色归暮田。札札耒耜声，飞飞来乌鸢。竭兹筋力事，持用穷岁年。尽输助徭役，聊就空自眠。子孙日以长，世世还复然。

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庭际秋虫鸣，疏麻方寂历。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壁。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各言官长峻，文字多督责。东乡后租期，车毂陷泥泽。公门少推恕，鞭朴恣狼籍。努力慎经营，肌肤真可惜。迎新在此岁，唯恐踵前迹。

古道饶蒺藜，萦回古城曲。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绿。是时收获竟，落日多樵牧。风高榆柳疏，霜重梨枣熟。行人迷去住，野鸟竞栖宿。田翁笑相念，昏黑慎原陆。今年幸少丰，无厌饘与粥。

行路难 三首

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跳踉北海超昆仑。披霄决汉出沆漭，瞥裂左右遗星辰。须臾力尽道渴死，狐鼠蜂蚁争噬吞。北方竦人长九寸，开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饮食滴与粒，生死亦足终天年。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儿女相悲怜。

虞衡斤斧罗千山，工命采斫杙与椽。深林土翦十取一，百牛连鞅摧双辕。万围千寻妨道路，东西蹶倒山火焚。遗余毫末不见保，躏跖硿壑何当存。群材未成质已夭，突兀嵒谿空岩峦。栢梁天灾武库火，匠石狼顾相愁冤。君不见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

飞雪断道冰成梁，侯家炽炭雕玉房。蟠龙吐耀虎喙张，熊蹲豹踯争低昂。攒峦丛嶸射朱光，丹霞翠雾飘奇香。美人四向回明珰，雪山冰谷晞太阳。星躔奔走不得止，奄忽双燕栖虹梁。风台露榭生光饰，死灰弃置参与商。盛时一去贵反贱，桃笙葵扇安可当。

闻籍田有感

天田不日降皇舆，留滞长沙岁又除。宣室无由问厘事，周南何处托成书。

跂乌词

城上日出群乌飞，鸂鶒争赴朝阳枝。刷毛伸翼和且乐，尔独落魄今何为。无乃慕高近

白日，三足妒尔令尔疾。无乃饥啼走路旁，贪鲜攫肉人所伤。翘肖独足下丛薄，口衔低枝始能跃。还顾泥涂备蝼蚁，仰看栋梁防燕雀。左右六翮利如刀，踊身失势不得高。支离无趾犹自免，努力低飞逃后患。

笼鹰词

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云披雾裂虹霓断，霹雳掣电捎平冈。冈然劲翮翦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

放鹧鸪词

楚越有鸟甘且腴，嘲嘲自名为鹧鸪。徇媒得食不复虑，机械潜发罹置罟。羽毛摧折触笼裋，烟火煽赫惊庖厨。鼎前芍药调五味，膳夫攘腕左右视。齐王不忍觳觫牛，简子亦放邯郸鸠。二子得意犹念此，况我万里为孤囚。破笼展翅当远去，同类相呼莫相顾。

龟背戏

长安新技出宫掖，喧喧初遍王侯宅。玉盘滴沥黄金钱，皎如文龟丽秋天。八方定位开神卦，六甲离离齐上下。投变转动玄机卑，星流霞破相参差。四分五裂势未已，出无入有谁能知。乍惊散漫无处所，须臾罗列已如故。徒言万事有盈虚，终朝一掷知胜负。修门象棋不复贵，魏宫妆奁世所弃。岂如瑞质耀奇文，愿持千岁寿吾君。庙堂巾笏非余慕，钱刀儿女徒纷纷。

闻黄鹂

倦闻子规朝暮声，不意忽有黄鹂鸣。一声梦断楚江曲，满眼故园春意生。目极千里无山河，麦芒际天摇青波。王畿优本少赋役，务闲酒熟饶经过。此时晴烟最深处，舍南巷北遥相语。翻日迴度昆明飞，凌风斜看细柳翥。我今误落千万山，身同伧人不思还。乡禽何事亦来此，令我生心忆桑梓。闭声回翅归务速，西林紫榘行当熟。

浑鸿胪宅闻歌效白斫

翠帷双卷出倾城，龙剑破匣霜月明。朱唇掩抑悄无声，金簧玉磬宫中生。下沉秋水激太清，天高地迥凝日晶。羽觞荡漾何事倾？

杨白花

杨白花，风吹渡江水。坐令宫树无颜色，摇荡春光千万里。茫茫晓日下长秋，哀歌未

断城鸦起。

渔翁

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饮酒

今旦少愉乐，起坐开清樽。举觞酹先酒，为我驱忧烦。须臾心自殊，顿觉天地喧。连山变幽晦，绿水函晏温。蔼蔼南郭门，树木一何繁。清阴可自庇，竟夕闻佳言。尽醉无复辞，偃卧有芳荪。彼哉晋楚富，此道未必存。

读书

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缥帙各舒散，前后互相逾。瘴疠扰灵府，日与往昔殊。临文乍了了，彻卷兀若无。竟夕谁与言，但与竹素俱。倦极更倒卧，熟寐乃一苏。欠伸展肢体，吟咏心自愉。得意适其适，非愿为世儒。道尽即闭口，萧散捐囚拘。巧者为我拙，智者为我愚。书史足自悦，安用勤与劬。贵尔六尺躯，勿为名所驱。

感遇 二首

西陆动凉气，惊乌号北林。栖息岂殊性，集枯安可任。鸿鹄去不返，勾吴阻且深。徒嗟日沉湎，丸鼓骛奇音。东海久摇荡，南风已骀骀。坐使青天暮，小星愁太阴。众情嗜奸利，居货捐千金。危根一以振，齐斧来相寻。揽衣中夜起，感物涕盈襟。微霜众所践，谁念岁寒心。

旭日照寒野，鸞斯起蒿莱。啁啾有余乐，飞舞西陵隈。回风旦夕至，零叶委陈荄。所栖不足恃，鹰隼纵横来。

咏史

燕有黄金台，远致望诸君。嗷嗷事强怨，三岁有奇勋。悠哉辟碍理，东海漫浮云。宁知世情异，嘉谷坐煨焚。致令委金石，谁顾蠹蠕群。风波欻潜构，遗恨意纷纭。岂不善图后，交私非所闻。为忠不内顾，晏子亦垂文。

咏三良

束带值明后，顾盼流辉光。一心在陈力，鼎列夸四方。款款效忠信，恩义皎如霜。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壮躯闭幽隧，猛志填黄肠。殉死礼所非，况乃用其良。霸基弊不振，晋楚更张皇。疾病命固乱，魏氏言有章。从邪陷厥父，吾欲讨彼狂。

咏荆轲

燕秦不两立，太子已为虞。千金奉短计，匕首荆卿趋。穷年徇所欲，兵势且见屠。微言激幽愤，怒目辞燕都。朔风动易水，挥爵前长驱。函首致宿怨，献田开版图。炯然耀电光，掌握罔正夫。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趑趄。长虹吐白日，苍卒反受诛。按剑赫凭怒，风雷助号呼。慈父断子首，狂走无容躯。夷城芟七族，台观皆焚污。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故多谬，太史征无且。

掩役夫张进骸

生死悠悠尔，一气聚散之。偶来纷喜怒，奄忽已复辞。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一朝纆息定，枯朽无妍媸。生平勤皂枋，剡棘不告疲。既死给槥椁，葬之东山基。奈何值崩湍，荡析临路垂。骯然暴百骸，散乱不复支。从者幸告余，眷之涓然悲。猫虎获迎祭，犬马有盖帷。伫立唁尔魂，岂复识此为。畚鍤载埋瘞，沟渎护其危。我心得所安，不谓尔有知。掩骼著春令，兹焉适其时。及物非吾辈，聊且顾尔私。

省试观庆云图诗

设色初成象，卿云示国都。九天开秘祉，百辟赞嘉谟。抱日依龙袞，非烟近御炉。高标连汗漫，向望接虚无。裂素荣光发，舒华瑞色敷。恒将配尧德，垂庆代河图。

春怀故园

九扈鸣已晚，楚乡农事春。悠悠故池水，空待灌园人。

卷四十四

非国语序

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

非国语上 九首

灭 密

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众以美物归汝，何德以堪之？小丑备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

非曰：康公之母诚贤耶，则宜以淫荒失度命其子，焉用惧之以数？且以德大而后堪，则纳三女之奔者，德果何如？若曰“勿受之”，则可矣。教子而媚王以女，非正也。左氏以灭密征之，无足取者。

不 藉

宣王不藉千亩。虢文公谏曰：“云云。将何以求福用人？”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非曰：古之必藉千亩者，礼之饰也。其道若曰“吾犹耕云尔”，又曰：“吾以奉天地宗庙，则存其礼诚善矣。然而存其礼之为劝乎农也，则未若时使而不夺其力，节用而不殫其财，通其有无，和其乡闾，则食固人之大急，不劝而劝矣。启蛰也得其耕，时雨也得其种，苗之猥大也得其耘，实之坚好也得其获，京庾得其贮，老幼得其养，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优以固，则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为国矣。彼之不图，而曰我特以是劝，则固不可。”今为书者曰“将何以求福用人”，夫福之求，不若行吾言之大德也；人之用，不若行吾言之和乐以死也。败于戎，而引是以合焉，夫何怪而不属也？又曰“战于千亩”者，吾益羞之。

三 川 震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源必塞，源塞，国必亡。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幽王乃灭，周乃东迁。

非曰：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

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设？彼固有所逼引而认之者，不塞则惑。夫釜鬲而爨者，必涌溢蒸郁以糜百物；畦汲而灌者，必冲荡瀆激以败土石。是特老圃者之为也，犹足动乎物，又况天地之无倪，阴阳之无穷，以滔洞 轶乎其中，或会或离，或吸或吹，如轮如机，其孰能知之？且曰“源塞，国必亡”，“人乏财用，不亡何待”，则又吾所不识也。且所谓者天事乎，抑人事乎？若曰天者，则吾既陈于前矣；人也，则乏财用而取亡者，不有他术乎？而曰是川之为尤。又曰“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愈甚乎哉！吾无取乎尔也。

料 民

宣王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王治戎于藉，撝于农隙，耨获亦于藉，獮于既蒸，獮于毕时，是皆习民数也，又何料焉！不谓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恶事也。临政示少，诸侯避之。治民恶事，无以赋令。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废灭。

非曰：吾尝言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故孔子不语怪与神。君子之谏其君也，以道不以诬，务明其君，非务愚其君也。诬以愚其君，则不臣。仲山氏果以职有所协，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虺也，姑云尔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恶事为哉！况为大妄以诿乎后嗣？惑于神怪愚诬之说，而以是征幽之废灭，则是幽之悖乱不足以取灭，而料民者以祸之也。仲山氏其至于是乎？盖左氏之嗜诬斯人也已，何取乎尔也！

神降于莘

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问于内史过曰：“今是何神也？”对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冯身以仪之，生穆王焉。实临周之子孙而祸福之。夫神壹，不远徙迁。若由是观之，其丹朱之神乎？”王曰：“其谁受之？”对曰：“在虢土。”王曰：“然则何为？”对曰：“臣闻之，道而得神，是谓逢福；淫而得神，是谓贪祸。今虢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对曰：“使太宰以祝史帅狸姓，奉牺牲粢盛玉帛往献焉，无有祈也。”王曰：“虢其几何？”对曰：“昔尧临民以五，今其胄见，神之见也，不过其物。若由是观之，不过五年。”

非曰：力足者取乎人，力不足者取乎神。所谓足，足乎道之谓也，尧、舜是矣。周之始，固以神矣，况其征乎？彼鸣乎莘者，以焄蒿凄怆，妖之浅者也。天子以是问，卿以是言，则固已陋矣。而其甚者，乃妄取时日，莽浪无状，而寓之丹朱，则又以房后之恶德与丹朱协，而凭以生穆王，而降于虢，以临周之子孙，于是遂帅丹朱之裔以奉祠焉；又曰尧临人以五，今其胄见，虢之亡，不过五年。斯其为书也，不待片言而迂诞彰矣。

聘 鲁

定王八年，使刘康公聘于鲁。发币于大夫，季文子、孟献子皆俭，叔孙宣子、东门子家皆侈。归，王问鲁大夫孰贤，对曰：“季、孟其长处鲁乎？叔孙、东门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曰：“几何？”对曰：“东门之位，不若叔孙，而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孙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犹可，若登年以载其毒，必亡。”

非曰：泰侈之德恶矣，其死亡也有之矣，而孰能必其时之蚤暮耶？设令时之可必，又孰能必其君之寿夭耶？若二君而寿，三君而夭，则登年载毒之数，如之何而准？

叔孙侨如

简王八年，鲁成公来朝，使叔孙侨如先聘，且告。见王孙说，与之语。说言于王曰：“鲁叔孙之来也，必有异焉。其享觐之币薄而言谄，殆请之也。若请之，必欲赐也。鲁执政唯强，故不欢焉，而后遣之。且其状方上而锐下，宜触冒人，王其勿赐。若贪陵之人来，而盈其愿，是不赏善也。”

非曰：诸侯之来，王有赐予，非以货其人也，以礼其国也。苟叔孙之来，不度于礼，不仪于物，则罪也。王而刑之，谁曰不可？若力之不能而姑勿赐，未足以惩夫贪陵者也，不若与之。今使王逆诈诸侯而蔑其卿，苟兴怨于鲁，未必周之福也。且夫恶叔孙者，泰侈贪陵则可矣，方上而锐下，非所以得罪于天子。

郤至

晋既克楚于鄢，使郤至告庆于周。未将事，王叔简公饮之酒，相说也。明日，王叔子誉诸朝。郤至见邵桓公，与之语。邵公以告单襄公曰：“王叔子誉温季，以为必相晋国，相晋国必大得诸侯，劝二三君子必先导焉，可以树。”襄公曰：“人有言曰‘兵在其颈’，其郤至之谓乎！君子不自称也。云云。在《太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王叔欲郤至，能勿从乎？”郤至归，明年死难。及伯舆之狱，王叔陈生出奔晋。

非曰：单子罪郤至之伐当矣。因以列数舍郑伯、下楚子、逐楚卒，咸以为奸，则是后之人乘其败追合之也。左氏在《晋语》言免胄之事，则曰“勇以知礼”，于此焉而异，吾何取乎？郤氏诚良大夫，不幸其宗侈而亢；兄弟之不令，而智不能周，强不能制，遭晋厉之淫暴，谗嬖窃构以利其室，卒及于祸。吾尝怜焉。今夫执笔者以其及也，而必求其恶以播于后世，然则有大恶幸而得终者，则固掩矣。世俗之情固然耶？其终曰“王叔欲郤至，能勿从乎”，斯固不足讥也已。

柯陵之会

柯陵之会，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晋郤锜见，其语犯；郤犏见，其语迂；郤至见，其语伐；齐国佐见，其语尽。鲁成公见，言及晋难及郤犏之谮。单子曰：“晋将有乱，其君与三郤其当之乎？”鲁侯曰：“敢问天道乎，抑人故也？”对曰：“夫合诸侯，民之大事也。其君在会，步言视听，必皆无谄，则可以知德矣。晋侯爽二，吾是以云。今郤伯之语犯，叔迂，季伐。犯则陵人，迂则诬人，伐则掩人，其谁能忍之？虽齐国子亦将与焉。立于淫乱之国，而好尽言以招人过，怨之本也。”简王十二年，晋杀三郤。十三年，晋侯弑。齐人杀国武子。

非曰：是五子者，虽皆见杀，非单子之所宜必也。而曰合诸侯，人之大事，于是乎观存亡。若是，则单子果巫史矣。视远步高、犯、迂、伐、尽者，皆必乎死也，则宜死者众矣！夫以语之迂而曰宜死，则单子之语，迂之大者，独无谄邪？

晋 孙 周

晋孙谈之子周适周。单襄公以告顷公曰：“必善晋周，将得晋国。其行也文，能文则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后国。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师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此十一者，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数之常也。”云云。“成公之归也，吾闻晋之筮之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终’。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后之不知，其次必此。且成公之生也，其母梦神规其臀以黑，曰：‘使有晋国，三而畀之孙。’故名之曰黑臀。于今再矣。晋襄公曰，此其孙也，而令德孝恭，非此而谁？必早善晋子，其当之也。”顷公许诺。

非曰：单子数晋周之德十一，而曰合天地之数，岂德义之言耶？又征卦、梦以附合之，皆不足取也。

洛 斗

灵王二十二年，穀、洛斗，将毁王宫。王欲壅之，太子晋谏。云云。王卒壅之。及景王，多宠人，乱于是乎始生。景王崩，王室大乱。及定王，王室遂卑。

非曰：穀、洛之说，与三川震同。天将毁王宫而勿壅，则王罪大矣，奚以守先王之国？壅之诚是也。彼小子之谄谄者，又足记耶？王室之乱且卑，在德，而又奚穀、洛之斗而征之也？

大 钱

景王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云云。可先而不备，谓之怠；可后而先之，谓之召灾。”

非曰：古今之言泉币者多矣。是不可一贯，以其时之升降轻重也。币轻则物价腾踊，物价腾踊，则农无所售，皆害也。就而言之，孰为利？曰“币重则利”，曰“奈害农何”，曰“赋不以钱”。而制其布帛之数，则农不害；以钱则多出布帛而贾，则害矣。今夫病大钱者，吾不知周之时何如哉？其曰“召灾”，则未之闻也。左氏又于《内传》曰“王其心疾死乎”，其为书皆类此矣。

无 射

王将铸无射，单襄公曰：“不可。”

非曰：钟之大不和于律，乐之所无用，则王妄作矣。单子词曰：“口内味，耳内声，声味生气。气在口为言，在目为明。言以信名，明以时动，名以成政，动以殖生。政成生殖，乐之至也。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转易之名，有过愿之度。出令不信，刑政放纷。”而伶州鸠又曰：“乐以殖财。”又曰：“离人怒神。”呜呼，是何取于钟之备也！吾以是怪而不信。或曰：“移风易俗则何如？”曰：“圣人既理，定知风俗和恒，而由吾教，于是乎作乐以象之。后之学者述焉，则移风易俗之象可见，非乐能移风易俗也。曰乐之不能化人也，则圣人何作焉？曰

乐之来，由人情出者也，其始非圣人作也。圣人以为人情之所不能免，因而象政令之美，使之存乎其中，是圣人饰乎乐也。所以明乎物无非道，而政之不可忘耳。孟子曰：“今之乐，犹古之乐也”、“与人同乐，则王矣”，吾独以孟子为知乐。

律

王问律于伶州鸠，对曰：云云。

非曰：律者，乐之本也，而气达乎物，凡音之起者本焉。而州鸠之辞曰：“律吕不易，无奸物也。和平则久，久固则纯，纯明则终，终复则乐，所以成政。”吾无取乎尔。又曰：“姬氏出自天鼋，大姜之侄。所凭神也。岁在周之分野。月在农祥，后稷之所经纬也。武王欲合是而用之。”斯为诬圣人亦大矣。又曰：“王以夷则毕陈，黄钟布戎，太簇布令，无射布宪，施舍于百姓。”吾知其来之自矣，是《大武》之声也。州鸠之愚，信其传，而以为武用律也。孔子语宾牟贾之言《大武》也，曰：“《武》始自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则是《大武》之象也。“致右宪左”、“久立于缀”，皆《大武》之形也。夷则、黄钟、太簇、无射，《大武》之律变也。

城成周

刘文公与莒弘欲城成周，告晋。魏献子为政，将合诸侯。卫彪傒见单穆公曰：“莒弘其不没乎？莒叔必速及，魏子亦将及焉。若得天福，其当身乎？若刘氏，则子孙实有祸。”是岁，魏献子焚死。二十八年，杀莒弘。及定王，刘氏亡。

非曰：彪傒天所坏之说，吾友化光铭城周，其后牛思黯作《颂忠》，莒弘之忠悉矣，学者求焉。若夫“当身”“速及”之说，巫之无恒者之言也，追为之耳。

问战

长勺之役，曹刿问所以战于严公。公曰：“小大之狱，必以情断之。”刿曰：“可以一战。”

非曰：刿之问洎严公之对，皆庶乎知战之本矣。而曰夫“神求优裕于飨”，“不优，神不福也”，是大不可。方斗二国之存亡，以决民命，不务乎实，而神道焉是问，则事几殆矣。既问公之言狱也，则率然曰“可以一战”，亦问略之尤也。苟公之德可怀诸侯，而不事乎战则已耳；既至于战矣，徒以断狱为战之具，则吾未之信也。刿之辞宜曰：君之臣谋而可制敌者谁也，将而死国难者几何人，士卒之熟练者众寡，器械之坚利者何若，趋地形得上游以延敌者何所，然后可以言战。若独用公之言而恃以战，则其不误国之社稷无几矣。申包胥之言战得之，语在《吴》篇中。

跻僖公

夏父弗忌为宗，烝，将跻僖公。云云。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若血气强固，将寿宠得没。虽寿而没，不为无殃。”其葬也，焚，烟彻其上。

非曰：由“有殃”以下，非士师所宜云者，诬吾祖矣。

莒 仆

莒太子仆杀纪公，以其宝来奔。宣公使仆人以书命季文子，里革遇之而更其书。明日，有司复命，公诘之，仆人以里革对。公执之，里革对曰：“毁则者为贼，掩贼者为藏，窃宝者为宄，用宄之财者为奸。使君为藏、奸者，不可不去也；臣违君命者，不可不杀也。”公曰：“寡人实贪，非子之罪也。”乃舍之。

非曰：里革其直矣。曷若授仆人以入谏之为善？公之舍革也美矣！而仆人将君命以行，遇一夫而受其更，释是而勿诛，则无以行令矣。若君命以道而遇奸臣更之，则何如？

仲 孙 它

季文子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仲孙它谏。云云。文子以告孟献子，孟献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过七升之布，马饥不过粮莠。

非曰：它可谓能改过矣。然而父在焉，而俭侈专乎己，何也？七升之布，大功之缣也，居然而用之，未适乎中庸也已。

羊

季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羊焉。使人问仲尼曰：“吾穿井获狗，何也？”仲尼曰：“以丘所闻者，羊也。”

非曰：“君子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孔氏恶能穷物怪之形也，是必诬圣人矣。史之记地坼犬出者，有之矣。近世京兆杜济穿井获土缶，中有狗焉。投之于河，化为龙。

骨节专车 矢

吴伐越，隳会稽，犹骨节专车。吴子使好来聘，且问之仲尼。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臣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楛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

非曰：左氏，鲁人也。或言事孔子，宜乎闻圣人之嘉言，为《鲁语》也，盍亦征其大者，书以为世法？今乃取辩大骨、石砮以为异，其知圣人也亦外矣。言固圣人之耻也。孔子曰：“丘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轻 币

天下诸侯知桓公之非为己动也，是故诸侯归之。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天下诸侯罢马以为币，缕褊以为奉，鹿皮四个。诸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载而归。

非曰：桓公之苟能吊天下之败，卫诸侯之地，贪强忌服，戎狄缩匿；君得以有其国，人得以安其堵，虽受赋于诸侯，乐而归之矣，又奚控焉？悉国之货以利交天下，若是耶，则区区齐人，恶足以奉天下？己之人且不堪矣，又奚利天下之能得？若竭其国，劳其人，抗其兵，以市伯名于天下，又奚仁义之有？予以谓桓公之伯，不如是之弊也。

卜

献公卜伐骊戎，史苏占之曰：“胜而不吉。”

非曰：卜者，世之馀伎也，道之所无用也。圣人用之，吾未之敢非。然而圣人之用也，盖以眩陋民也，非恒用而征信矣。尔后之昏邪者神之，恒用而征信焉，反以阻大事。要之卜史之害于道也多，而益于道也少，虽勿用之，可也。左氏惑于巫而尤神怪之，乃始迁就附益以成其说，虽勿信之，可也。

郭 偃

郭偃曰：“夫口，三五之门也。是以谗口之乱，不过三五。”

非曰：举斯言而观之，则愚诬可见矣。

公子申生

申生曰：“弃命不敬，作令不孝，间父之爱而嘉其赐，有不忠焉。废人以自成，有不贞焉。”

非曰：申生于是四者咸得焉。昔之儒者有能明之矣，故予之辞也略。

狐 突

公使太子伐东山，狐突御戎。至于稷桑，翟人出逆。申生欲战，狐突谏曰：“不可。”申生曰：“君之使我非欢也，抑欲测吾心也。不战而反，我罪滋厚；我战虽死，犹有名焉。”果战，败翟于稷桑而反，谗言益起。狐突杜门不出。君子曰：“善深谋。”

非曰：古之所谓善深谋，居乎亲戚辅佐之位，则纳君于道；否则继之以死，唯己之义所在，莫之失之谓也。今狐突，以位，则戎御也；以亲，则外王父也。申生之出，未尝不从，睹其将败而杜其门，则奸矣。而曰“善深谋”，则无以劝乎事君也已。丕郑曰“君为我心”，里克曰“中立”，晋无良臣，故申生终以不免。

虢 梦

虢公梦在庙，有神面白毛虎爪，执钺立于西阿之下。云云。公觉，且使国人贺梦。舟之侨告诸其族曰：“众谓虢不久，吾今知之。”以其族行，适晋。

非曰：虢，小国也而泰，以招大国之怒，政荒人乱，亡夏阳而不惧，而犹用兵穷武以增其仇怨，所谓自拔其本者。亡，孰曰不宜？又恶在乎梦也？舟之侨诚贤者欤？则观其政可以去焉。由梦而去，则吾笑之矣。

童 谣

献公问于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对曰：“童谣有之，曰丙之辰，云云。”

非曰：童谣无足取者。君子不道也。

宰 周 公

葵丘之会，献公将如会，遇宰周公，曰：“君可无会也。夫齐侯将施惠出责，是之

不果，而暇晋是皇。”公乃还。宰孔曰：“晋侯将死矣。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渊，戎狄之民实环之，汪是土也，苟违其违，谁能惧之？”是岁，献公卒。

非曰：凡诸侯之会霸主，小国，则固畏其力而望其麻焉者也；大国，则宜观乎义，义在焉则往，以尊天子，以和百姓。今孔之还晋侯也，曰“而暇晋是皇”，则非吾所陈者矣。又曰“汪是土也，苟违其违，谁能惧之”，则是恃乎力而不务乎义，非中国之道也。假令一失其道以出，而以必其死，为书者又从而征之，其可取乎？

荀 息

里克欲杀奚齐，荀息曰：“吾有死而已。先君问臣于我，我对以忠贞。”既杀奚齐，荀息将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辅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杀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

非曰：夫忠之为言中也，贞之为言正也。息之所以为者有是夫？问君之惑，排长嗣而拥非正，其于中正也远矣。或曰：“夫已死之不爱，死君之不欺也。抑其有是，而子非之耶？”曰：“子以自经于沟渎者举为忠贞也欤？”或者：“左氏、穀梁子皆以不食其言，然则为信可乎？”曰：“又不可。不得中正而复其言，乱也，恶得为信？”曰：“孔父、仇牧，是二子类耶？”曰：“不类，则如《春秋》何？”曰：“《春秋》之类也，以激不能死者耳。孔子曰：‘与其进，不保其往也。’《春秋》之罪许止也，隐忍焉耳。其类荀息也亦然，皆非圣人之情也。枉许止以惩不子之祸，进荀息以甚苟免之恶，忍之也。吾言《春秋》之情，而子征其文，不亦外乎？故凡得《春秋》者，宜是乎我也。此之谓信道哉！”

卷四十五

非国语下 三十七首

狐 偃

里克既杀卓子，使屠岸夷告重耳曰：“子盍入乎？”舅犯曰：“不可。云云。”秦穆公使公子絷吊重耳曰：“时不可失。”舅犯曰：“不可。云云。”

非曰：狐偃之为重耳谋者，亦迂矣。国虚而不知入，以纵夷吾之昏殆，而社稷几丧。徒为多言，无足采者。且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贤也；夷吾，昧也。弟而昧，入犹可终也；兄而贤者，又何栗焉？使晋国不顺而多败，百姓之不蒙福，兄弟为豺狼以相避于天下，由偃之策失也。而重耳乃始伋伋焉游诸侯，阴蓄重利，以幸其弟死，独何心欤？仅能入，而国以霸，斯福偶然耳，非计之得也。若重耳早从里克、秦伯之言而入，则国可以无向者之祸，而兄弟之爱可全，而有分定焉故也。夫如是，以为诸侯之孝，又何戮笑于天下哉！

與人誦

惠公入而背内外之赂。與人誦之曰：“云云。得之而狃，终逢其咎；丧田不怨，祸乱其兴。”既，里、平死，公陨于韩。郭偃曰：“善哉，夫众口，祸福之门也！”

非曰：惠公、里、平之为也，则宜咎，祸及之矣，又何以神众口哉！其曰“祸福之门”，则愈陋矣。

葬恭世子

惠公出恭世子而改葬之，臭达于外。国人颂之曰：“云云。岁之二七，其靡有征兮。若翟公子，吾是之依兮。安抚国家，为王妃兮。”郭偃曰：“十四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其数告于人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于人矣。若入，必霸于诸侯，其耿光于民矣。”

非曰：众人者言政之善恶，则有可采者，以其利害也，又何以知君嗣二七之数与重耳之伯？是好事者追而为之，未必偃能征之也，况以是故发耶！

杀里克

惠公既杀里克而悔之，曰：“芮也使寡人过杀社稷之镇。”郭偃闻之曰：“不谋而谏者，冀芮也，不图而杀者，君也。不谋而谏不忠，不图而杀不祥。不忠受君之罚，不祥罹天之祸。受君之罚死戮，罹天之祸无后。”

非曰：芮之陷杀克也，其不祥宜大于惠公。而异其辞，以配君罚天祸，皆所谓迁就而附益之者也。

获 晋 侯

秦穆公归，至于王城，合大夫而谋曰：“杀晋君与逐出之，与以归与复之，孰利？”公子絷曰：“杀之利。”公孙枝曰：“不可。”公子絷曰：“吾将以重耳代之。晋之君无道，莫不闻；重耳之仁，莫不知。杀无道立有道，仁也。”公孙枝曰：“耻一国之士，又曰‘余纳有道以临汝’，无乃不可乎？不若以归，要晋国之成，复其君而质其适子，使父子代处秦，国可以无害。”

非曰：秦伯之不霸天下也，以枝之言也。且曰“纳有道以临汝”，何故不可？絷之言杀之也，则果而不仁；其言立重耳，则义而顺。当是时，天下之人君莫能宗周，而能宗周者则大国之霸基也。向使穆公既执晋侯，以告于王曰：“晋夷吾之无道莫不闻，重耳之仁莫不知，且又不顺，既讨而执之矣。”于是以王命黜夷吾而立重耳，咸告于诸侯曰：“吾讨恶而进仁，既得命于天子矣，吾将达公道于天下。”则天下诸侯无道者畏，有德者莫不皆知严恭欣戴而霸秦矣。周室虽卑，犹是王命，命穆公以为侯伯，则谁敢不服？夫如是，秦之所耻者亦大矣。弃至公之道，而不知求，姑欲离人父子，而要河东之赂，其舍大务小、违义从利也甚矣，霸之不能也以是夫！

庆 郑

丁丑，斩庆郑，乃入绛。

非曰：庆郑误止公，罪死可也，而其志有可用者。坐以待刑，而能舍之，则获其用亦大矣。晋君不能由是道也，悲夫，若夷吾者，又何诛焉？

乞食于野人

文公在狄十二年，将适齐，行过五鹿，野人举块以与之。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人以土服，又何求焉？十有二年，必获此土。有此其以戊申云乎？”

非曰：是非子犯之言也，后之好事者为之。若五鹿之人献块，十二年以有卫土，则涓人畴枕楚子以块，后十二年其复得楚乎？何没而不云也，而独载乎是？戊申之云，尤足怪乎。

怀 嬴

秦伯归女五人。怀嬴与焉。

非曰：重耳之受怀嬴，不得已也。其志将以守宗庙社稷，阻焉，则惧其不克也。其取者大，故容为权可也。秦伯以大国行仁义交诸侯，而乃行非礼以强乎人，岂习西戎之遗风欤？

筮

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筮。史占之曰“不吉”，司空季子曰“吉”。云云。

非曰：重耳虽在外，晋国固戴而君焉；又况夷吾死，圉也童昏以守内，秦楚之大以翼之，大夫之强族皆启之，而又筮焉是问，则末矣。季子博而多言，皆不及道者也，又何载

焉！

董 因

董因迎公于河，公问焉，曰：“吾其济乎？”对曰：“岁在大梁，云云。”非曰：晋侯之入，取于人事备矣，因之云可略也。大火、实沈之说赘矣。

命 官

胥、籍、狐、箕、欒、郤、桓、先、羊舌、董、韩，寔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姓之能，掌其远官。

非曰：官之命，宜以材耶？抑以姓乎？文公将行霸，而不知变是弊俗，以登天下之士，而举族以命乎远近，则陋矣。若将军大夫必出旧族，或无可焉，犹用之耶？必不出乎异族，或有可焉，犹弃之耶？则晋国之政可见矣。

仓 葛

周襄王避貽叔之难，居于郑地汜。晋文公迎王入于成周，遂定之于邲。王赐公南阳阳樊、温、原、州、陘、緄、钜、攒茅之田。阳人不服，公围之。将残其民，仓葛呼曰：“君补王阙，以顺礼也。阳人未狎君德而未敢承命，君将残之，无乃非礼乎？”公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阳人。

非曰：于《周语》既言之矣，又辱再告而异其文，抑有异旨耶？其无乎，则毫者乎？

观 状

文公诛观状以伐郑。郑人以名宝行成，公弗许。郑人以瞻与晋，晋人将烹之，瞻曰：“天降祸郑，使淫观状，弃礼遗亲。云云。”

非曰：观晋侯之状者，曹也。今于郑胡言之，则是多为诬者且毫，故以至乎是。其说者云“郑效曹也”，是乃私为之辞，不足以盖其误。

救 饥

晋饥，公问于箕郑曰：“救饥何以？”对曰“信”。公曰：“安信？”对曰：“信于君心，信于名，信于令，信于事。”

非曰：信，政之常，不可须臾去之也。奚独救饥耶？其言则远矣。夫人之困在朝夕之内，而信之行在岁月之外。是道之常，非知变之权也。其曰“藏出如入”则可矣，而致之言若是远焉，何哉？或曰：“时之信未洽，故云以激之也。信之速于置邮，子何远之耶？”曰：“夫大信去令，故曰信如四时恒也，恒固在久。若为一切之信，则所谓未孚者也。彼有激乎则可也，而以为救饥之道，则未尽乎术。”

赵 宣 子

赵宣子言韩献子于灵公，以为司马。河曲之役，赵孟使人以其乘车干行，献子执而戮之。

非曰：赵宣子不怒韩献子而又褒其能也，诚当。然而使人以其乘车干行，陷而至乎戮，

是轻人之死甚矣。彼何罪而获是讨也？孟子曰：“杀一不辜而得天下，君子不为。”是所谓无辜也欤？或曰：“戮，辱也，非必为死。”曰：“虽就为辱，犹不可以为君子之道。舍是其无以观乎？吾惧司马之以死讨也。”

伐 宋

宋人杀昭公，赵宣子请师以伐宋。云云。曰：“是反天地而逆民则也，天必诛焉。晋为盟主而不修天罚，将惧及焉。”

非曰：盟主之讨杀君也，宜矣。若乃天者，则吾焉知其好恶而暇征之耶！古之杀夺有大于宋人者，而寿考佚乐不可胜道，天之诛何如也？宣子之事则是矣，而其言无可用户。

钏 麇

灵公虐，赵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钏麇贼之。晨往，则寝门辟矣，盛服将朝，早而假寐。麇退而叹曰：“赵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镇也。贼国之镇不忠，受命而废之不信。”触庭之槐而死。

非曰：麇之死善矣。然而赵宣子为政之良，谏君之直，其为社稷之卫也久矣，麇胡不闻之，乃以假寐为贤耶？不知其大而贤其小欤！使不及其假寐也，则固以杀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见赦，而以小敬免也。麇固贼之悔过者，贤可书乎？

祈 死

及自鄆，范文子请其宗祝曰：“君骄而有烈，吾恐及焉。凡吾宗祝为我祈死，先难为免。”七年夏，范文子卒。

非曰：死之长短而在宗祝，则谁不择良宗祝而祈寿焉？文子祈死而得，亦妄之大者。

长 鱼 矫

长鱼矫既杀三郤，乃胁欒、中行，云云。公曰：“一旦而尸三卿，不可益也。”对曰：“乱在内为宄，在外为奸。御宄以德，御奸以刑。今治政而内乱，不可谓德；除鯁而避强，不可谓刑。德刑不立，奸宄并至。臣脆弱，不能忍俟也。”乃奔狄。三月，厉公杀。

非曰：厉公，乱君也；矫，乱臣也。假如杀欒书、中行偃，则厉公之敌益众，其尤可尽乎？今左氏多为文辞，以著其言而征其效，若曰矫知几者然，则惑甚也。

戮 仆

晋悼公四年，会诸侯于鸡丘。魏绛为中军司马。公子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斩其仆。

非曰：仆，禀命者也。乱行之罪在公子。公子贵，不能讨，而禀命者死，非能刑也。使后世多为是以害无罪，问之，则曰魏绛故事，不亦甚乎！然则绛宜奈何？止公子以请君之命。

叔 鱼 生

叔鱼生，其母视之曰：“云云。必以贿死。”杨食我生，叔向之母闻其号也，曰：“终灭羊舌氏之宗。”

非曰：君子之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犹不足以言其祸福，以其有幸有不幸也。今取赤子之形声，以命其死亡，则何耶？或者以其鬼事知之乎？则知之未必贤也。是不足书以示后世。

逐 盈

平公六年，箕遗及黄渊、嘉父作乱，不克而死，公遂逐群贼，云云。阳毕曰：“君抡贤人之后，有常位于国者而立之；亦抡逞志亏君以乱国者之后而去之。”云云。使祁午、阳毕适曲沃，逐欒盈。

非曰：当其时不能讨，后之人何罪？盈之始，良大夫也，有功焉，而无所获其罪。阳毕以其父杀君而罪其宗，一朝而逐之，激而使至乎乱也。且君将惧祸惩乱耶？则增其德而修其政，贼斯顺矣。反是，顺斯贼矣，况其胤之无罪乎！

新 声

平公说新声，师旷曰：“公室其将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

非曰：耳之于声也，犹口之于味也。苟说新味，亦将卑乎？乐之说，吾于《无射》既言之矣。

射 鸮

平公射鸮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叔向曰：“君必杀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今君嗣吾先君，射鸮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君忸怩于颜，乃趣舍之。

非曰：羊舌子以其君明暗何如哉？若果暗也，则从其言，斯杀人矣。明者固可以理谕，胡乃反征先君以耻之耶？是使平公滋不欲人谏己也。

赵 文 子

秦后子来奔，赵文子曰：“公子辱于敝邑，必避不道也？”对曰：“有焉。”文子曰：“犹可以久乎？”对曰：“国无道而年谷和熟，鲜不五稔。”文子视日，曰：“朝不及夕，谁能俟五？”后子曰：“赵孟将死矣。怠偷甚矣，非死逮之，必有大咎。”

非曰：死与大咎，非偷之能必乎尔也。偷者自偷，死者自死。若夫大咎者，非有罪恶，则不幸及之，偷不与也。左氏于《内传》曰“人主偷必死”，亦陋矣。

医 和

平公有疾，秦景公使医和视之。赵文子曰：“医及国家乎？”对曰：“上医医国，其次疾人，固医官也。”文子曰：“君其几何？”对曰：“若诸侯服，不过三年；不服，不过十年。过是，晋之殃也。”

非曰：和，妄人也。非诊视攻熨之专，而苟及国家，去其守以施大言，诚不足闻也。其言晋君曰：“诸侯服，不过三年；不服，不过十年。”凡医之所取，在荣卫合脉理也，然则诸侯服，则荣卫离、脉理乱，以速其死；不服，则荣卫和、脉理平，以延其年耶？

黄 熊

晋侯梦黄熊入于寝门，子产曰：“鲧殛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云云。”

非曰：鲧之为夏郊也，禹之父也，非为熊也。熊之说，好事者为之。凡人之疾，魄动而气荡，视听离散，于是寐而有怪梦，罔不为也，夫何神奇之有？

韩宣子忧贫

韩宣子忧贫，叔向贺之曰：“欒武子无一卒之田，云云。行刑不疚，以免于难。及桓子骄泰奢侈，云云。宜及于难，而赖武子之德，以没其身。及怀子改桓之行，修武子之德，而离桓子之罪，以亡于楚。云云。”

非曰：叔向言贫之可以安，则诚然；其言欒书之德，则悖而不信。以下逆上，亦可谓行刑耶？前之言曰：欒书“杀厉公以厚其家”，今而曰“无一卒之田”，前之言曰“欒氏之诬晋国久矣”，用书之罪以逐盈，今而曰“离桓之罪，以亡于楚”，则吾恶乎信？且人之善恶，咸系其先人，已无可力者，以是存乎简策，是替教也！

围 鼓

中行穆子帅师伐翟，围鼓。鼓人或请以城畔，穆子不受，曰：“夫以城来者，必将求利于我。夫守而二心，奸之大者也。”

非曰：城之畔而归己者有三：有逃暴而附德者，有力屈而爱死者，有反常以求利者。逃暴而附德者麻之，曰德能致之也；力屈而爱死者，与之以不死，曰力能加之也。皆受之。反常以求利者，德力无及焉，君子不受也。穆子曰：“夫以城来者，必将求利于我。”是焉知非向之二者耶？

具 敖

范献子聘于鲁，问具山、敖山，鲁人以其乡对。曰：“不为具、敖乎？”曰：“先君献、武之讳也。”献子归曰：“人不可以不学。吾适鲁而名其二讳，为笑矣，唯不学也。”

非曰：诸侯之讳，国有数十焉，尚不行于其国，他国之大夫名之，无惭焉可也。鲁有大夫公孙敖，鲁之君臣莫罪而更也，又何鄙野之不云具、敖？

董 安 于

下邑之役，董安于多。简子赏之，辞曰：“云云。今一旦为狂疾，而曰必赏汝，是以狂疾赏也，不如亡。”趣而出，乃释之。

非曰：功之受赏也，可传继之道也。君子虽不欲，亦必将受之。今乃遁逃以自洁也，则受赏者必耻。受赏者耻，则立功者怠，国斯弱矣。君子之为也，动以谋国。吾固不悦董子之洁也。其言若怗焉，则滋不可。

祝 融

史伯曰：“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彰，虞、夏、商、周是也。其后皆为王公侯伯。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末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末有，融之兴者，其在牟姓乎？”

非曰：以虞、舜之至也，又重之以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而其后卒以殄灭。武王继之以陈，覆坠之不暇。尧之时，祝融无闻焉。祝融之后，昆吾、大彭、豕韦，世伯夏、商。今史伯又曰“于周末有侯伯”，必在楚也。则尧、舜反不足祐耶？故凡言盛之及后嗣者皆勿取。

褒 神

桓公曰：“周其弊乎？”史伯对曰：“殆必于弊者也。今王弃高明昭显，而好谗慝暗昧，恶角犀丰盈，而近顽童穷固。云云。训语有之，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云云。’天之生此久矣，其为毒也大矣。申、缙、西戎方强，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缙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

非曰：史伯以幽王弃高明显昭，而好谗慝暗昧，近顽嚣穷固，黜太子以怒西戎、申、缙，于彼，以取其必弊焉可也；而言褒神之流祸，是好怪者之为焉，非君子之所宜言也。

嗜 茭

屈到嗜茭。将死，戒其宗老曰：“苟祭我，必以茭。”及祥，宗老将荐茭，屈建命去之，曰：“国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馈，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鱼炙之荐。笱豆脯醢，则上下共之。不羞珍异，不陈庶侈，夫子其以私欲干国之典？”遂不用。

非曰：门内之理恩掩义。父子，恩之至也，而茭之荐，不为愆义。屈子以礼之末，忍绝其父将死之言，吾未敢贤乎尔也。苟荐其羊馈，而进茭于笱，是固不为非。《礼》之言斋也，曰“思其所嗜”，屈建曾无思乎？且曰违而道，吾以为逆也。

祀

王曰：“祀不可已乎？”对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抚国家、定百姓，不可以已。夫民气纵则底，底则滞，滞久不振，生乃不殖。”

非曰：夫祀，先王所以佐教也，未必神之。今其曰“昭孝”焉，则可也；自“息民”以下，咸无足取焉尔。

左史倚相

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飧之。赵简子鸣玉以相，问于王孙圉曰：“楚之白珩犹在乎？其为宝也几何矣？”对曰：“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又有左史倚相，能使上下说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

非曰：圉之言楚国之宝，使知君子之贵于白珩可矣，而其云倚相之德者则何如哉？诚倚相之道若此，则覲之妄者，又何以为宝？非可以夸于敌国。

伍 员

伍员伏剑而死。

非曰：伍子胥者，非吴之昵亲也。其始交阖闾以道，故由其谋。今于嗣君已不合，言见进则谗者胜，国无可救者。于是焉，去之可也。出则以孥累于人，而又入以即死，是固非吾之所知也。然则员者果很人也欤？

柳先生曰：宋、卫、秦，皆诸侯之豪杰也。左氏忽弃不录其语，其谬耶？吴、越之事无他焉，举一国足以尽之，而反分为二篇，务以相乘，凡其繁芜曼衍者甚众，背理去道，以务富其语。凡读吾书者，可以类取之也。《越》之下篇尤奇峻，而其事多杂，盖非出于左氏。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于远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语，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后世之耳目，而读者莫之或非，反谓之近经，则知文者可不慎耶！呜呼！余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谬，凡六十七篇。

外集卷上

赋文志 九首

披沙拣金赋

沙之为物兮，视污若浮。金之为宝兮，耻居下流。沉其质兮，五才或阙。耀其光兮，六府以修。然则抱成器之珍，必将有待，当慎择之日，则又何求。配珪璋而取贵，岂泥滓而为俦！

披而择之，斯焉见宝。荡浸淫而顾眄，指炫焜而探讨。动而愈出，幽以即明。涅而不缁，既坚且好。潜虽伏矣，获则取之。翻混混之浊质，见熠熠之殊姿。久暗未彰，固亦将君是望。先迷后得，孰谓弃予如遗！

其隐也，则杂昏昏，沦浩浩，晦英姿兮自保。和光同尘兮，合于至道。其遇也，则散弈弈，动融融，焕美质兮其中。明道若昧兮，契彼玄同。

僥俯拾而不弃，谅致美于无穷。欲盖而彰，将炯尔而见素；不索何获，遂昭然而发蒙。观其振拔污涂，积以锱铢。碎清光而竞出，耀直质而特殊。锥处囊而纤光乍比，剑拭土而异彩相符。用之则行，斯为美矣；求而必得，不亦说乎！

岂独媚旭日以晶荧，带长川之清浅。皎如珠吐，疑剖蚌之乍分；粲若星繁，似流云之初卷。是以周德思比，而岐昌即咏；陆文可侔，而昭明是选。若然者，可以议披沙之所托，明拣金之所裁。良工何远，善价爰来。拂以增光，宁谢满籥之学；汰之愈朗，讵惭擗地之才。客有希采掇于求宝之际，庶斯文之在哉！

迎长日赋

惟飨帝以事天，必推策而迎日。寅方肇建，俟启蛰以展仪；卯位将初，爰用牲而协吉。送烈烈之凝气，导迟迟之阳律。犹分可爱之辉，式伫寅宾之质。稽之虞典，期匪疾而匪徐；行以夏时，契惟精而惟一。

职在冯相，事传《小正》。符上春以备仪，必修其始；先仲春而有事，故谓之迎。时也淑景初延，幽阳潜启。当四时之首位，用三代之达礼。探赜索隐，得郊祀之元、辰，极往知来，正邦家之大体。事冠前古，仪标后王。皮弁乍临，土圭之影犹积；泰坛既罢，玉漏之声渐长。变熙熙之纯曜，流杲杲之晴光。璧影始融，丽景才凝于城阙；轮形尚疾，斜晖未驻于康庄。是知迎长日之仪，实王心之所共；兆南郊之位，乃阳事之所用。

故可以知上下之际，见天人之交，动浮光于俎豆，散微照于苞茅。周流金石，晖照陶

匏。异乎天纪不修，秦伯尚矜其泰時；日官失职，晋侯徒继乎夏郊。于以迎之，则无为者。委照将久，岂三舍之足凭；延光可期，胡再中之云假。自然应以繁祉，锡之纯嘏。礼仪允洽于人神，正朔克周于戎夏。

今我后再新古礼，与天地相参。应戡谷之宜，受之千亿；奉郊祀之报，至于再三。然则迎长日恭祀事，并虞夏而何惭！

记里鼓赋

异哉鼓之设也，恢制度于天邑。佐大礼于时行即行，赞盛容而立之斯立。观其象，可以守威仪之三千；节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配和鸾以入用，并司南而为急。若乃郊荐之仪既陈，封禅之礼攸执，经千里之分寸可候，度四方而礼容是集。施五击于华山之野，知雾气已笼；用百发乎南山之阳，识雷声所及。

先圣有作，后王式遵。启玄机以求旧，运巧智而攸新。相彼良工，自殊味道之士；眷兹木偶，应异迷途之人。齐步武而无佚，差远近而有伦。遵大路罔愆乎礼典，听希声克正于时巡。虽道有环回，地分险易，固善应而莫实，谅知几而有为。载考载击，所辨于长亭短亭；匪疾匪徐，足分乎有智无智。

观其妙矣，孰测其微细；观其微矣，詎知其启闭。音不衰而得度，响其铿而有制。于以翊龙御，于以引天旋。异铜浑之仪，亦可叙紫微之星次；殊玉漏之制，而能涉黄道之日躔。周物之智斯设，极深之几是研。鄙繁音之坎坎，陋促节之阗阗。妙出人谋，思由神假。时然后击，赞赏典于今兹；动惟其常，契同文于古者。

由是皇衢以正，帝道斯盛。恭出震以成威，膺御乾而启圣。我后得以昭文物，展声明，不匏于素，可举而行。宜乎骋墨妙，呈笔精，固敢先三雅而献赋，庶将开万国之颂声。

吾子

曰：“吾子来也，以有馀而欲及人乎？”曰“然”。“若用子而能使竭忠孝乎？”曰“否”。夫无忠而忠见，无孝而孝闻，曷若使不见而忠，无闻而孝，肃然已出，熙然已及，夫已也浑然矣乎！

刘叟传

鲁有刘叟者，尝以御龙术进于鲁公。云云。刘叟曰：“岁不雨，无以出终无以入。民枯然视天，卿士大夫绝智谋，山川祷神祇以祈，咸不应。臣投是龙于尺地之内，不逾晷，雷孚上下，雷孚东西，于是先之以风，腾之以云，从之以雨。如君之意，欲一邑足之，欲一国足之，欲天下足之。”鲁公曰：“斯龙也其神乎？是则寡人之国非敢用。”刘叟曰：“臣闻避风雨，御寒暑，当在未寒暑乎？是故事至而后求，曷若未至而先备。”于是鲁公止刘叟而内龙。明年，果大旱。命刘叟出龙，果大雨。

河间传

河间，淫妇人也。不欲言其姓，故以邑称。始妇人居戚里，有贤操。自未嫁，固已恶群戚之乱伦，羞与为类，独深居为翦制缕结。既嫁，不及其舅，独养姑，谨甚，未尝言门外事。又礼敬夫宾友之相与为肺腑者。

其族类丑行者谋曰：“若河间何？”其甚者曰：“必坏之。”乃谋以车众造门，邀之邀嬉，且美其辞曰：“自吾里有河间，戚里之人日夜为饬厉，一有小不善，唯恐闻焉。今欲更其故，以相效为礼节，愿朝夕望若仪状以自惕也。”河间固谢不欲。姑怒曰：“今人好辞来，以一接新妇来为得师，何拒之坚也？”辞曰：“闻妇之道，以贞顺静专为礼。若夫矜车服、耀首饰，族出欢闹，以饮食观游，非妇人宜也。”姑强之，乃从之游。过市，或曰：市少南入浮图，有国工吴叟始图东南壁，甚怪，可使奚官先壁道乃入观。观已，延及客位，具食帷床之侧。闻男子咳者，河间惊，跳走出，召从者驰车归。泣数日，愈自闭，不与众戚通。戚里乃更来谢曰：“河间之遽也，犹以前故，得无罪吾属耶？向之咳者，为膳奴耳。”曰：“数人笑于门，如是何耶？”群戚闻且退。

期年，乃敢复召，邀于姑，必致之。与偕行，遂入穗隍州西浮图两间，叩槛出鱼鳖食之，河间为一笑，众乃欢。俄而又引至食所，空无帷幕，廊庑廓然，河间乃肯入。先壁群恶少于北牖下，降帘，使女子为秦声，倨坐观之。有顷，壁者出宿选貌美阴大者主河间，乃便抱持河间。河间号且泣，婢夹持之，或谕以利，或骂且笑之。河间窃顾视持己者甚美，左右为不善者已更得适意，鼻息拂然，意不能无动，力稍纵，主者幸一遂焉。因拥致之房，河间收泣甚适，自庆未始得也。至日仄，食具，类呼之食。曰：“吾不食矣。”旦暮，驾车相戒归，河间曰：“吾不归矣。必与是人俱死。”群戚反大闷，不得已，俱宿焉。夫骑来迎，莫得见。左右力制，明日乃肯归。持淫夫大泣，啗臂相与盟而后就车。

既归，不忍视其夫，闭目曰：“吾病。”与之百物，卒不食。饵以善药，挥去。心怵怵，恒若危柱之弦。夫来，辄大骂，终不一开目，愈益恶之，夫不胜其忧。数日，乃曰：“吾病且死，非药饵能已，为吾召鬼解除之，然必以夜。”其夫自河间病，言如狂人，思所以悦其心，度无不为。时上恶夜祠甚，夫无所避。既张具，河间命邑臣告其夫召鬼祝诅，上下吏讯验，笞杀之。将死，犹曰：“吾负夫人，吾负夫人！”河间大喜，不为服，辟门召所与淫者，俛逐为荒淫。

居一岁，所淫者衰，益厌，乃出之。召长安无赖男子，晨夜交于门，犹不嫌。又为酒垆西南隅，已居楼上，微观之，凿小门，以女侍饵焉。凡来饮酒，大鼻者，少且壮者，美颜色者，善为酒戏者，皆上与合。且合且窥，恐失一男子也，犹日呻呼懵懵，以为不足。积十馀年，病髓竭而死。自是虽戚里为邪行者，闻河间之名，则掩鼻眔颈皆不欲道也。

柳先生曰：天下之士为修洁者，有如河间之始为妻妇者乎？天下之言朋友相慕望，有如河间与其夫之切密者乎？河间一自败于强暴，诚服其利，归敌其夫犹盗贼仇讎，不忍一视其面，卒计以杀之，无须臾之戚。则凡以情爱相恋结者，得不有邪利之猾其中耶？亦足知恩之难恃矣！朋友固如此，况君臣之际，尤可畏哉！余故私自列云。

箏郭师墓志

郭师名无名，无字。父爽，云中大将。无名生善音，能鼓十三弦。其为事天姿独得，推七律三十五调，切密邃靡，布爪指，运掌稽，使木声丝声均其所自出，屈折愉绎，学者无能知。自去乳，不近荤肉，以是慕浮图道。既失父母，即弃去兄弟，自髡缁入代清凉山，又南来楚中，然遇其故器，不能无抚弄。

吴王宙刺复州，或以告，乃延入，强之。宙号知声音，抃蹈以为神奇。会宙贬贺州，遂以来。性爱酒，不能已，因纵发为黄老术。薛道州伯高抵宙以书，必致之，至与坐起。伯高，褻斜人也，嗜其音，至善处，辄自为击节。教阍管谨视出入。饵仄柏，不食谷。三年，变服遁逃九疑丛祠中，披取之益善，亲遇，终不屑。卒乘暴雨入小船，下岫嵎山，求道篆，会欧阳师死，不果受。张诚副岭南，又强与偕。诚死，至是抵余。时已得骨髓病，日犹鼓音四五行。居数日，益笃。既病，自为歌。死三日，葬州北岗西。志其词曰：

云州生，柳州死。年五十，病骨髓，天与之音今止矣。丁酉之年秋既季，月阙其团于是始。心为浮图形道士，仁人我哀埋勿弃。

赵秀才群墓志

婴、臼死信孤乃立，王侯世家天水邑。群字容成系是袭，祖某父某仕相及。嗟然秀才胡伋伋，体貌之恭艺始习。娶于赤水礼犹执，南浮合浦遽远集。元和庚寅神永戢，问年二纪益以十。仆夫返枢当启蛰，潇湘之交瘞原隰。稚妻号叫幼女泣，和者凄歔行路悒。追初悯天铭兹什。

太府李卿外妇马淑志

氏曰马，字曰淑，生广陵。母曰刘，客倡也。淑之父曰总，既孕而卒，故淑为南康讴者。李君为睦州，诋狂寇见诬，左官为循州录，过而慕焉，纳为外妇，偕窜南海上。及移永州，州之骚人多李之旧，日载酒往焉。闻其操鸣弦为新声，抚节而歌，莫不感动其音，美其容，以忘其居之远而名之辱，方幸其若是也。元和五年五月十九日，积疾卒于湘水之东，葬东岗之北垂，年二十四。铭曰：

容之丰兮艺之功，隐忧以舒和乐雍。佳冶凋殒逝安穷。谐鼓瑟兮湘之浒，嗣灵音兮永终古。

外集卷下

表启 十八首

为文武百官请复尊号表 六首

第一表

臣等言：臣窃观前代之盛，列辟之英，咸保鸿名而崇明号，或配其德，或昭其功。盖所以扬耿光，彰淳懿而示远也。其有暗然不耀，后嗣何观？蔽而不扬，群臣之罪。

伏惟皇帝陛下由正统而临祚，承圣绪而受图，禀高明之姿于天，侔博厚之德于地。端教化之本，制刑礼之中，声震八区，威加六合。运玄造之化，靡有不通；成阴鹭之功，莫之能测，是用光膺圣神文武之号。其后虽逢厄运，今睹昌期，诚我武之扫清，犹自咎而抑损，同罪己之义，明爱人之仁。群臣等上顺圣心，以成恭德，而退怀大惧，谓掩全功，五年于兹，若坠冰谷。方今百职皆理，庶绩其凝，人用咸和，俗惟丕变。陈师鞠旅，无犯塞之虞；画界封疆，无专地之患。四海宁一，万类蕃滋，薄刑溢不冤之声，逋赋蒙勿收之惠。西成有穰岁之报，南极见寿星之祥，灵贶屡加，天恩允答。岂宜固为菲薄，以掩盛明？尊号之崇，愿复如旧。况臣等亲奉平明之理，久蒙覆露之恩，耻德美之不彰，忧罪戾之将及。

伏惟陛下复循旧典，俯徇群情，诚天地神祇内外臣庶之所望也。臣等无任屏营愬恳之至。

第二表

臣等言：臣等前诣朝堂上表，伏请复加尊号，奉被还旨，未遂恳诚，拳拳顙顙，不胜大愿。臣等伏以崇明号，昭盛德，爰自中古，实为上仪，以至于我祖宗，莫不膺兹典礼。

伏惟皇帝陛下有广运之德，弘照微之仁，烛幽以明，威远以武。惠泽之被，诚浹洽于八方；英声之扬，宜越轶于千古。而乃久为抑损，以守谦恭，事有旷而不遵，礼有缺而未备。臣等又以为不私与己，是谓至公。有美之而莫敢辞，有非之而莫敢隐，必推于物，而顺于人。既以徇于群心，又思叶于中典，此皆圣人之事也。且夫虚而失实，则夸耀而诬；质而不华，则朴略而固。所以王度资于润饰，帝者务于恢崇。将以法日月之昭明，配天地之广大，耸远方之观听，兼前代之轨模。然后表其全功，谓之尽善。不可以方当陛下临位，群臣在庭，而使鸿名不彰，盛典犹阙。既无以光昭众美，又无以丕承旧仪，则臣等蒙耻于今，获罪于后，实为大惧，敢忘尽规？尊号之崇，愿从群议。

伏惟陛下俯回宸眷，察纳愚诚，不惟臣等受恩，天下幸甚。无任区区恳迫之至。谨昧

死重诣朝堂，奉表固请以闻。臣等诚恳诚勤，顿首顿首，谨言。

第三表

臣等言：前再上表，请加尊号，实以功德俱茂，典礼宜崇，然而不能铺陈，无以动寤，竭诚虽竭，天鉴未回。臣某等诚恐诚惧，顿首顿首。

臣等谨按《白虎通》曰：“号者，功之表也。”神农有教田事之勤，燧人有兴火食之利，伏羲正五始，祝融绩三皇，人为之名，以美其事。其后帝王之盛，洎我祖宗之明，咸因人心而顺古道，虽损益咸异，而表功明德一也。臣等是以遵有国之令典，采上古之遗文，察人心于讴谣，观天意于符瑞，敢以为请，累表陈诚。

曩者运丁艰难，时或顺动，陛下思成汤之罪己，念周宣之侧身，去徽号而不称，垂炯戒而自儆。应天以德，示人以恭，闻于蛮貊戎夷，告于天地宗庙。是故咸知陛下之志，慕义而归仁；潜感陛下之诚，通灵而助顺。今者君臣同德，上下叶心，百职毕修，庶官以序，礼法明具，教化流行，方内欢康。天下宁一，四人遵业，万类乐生，嘉应休征，神物灵贶，形于草木，著于星辰。而辞之以仁寿未臻，至化犹郁，遂使德诚可纪，名号未崇。不告于明神，不示于殊俗，将何以知陛下之戡难？将何以表陛下之致平？下无以威于四方，上无以报于九庙，其不可一也。淳古之至化，邈而不足；烈祖之盛仪，废而不续，其不可二也。庶正群官，宗室支属，西土耆长，太学诸生，黄冠之伦，缙衣之侣，万众伏阙，弥旬织路，而乃不从人心，以违公议，其不可三也。守谦恭卑让之志，忽光大弘远之图，臣等诚虽至愚，以为大谬。伏以常久之德，贞夫一也；元始之义，善之长也；并包覆露，天之大也；清静玄默，道之妙也。睿智之周物，不可以不称夫圣也；妙算之无方，不可以不称夫神也；行仁义，修典法，歌诗颂，考文章，不可以不称夫文也；却戎狄，翦暴逆，边兵之整，禁卫以严，不可以不称夫武也，而合于唐尧乃圣乃神乃武乃文之德。

臣等谨稽之乾符，叶于古典，侔德泽之广，配功业之崇。昧冒万死，伏请上尊号曰“贞元大道圣神文武皇帝”。臣等竭其精诚，发于交感，无以回日，其能动天。无任屏营惓惓之至。谨复诣朝堂，奉表固请以闻。臣某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第四表

臣等言：去年九月，三度诣阙上表，请复上尊号，惓惓虽竭，精诚莫通。又惧于累尘圣听，是用中辍，大愿未毕，群心靡宁。臣某等诚勤诚恳，顿首顿首。

臣等生逢昌运，早列清朝，获睹文明，继迹圣俊，亦尝考前载于史氏，访遗仪于礼官，至于保鸿名尊号之荣，昭茂功盛德之美，皆烈祖之垂法，为累代之成规。子孙之所宜丕承，臣下之所宜崇奉。陛下纂圣绪而临下，遵令典以制中，则亦俯从公卿大夫之请，光膺圣神文武之号。间者陛下以祸乱之故，特贬损以自儆，以从一时之宜，信为恭也。今乃欲遂变更而不复，以废先祖之典，则若专焉。岂陛下或未之思，然臣等实以为惧。虽欲行陛下之志，奈先祖之典法何？

伏惟陛下因于忧劳，深自咎责，命祝史告于天地，陈圭币祠于祖宗，布于群臣，闻于兆庶。固能降开祐之福，致感悦之诚，咸和以叶心，尽瘁而毕力。弼成神造，康济艰难，寇逆扫除，暴强扰顺。侯卫奉守屏之职，夷狄为来庭之宾，兵戎不兴，边鄙不耸，文轨同于四海，贡赋修于九州。至若时候将昃，必惟思而内省；皇情微轸，遂交感而潜通。阴阳和

而风雨时，年谷熟而财用足。休祥数见，福应屡臻。此皆天地祖宗垂灵锡祉，以成陛下之志，明无不答不享之咎也。陛下宜承天意，以悦神心，增修盛仪，再加明号，崇昭报之礼，表恢复之功。而辞以仁寿未臻，至化犹郁，则若尚怀不足，以要天地祖宗，虽有固让之勤，而非重请之义。

且夫号者其来尚矣，燧人、神农各旌其事，汤以其武而曰武王，迨我祖宗，崇尚古道，垂著新法。陛下独为辞让，以守谦冲，则皇王将有愧于前，祖宗将不悦于后。而帝德是非之辩，固有所归；国典异同之文，后难以守。且陛下本为炯诫，以示敬恭，诚谦德也。今以先王之道而不敢不法，烈祖之训而不敢不承，又谦德之大也。若乃守独善而遗公议，执小让而忽宏规，违臣庶之心，废祖宗之典，乃所以失陛下之恭德，又徒以掩陛下之全功。臣等虽诚至愚，窃所不取。辄敢征之国典，酌于经义，取夫贞者事之干，元者善之长，以配圣谟神化之盛，文德武功之崇，叶纪年之嘉名，遵旧号之美称，以如开元故事。谨冒万死，请上尊号曰“贞元圣神文武皇帝”。

伏惟陛下沛然回虑，俯徇群情，然后圣德之光昭，玄功之茂著，后代得扬盛美而鉴至清，是群臣之愿也。不胜恳迫之至。谨奉表诣阙，固请以闻。臣等诚勤诚恳，顿首顿首。

第五表

臣颀等言：臣等伏以尊号未复，累具陈请，伏奉诏旨，固守谦恭。臣等上授天地神灵，次奉祖宗典法，列经义而顺古，因人心以从时。词繁而不能陈明，诚竭而未蒙察纳，德美盛而犹蔽，宪度缺而莫修，罪戾是忧，冰炭交集。臣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臣某等伏以先王之道，由大中而可久；近古之化，以弥文而益彰。然则守谨而为恭，不如立中而垂法；表朴而略礼，不如文明而化光。况于文质异时，而国家自有制度。岂直为一王之法？固以遇三代之文。其于规模，信为弘远。陛下嗣训先祖，贻谋后圣，当践修以纂承，宁变更而废坠？臣等又伏读诏书曰：“遐想哲王，则自燧人、神农、殷汤之时，有其事也。”又曰：“钦若典训，则自代宗、肃宗、玄宗而上，有其仪也。”又曰：“所诫者满，所尚者谦，守之以诚，期于终始。”臣等以为，去鸿名而贬损，谦之始也；遵旧典而奉承，谦之终也。造次而未尝违于礼，守之以诚也；敬恭而无或陷于专，所诫者满也。又曰：“虚美崇饰，所不敢当。”伏惟皇帝陛下恤人之心，动天之德，致理之文教，戡难之武功，著于颂声，光于史氏。上有其实，无虚美之嫌；下尽其诚，非崇饰之伪。又曰：“勉一乃心，共康庶政。”曩者公卿大夫，侍御携仆，或从扞牧圉，或备持戈矛，盖有同力之诚，而无离德之间。今者四岳群后，九土庶邦，外自藩维，内及宗室，黄发耆老，青衿诸儒，或佥以同辞，或远而抗疏，一心之效也。群材序进，百职交修，烽燧不惊，兵戎以息，钻凿不用，狱讼以衰，六气和而风雨时，五谷昌而仓廩实，庶政之康也。诚由教化，以致雍熙，自当冠于皇王，宁复谢于尧、禹？宜加明号，以表成功。陛下虽以为辞，臣等未知其说。

又伏奉诏旨，令臣等断表。伏以君亲一致，臣子一例，而《春秋》之义，不以父命辞王父命，臣某等得遵先帝之典，以违陛下之诏。谨昧冒万死，伏请复上尊号如前。不胜惶惧恳迫之至。

第六表

臣颀等言：臣等今月七日所上表，昨十五日下诏旨，加辞让愈固。臣等感谦冲于盛德，

而私有旧典隳废之忧；惧烦渎于圣听，而内怀微诚恳迫之切。进退兢惕，不知所措。臣某等诚惶诚恐，顿首顿首。

臣某等伏以为事贵举其中，立名恶浮于实。得其中，不宜变之而失正；有其实，不必避之以为恭。况于祖宗之矩矱，国家之典制，陛下教尊道备，德博化光，辞取于贬损而自卑，朴略而大简者也？昔汉宣帝谓元帝曰：“我汉家亦自有制度。”诸葛孔明诫其主曰：“不宜妄自菲薄。”前史载之详矣，幸陛下思之。臣等又以为执小让之贤，不足以方得宜合度之善；去鸿名之敬，不足以补变法改作之专。陛下行之，将何所守？伏以高祖受其明命，历代承以圣德，至陛下又有下武继文重熙累盛之美，不可谓德之不嗣也；躬上圣之姿，合至神之化，有戡祸乱、制夷狄之武，修礼乐、垂宪度之文，不可谓实之不孚也。比年以来，俗化斯厚，人少犯法，吏无舞文，狱犴将空，桔槔不用，可谓人皆迁善，岂曰俗未胜残？然若辞之，所未寤也。况于尊号之美，陛下已受于初，去之即由于艰虞，复之宜因于康靖。徒示其罚，不旌其功，何以知区宇之削平？何以知宗庙之兴复？似非陛下之本意，但自欲改先祖之遗仪耳。内之臣庶，跋履山川，思报主恩，誓雪国耻，亦欲摅其宿愤，表其功劳。陛下犹掩鸿名，罔穷其事，则此等如有未尽，不以为欢。傥陛下以自咎责之心，尚或未弭，则群臣不能匡辅之罪，亦当未除。将何以蒙陛下之恩私？将何以受陛下之爵赏？君犹含垢，臣以偷荣，群下之情，必深反侧。又无以示于万古，无以威于四夷，皆非远图，且乖大体。

臣等怀此数者，恨恨而不能自安，谨昧冒万死，重违诏旨，伏请复上尊号，以如前表。伏惟皇帝陛下思聿修无忝之言，顾屈己从人之义，再膺大典，俯徇群心。因来月谒太清宫大庙，郊祀上帝，遂以告祠，实臣等之至诚，实臣等之厚幸。不胜惶惧恳迫之至。谨复诣朝堂，奉表固请以闻。

及大会议户部尚书班宏又请改所 上尊号加奉道字故其文如后表

伏以睿智之周物而靡不通，不可以不称夫圣也；妙算之无方而莫能测，不可以不称夫神也；行仁义，修典法，歌诗颂，考文章，不可以不称夫文也；攘却戎夷，戡翦暴逆，边兵以整，禁卫以严，不可以不称夫武也，而合于唐尧乃圣乃神乃武乃文之德。博施不息，而万物以生；推功不宰，而万化以成，合于《书》之“奉若天道”之义。臣等谨稽之乾符，叶于古典，侔德泽之广，配功业之崇，昧冒万死，伏请上尊号曰“神圣文武奉道皇帝”。

及大会议国子祭酒韩洄请历数近日 征应祥瑞故又改其文如后表

又伏见陛下以今年四月以来，方当雩祭之修，而有旱备之请。才愆期而未害于物，深軫念而将恤其人，气潜通而交感以和，泽旋流而滂霈思远。由是风雨时而霜雪不降，稼穡茂而蝗螟不生，农功以成，年谷大熟。休祥数见，福应屡臻。仁木连理而垂阴，嘉禾同颖而挺秀。寿星舒景炎之盛，芝草布葩英之重。白獐凝彩而雪晖，苍乌取象于天色。将遍于郡国，相继于岁时。右具如表。

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敕，逆贼李怀光與台末人，奚虏遗丑，备闻凶险之行，颇有残暴之名。陛下略其细微，假以符节，尽委朔方之地，犹分禁卫之兵，不感殊私，乃怀异望。间者馈贡不入，王师问罪。寻令举军赴敌，而乃终岁无功。洎驾幸近郊，敕还旧镇，将扫猾夏之盗，因解奉天之围，岂伊人谋，盖是天意。陛下但嘉其排难，不省其由，列为上公，命作元帅。及躡寇滑汭，顿军咸阳，（阙）。

为裴令公举裴冕表

臣某言：闻忠邪不可以并立，善恶不可以同道。吴任宰嚭而伍胥诛夷，楚任靳尚而屈平放逐，远惟前事，孰不痛心！

伏见澧州刺史裴冕忠肃，道高德厚，匪躬无忌，有蹇谔之风。道佐先帝，驱驰灵武，赞云雷之业，成社稷之勋。程元振忌其直方，遂加诬构，投谪荒裔，天下称冤。空怀丑正之悲，莫雪增嫌之耻。今奸邪屏退，圣政大明，百度惟贞，四门以穆。寰海之内，元元之人，莫不延首德音，思闻至化。愿特令追冕列在天朝，俾之端揆庶寮，平章百姓。处询谋之任，当燮理之权，必能协和万邦，致君尧、舜。

臣位兼将相，职忝股肱，思进贤杰，共熙帝载。臣无任恳愿之至。

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

臣某言：中使奚某至，奉宣旨，赐臣新茶一斤者。天眷忽临，时珍俯及，捧戴惊抃，以喜以惶。

臣以无能，谬司邦宪。大明首出，得亲仰于云霄；渥泽遂行，忽先沾于草木。况兹灵味，成自遐方。照临而甲拆惟新，煦妪而芬芳可袭。调六气而成美，扶万寿以效珍。岂可贱微，膺此殊锡？衔恩敢同于尝酒，涤虑方切于饮冰。抚事循涯，陨越无地。臣不任感戴欣抃之至。

为裴中丞贺破东平表

臣某言：月日得进奏官状报，逆贼李师道以某月日克就梟戮，率土臣子，庆抃无涯。臣闻负恩干纪者，鬼得而诛；犯顺穷凶者，天夺其魄。不自妖孽，曷彰圣功？

伏惟陛下先天不违，与神合契，掩周宣中兴之业，陋汉光再造之勋。灵旗四临，氛沴皆散，凡在臣庶，尽睹升平。伏以师道席父祖以作威，苞海岳而专祿，恃东秦十二之险，诱临淄三七之兵，窃据一方，岁逾五纪。朝宗之地，旷若外区；封祀之山，隔成异域。累圣垂德，曾未悛心，馀孽滔天，果闻折首。遂使云亭有主，知玉牒之将封；辽海无虞，见石谿之已至。此是陛下神筹独得，庙略无遗，授任推尽力之威，纵舍有感心之化。金石可贯，龟筮必从，克成不战之功，遂洽无为之理。

臣谬司戎旅，远守方隅，愧无横草之功，坐见覆盂之泰。抃蹈欢庆，倍万恒情。

贺赦表

臣某伏奉某月日恩制，大赦天下。一人有庆，百度惟新，戴天履土，罔不欣抃。某闻天地成功，施雨露而育物；帝王继统，升日月以垂曜。群品资始，万方文明。

伏惟陛下嗣守鸿业，光膺骏命，淳化均于四序，大德合于二仪。保宁社稷，光宅区宇，弘孝慈以御下，崇恭俭以垂休，恩覃溪洞，事冠千古。况乃顺时布政，乘春导和，敷作解之泽，宣在宥之典。九族既睦，四门广辟。而又洗涤幽磼，雷雨之施也；归还流窜，罗网之释也；移叙贬黜，覆载之仁也；蠲除逋债，政理之源也；褒宠勋贤，激劝之方也。废金宝之贡，有以彰俭德；搜遗逸之士，有以表至公。元勋宿将，赏延子孙，庶尹卿士，荣周存殁，广直言之路，启进善之门。德超虞、夏，道掩轩、项。必将平一殊俗，发挥大猷，亿万斯年，永荷天绪。

臣谬当任用，守职藩维，不获奔赴阙庭，亲睹盛礼。感悦欢抃，倍万恒情。

贺皇太子笺

宗元惶恐言：伏奉六月七日制，元和圣文武法天应道皇帝光受徽号，率土臣子，欢抃无涯。

伏惟皇太子殿下丽正居中，辅成昌运，消伏沴孽，赞扬辉光。鸿名允升，大庆周洽，表文武之经纬，著天道之运行。瑞景照临，示重轮之发耀；恩波下济，见少海之增澜。宗元忝守遐方，获闻盛礼，踊跃之至，倍万恒情。谨附笺贺。宗元惶恐，死罪死罪。

贺裴桂州启

宗元启：伏承天恩，荣加宠赠，伏惟增感，抃庆罔极。某闻扬名以显，孔圣于是作经；大孝所尊，曾子以之垂训。雨露敷泽，日月垂光，盛德果验于达人，积善必征于馀庆。天下人子，羡慕无阶。某特承恩眷，倍百恒品。恨以守官，不获奔走拜贺，无任展转惶灼之至。

与卫淮南石琴荐启

叠石琴荐一。

右件琴荐，躬往采获，稍以珍奇，特表殊形，自然古色。

伏惟阁下稟夔、旦之至德，蕴牙、旷之玄踪，人文合宫徵之深，国器专瑚璉之重。艺深攬初，将成玉烛之调；思叶歌谣，足助薰风之化。愿以顽璞，上奉徽音，增响亮于五弦，应铿锵于六律。沉沦虽久，提拂未忘，愧垂不彻之恩，敢效弥坚之用。

答郑员外贺启

李师道三代受恩，四凶负德。圣朝含育，务在安人，不知覆载之宽弘，更纵豺狼之扞蠹。王师一发，凶首已来，万姓称欢，四方无事。

答诸州贺启

李师道累代负恩，不起悛革，馀孽怙乱，更肆猖狂。王师暂劳，已致泉戮，率土欢抃，庆贺难胜。太平之功，自此而毕。

外集补遗

万年县丞柳君墓志 并序

惟贞元十二年，龙集景子，三月日，前万年县丞柳君，终于长安升平里之私第，享年五十。长子弘礼，承家当位，次曰传礼，幼曰好礼，奉夫人洎仲父之命，考时定制，动合古道，三日而殯，三月而葬。粤五月十九日甲子，克开长安县高阳原，祔于先茔，礼也。先时撰辰酌礼，称义备物，外姻毕至，宗人来会。从弟宗元受族属之教，泣涕濡翰，书辞纪行。曰：

君讳元方，字某，解人也。系自周、鲁，后得柳姓。七代祖虬，后魏中书令，封美阳公。四叶至皇考惇，皇朝散大夫，资阳令。祖延州司马，考颐，宣州宁国丞。济德克绍厥类，藏聪晦明，粹为淑和。少孤，季父建，抚字训道，通《左氏春秋》，贯历代史，旨画罗列，接在视听，嗜为文章，辞富理精。以门荫出身，调补宣州溧水尉。纲簿贡赋，入于天府，特授同州冯翊尉。改京兆府云阳主簿，转长安主簿，迁万年丞。端靖守贞，处剧不挠。秩满居养素食贫，常好竺乾之道，自振坐昏之外，泊如也。既而婴被沉疾，不克永寿。姻戚动怀，朋友道伤，僉曰：“天之报施善人，何如哉！”

君前娶河南独孤氏，左司郎中緌之女，无子，早世。继室以裴夫人，谏议大夫虬之女，阴教内则，著于闺闼，有女三人焉。呜呼，铭志之来古矣，是不可阙，遂勒玄石，措于阴堂。铭曰：

振振吾宗，德之宅耶！惟君之德，至其隳耶！德而不寿，命既厄耶！松柏苍耶，不朽石耶！

处士段弘古墓志 并序

段处士弘古，读纵横书，刚峭少合，尤濩落，不事产。人或交之，度非义，辄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禄。尝以法家言，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将用之。会士幹死，闻襄阳节度使于颀爱人大言，遂干以兵画，一见喜甚。居月馀，视颀终不可与立功，又遁去。陇西李景俭、东平吕温，高气节，尚道艺，闻其名，求见，大欢。留门下，或一岁，或半岁，与言，不知日出。温卒，景俭逐，前右拾遗张宿与然诺，南见中山刘禹锡、河东柳宗元，二人者言于御史中丞崔公。公时降治永州，知其信贤，徼其去。又南抵好义容州扶风奚群，途过桂，桂守旧知君，拒不为礼。君愤怒，发病，不肯治，曰：“平生见大人，未尝相下。今穷于此，年加老，接接无所容入也，益困于俗笑，吾安用生为？埋道边耳！”居六月，死逆旅中。崔公为出涕，命特赠赙，致其丧来永州，哭为祭之。与丧具道里费，归葬澧州安乡县黄山南麓上。

君之死，元和九年八月十六日，后某月日葬。祖某官，父某官。妻彭城刘氏。子

知微、知章，皆未冠。铭曰：

廉不贪，直不倚。困者吾之，通者不以。不愆其蹠，卒以亢死。观游非类，有贱非鄙。何以葬之？黄山南趾。

潞州兵马曹柳君墓志

柳氏子某为平陆丞，王父母之丧，寓于外，贞元二十一年，始葬于虢之阌乡。窆墨遇食，乃贻书其族尚书礼部员外郎宗元，使为其志。且曰：“吾之先自魏已来，为宰相者累世。我高祖讳万齿，为伊阙令，袭其先河间郡公，曾祖讳某，浙州刺史，咸有懿德。洎于兵曹府君讳某，勤身惠志，好义能让而同，故交者固；直而敬，故亲者睦。凡举明经者四，皆获美仕。初为陆浑主簿，次吴县尉，次上党丞，次潞州兵曹参军。其勾稽摘发，毗赞关决，无不任职，加朝散大夫。某年月日，终于官次。殡于州若干里。会世多难，家又贫窶，故不及夫事。呜呼，我曾祖、王父葬于颍阳，我伯祖、叔祖洎伯父，皆葬阌乡皇天原望寿里。颍阳北临间，其地阴狭，岸又数口，大惧不克久安神居。是以从他兆于兹，卜用七月六日甲子，将以具于玄堂之下，固故有望乎尔也。”于是删其书为文，置于卹中，俾移于石上。

永州司功参军谭随亡母毛氏志文

毛氏夫人，父曰仪禹，豊州别驾。祖弘义，济州户曹。夫人归谭氏，曰损，为邓州司仓参军。损父昌，为常州录事参军。祖曰元爱，为左羽林大将军、弘农男。惟谭洎毛氏，于周咸为诸侯，谭入于莒，毛及魏为后族，千岁复合。

夫人生丈夫子曰随。随谨愿好礼。始克于裴、柳为姻。随娶裴氏，今中书舍人次元之族弟也。女子嫁柳氏，曰从肇，曰余族兄也。余早承族兄之教，闻夫人之德，且曰随之所以能立，洎吾嫂之所以令，皆夫人之训。则宜有以文其声诗，刻而措诸墓。夫人讳某，寿若干，某年月日终，某月日祔于此。志曰：

周之列国，谭子、毛伯。合是二姓，从其匹敌。夫人有训，乃策厥族。惟时善良，不享幸福。懿厥子姓，追号宪德。内言不出，孰表贞节。愿垂休铭，永志幽谷。

上宰相启

宗元启：自古遭时立功，事或容易；至于今日，尤见其难。

伏惟相公秉钧见以觉群迷，杓持操以祛众惑，横议雷动，执心弥坚。虽石柱之当洪流，烛龙之照朔土，未足以为喻也。自天宝之乱，六十馀年，侯伯多继代之人，卒伍有要君之志，累圣含育，未议削平。夙居相位，动逾百数，各务固守，以保安宁。藏疾日滋，稔祸弥长，四海之内，敢望清夷？阁下奋忠勇之诚，挺贞明之志，以中兴为己任，视群寇为私仇。五年之间，六合无事，不图至是，获睹太平。

某罪责未明，拘守荒服，庆抃徒至，称贺无阶。将尽力于缣紬，冀流芳于遐迩。报效之至，舍此无由。无任感激欣跃之至。

录自宋乾道永州本《柳柳州外集》

上裴桂州状

使持节柳州诸军事守柳州刺史柳宗元。

右宗元伏事旌棨恭守，条章安清，因酒喧呼，吐于和协，辄敢尘黷，惶惧伏深。伏蒙仁恩，特赐处置下情，不任悚戴屏营之至。限以守官，不获奔走拜谢，伏增战越。谨状。

录自宋乾道永州本《柳柳州外集》

送元嵩师诗

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家山馀五柳，人世遍千灯。莫让金钱施，无生道自弘。

录自宋乾道永州本《柳柳州外集》

扬子新注 三则

学行篇

如将复驾其所说，则莫若使诸儒金口而木舌。

注云：金口木舌，铎也。使诸儒驾孔子之说如木铎也。

修身篇

荧魂旷枯，糟莩旷沈。撻埴索涂，冥行而已矣。

注云：荧，明也。荧魂，司目之用者也。“糟”当为“精”，莩如葭莩之莩，目精之表也。言魂之荧明，旷久则枯；精之轻浮，旷久则沈。不目日月，目之用废矣，以至于索涂冥行而已矣。

又云：“糟”当为“精”，言盲蒙之患，神光久旷则枯，目精久旷则沈，于是以杖撻地而求路，冥冥然行矣。

孝至篇

勤劳则过于阿衡。

注云：阿衡之事，不可过也。过则反。

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

注云：扬子极阴阳之数，此言知汉祚之方半耳。

录自明刻蒋之翘辑注本《柳河东集遗文》

永字八法颂

侧不愧卧，勒常患平。努过直而力败，趯宜峻而势生。策仰收而暗揭，掠左出而锋轻。啄仓皇而疾翬，磔穰穆以开撑。

录自《全唐文》卷五八三